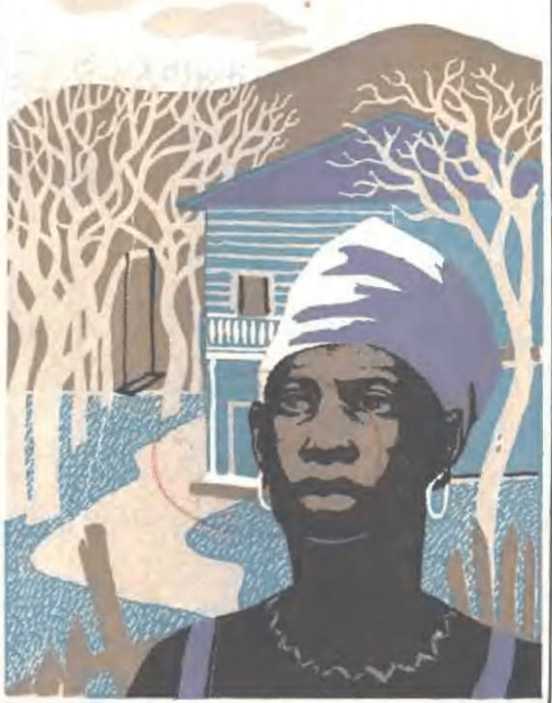
喧哗与骚动

威廉,福克纳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_!!■ U



二十世紀外国女\*丛书 後仲为旬而旳

**'K**、由f忒著 小城■人

**(t?**色伍璧•安袴麻莒 土主子

：壬' 秀斉•却廿書

**JtW**校，小繩逸

7 nr» \*r«-x

關啓与氏訪

**Y**《收•福亞纳有 费斯祁尔很回笏小设/

A.•: W3I 办度 X

城*9*

**I**还円•益•克歹字时

刀U

:英：毛的目

**5**国-

；H3 IlJft'i-'AX

喧影

**n,**禮**Hl**什、心 伪市制诟書

fix\* *fd* ff s

n上、中、

.a\* ur-ti-fiu^ s w »J

rAn»-

在轮下

.\*： «

,用和他们

**aw**偽，甲房•们**1；**警 衣 **R 1--4**

fi 遇

**:8?**位”矿 甲加；吾 **n e**

:%・、**e •**」：椅墳断**E** 血与沙

**M1；**小巴■斯\*

无产\*3EW

•憧苑斯沽/貝：奥芸**l：&t5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殴麋•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李文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本书根据 The Modern Libraiy College Edition, 1956 年版津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 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 过这些作品，渎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 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 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 上海详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塢 辑出版工作。

喧峰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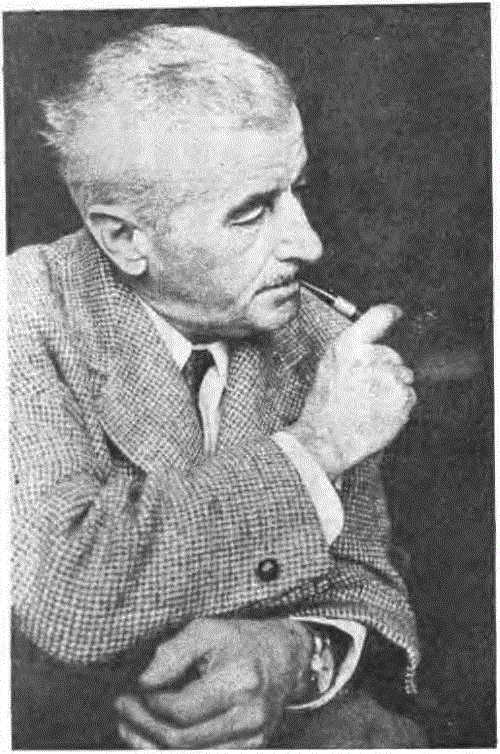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岀版  
安中路**$65**弄】**4**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X1155 1/JJ Ef张 12 125 拥頁 6 宇数 269.00。  
1934年M月1984年1。月第X次印刷

EIR. OD,001-87,50»»

书号：10188-482 定价：1・55元



威廉•福克號

*威廉*•福克**^(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现 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复员后，上了一 年大学，以后做过各种工作，同时业余从事写作。他最早的两本 小说是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影响下的作品，本身没有太多的特 点。从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1929**〉开始，才形成自己独特的 题材与风格■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①，终于 “创造岀一个自甘的天地，②。这个天地就是他所虚构的位于密 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县的中心是杰弗生镇。福 克纳后来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之外，都以这个县和杰弗生镇为 背景。福克纳的这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十五部长篇和几十 个短篇小说组成。书中的主践是若干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这里 有康普生等庄园主世家，有斯诺普斯这样的暴发户，有本德仑这 样的穷白人农户。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 人商人、收師、倖師、医生、军人、妇女等等。据统计，福克纳笔下 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六百个，其中较为饱満完整的有一百多 个。这些长、短篇小说本身是独立的，但彼此又多少有些衔接， 联带关系。主要人物也在各书中穿插出现。在这套“世系。中， 福克纳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写照。南方社会的变迁， 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 的变化，都可以从福克纳笔下见到映影——当然,不一定是十分 客观的映影.

但福克纳绝不仅仅是一个描绘地方色彩的乡土作家。他更 关心的是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的历史负担问题，机械、金钱文 明对人性的摧残问题，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冋题，现代西方 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难以沟通的问题，精神上的得救与净化同 题。他的作品象手术刀似的狠狠剌向南方的痼疾一不是政治, 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心理状态上的痛疾。在触及最敏感、最忌讳 的问题上他可以说是敢于“剌刀见红”。他书中所发出的痛苦的 呐喊引起人们灵魂的震颤，拨动了人们最不想触动的心弦。福 克纳所接触的都是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面 临的重大问題，不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便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 去。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在深刻性与精神气质上，有与《圣经•旧 约》、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相通之处。作者本人处在资本 主义没落时期，他书中写的是南方种植园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 苦闷，书中人物的这种苦闷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一般敏感 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本质上是共同的。正因如此,福克纳被认为 是一个表现了&时代精神”的重要作家。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也是一个大胆的试验者。他笔下 的世界，与生活真实不一定&形似七他追求的是反映精神实质 与神韵的“神似七他常常有意使生活变形、扭曲•夸大并突出其 中的某些方面，使读者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在强烈的光线的照耀 下，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令人惊骇的一个方面。他在“掘 进”人物的内心生清上也达到了新的深度。他尝试各种“多角

①② 福反納语，见《福克纳评论集》第**2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 , **… •**

度〃的手法.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与逼真感。他还运用“时序順 倒气“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等艺术手段，使他的作品万花 筒般繁复、杂乱，同时引入入胜。他的小说在开初时显得杂乱无 *章,•*但读完后能给人留下一个异常鲜明的印象。“延宕'也是福 克纳爱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手法迫使有毅力与耐心的读者跟施 作者一起参加艺术创作的劳动，因此在掩卷时所得到的印象便 不仅仅是作者硬摊派飴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亲 自经历后所得到的。在语言的运用上，福克纳也有意突破常规 以取得特殊的效果。福克纳是一个在探索新手法上作了很多努 力与试验的作家。

福克纳虽早在三十年代就写出了大部分重要作品，却不受 本国读者赏识厂还得常去好葉坞写电影脚本以维持生活。但法 •国文学界一直很重视禍克纳。，四十年代启期美国批评界也逐渐 对他开始注意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了福克 纳。

福克纳的重要作品，除《喧哗与骚动》夕卜，还有《我弥留之际》 **(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如》(**L936**〉、《去吧， 摩西》(**1942**〉以及《村手》**(1940)**、《小镇》(**1957)**、《大宅况**1959)** (以上三书合称'斯诺普斯三部曲。)等。

《喧哗与骚动》(**1929)**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晶，也是相 克纳心血花得最多，他自己扱喜曳的一部作品。书名出自莎士 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 人说梦，充滿着匝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建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杰弗生钺上的康普生家。这是一个瞥经 显妹一时的望族，祖上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原来广看 田地，黑奴成群。如今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黑佩人也只剰下

老婆婆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了。一家之长康普生先生是

1九一二年病逝的。他在世时算是一个律师，但从不见他接洽业 务。他整天醉醺醺，唠唠叨叨地发些愤世嫉俗的空论，把悲观失 望的憎绪传染给大儿子昆丁。康普生太太自私冷酷，无病呻吟， 总感到自己受气吃亏，实际上是她在拖累、折磨全家人。她时时 不忘南方大家闺秀的身分,以致她仅仅成了一种“身分。的化身，

虹 •而完全不具有作为母亲与妻子应有的温情，家中没有一个人能

从她那里得到爱与温暖。女儿凯蒂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虽然 M 没有以她的观点为中心的单独的一章，但书中一切人物的所作

'所为都与她息息相关。物极必反，从古板高傲、规矩极多的旧世 家里偏偏会出现浪荡的子女。用一位外国批评家的话来说，是，

“太多的责任导致了不负责任。”①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 冲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轻佻放荡的女子。她与男子幽会， 有了身孕，不得不与另一男子结婚。婚后丈夫发现隐情,抛弃了 她。她只得把私生女（也叫昆丁）寄养在母亲家，自己到大城市 *去*闯當。毒哥昆丁和凯蒂儿时感情很好。作为没落的庄园主阶 级的最后一代的代表者L种没落感始终追随着昆丁。这个《簪 缨之家。的孑遗极其骄傲，极其敏感，却又极其孱弱（精神上.肉 体上都是如此）。他偏偏又过分重视妹妹的贞操,把它与门第的 荣誉甚至自已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凯蒂的遭遇一下子使 他失去了精神平衡。就在妹妹结婚一个多月后，他投河自尽了。 对昆丁来说/未来”是看不见的/现在”则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浑 沌，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昆丁本也想与妹妹“一起进地 狱。因为只宿这样才可以与蔑视、鄙视他们的世界隔绝开来。这

1. Ann Massa: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I VS 1900—1930°

Methuen > 1982, r 192 一点既然办不到，他只得采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免得自己看 到事态朝他不喜欢的方向发展。表面上他是为妹妹而死，实际 上则是为家庭的没有前途而亡。归根结蒂，康普生一家的种种 不幸都是庄园主祖先造學的恶果。蓄奴制固然损害了黑奴，它 也给奴隶主阶级及其后裔种下了祸根。

杰生是凯蒂的大弟。他和昆丁相反.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 上升,他已顺应潮流，成为一个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 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由于他 一无资本，二无才干，只能在杂货铺里做一个小伙计。昆丁对凯 蒂的感情是爱，杰生对她的感情却只有恨。因为他认为凯蒂的行 为使他失去了本应得到的银行里的职位。他恨凯蒂，也连带着恨 她的私生女小昆丁，恨关心凯蒂母女的黑女佣迪尔西。总之，他 恨周围的一切，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仿佛都含有酸液，使 人听了感到发作并不值得，强忍下去又半天不舒服。除了钱，他 什么都不爱。连自己的情妇，也是戒备森严，仅仅看作是做买卖 交易的对手。他毫无心肝，处处占人便宜,却总是做出一副受害 者的样子。他玩弄了一系列花招，把姐姐历年寄来的赡养费据 为己有，并从中吮吸笈仇的喜悦。书中描写得最令人难忘的一 个细节，是康普生先生張葬那天，凯蒂从外地赶回来，乘机想见 亲生女儿一面的那一段。凯蒂丧魂失魄地迫赶载有小昆丁的马 车那一情景，感染力极强，使人认识到凯蒂尽管有种种不能令人 满意的行为,本质上还是一善良的女子。而对比之下,杰生的 形象愈益令人憎厌。另外，他用免费的招待券作弄黑小厮勒斯 特，对外甥女小昆丁的扭打（不无色情动机的〉与“教育。也都是 使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突出的精采的细节。杰生是福克纳笔下最 鲜明，突出的形象之一 **9**作为恶人的典型，其鲜明饱满，达到了 移士比亚笔下经典式恶人（如埃古、麦克白夫人）的地步。然而， 对杰生的揭露，却偏偏是通过杰生的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来完 成的。这正是福克纳艺术工力深厚的表现。杰生和“斯诺普斯'三 部曲中的弗莱携•斯诺普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化的“新南方' 的产物。如果说，通过对康普生一家其他人的描写，福克纳表达 了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那么，通过对杰生的漫画式的刻划， 福克纳又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新秩序。的憎厌。福寛纳说过，'对 我来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依我看，从我的想象里产生出来 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恶的一个，

斑吉是凯蒂的小弟弟，他是个先天性白痴。一九二八年，他 三十三岁了，但是智力水平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他没有 思维能力，脑孑里只有感觉和印象，而且还分不清它们的先后， 过去的事与当前的事都一起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通过他的意识 流，我们能够体会到**I**他失去了姐姐的关怀，非常憩哀。现在家 中唯一关心并照顾他的，只有黑女佣迪尔西了。虽然按书名的 出典理解，班吉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白痴讲的故事七事实上福 克纳还是通过这个杂乱的故事有意识地传迪了他想告诉读者的 一系列的值息，家庭颓败的气氛、人物、环境**……O**按照批评家 克林斯•布溶克斯的说法，这一章是』一种赋格曲式的排列与组 合，由所见所听所嗅到的与行动组成，它们有许多本身没有意 义,但是拼在一起就成了某种十字花刺绣般的图形二

』、昆了是凯蒂寄养在母亲家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 与杰生的残帯（虐待狂者的残酷）使小昆丁在这个家里再也呆不 下去。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发现,小昆丁取走了 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流浪艺人私奔了。这自然激起了杰生的 “狂怒”《书名中的“骚动〉原意即为狂怒）。杰生驱车追寻小昆

丁，想追回他倫来的那笔钱，他在火车上惹出乱子，差1点送了 命。

据《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载，耶稣复活的那天，彼得 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耶绿的遗体已经不 见了。在《喧嘩与骚动》里,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 的人发现.小昆**T**的酔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时留下的一些杂乱 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在《圣经》里，耶稣复活了。但是在《喧 哗与骚动》里，如果说有复活的人，也不体现在康普生家后裔的 身上。福克纳经常在他的作品里运用象征手法，这里用的是“逆 转式”的象征手法。

在小说中，与杰生相对立并旦体现了福克纳的积极思想的 是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 豪爽得多疽同情心永不枯竭似地从她虞上涌流出来。她不畏惧 主人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歧视，勇敢地保护弱者。在整幅阴郁 的画卷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幢坟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 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 根稳固的柱石。她的忠心、忍耐、毅力与仁爱同前面三个叙述者 的病态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她，作者讴歌了存在于纯朴的 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尔西这个形象体现了福克纳“人性的 复活.的理想。福克纳把迪尔西作为主人公的这一章安排在复活 节，这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迪尔西不等于基督，但如果说福克 纳有意引导读者作这样的类比与联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生活与历史的 高度的认识、概括能力。尽管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 确如痴人说梦，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

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側面。我 们可以看到，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 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播欲坠。凯蒂的堕落,意味着 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班吉四肢发达♦却没有思想的能力，昆丁 思想复杂■.偏偏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兄弟杰生眼睛里只 看到钱，他干脆抛弃了旧的价值标准。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资 产者们的价值标准，在作者笔下，又何尝有什么新兴、向上的色 彩呢？联系福克纳别的更明确谴责“斯诺普斯主义”（也就是实 利主义）的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喧哗与骚动》不仅提供 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扩大来说又是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的图 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另外，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也是爱憎分明的，他 是有他的善恶是非标准的。在他的人物画廊中，他鞭挞、嘲笑的 是杰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毛莱舅舅,赫伯特,海德、杰 拉德太太和杰拉德等,他同情的是凯蒂、昆丁、小昆丁与班吉，他 满怀激情歌颂的则是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熟悉福克纳的 人都一致认为，迪尔西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家里的黑女佣卡罗 琳•巴尔大妈。巴尔大妈进入晚年后，与其说是她服侍福克纳. 不如说福克纳象对待长辈那样照顾她。一九四**O**年大妈以百岁 高龄病遊,福克纳在她墓前发表演说•并在她墓碑上刻了'为她 的白种孩子们所热爱”这样的铭言。一九四二年，福克纳出版 《去吧，摩西》,又将此书献给她。如果我们说得概括些，那么，福 克纳的所憎所厌莫不与蓄奴制和实利主义有关，他的所敬所爱 则都与劳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写《喧哗与骚动》时用了一些特殊 的手法，这里不妨作些筒略的介绍**9 ,・**

苜先，福克纳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传统的小说家一 般或用［全能角度"亦即作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度来叙述， 或用书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来叙述。发展到亨利•循姆士与康 拉徳，他们认为“全能角度”难以使读者信服，便采用书中主人公 之外的了个人物的眼睛来观察，通过他（或她）的话或思想来叙 述。福克纳又迸了一步，分别用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如在《我 弥留之际》中）的角度，让每一个人讲他这方面的故事。这正如发 生一个事件后，新闻记者不采取自己报道的方式，却分别采访许 多当事人与见证人，让他们自己对着话筒讲自己的所知。一般 地说,这样做要比记者自己的叙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 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尔西为主 线，讲乘下的故事。小说出版十五年之后，福克纳又为马尔科 姆•考利编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写了厂个附录，把康普生家 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补充（中译文见本书附录爲因此，福克纳常 常对人说,他把这个故事写了五還。当然,这五个部分并不是重 复、雷同的,，即使有相重叠之处，也是有意的。这五个部分象五 片顏色、大小不同的玻璃，杂沓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了 一幅由 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

“班吉的部分”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通过他， 福克纳渲染了康普生家颓败的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班吉脑中 的印象，反映了康普生家那些孩子的童年。“昆丁的部分”发生 在一九一O年六月二日，这部分一方面交代昆丁当天的所见所 闻和他的活•动，同时又通过他的思想活动,写凯蒂的沉沦与昆丁 自己的绝望。。杰生的部分'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这部 分写杰生当家后康普生家的情况，同时引进凯蒂的后代——小

昆丁。圣于。迪尔西的部分”，则是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复活节）,它纯粹写当前的事**S**小昆丁的出走、杰生的狂怒与追 寻以及象征着涤罪与净化的黑人教堂里的宗敎活动。这样看来, 四个部分的叙述者出现的时序固然是错乱的，不是由应该最早 出场的昆丁先讲，而是采用了**“CABD”**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们所 讲的事倒是麻着正常的时序，而且衔接得颇为紧密的。难怪美国 诗人兼小说家康拉德•艾肯对《喧哗与骚动》赞叹道/这本小说 有坚实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结构，也许要算福克纳全部作品中 倒作得最精美的一本，是一本詹姆士喜欢称为'创作艺术'的毋 ,盅疑的杰作。错综复杂的结构街接得天衣无缝，这是小说家 奉为圭臬的小说——它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技巧的教科 书……了①

“意识流”是福克纳采用的另一种手法.传统的现实主义小 说中也常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意识流与之不同之处是，一、它们 仿佛从人物头脑里涌流而出直接被作者记录下来.前面不蠢以 "他想'“他苜付”之类的引导语**3**二、它们可以从这一思想活动 跳到另一思想活动，不必有逻辑，也不必顺时序**J**三、除了正常的 思想活动之外•它们也包括潜意识、下意识这一类的意识活有。 在《喧哗与骚动》中，前三章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的意识，来叙述 故事与刻划人物的**Q**在叙述者的头脑里，从一个思绪跳到另一 个思绪，有时作者变换字体以提醒读者,有时连字体也不变。但 是如果细心阅读，读者还是能辨别岀来的,因为每一段里都包含 着某种线索.另外，思绪的变换，也总有一些根据，如看到一样 东西，听到一句法•闻到一种香味等等。据统计，在“昆丁的部

①见"福克功评论粉第**78**页..

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3** “班吉的部 分”里也有一百多次。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一般都是通过外表 （社会、环境、家庭、居室、家具、衣饰……）的描写，逐渐深入到人 物的内心世界。福克纳与别的一些作家却采取了颠倒的程序。 他首先提供给读者混沌迷乱的内心世界的没有规律、逻辑的活 动，然后逐步带引读者穿过层层迷雰，最终走到阳光底下明朗， 淸晰的客观世界里来。这时,读者再回过头来一看，也许会对整 幅图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与理解。-

译者个人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妾现意识流，除了 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断能更加接近真实之外，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服从刻划特殊人物的需要。前・ 三章的叙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班吉姑个白痴，他的思想如 果有逻辑、有理性反倒是不真实、不合逻繇的。昆丁在六月二日 那一天决定自杀。他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到该章的 最后一段，他的思绪已经迹近一个发高烧病入的谪涪了。杰生也 多少有些不正常，他是个偏执狂，又是一个虐待狂■何况还有头 痛病。福*克纳厢*许多作品手法上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并无太 大区别。他的別的作品若是用意识流，也总有其特殊原因。如 《村子》中写**1.**。・斯诺普斯对一头母牛的感情，那是因为这个 **1・0**•斯诺普斯是一个半白痴。读者们如果有点耐心，在最初的 不习惯之后.定然会通过这些不平常的思绪活动逐渐看清一系 列相当鲜明、丰満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的外貌我们不一定说 得清（直到读了“迪尔西的部分”我们才知道班吉的模样），但是 我们却能相当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精神状态。书中的主要人物如 此，一些次要人物形象也莫不如此。如赫伯特•海德，只出现在 昆丁的几次意识流里，但是那一副腐俗、无耻的嘴脸便已跃然纸 **io**其他如杰拉德太太,毛莱舅舅，形象也都相当鲜明突出。即 使象勒斯特这样一个黑人小厮,我们掩卷之后.也不容易把他那 既调皮又可怜巴巴的形象从我们的脑子里排除出去。

“神话模式哭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騒动》时所用的另一种 手法。所谓公神话模式七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 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活故事平行。如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套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神话模 式，艾略特的《荒原》则套用了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模式。在 《喧哗与騒动》中，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 日至八日，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难日到复活节**Q**而第二章的一 九一**O**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因 此，康普生家历史中的这四天都与基督受难的四个主要日子有 关联。不仅如此，从每一章的内容里，也都隐约可以找到与《圣 *经*•新约》中所记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处。但是，正如乔伊斯 用奥德修的英雄业绩反衬斯蒂芬•德迪勒斯的软弱无能一样. 福克约也是要以基督的庄严与神圣使康普生家的子孙显得更加 委琐，而他**ID**的自私、得不甥爱、受挫、失败，互相仇视，也说明了 “现代人'违反了基督死前对门徒所作的“你们彼此相爱”①的教 导。

福克纳运用这样的神话模式，除了给他的作品増添一层反 讽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从描写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中 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的意思。这个问 题离題较远,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最后，请允许我再就本书翻译的事罗嗦几句。

①见•蚤经•均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

一九七九年,我应外国文学研究所之约编了一本《福克纳评 论集肽编完后，我在前言里写道•■文集中没有更多地收入分析 其它重要作品的文章，固然是因为本书篇幅有限，更主要的原因 还在于福克纳的作品基本上都没有译成中文。在读者未读原著 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的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当 时，我便立下心愿，自己至少要译一两种福克纳的代羨作品。后 承上海译文出版社鼓励，我决心先译这本《喧哗与骚动》。从一 九八。年二月开译，断断续续•当中又插进许多别的工作，一直 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将**I**附录四也一并译完，总算还了一部分的 心愿，这是一本美国批评家都一致认为难懂的书.我虽然参考 了许多种评论著作与手册、工具书之类的书籍，仍感力不从心。 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欢迎批评指正。在翻译过程中，请教过丹尼 尔•艾伦教授**(Prof. Daniel Aamn)**与钱保书先生，也得到过迈 克尔•米尔盖特教授**(Prof. Michael R,**斯东贝

克敎授**(Prof. H. R. Stoneback)**与冯亦代先生的帮助。译稿交 出版社后**9**又蒙编辑同志仔细校阅，指正了不少错误。对于他们 的热情帮助，我在这里表示最真挚的谢忱.

李文俊

一九丿**E**年八月六日

**« W : *1***

**I**

***・ t \****

**5 1928**年**4**月**7**日 ***1***

**! 1910** 年**.6**其勤日 / ***86***

**\ 1928 \*** 矿角，**B : *203***

**1028** 年 **4 < 8 B *292***

**I**

**9**

**/**

**H** 為 康誓生家\* **1699**年一**1945**年 ***351***



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 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在那 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拔出来,打球了。接着 他们又把小旗插貝去，来到高地①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 也打了一下。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 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 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一

“球在这儿,开弟②。”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 走去。，我賄紧概栏，聽着他们走开.

“听听，你陣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 三了，还这副样子。我还老远到镇上去给你买来了生日蛋糕呢。 别哼哼唧唧了。你就不能帮我找找那只两毛五的傅**I**子儿，好让 我今儿晚上去拽演出/・

-他们过好半天才打一下球，球在草场上飞过去。我顺着栅 栏走回到小旗附近去。小旗在繩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

•'过来呀。。勒斯特说。“那边咱们找过了。他们一时半刻间 不会再过来的。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找，再晚就要让那帮黑小 子按去了。, ・

小旗红红的，在草地上呼呼地飙着。这时有一只小鸟斜飞 下来停歇在上面。勒斯特扔了块土过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 树木间飙荡。我紧紧地貼着栅栏。

**4**快别哼呼了。”勒斯特说。“他们不上这边来，我也没法让 他们过来呀，是不是。你要是还不住口，姥姥③就不给你做生日 了。你还不住口，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把那只蛋糕全都吃掉。连 蜡烛也吃掉。把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来呀，咱们上小河沟 那边去。我得找到那只螺子儿。没准还能找到一只掉在那儿的 球呢。啲**6**他们荏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 直了胳膊指礼嗦见他们了吧。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来吧厂

我们顺着柵栏，，走到花园的栅栏旁，我们的影子落在栅栏 土，在栅栏上，我的影子比勒斯特的高。我们来到缺口那儿，从 那里钻了过去.

；,等一等，勒斯特说。’你又挂在钉子上了。你就不能好好 的钻过去不让衣撮挂在钉子上吗。”

-凯帯把我的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凯蒂 说，毛莱■舅关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咱们还是猫耕展

•这一章是班告明（'班吉,）的狡白。这一夭是他三十三岁生日。他在叙述中 的**r**回憊到设去不同时期的寧,下文中译者将一加注说明。

1. 指高尔夫球的发譲处。
2. ,开弟•，京文为**CaddJo,**本应译为，球童，，但此词在原文中与班吉**Jfllfl**的 名字倾**ar**（。岫**iy）**恰好同音，班直每次听见别人叫球童，便会想起心愛 的姐姐，呼耐峡

**<3>**指康普生蒙的黒女佣迪尔西，她是勒斯特的外祖母。

© 班者的衣版被钩住,使他脑孑里浮现岀另~次他的衣服在柵栏怏口处被控 住的情景.冊蛙**1900**年圣邃节前两天（**12**月**28**日）,当时，凯蒂带着他 穿过栅栏去完成毛莱鼻舅交繪他们的一个任务一送情书去智隔慶的物 精生太太.

哈。猫腰汗，班吉。象这样，慢吗。我们猫卞了腰，穿过花园，花 儿括着我们，沙沙直响。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拇栏上翻过去，几 只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发出了哼哼声。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 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儿个给宰了。地绷绑硬,是绐宙掘 过的，有一大块一大块土疙瘩。

把手插在兜里，凯蒂说。不然会冻坏的。快云圣诞节了，你 不想让你的手冻坏吧，是吗。

"外面太冷了。”威尔许说。①“你不要出去了吧；

“这又怎么的啦丁毋亲说。

。他想到外面去呢，威尔许说。

-“让'他出去吧/毛莱舅舅说。

'天气太冷了，母亲说。“他还是呆在家里得了。班吉明。好 了，别眸哼了』

“对他不会有害处的『毛莱舅舅说。

“喂,班吉明。”母亲说。。你要是不乖，那只好让你到厨房去 了，

•'妈咪说谷**JL**个别让他上厨房去了威尔许说。“她说她要把 那么些过节诙的东西都做出来曜

'让他出丟旭,卡罗琳疽毛莱舅舅说。“你为他操心太多了， 自己会生病的。”

44我知道；母亲说。■有时候我根，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 惩罚了

①同一天，时间稍早,在康普生家。威尔许是康普生家的黑小斯,迪尔西的大 儿子。前后有三个黑小斯服侍过班吉。**1906**年前是威尔许，**1906**年以后 是**T. *P*** （迪尔西的小儿子）当前气***1928****年）则是*勒斯特（迪尔西的外 孙）.福克納在本书中用不同的熙**4**、厮釆标明不同的时虎 .■

“我明白，我明白。”毛莱奥奥说。“你得好好保重。我给你 调一杯热酒吧。”

“喝了只会让我觉得更加难受。”母亲说。“这你不知道吗。” “你会觉得好一些的。”毛藥舅舅说。“给他穿戴得严实些，小 子，出去的时间可别太长了。” •

,•毛莱舅舅走开去了**Q**威尔许也走开了。

'“别吵了好不好了母亲说。“我们还巴不得你快点出去呢。 我只是不想让你害病，

威尔许给我穿上套鞋和大衣，我们拿了我的帽子就出去了。 毛莱舅舅在饭厅里，正在把酒瓶放回到酒柜里去,

“让他在外面呆半个小时，小子/毛莱舅舅说。“就让他在• 院子里玩得了；’

“是的，您哪。”威尔许说。“我们从来不让他到外面街上去建 我们走出门口。阳光很冷，也很燿眼。

'你上哪儿去啊了威尔许说。'你不见得以为是到镇上去 吧,是不是啊。"我们走在沙沙响的落叶上。铁院门冰冰冷的。“你 星好把手插在兜里。”威尔许说。“你的手捏在门上会冻坏的，那 你怎么办。你干吗不待在屋子里等他们呢。”他把我的手塞到我 口袋里去「我能听见他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我能闻到冷的气 味①。铁门是冰冰冷的。

"这儿有几个山核桃。好哎。窜到那棵树上去了。瞧呀，这 儿有一只松鼠，班吉。” •

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 的'气味. .，

④班吿禺是白痴個感觉献撤锐，各种慝觉可以沟虱 鶴你还是把手插回到兜里去吧，•

凯蒂在走来了。接着她跑起来了，她的书包在背后一跳一 跳•晃到这边又晃到那边缶

“嗨，班吉。”凯蒂说。她打开铁门走进来，就弯下身子。凯蒂 身上有一股树叶的香气。*"你、是*来接我的吧/她说。“你是来等 凯蒂的吧。威尔许，你怎么让他两只手冻成这样了

“我是叫他把手放在兜里的。”威尔许说。“他喜欢抓住铁 门疽

“你是来接凯蒂的吧曜她说，一边搓着我的手。“什么事。你 想吿诉凯蒂什么呀疽凯蒂有一股树的香味，当她说我们这就要 睡着了的时候，她也有这种香味。

•你呼哼唧唧的干什么呀，勒斯特说。①等我们到小河沟你还 可以看他们的嘛。哪。给你一根吉姆生草②。他把花递给我。我 们穿过柵栏,来妾空地上。

“什么呀。”凯蒂说。③“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是他们叫他出 来的吗，威*尔许了* .、

,没法把他圈在屋里/威尔许说。“他老是闹个没完，他们 只好让他出来。他~出来就直奔这儿，潮院门外面张望，

“你要说什么呀，凯蒂说。“你以为我放学回来就是过圣诞 节了吗。你是这样想的吧。圣涎节是后天。圣谁老公公，班吉。圣 诞老公公。来吧.咱们鮑回家去暖和暖和。”她拉住我的手，我们 穿过了亮晃晃、沙沙响的树叶。我们鹽上台阶，离开亮亮的寒冷，

**O**这r竣回到當前' 、

念 一种生长在牲口朔附近的带剌的有恶臭的毒草，拉丁学名为 **datura stramonium\*,**开喇叭形的小花。

筋 又回到**190Q**年**1Z**月**23**日搽搜前面-段回忆。’•、

走进黑黑的寒冷。毛莱舅舅正把瓶孑放回到酒柜里去。他喊凯 蒂。凯蒂说，

"把他带到炉火跟前去,威尔许。跟威尔许去吧。”她说。“我 一会儿就来』•

我们来到炉火那儿。母亲说，

,他冷不冷，威尔许。.

“1点不检，太太。'威尔许说。

'给他把大衣和套鞋脱了。”母亲说。“我还得跟你说多少 遍,别让他穿着套鞋走到房间里来**9'**

''是的，太太了威尔许说。“好•，别动了。”他给我脱下套转， 又来解我的大衣钮扣。凯蒂说，

“等1等，威尔许。妈妈,能让他再出去一趟吗。我想让他陪 我去。”.

'你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得了。”毛莱舅舅说。“他今天出去得 够多的了

'依我说■你们俩最好都呆在家里，母亲说。“迪尔西说，天 越来越衿了， •

“哦，妈妈，凯蒂说。

'“廊沏蟬疽毛莱舅舅说。。她在学校里关了一整天了。她 需要新鲜空0 快走吧，凯丹斯①。”

**..“it**他也去吧，妈妈。.凯蒂说。“求求您。您知道他会哭的了

'那怜吗当他的面提这件事呢疽母亲说。°你于吗进这屋 里来呢。就是要给他个因头，让他再来跟我纠"清。你今天 在外面呆的时间够多的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

①,凯蓄'是小名，正式的名字是,凯丹斯

儿吧。”

“让他们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挨点儿冷对他们也没 什么害处。记住了，你自己可别累倒了。”

“我知道丁母亲说。■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怕过圣诞节。没有 人知道。我可不是那种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为了杰 生①和孩于们，我真希望我身体能结实些。”

“你一定要多加保重，别为他们的事操劳过度疽毛菜舅舅 说。“快走吧，你们俩。只是别在外面呆太久了，听见了吗。你 妈要担心的了

“是螞，您盛•”凯蒂说。'来吧，班吉**Q**咀们又要出去罗/她 给我把大衣扣子扣好，我们朝门口走去。

“你不飨卓宝贝穿上套桂就带他出去吗，母亲说。“家里乱 哄咲人正多他时候，你还想让他得病吗。”

“我忘了 •”凯蒂说。“我以为他是穿着的呢建

我们又走回来。“你得多动动脑子°”母亲说。别动了威尔许 说。他给我穿上套鞋。“不定哪一天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就得由 你们来替他操心了。”现在顿顿脚威尔许说白'过来跟妈妈亲一 亲，班吉明了 -

凯蒂把我拉到母亲的椅子前面去,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接 着把我搂进怀里。

“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她放开我。"你和威尔许好好照 顾他，乖妞几°”

“是的，您哪。”凯蒂说。我们走出去。凯蒂说，

“你不用去了，威尔许。我来管他一会儿吧，

①康普生先生的名字叫,杰生”，他的二儿子也叫'杰生' 这里指的是康普生

“好咧疽威尔许说。，这么冷，出去是没啥意思。”他走开去 了，我们在门庁里停住脚步，凯蒂跪下来，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 她那张发亮的冻脸贴在我的脸颊上。她有一股树的香味。

，称不是可怜的宝贝儿。是不是啊。你有你的飢蒂呢。你不 .是有你的凯蒂姐吗』

你又是哪哝，又是哼哼，就不能停一会儿吗，勒斯椅说。①你 砂个没完，堪不専臊。我们经过车房，马车停在鄰里。马车新换 了一只车帖斃。

“现在，你坐到车上去吧，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你妈出来，迪 尔西说,②她把我推上车去。**T.P**.拉着缰绳,'我说，我真不明 白杰生干吗不去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了迪尔西说**5** “这辆破车 迟早会让你们坐着坐若就散了架。瞧瞧这些破枯辘建

母亲走出来了，她边走边把面纱放下来。她拿着几支花儿。 "罗斯库旬在哪儿啦•”她说。 ...

'罗斯库司今儿个胳膊举不起来了。，迪尔西说**°"T・P.**也能 赶车，没事**JLZ . .1**

“我可有点担心•”母亲说。“依我说，你们一星期一次派个 人给我赶赶车也应该是办得到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嘛，老天爷知 道了 ' 七 -

“卡罗琳小姐③，罗期库司风湿病犯得很厉害，实在干不了

1. 下面一大段文字,是写斑吉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时所引起的有关坐马车的

一段回心事情发生在**1912**年。康普生先生已经去世。这一天，康普生 太太戴**T**•面分拿着花去上坟。康普生太太与迪尔西对话中提到的昆丁是个 小女孩，\*異班吉的大哥（这个昆丁已于**1910**年自杀），而是凯蒂的私生 女。对话中提到的罗斯庠司，是迪尔西的丈夫° • - 、 •

1. 美国禅方种植园中的黑女佣，从小帯东家的孩子，所以到她们长大结婚后 仍然沿用以前的称呼。

什么活，这您也不是不知道。”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P.** 赶车的本领跟罗斯库司一样好。”

“我可有点儿担心呢，母亲说。“再说还带了这个小娃娃， 迪尔西走上台阶。“您还管他叫小娃娃，她说。她抓住了母 亲的路膊。“他跟**T.P・**一般大，已经是个小伙子了。快走吧，如 果您真的要去，

“我真担心呢。”母亲说。她们走下台阶，迪尔西扶母亲上 车.“也许还是翻了车对我们大家都好些。”母亲说。

“瞧您说的，您害臊不害臊°”迪尔西说。“您不知道吗，光是 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儿也没法能让'小王后'微腿飞跑.它的年 紀比**T.P**•跟班吉加起来还大**OT.P.,**你可别把，小王后，惹火了， 你听见没有。要是你起车不顺卡罗琳小姐的心，我要让罗斯库司 好好打你一顿。他还不是打不动呢L

“知道了，妈**：T.P.**说.

“我总觉得会出什么事的。”母亲说。“别哼哼了，班吉明疽

“给他一支花拿着，迪尔西说。“他想要花呢疽她把手伸了 进来.

\*不要，不要「母亲说。“旅会把花全弄乱的，

,您拿住了丁迪尔西说。“我抽一支出来给他，她给了我一 支花，接着她的手缩回去了。 •

“快走吧，不炫小昆丁看见了也眇着要去了。”迪尔西说。

“她在哪儿。■母亲说。

'她在屋里跟勒斯特一块儿玩呢了迪尔西说。“走吧，**T.P.,** 就按罗斯库司敎你的那样赶车吧。”

“好绳，妈**LTP**说/走起来呀/小王后

“小昆了：母亲说。'可别让她出来』 .

“当然不会的，迪尔西说。

马车在车道上颠晃、碾轧着前进/我把小昆丁留在家里真 放心不下/母亲说。“我还是不去算了我们芽过了铁院 门,现在车子不再颠了。**T・P.**用鞭子抽了“小王后〃一下.

“我限你说话呢，**T.P./**母亲说。

“那也得让它继续走呀**T・P.**说。“得让它一直醒着，不然 就回不到牲口棚去了/

“你掉头呀•”母亲说。。把小昆丁留在家里我不放心疽

“这儿可没法掉头了**T.P.**说。过了一会儿，路面宽一些了。

“这儿总该煎以掉头了吧了母亲说。

“好吧』**T・P.**说。我们开始掉头了。

• “你当心点.，**T.P./**母亲说，一面抱紧了我。

“您总得让我掉头呀**/T.P.**说丁吁，'小王后、”我们停住 不动了。

'你要把我们翻出去了了母亲说-

“趙您要我怎么办呢。”**T.P.**说。

'你那样掉头我可害怕。”母亲说。

“驾，'小王后**T.P**.说。我们又往前走了。

“我知道德很清楚，我一走开，迪尔西准会让小昆丁出什么 事的。”母亲说。“咱们得快点回家，

“走起来，驾/ **T.P.**说。他拿鞭子抽。小王后”.

'喂，**TP：**母亲说，死死地抱住了我。我听见“小王后”脚 下的得得声，明亮的彩体从我们两边平稳地滑过去，它们的影子 在“小王后”的背上掠过。它们象车转辘明亮的顶端~样向后移 动。接着，一边的景色不动了，那是个有个大兵的大白岗亭。另 外那一边还在平稳地滑动着，只是慢下来了。

**X**你们干什么去。”杰生说。他两只手插在兜里，一支铅笔架 在耳朵后面。

“我们到公墓去。”母亲说.

“很好。”杰生说丁我也没打算阻拦你们，是不是。你来就是 为了跟我说这一个，没别的事了吗，

“我知道你不愿去。”母亲说/不过如果你也去的活，我就放 心得多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杰生说丁反正父亲和昆丁也没法再 伤害你了，

•母亲把手绢塞到面纱底下去疽别来这i套了，妈妈。”杰生 说。“您想让这个大傻子在大庭广众又吼又叫吗。往前赶车吧, **T.P,/**

“走呀，'小王后**'°”T.P**说。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丁母亲说。“反正要不了多久我也会 跟随你父亲到地下去了了

”行了。”杰生说。

'吁**/T.P.**说。杰生又说，

“毛某舅舅用你的名义开了五十块钱支票。你打算怎么办疽

“问我干什么疽母亲说。“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吗。我只是想不 给你和適尔西添麻烦。我快不在了，再往下就该轮到你了，

“快走吧,**TP.°”**杰生说.

“走呀/小王后'疽**T.P**.说,车旁的形体又朝后面滑动，另 一边的形体也动起来了，亮晃晃的，动得很快,很平稳，很象凯蒂 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时的那种情况.

整夭哭个没完的臭小子，勒斯特说•①你害不言臊。我们

**(D**回到•当前、 从胜口棚当中穿过去，马厩的门全都散着。你现在可没有花斑 小马驹骑罗，勒斯特说。泥地很干，有不少尘土。屋顶塌陪下来 **To**斜斜的窗口布满了黄网丝。你干吗从这迪走。你想让飞过 来的球把你的脑袋被破吗。

“把手插在兜里呀厂凯蒂说。“不然的话会冻僵的。你不希望 过圣诞节把手冻坏吧，是不是啊。”①

我们绕过牲口棚。母牛和小牛犊站在门口，我们听见“王 子气“小王后〉和阿欢在牲口棚里顿脚的声音广要不是天气这么 冷，咱们可以骑上阿欢去玩儿了。”凯蒂说/可惜天气太冷，在马 上坐不住了这时我们看得见小河沟了，那儿在胃着烟。“人家在 那儿宰猪，凯蒂说丁我们回家可以走那边，顺便去看看了我们 往山下走去.

“你想拿信：凯蒂说丁我让你拿就是了了她把信从口袋里 掏出来，放在我的手里丁这是一件圣诞礼物，凯蒂说疽毛莱舅 舅想让帕特生太太喜出望外呢。咱们交给她的时候可不能让任 何人看见。好，你现在把手好好的插到兜里去吧疽我们来到小 河沟了，

■都结冰了」凯蒂说丁瞧呀了她噸碎冰面，捡起一块贴在我 的睑上丁这是冰.这就说明天气有多冷。”她拉我过了河沟，我 们往山上走去。“这事咱们跟妈妈和爸爸也不能说,你知道我是 怎么想的吗。我想，这件事会让妈妈，爸爸和帕特生先生都高兴 得跳起来，，柘特生先生不是送过糖给你陇吗。你还记得夏天那 会儿帕特生先生送糖给你吃吗，

®'班吉著到牲口沏福子里又出现圣遊节前与凯蒂去送信，来到牲口編附近  
时的情景。 ：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栅栏。上面的藤叶干枯了，风把叶子 刮得格格地响.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毛莱舅舅不派威尔许帮他送信。力凯 蒂说。“威尔许是不会多嘴的/帕特生太太靠在窗口望着我们。 °你在这儿等着了凯蒂说。"就在这儿等着。我〜会儿就回来。把 信繪我。”她从我口袋里把信掏出来疽你两只手在兜里搁好了疽 她手里拿着信，从栅栏上爬过去，穿过那些枯黄的、格格响着的 花。帕特生太太走到门口，她打开门，站在那儿。

帕特生先生在绿花丛里砍东西。①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 我矇。帕特生太太飞跑着穿过花园。我一看见她的眼睛我就哭 了起来**6：**你速白痴，帕特生太太说，我早就告诉过他②别再差 俺亠个人来了。把億给我。快。帕特生先生手里拿着锄头.飞快 地跑过来。情特生太太低身在栅栏上，手伸了 来。她想爬过 来。把信给我，她说，把信给我。情特生先生翻过栅栏。他把信 夺了过去。帕特生太太的裙子让柵栏挂住了。我又君见了她的 眼睛，就费山下跑去。

“那边睁了房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勒斯特说。③“咱们到 小河沟那边去吧；.

人们在小河沟里洗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在唱歌。我闻到衣 服在空中飘动的气味，青烟从小河沟那边飘了过来。

"你就呆在这儿，勒斯待说丁你到那边去也没有什么好干

①这"段号另一次班吉单独L个人送信给帕特生太太，波帕特生先生发现 的情形。时间是**1908**年的春天或豆天，这时花园里已经有了 “绿花丛、 在班吉的脑子里“花”与,草•是分不清的。

@指她南情入毛莱**KMO**

遂\_又回**3**旷当帕。

的。他们会打你的，销不了丁

“他想要干什么疽 \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疽勒斯特说，他兴许是想到 那边人们打球的高地上去。你就在这儿坐下来玩你的吉姆生草 吧。要是你想看什么，就看看那些在河沟里玩水的小孩。你怎 么就不能象别人那样规规矩矩呢。”我在河边上坐了下来.人们 在那儿洗衣服，青烟在往空中冒去。

“你们大伙見有没有在这儿附近捡到一只两毛五的镯子 儿。”勒斯特说。

“什么锄子儿，•

"我今•天早上在这儿的时候还有的，勒斯特说丁我不知在 哪儿丢失了。是从我衣兜这个窟窿里掉下去的。我要是找不到 今儿晚上就没法者演出了。”

\*你的镯子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小子。是白人不注意的时 候从他们衣兜里掏的吧L

哭从该来的地方来的，勒斯特说。“那儿慌子儿有的是。不 过我一定要找到我丢掉的那一只。你们大伙儿捡到没有，

“我可没时间来管锁于儿。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你上这边来了勒斯特说建帮我来找找疽

“他就算看见•了也认不出什么是僚子儿吧。"

“有他帮着找总好一点疽勒斯特说。“你们大伙儿今儿晚上 都去看演出吧，

、别跟我提演出不演出了。等我洗完这一大桶衣服,我会累 得连路膊都拾不起来了疽

“我敢说你准会去的了勒斯特说。“我也敢打赌你昨儿晚上 准也是去了的.我敢说大帐篷刚一开门你们准就在那**JLTZ**

“就算没有我，那儿的黑小子已经够多的了。至少昨儿晚上 是不少。”

,黑人的執不也跟白人的钱一样值线吗，是不是，

"白人给黑小子们钱，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要来一个白人乐 队，反正会把钱都捞回去的。这样一来，黑小子们为了多赚点 钱,又得干活了 </

“又没人硬逼你去看演出，

“暂时还没有。我琢磨他们还没想起这档子事了

“你干吗跟白人这么过不去疽

“没跟他们过不去。我走我的桥,让他们走他们的路。我对 这种演出根本没兴趣。”

“戏班子里有一个人，能用一把锯子拉出曲调来•就跟耍一 把班卓琴似的，

“你昨儿晩上去了，踴斯特说。“我今儿晩上想去。只要我 知道在哪儿丢的鎌于儿就好了；

&我看，你大概荽把他带去吧了

“我，勒斯特说。“你以为只要他一吼叫，我就非得也在那儿 伺候他吗』：•

“他吼起来的时候，你拿他怎么办了

“我享報子抽他。'勒斯特说。他坐在地上，把工装裤的裤腿 卷了起来。黑小子们都在河沟里玩水。

“你们谁捡到高尔夫球了吗。”勒斯特说。

'“你说话别这么神气活现。依我说你最好别让你姥姥听见你 这样说话，

勒斯特也下沟了，他们都在那里玩水。他沿着河岸在水里 找东西.

“我们早上到这儿来的时候还在身上呢。”勒斯特说。

“你大概是在哪儿丢失的厂

■就是从我衣兜的这个窟窿里落下去的；勒斯特说。他们 在河沟里找来找去。接着他们突然全都站直身子，停住不找了, 然后水花乱溅地在河洶里抢夺起来。勒斯特抢到了手，大家都 蹲在水里,透过树丛朝小山岗上望去。

“他们在哪儿。”勒斯特说。

“还看不见昵丁

勒斯特把那东西放进兜里。他们从小山岗上下来了。

.“瞧见一只球落到这儿来了吗丁

“该是落到水里去了。你们这帮小子有谁瞧见或是听见了 吗丁

“没听见什么落到水里来呀。”勒斯将说。“倒是听见有一样 东西打在上面的那棵树上。不知道滚到哪儿去了

他们朝河沟里看了看。

,妈的,在沟边好好找找。是朝这边飞过来的。我明明看见 的了，

他们在沟边找来找去。后来他们回到山岗上去了。

“你拾到那只球没有。”那孩子说.

“我要球干什么疽勒斯特说疽我可没看见什么球了

那孩子走进水里。他往前走。他扭过头来又看看勒斯特。他 顺着河沟往前走着。

那个大人在山岗上喊了声“开弟**L**那孩子爬出河沟,朝山岗 上走去。

“瞧，你又哼哼起来了。”勒斯特说丁别吵了了

'他这会儿哼哼郷唧的干什么呀了

'天知道为的是什么，勒斯特说丁他无缘无故就这样哼起 来。都哼了螯整一个上午了。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吧，我 想，

“他多大了疽

“他都三十三了丁勒斯特说。'到今天早上整整三十三岁了」

“你是说，他藤三岁小孩的样子都有三十年了吗。”

“我是听我姥姥说的了勤斯特说丁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 我们要在蛋糕上擂三十三报蜡烛。蛋糕太小。都快插不下了。别 吵了。回这边来了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丁你这老傻子，他说。 髭你骨头痒痒欠抽是吗，

“我看你才不敢抽他呢： .

“我不是没有抽过。马上给我住声；勒斯特说。“我没跟你 说过那边不能上去吗。他们打一个球过来会把你脑袋砸碎的。来 吧，上这儿来：他把我拽回来。“坐下，我坐了下来，他把我的鞋 子脱棹，又卷起我的裤管，好,现在下水去玩，看你还哭哭啼啼, 哼哼郷郷不疽

我停住哼叫，走进水里①适时罗素库司走来说去吃晚饭吧, 飢带就说，・

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呢。我可不去。

她衣眼湿了 •②我们在河沟里玩，凯蒂往下一虜把衣裙都弄 湿了,威尔许说，

"你把衣服弄湿了,回头你妈要抽你了丁

,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呢。”凯蒂说.

1. 以上叙述的是'当前'的事，但班吉~走迷水里，马上想起他小时候和凯琴 在小河海里玩水的情形。那是在**1898**年,当时班吉三岁，昆丁也只有八岁。
2. 从这里起是询**6**年那一天稍早一些时俣的事.这一夭，班言的奶奶死去。

“你怎么知道。”昆丁说。 • .

"我当然知道啦。”凯蒂说。“你又怎么知道她会呢。”

'她说过她要抽的。”昆丁说。“再说，我比你大。”

“我都七岁了疽凯蒂说。“我想我也应该知道了。”

“我比'七岁大。'昆丁说丁我上学了。是不是这样，威尔许厂

“我明年也要上学。”凯蒂说，“到时候我也要上学的。是这 样吗，威尔许。”

“你明知道把衣服弄湿了她会抽你的丁威尔许说。

“没有湿了凯蒂说。她在水里站直了身子，看看自己的衣 裙。“我把它脱了，她说。“一会儿就会干的。”

“我谅你也不敢脱；昆丁说.■

“我就敢，凯蒂说.

“我看称还是别脱的好。”昆丁说。•

凯蕾走到威尔许和我跟前，转过身去。

“给我把扣子解了，威尔许了她说.

“别替她解,威尔许。”昆丁说。

“这又不是我的衣服，威尔许说。•

“你给我解开，威尔许，凯蒂说。“不然，我就吿诉迪尔西你 昨天千的好事，于是威尔许就帮她解开了扣子。

“你敢脱丁昆丁说。凯蒂把衣裙脱下，扔在岸上。这一来， 她身上除了背心和衬裤，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昆丁打了她一 下耳光，她一滑，跌到水里去了。姓站直身子后，就往昆丁身上 泼水，昆丁也往她身上泼水。水也溅到威尔许和我的身上，于是 威尔许抱我起来，让我坐在河岸上.他说要去吿诉大人,于是昆

/ \* .

丁和凯蒂就朝他泼水。他躲到树丛后面去了。

“我要去吿诉妈咪你们俩都淘气。”威尔许说.

昆丁爬到岸上，想逮住威尔许，再是威尔许題开了，昆丁抓 不珂他。等昆予拐回来，威尔许停住了脚歩，嚷農说他要去吿发。 凯蒂跟他说，如果他不去吿发，他们就让他回来。威尔许说他不 去吿发了，于是做们就让他回来。

“这下你该情意了吧。”昆丁说/我们两个都要挨抽了。”

“我不怕，飢苇说。'我要逃走』），

•” X哼，你要逃走」昆丁说。

“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凯蒂说。我哭了起来。 凯蒂扭过头来说，别哭。”我赶紧收住声音.接着他们乂在河沟 里玩起来了。杰生也在玩。他一个人在远一点的地方玩。威尔 许从树丛后画绕由来，又把我抱到水里。.凯蒂全身都湿了，屁股 上全是泥，我奘起来了，碗就走过来，磚在水里.

-“好了，别奨『她说建我不会谒走的了我就不哭了。凯蒂身 上有一股下雨时树的香味，

:你倒是怎么的畋，勒索特说仲你就不能别哼中，跟大家一 样好好玩水吗。

•你牛吗沐檎塩®去。他们不是关照**it**你别让他跑出院子的- 吗。

他仍旧以为这片牧场还是他们家的呢，勒斯牌说。反正从 大房于那里谁也看不對这地方。

我们可看到了。谁愿意看见優于啊。看见了塁倒楣的。.

'罗斯库司走来说去吃晚饭吧，凯蒂说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 呢。②

**<D**又回到■当前二

②又回到**1M8**年那一天.

“不，巳经到了曜罗斯库司说丁迪尔西说让你们全都回去。 威尔许，把他们带回来。”他往小山上走去,那头母牛在那里曄峰

I

地叫唤•.

“没准等我们走到家，我们身上就会干了。”昆丁说。

“都怪你不好。”凯蒂说。“我倒希望咱们真的挨上一顿鞭 子了她套上衣裙，威尔许帮她扣好扣子。

“他们不会知道你们弄湿过衣服的。”威尔许说•《看不出来。 、除非我和杰生吿发你们。”

“你会吿发吗，杰生。”凯蒂说.

佑谁的事舸。”杰生说。

他不会吿发的。”昆丁说**0** “你会吗，杰生L

,我看他肯定会，凯蒂说。“他会去吿诉大姆娣①的，

•他可吿诉不了大姆娣了，昆丁说丁她病了。要是我们走 得慢点，天就会黑得让他们看不出来了

“我才不在乎他们看出来看不出来呢疽凯蒂说。“我自己跟 他们说去。你背他上山吧，威尔许疽

“杰生是不会说的；昆丁说丁你还记得我给你做过一副弓 箭吧，杰生。”

“都已经斷了了杰生说。

“让他去吿发好了。”凯蒂说丁我一点儿也不怕。你背毛莱② 上山呀，威尔许。”威尔许鳄下身来，我以到他的背上去。

■今儿晚上噴们看演出时见，勒斯魅说。我们走吧。咱们非

1. 原文为**Damuddy,**这是康普生家孩子对他们奶奶的特殊的爱源。
2. “毛莱'是班吉的原名。康普生太太发现小儿子是个低能儿后，便把他的 名字从“毛莱'（这也是她弟弟的名字）改为'班吉明'丁改名”一事发生在 **1900**年。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自己这方面的责任.

縛我買那只铺子儿不可。①

“如果我们慢慢走，等我们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昆丁说。②

“我不想慢慢走。”凯蒂说。我们朝山岗上爬,可是昆丁却不 踉上来。等我们走到能闻到猪的气味的地方，他还呆在河沟边。 那些猪在角落里猪槽前哼着拱着。杰生跟在我们后面，两只手 插在兜里。罗斯库司在牲口梱门口挤牛奶.

那些毋牛奔跑着从牲口棚•里跳出来。成

“又吼了**，T.P.**说。“吼个没完°我自己也想吼呢。哎噴。” 昆丁又踢了 **T.P.** 一脚。他把**T・P.**屬进猪儿吃食的木槽,**T.P.** 就劉倒在那里。“好家伙，**T.P.**说，“他以骯也是这样欺侮我 的。你们都看见这个白人又踢我了吧。哎情厂

我先没哭，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了。我先没哭，可是地变得 不稳起来，我就哭了。④地面不断向上斜，牛群都朝山岗上奔去， **T・P.**想爬起来•他又跌倒了，牛群朝山岗下跑去。昆丁拉住我的 胳膊,我们朝牲口棚走去。可是这时候牲口棚不见了，我们只得 等着.等它寿回系 我没见到它回来。它是从我们背后来的，接 着昆丁扶我躺在牛吃食的木槽里。我抓紧了木槽的边儿。它也 想走开，我紧紧地抓住了它。牛群又朝山岗下跑去,穿过了大门。 我脚步停不下来。昆丁和**T.P •—**边打架一边上山岗。**T・P.**从山岗 E下来，昆丁 **JE**他拽上山岗。昆丁又打**T.P,**。我啣步停不下来。

“站起来/昆丁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呆在这儿。我不回来

①回到'当，前\勒斯特带班吉离开河均.

®又回到**1898**年那一天。•

⑧回到.当前二他们俩又走到牲口棚前，使班吉勾起了下面那一段回亿。那 是在凯蒂结婚的那天一**1910**年**4**月**25**日。那夭，黑小斯**T.P**.与班吉偷 酒喝。下面写他们喝解后的事。

1. 班吉也掉倒在地，这几段描写他失去了方向感旨的感觉。'

你不许走了

“我和班吉还要回进去看结婚呢**LT.P.**说丁哎噌了

昆丁又接了 **TP**—下。接着他把**T・P,**按在墙上也**T.P.** 在笑。毎回昆丁把他往増上撞他都想叫哎哺，可是他嘻嘻地笑着 喊不出来。我不哭了，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T,P..**跌倒在我身 上，牲口棚的门飞了开去。门朝山岗下滚去,**T.P.**自己一个人在 乱打乱蹬，他又倒了下来。他还在笑,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我 想爬起来翅又倒了下来，我脚步停不下来。威尔许说，

“你们輔够了。真要闹翻天了 **J**别吼啦

「旳巡在嘻嘻地笑。他重重:地瘫倒在门上，笑了又笑。&哎 噴。”他说。“我和班吉还要回进去看结婚呢。沙示汽水①啊。” **H.P**.说。 ，.

'"轻点儿严威尔许说。“你在哪儿弄到的了

•♦在地害里拿的**/T.P**.说,“哎阳” •

“轻点兀。'威尔许说**J**地窖的律么地方，

\*到处都鬼**/TP**说。.他笑得更疯宇。“还有一百多瓶呢。有 一百多万瓶堤。注意啦，黑小子,我可要毗啦疽

昆丁说虹把他拖起来了

--威尔许把我拖了起来，

.，“把透个喝下去,班吉疽昆丁说。玻璃杯是热的。②“别喊了， •快，昆丁说。。把这个喝下去。” • .

.“沙示汽水**，T・P.**说丁让我来喝，昆丁少爷，

“你给我闭嘴。”威尔许说。“昆丁少爷要把你抽得昏过去

1. 实际上该是结婚用的香槟酒。
2. 昆丁给班吉喝的大概是成酒用的热加啡。

呢了

“按住他,威尔许。”昆丁说.

他们按住了我。那东西流在我下巴上和衬衫上，热呼呼的. “喝下去疽昆丁说•他们抱住我的头。那东西在我肚子里热烘 烘的..我又忍不住了。我现在大叫起来了，我肚子里出了什么事 儿，我叫唤得更厉害了，他们就一直按住了我，直到肚子里平静 下来了。这时我住声了。那东西还在周围转悠，接着一些人影 出现了。“把谷仓的门打开，威尔许。”他们走得很慢。“把那些 空麻袋铺在地上；他们走得快些了,可以说是很快了 •“好,现在 提起他的脚，他们继续往前走,又平稳又明亮。.我听见**T・P**.在 笑。我随着他们往前走，爬上明亮的山坡。①

，.到了小山靴乎上威尔许把我放下来• “上来呀，昆丁。”他喊 道，回头朝山岗下望去。昆丁仍然站在河洶边。他正朝阴影笼 軍的河洵扔石子。

“让这个傻瓜蛋呆在那儿好了，凯蒂说。她拉着我的手，我 们就往前走,经过了牲口棚，走进院门。砖砌的走道上有一只娘始

• • \* •

蟆，它蹲在路当楫凯蒂从它头上府了过去,拉着我缝续往前走。

“来呀，毛莱丁她说。它还蹲在那儿，杰生用啣尖去捅捅 它。

“它会让你长一个大疣子的。”威尔许说。癞蛤蟆跳了开去，

，来呀，有莱丁凯蒂说，

“家里今儿晚上有客人，威歩许说。

“你怎么知道的。”凯蒂说. .・

① 实示上是班吉这时在麻袋上渐渐睡去,他蒙成中感到好象在上山。当时的 ■说又便处在•当前”的他回想起**1898**年那一天的情景。

“灯全亮着。”威尔许说。“每刖窗子里都亮着灯呢。”

“依我看，只要高兴，没有客人也可以把灯全都开着的。”凯 蒂说。

“肯定是有客人，威尔许说L你们最好还是打后门进去，情 情地溜上楼去』

“我不怕。”凯蒂说。“我要大大咧咧地走到客人坐着的客厅 里去；'

“你这样做,你爸爸准会抽你一顿。”威尔许说**0**

“我才木怕呢疽凯蒂说疽我要大大现咧地走到客庁里去。我 要大大啲咧地走进餐厅去吃晚饭，

“有你坐的地方吗侦威尔许说。

“我就坐在大姆娣的座位上。”凯蒂说。“她现在在床上吃 饭了

"我饿了。”杰生说,他越过我们,在走道上跑了起来。他双 手插在兜里，他摔倒了。威尔许过去把他扶了起来。

“你黑手从兜里拿出来,走路就稳当了，威尔许说/你这么 胖，等快摔跤时，再把手从兜里抽出来稳住身子，可就来不及 了了 ：

父亲站在廚房台阶前.

'昆丁在哪儿/他说。

“他正在小道上走来呢，威尔许说＞ 昆丁在慢慢地走来。他 的白衬衫望过去白蒙蒙的一片。

“哦，父亲说。灯光顺着台阶照下来，落在他身上。

“凯蒂和昆丁方才打水仗了。”杰生说°

我们等待着。

“真的吗/父亲说。昆丁走过来了，父亲说；今天晚上你们 在厨房里吃饭了他弯下身子把我抱起来，顺着台阶泻下来的灯 光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以从高处望着凯蒂、杰生、昆丁和威 尔许。父亲转身朝台阶走去。“不过，你们得安静些。”他说。

“干吗要我们安静，爸爸，凯蒂说。'家里来客人了吗， &是的。'父亲说。 .，

•我早吿诉你们家里有客人嘛，成尔许说.

'你没说•”凱蒂说丁是我说有客人的。反正我有这个意思丁 ，别吵了。”父亲说。他们不作声了，.父亲开了门，我们穿过 后廊走进厨房。迪尔西在厨房里，父亲把我放进椅子.把围瞒围 好，又把椅子推到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你们现在都听从迪尔西的指捍了父亲说。“迪尔西,让他们 尽量声音轻点了 •

“好的，老爷/迪尔西说。父亲走了。

**see** 了，现在要听迪尔西指挥了，他走我布背后又说了 一 句.我把脸値到饭菜上去,热气直往我脸上冲来」

• - •今犬晩上让大伙儿听我指挥吧，爸爸。”凯蒂说。

'我不要。”杰生说。'我要听迪尔西的疽

“要是爸爸说了，那你就得听我的/凯蒂说。“让他们听我 的吧/

'我不蟒疽杰生说。'我不要听你的丁

“别吵了了父亲说。“那你们就听凯蒂的得了。迪尔西，等他 们吃完了，就東•后楼梯把他们带上楼去疽

*竟好*购,卷书/迪尔西说.

"行了吧。■凯蒂说/现在，我看你们都得听我的了吧。”

“你们都给我住嘴，迪尔西说。。今天晚上你们得安静点 '干吗我们今天晩上得安静呀，凯蒂压低声音问道。

“不用多问了迪尔西说。“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的。”她拿来 了我的碗。碗里热气腾腾的，挠得我的脸直痒岸。“过来，威尔 *许*。”迪尔西说。'

“什么㈣'到时候'，迪尔西。”凯蒂说。

“那就是星期天。①”昆丁说。“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了

“嘘，迪尔西说。“杰生先生没说你们都得安安静静的吗。 好，快臨魄饭吧**Q**来，威尔许月把他的勺子拿来了威尔许的手拿 着勺子述来勺子伸进魂里。勺子升高到我的璃边。那股热气 痒麻酥嚙进入我的皤里。这时，大家都停了下来，你酒着我,我看 着你，一声不呢，授着我们又听见了，这时我哭了起来。

停那是什么声音。”凯蒂说。她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那是妈妈。”昆丁说。勺子上来了，我又吃了一口，接着我 又哭了。 • .

-“别响**J**飢蒂说。可是我没有住声，于是她走过来用胳膊搂 着我。迪尔西走卖把两扇门都关上了,我们就听不见那声音了。

“好了，别哭了.疽凯蒂说…我收隹声音，继续吃东西。昆丁没 在吃，杰生一直在吃。

“那是妈妈**6**■是丁说。他站了起来。

“你给我坐下，迪尔西说。。他们那儿有客人,你们一身泥. 不能去。你也给我坐下，凯蒂，快把饭吃完了

. “她方才是在哭，昆丁说。

"象是有人在唱歌，凯蒂说建是不是啊，迪尔西。”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吃晚饭，这是杰生先生吩耐了的，迪尔 西说。“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的了凯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上旬的,到时快'原文为。户析唤，可費解为,星期天‘。

、:.'我没吿诉你们这是在开舞会吗，她说。

威尔许说，。他全都吃下去了」一•-・ 一-

。把他的痛拿来了迪尔西说玲碗又不见了。.•・.• '迪尔西丁凯蒂说，“昆丁没在吃。他是不是得听我的指揮 呀宀**L —** 、：

“快吃饭,昆丁，迪尔西说。'你们都快点吃,怏给我把厨房 腾出来建： ' ；「 •-、

“我吃不下瓦〃昆丁说。'

'我说你得吃你就非吃不可。'凯赣说,“是不是这样，迪尔 西疽 -.•- . . ' ，•.

'』那共碗又热气腾勝地来到我面前，威尔许的至把勺子插进 确里，热气又痒酥酥地进入我的嘴里。

*二*•我T点也吃不下了丁昆丁说,“大姆娣病了,他们怎么会开 舞会呢。” •

'他们可以拄楼下开廉。”凯蒂说.'她还药以到楼梆口来偷 看呢G呆套为我换史了睡衣也要这么做'

°妈妈方才是在哭。”昆丁说。“她是在哭，对吧，迪尔西，.

“你别跟我烦个没完，孩子，迪尔西说株“你们吃完了.我还 得齢那么些大入做饭吃呢了

过了二会凡，连杰生也吃完了；他开始哭起来了..

■好，又轮到佛哭哭啼啼了。?迪尔西说。

“自从攻攝娣病了，他没法跟她一起睡以后，他毎天晚上都 要来这F套資凯蒂说。“真是个哭娃娃，

,我要吿诉爸爸妈妈 <>”杰生说。

他还在哭。.“你巳經吿诉过了广凯蒂说。'你苒也没什么可 以吿诉的了丁

“你们都应该上床去了，迪尔西说。她走过来，把我从椅子 上抱下来，用一块热布擦我的脸和手。“威尔许，你能不能从 后楼梯把他们悄悄地带到楼上去。行了,杰生，别那样呜噜呜噜 的了，

“现在去睡还太早。'凯蒂说。“从来没人这么早就让我们睡 觉。”

**0**你们今天晚上就是得这么早就睡。”迪尔西说。“你爸爸说 了，让你们一吃完饭就马上上楼。你自己听见的，

“他说了要大家听我的。”凯蒂说。

'我可不想听你的，杰生说。

."你一定得听.”凯蒂说。“好，注意了。你们全都得听从我的 指"

“叫他们轻着点儿，威尔许，迪尔西说。“你们都得轻手轻 脚的，懂了吗。”

“干吗今天晚上我们得轻手轻脚呀了凯蒂说。

“你蚂妈身体不太好了迪尔西说。“现在你们都跟着威尔许 走吧，

。我跟你们说了是妈妈在哭嘛疽昆丁说。威尔许抱起我，打 开通往后廊的门。我们走出来，威尔许关上门.周围一片黑暗. 我能闻到威尔许的气味,能触摸到他。“大家安静。我们先不上 搂去。杰生先生说过叫大家上楼去。他又说过叫大家听我指挥。 我并不想指挥你们。可是他说过大家要听我的话。他说过的吧， 昆丁，我能摸到威尔许的头。我能听见大家的出气声。“他说 过的吧，威尔许。是这样的吧，没错儿/好，那我决定帽们到外 面去玩一会儿.来吧，威尔许打开门，我们都走了出去。

我们走下台阶。

“我的意思是，咱们最好到威尔许的小屋①去，在那儿人家 就听不见咱们的声音了，凯蒂说。威尔许把我放下来，凯蒂拉 着我的手，我们沿着砖砌的小路往前走。

“来呀。”凯蒂说。“那只始蟆不在了。到这会儿它准已经跳 到花园里去了。没准咱们还能见到另外一只了罗斯库司提了两 桶牛奶走来。他往前走去了。昆丁没有跟过来。他坐在厨房的 台阶上。我们来到威尔许的小座前。我喜欢闻威尔许屋子里的 气味。②屋子里生着火,**T・P.**正踱在火前，衬衫后摆霁在外面，他 把一块块木柴添进火里，让火烧旺。

后来我起床了，**T・P**•给我穿好衣服，我们走进房房去吃饭。 迪尔西在唱歌⑧，我哭了，于是她就不唱了。

“这会儿别让他进大屋子。”迪尔西说.

“咱们不能朝那边走**JT,P.**说.

我们就到河海里去玩。

“咱们可不能绕到那边去**oWT.P.**说。“你没听妈咪说不能 去吗了

迪尔西在厨房里唱歌，我哭起来了。

“别哭**JT.P**.说。“来旺。咱们上牲口棚去吧，

罗斯库司在牲口棚呈挤牛奶。他用一只手挤奶，一边在哼 哼。有几只鸟雀停在牲口棚大门上，在瞅着他。一只鸟飞了下来， 和那些母牛一起吃槽里的东西。我泾罗斯库司挤奶**,T・P** .就去给 "小王后”和。王子。喂草料。小牛棲关在猪圈里。它用鼻子挨擦着

1. 指康普生家混人的下房。
2. 以上写大竭排逝世那天的専.接着，班吉从威尔许的小题联想到**1910**年 **6**月叫丁自杀的消息传到家中后，自己住在佣入下房里的情景。
3. 实在:《困为听到了昆丁自杀的消息，她在哭泣。

铁丝网，一边峰蜂地叫着.

**“T.P./**罗斯库司说。**T.P**.在牲口棚里应了句。啥事，爹了 阿欢把脑袋从栅门上探了出来，因为**T.P,**还没喂它草料。“你那 边完事啦，罗斯库司说。“你得来挤奶啊。俺的右手一点不听使 唤了： ’ •， .

**TP**.过来挤奶了。

“您干吗不找大夫去瞧瞧，**T.P** .说。

'大夫有什么用。”罗斯库司说。严反正在这个地方不管用了

“这个地方又怎么啦。”**T.P.**说。 、

•'这个地方不吉利疽罗斯库司说。“你挤完奶就把牛犊关进 来；

这个地方不吉利•罗斯摩司说。①火光在他和成'尔许的背后 一窜一窜，在他和威尔许的脸上掠动。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 床上的气味跟**T,P** .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

'你知道个啥。”迪尔西说。■莫非你犯傻了了

“这干犯優什么事。”罗斯库司说丁这兆头不正躺在床上吗。 这兆头不是十五年来让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吗了

“就算是吧。。迪尔西说/反正你跟你这一家子也没吃亏，不 是由。威尔评成了个壮劳力，弗洛尼②让你拉扯大嫁人了，等风 混病不再折磨你,**T・P.**也大了，满可以顶替你的活儿了了

'这就是俩了。③”罗斯库司说还得往上饶一个呢,俺都见 到兆头了，你不也见到了吗，

1. 这是上一晚的精形，在佣人屋里。
2. 弗洛尼是罗斯库司与迪尔西的女儿，勒斯待的母亲.
3. 指大姆娣病死和昆丁自杀身亡.

“头天晚上我听见一只夜猫于在叫唤。”**T.？.**说。“丹儿①连 晚饭都不敢去吃。连离开牲口棚一步都不干「天一擦黑就叫起 来了。成尿许也听见的。” ’「一

• “要往上饶的哪止一个晚了適尔西说/你倒指给我看看，哪 个人是长生不死的，感谢耶稣丁 -

“光是人死还算是好的呢。”罗斯庠司说。.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了迪尔西说/你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可要倒相的:，除非他哭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坐起福恥

•这个地方就是不言利，罗斯库司说。■俺早先就有点看出 来,等到他们给他换了名字，俺就一请二楚了/

“再别说了了迪尔西说，她把被子拉上来。被子的气株跟 **T.P.**身上的一样。“你们都别说话,先让他睡着了了

嘱是着到兆头了，罗斯库司说。

“兆头。**T.P.**不得不把你的活儿全都接过去呗疽迪尔西 说**°®T.P**・，把他和小昆丁带到后面的小屋去，让他们跟勒斯特 一起玩丿，弗洛尼阿以着着他们曲，你呢，藉你爹*干活*儿去。

我们吃完了饭。**T・P**•抱起小昆丁，我们就上**TJ?.**的小屋去。 勒斯特正在泥地里玩儿。**T.P**•把小昆丁放下，她也在泥地上玩 儿。勒*斯特有*几只空线轴，他和小昆丁打了起来,小昆丁把线轴 抢到手**6**勒斯特哭了；弗洛尼过来纶了勒斯特一只空繼头玩儿， 接着我把线轴拿了过来，小昆丁打我，我哭了。

“别哭**1**『弗洛尼说。“你不觉得害臊吗，去抢一个小娃娃

①狗名。

感-黑人的一种迷值,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禮灾。

®班吉何初到这里，想起了曲尔西在〔**912**年康普生先生去世的那天讲的类 似的话•

的玩意儿。”她从我手里把线轴拿走，还给了小昆丁。

'好了，别哭了。”弗洛尼说。“别哭，听见没有。”

“别哭呀了弗洛尼说。“真该抽你一執，你骨头痒痒了。”她 把勒斯特和小昆丁拖起来。“上这儿来。”她说。我们来到牲口棚。 **T.P.**正在挤奶。罗斯库司坐在一只木箱上。

“他这会儿又怎么啦了罗斯库司说。

'你们很把他留在这儿。"弗洛尼说L他又跟小娃娃打架了。 抢他们的玩意儿。你跟着**T,P.**吧，看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现在把奶头好好擦干净，罗斯库司说。“去年冬天你挤的 那头小母牛后来都不出奶了。要是这一头也不出奶，他们就没 牛奶喝了了

迪尔西在唱歌。①

“别上那儿去。” **T.P,**说”你不知道妈眯说了你不能上那边 去吗了

他们在唱歌。

“来吧**/T.P.**说。唯们跟小昆丁、勒斯特一块儿去玩吧。来 野了，.

小昆丁和勒斯特在**T.P**.小屋前的泥地上玩.屋子里有堆 火，火头一会儿高」会儿低，罗斯库司坐在火前，象一团黑影。

“这就是作了，老天爷啊，罗斯库司说。閉两年前俺跟你们说 过的。这个地方不吉利了

“那你于吗不走呢。”迪尔西说。她在给我脱衣服。'你尽唠叨 什么不吉利，都让威尔许动了念头飽到孟菲斯②去了。这下你

1. 班吉总是把哀悼死者的哭喊声说或是唱歌。大姆娣死的那次也是如此**C**
2. 田纳西州西南端的一个大城市，高本书故事发生地点密西西比州北部很

该满意了吧，,,

, “但愿威尔许就只有这么点晦气，要那样倒好了。，罗斯库司 说・

弗洛尼走了进来。

“你们活儿都干完了吗。”迪尔西说。

**“T.P**.也马上完了，弗洛尼说。“卡罗琳小姐要你伺候小昆 丁上床睡觉了

“我也只能干完了活尽快的去。”迪尔西说广这么多年了，她 也应该知道我没生翅膀。”

“俺不是说了吗/罗斯库司说。“一个人家,连自己的一个 孩子的名儿都不许提起,®这个地方是肯定不会吉利的。”

'别说了/迪尔西说• “你想把他吵醒，让他哭闹吗

'.“养育一个孩壬，连自己妈妈叫什么也不让知道，这算是哪 挡子事呢。”罗斯库司说。

“你就甭为她瞎操心了。”迪尔西说。“他们家小孩都是我抱 大的,再抱大一个又怎么啦，别睹叨叨了。他想睡了，快让他入睡 吧**J**

“你们就指名道姓的说好了。”弗洛尼说。“说谁的名儿他都 不懂的

“你倒说说看，瞧他懂不監”迪尔西说/你在他睡着的时候 说,我敢说他也听得见，

“他懂得的事可比你们以为的要多得多了罗斯库司说。他 知道大家的时辰什么时候来到，就跟-只猎犬能指示猎物一样。

©凯蒂生了私生女,又被丈夫抛弃。康普生太太觉得丢睑，不许凯蒂回家，连 她的名字也不让大家援紀。

要是他能开口说话，他准能吿诉你他自己的时辰什么时候来到, 也可页说出祢的或是我的时辰/

“你把勒斯特从那张床上抱出来吧，妈咪。”弗洛尼说。“那孩 子会让他中邪的， ,,-

,“给我住嘴；迪尔西说."你怎么这么糊涂。你干叫去听罗 斯库司的胡言乱语。上床吧，班吉・、.

迪尔西推推我，我就爬上了床，勒斯特已经在上面了。他睡 得银熟。迪尔西拿柔一根长长的木板，放在勒斯特和我当中。 “你就睡在自己的一边。〃迪尔西说。&勒斯特小，你不要压着了 他，•

你还木能会**,T・P.**说。你等着。①

我们在大房手的拐角上望着一辆辆马车驶走。.

'“快说。他抱起小昆丁逸们跑到栅栏的拐角上，瞧 它们经过。“他走了**，”T.P.**说。“瞧见那辆有玻璃窗的了吗。好 好瞧瞧。他就躺在那里面。你好好看看他/

••走吧.琳斯小说，②我要把这只球带回家一去，放在家里丢不 了。不行，少爷，这可不能给你。要是那帮人看见你拿着球，他 们会说你是榆桑的\别中哼了，好木好。不能给就是不能给。你 拿去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玩球。

弗洛尼和**T.P**在门口泥地上玩。③**T.P,**有一只瓶子，里面 装着萤火虫.

."你曲怎么'叉全都出来了，弗洛尼说。

1. 班吉联想到第二天他父亲的临车去墓地时或情景〉
2. 又回到,当前、
3. .-班吉疏勒斯的讲到•玩球'，又回想到大姆娣去世那天晚上，凯蒂提议大家

到臉尔许的小凰去玩的情鼠

们全带走。

我不去亦，勒新特说。没准会在那儿见到外公的。昨儿晚 上我就见到他了，还在牲口楓里挥动着胳骨呢。

“我倒要问问为什么白人就不举行丧礼。”弗洛尼说,①“白 人也是要死的。你奶奶不就跟黑人一样死了吗。”

“狗才是会死的。”凯蒂说。“那回南茜掉在沟里，罗斯库司开 枪把它打死了，后来好些老雕飞来■把它的皮都给撕碎了了

骨头散落在小洶外面，阴森森的沟里有些黑羲殴的爬藤，爬 藤伸到月光底下,象一些不动的死人。接着他们全都不动了，周 围T片昏黑，等我睡醒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听到急匆匆地走开去的脚步声，我闻到了那种气味。②接着房间 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 到了那种气味。**T.P,**把我被子上扣的别针解开。

,：别出声了他说。“嘘一”

可是我闻出了那种气味。**T.P.**把我拖起来，急急忙忙地帮 我穿好衣服。

“别出声，班吉疽他说丁咱们上我家的小屋去。你喜欢上咱 们家去，是不，弗洛尼在那儿呢。别出声。嘘一。”

他给我系上鞋带，把帽子扣在我头上，我们走出房间。楼梯 口亮着一盏灯。，从走廊那头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唯一，班吉疽**TE**说。“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有一扇门打开了，这时候那种气味更浓了，有一个腌袋从 门里採出来。那不是父亲。父亲生病了，在里面般着呢。

1. 大姆娜去世那天。
2. 班吉又联想到**1M**年他父亲去世那晩他职过来闻到了 '死•的气味。

“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好吗•

“我们正是要到外面去呢：**T.P**・说。迪尔西正在楼梯上走上 来.

“别出声。”她说。“别出声。带他到咱们家去，**T.P.O**让弗 洛尼给他铺好床。你们都好好照顾他.别出声，班吉。**KT.P.** 去吧•”

他上母亲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去了 •

“最好让他待在那儿。”说话的人不是父亲。他关上了门，可 是我仍然能闻到寿种气味.

我们走下楼去。楼梯朝下通进黑駿髅的地方，**T.P.**拉着我. 的手,我们走出门口，逬入外面的黑暗之中。丹儿坐在后院的地 上，在嘩叫。-

“它倒也闻出来了疽**T・P.**说。森你也是这样知道的吗厂

•我们走下台阶，我们的影子落在台阶上。

“我忘**T**拿你的外衣了了**T・P**・说° '你应该穿外衣的。可是 我又不想回去拿。”

丹儿在嗥叫。

• “你别哼哼了**oWT.P,**说。我们的影子在移动,可是丹儿的影 子并不移动，不过它嗥叫时,那影子也跟着嗥叫。

・《你这样嗔嗔，我可没法带你回家产**T・P.**说。"你以前就够 叫人讨厌的了，何况现在又换上了这副牛蛙一样的嗓子。走吧了 我们拖着自己的影子，顺着砖砌的小道往前走。猪圈发出了 猪的气味。那头母牛站在空地上，对着我们在咀曜。丹儿又嗥叫 了.

,你要把全镇都吵醒了了 **T・P**.说。“你就不能不喊吗 我们看见阿欢在河尚边吃草,我们走到沟边时月亮照在水

面上。

-"不行;少爷丁**T.P.**说。“这儿还太近.咱们不能在姓儿停下 来。走吧。好，你瞧你。整条腿都湿了。跨过来，上这边来。”丹 儿又在嗥**n**紘 • ，•：

•在沙秒响着的草丛里，那条小沟显现出来了。那些白骨散 落在黑藤枝的四周。

“好了/戒**P**.说，“你想吼你就只管吼吧。你前面是黑夜和 二十英亩牧场，你吼得再响也不要紧；

**T,P**.在小沟里躺下来，我坐了下来，打量着那些白骨，以前 那些老雕就是在这儿嗦食南茜的.后来慢腾腾、沉旬甸地拍打 着黑黑的翅膀，从沟里飞出来。

我们早先上这儿来的时候，它还在我身上呢，勒淅特说。① 我拿出来给你看这的。体不是也看另的吗。我就是祐在这儿从 区里掏出来给你看的■•- ■/

“你以为老雕会把大姆娣的皮撕碎吗了凯蒂说.②“你瓶 了了

“你是大坏蛋，杰生说。他哭起来了。

“你才是个大浑球呢，凯蒂说。杰生哭着。他两只手插在 兜里。 ——•、

・ .

'杰生长大了准是个大财主。”威尔许说。“他什么时候都攥 紧了钱不松手，

'杰生哭着广

澡你又弄得他叟起来没个完**7V**凯蒂说丁别哭了，杰生.老

①回到,會前”。勒斯特还在找他那个硬币.

®又回到火?**M#**去世那晚.

離又怎多能飞到大携娣的房间里去呢。父亲才不会让它们去呢。 你会让老雕\*给你脱衣服吗。好了，别哭了。” .

杰生收住了哭声。.怫浩尼说那是丧礼。:他说

“谁说的，不是的。”凯蒂说。“是在举行舞会。弗洛尼知道

个屁。他想要你的黄火虫呢，『**Pg ：**给他拿一会儿肥/匚

**，T.P**,把那只装着萤火虫的瓶于递给我。

“我说，要是咱们绕到客厅窗子顾下去,，咱们肯定能瞧见点 什么的。”:飢蒂说』到时候你们就会信我的话了。” -

• 、

“我已经知道了了弗洛尼说。“我用不着去潛了丁

“你快别说丁，弗洛尼建威尔许诜。“妈咪真的要抽你的。” “那你说是什么，凯蒂说。一’-

“反正我知道。”弗洛尼说。

“来吧**J**凯蒂说。'哩**n**绕到屋子前面去』 一

我们动身走了。

“t・e.要他的萤火虫了丁弗洛尼说。

“让他再拿一会儿怕什么，**T.P./**凯蒂说。"我们会还给你 的/ **： • ・,**

“你们.自已从来不逮萤火虫曜弗洛尼说。 •〜

“要是我让你和**T.P.**也去，你让他拿着不疽凯蒂说。

'没人羨照过我和**T.P**.也得听你的指挥了弗洛尼说。

“要是我说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让他拿着不。'凯蒂说..

'那也行侦弗洛尼说。“让他拿着吧**（T,P.O**我们去看肴他们 是停样哭哭席應的。”

“他们不会哭哭啼啼的。"凯蒂说。“我跟你们说了是在举行 舞会。他们是在哭哭啼啼吗，威尔许建

“我们老站在这儿，怎么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呢疽威尔许

c ♦ •

说。

“走吧了凯蒂说。“弗洛尼和**T.P**.可以不用听我的指挥。其 他的人可都得听。你还是把他抱起来吧，威尔许。天擦擦黑 了丁

威尔许抱起了我，我们绕过了厨房的拐角。

我们从屋子拐角朝外看，可以看到马车的灯光从车道上照 射过来**g>T・P**.勢回到地客门口，打开了门。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T・P**.说。有苏打水。我见到过本生 先生两手抱满「了从下面走出来。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T・P.**走过去朝厨房门里张望了一下。迪尔酉说，你鬼头鬼 脑地偷看什么。班吉在哪儿呢。

他就在外面，**T.P**.说。

去看着他吧，迪尔西说。只是别让他进大宅子。

好冽，您齢**T.P**•说。他们开始了吗。

你快去看好那孩孑，别让他进来，迪尔西说。我手上的活忙 不対来邸。•

一条蛇从屋子底下爬了出来。②杰生说他不怕蛇，凯蒂说他 肯定怕,她倒是不怕，威尔许又说，他们俩都怕，凯蒂就说都给我 住嘴,她的口气很象父亲。

你现应可不館嘰起来野,**T.P,**说。⑧你要来点儿这种沙示水 吗。” /

这东西游将我的鼻子和眼睛直痒痒。

你要是不想喝，就给我喝好了，**T・P**.说。行了，拿到了.趁

® 又回到**191**。年凯蒂挙行婚礼的那天，但是却在**BP,**与班吉嗫醉酒之前。一

1. 大姆娣去世那晚**o**
2. 凯蒂結婚那天° '

现在没人管我们，我们不如再拿它一瓶吧。你可别出\*曹。

我们在客厅窗子外面那棵树底下停住脚步。①威尔许把我 放下，让我站在湿湿的草地上。这个地方很冷。所有的窗户里 都亮着灯光■

“大姆娣就在那一冋里面，凯蒂说。“她现在每天每天都生 病。等她病好了，我们就可以出去野餐了。”

'反正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弗洛尼说, 树在沙沙地响，草也在沙沙地响。

“再过去那间就是咱们出麻痺时候睡的地方。”凯蒂说。“你 和**T.P.**是在什么地方出麻疹的呢，弗溶尼；

'也就在我们天天睡觉的地方吧，我想，弗洛尼说。

“他们还没有开始呢疽凯蒂说。

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了，**T.P**.说。②你先站在这儿，让我去把 那只板条将搬辻来，这样我们就能看见窗子里的事了。来，昭们 把这瓶沙示水喝了吧。喝了下去，我肚子里就象有只夜猫子在 咕咕直叫似的。

"我们矚完沙示水,**T・P**,把空瓶子朝花铁格子里推，推到屋子 底下去，接着就走开了。我听得到他们在客厅里发出的声音，我 用双手攀住了 **«oT.P.**在把一只木箱朝我这儿拖来。他跌倒了， 就大笑起来。他躺在地上,对着草丛哈哈大笑。他爬起来，把木 箱拖到窗子底下，他使劲蟀住不笑。

“我怕自己会大嚷大叫起来』**T・P**・说。“你站到木箱上去, 看看他们开始没有，

①大姆娣去世那晚.

③*耽報结嬢邪天.*

“他们还没有开始，因为乐队还没来呢，凯蒂说。①

“他们根本不会要乐队的了弗浴尼说。

■你怎么知道的。"凯蒂说**q ./ •**、

"我自然知道啦。”弗洛尼说。

-“其实你什么莓不知道，凯蒂说,她走到树前。？推我上 去，威尔许：

,“你歸关照过叫你别爬树的。”威尔许说。

\*那是好久以前了。”凯蒂说。“我想连他自己都忘掉了。而 且，他关照过今天晚上由我指择的。他不是说过由我指挥的 吗。” .•

。我不听你孵。”杰空说。涕洛尼和**TP**也不听，

”把我推上去，威尔许。”凯蒂说。

\* “好吧了威尔许说。"以后挨鞭子的可得是你啊。跟我可没 关系了他走过去把凯蒂推到第一个丫极上去。我们都望着她衬 裤上的那滩泥遂。接着我们看不见她了。我们能听见树的抖动 声。

\*杰生先生说过，你要是折断了这棵树的枝条，他可是要抽 你的/威尔许说

，我也要转发她/杰生说。 • ,

•那棵树不再捋动了。我们抬头朝一动不动的枝条上望去。

“你瞧见什么啦侦弗洛尼悄声说。

.我嚥见他會了。②接着我應见凯蒂，头发上插着花儿，披着 条长长的白纱，象闪闪发亮的风丿2凯带凯蒂.

“别出声。”**T・P**.说。“他们会听见你的。快点下来，他把我

1. *从"开始個*想到另一个,开始”。又是大姆歸去旬那晚的愤景。
2. 凯蒂结婚那天。

往下拉。凯蒂。我双手馨住了墙。凯蒂。**T.P.**把我往下拉。

“別出声，他说。“别岀声。快上这丸来疽他使劲拉着我朝 前走,凯蒂。“快别出声.班吉。你想让他们听见你吗。来吧，兩 们再去喝~点沙示水，然后再回来瞧,只要你不吵吵。咱们最好 再喝它一瓶，不然的话咱们俩都会大叫大嚷的。咁们可以说是 丹儿喝的.昆丁先生老说这条狗多么聪明，咱们也可以说它是 一条爱喝沙示水的狗的丁

月光爬到了地窖的台阶上。我们又喝了一些沙示水。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TP**说。“我希望有一只熊从这地 客的门口走进来.你知道我要怎么于吗。我要笔宜地走过去朝 它眼睛里伸上一口唾沫。快把瓶子给我，让我把帰堵上,不然的 活我真的蔓栗出来了； \

**T・P**•倒于下去。他笑了•地客的门和月光都跳了开去■不知 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

““快别嚷嗔；**T・P**,说,他想忍住不笑。“天哪，他仍都要听见 我们的声音了。起来**JT.P.**说。“起来呀，班吉，快点儿。”他浑 身乱打哆嗦，笑个不停,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在月光下，地窖的 台阶直升到小山岗上,**T.P**.在山坡上倒下来,倒在月光里，我跑 出去一头撞在栖栏上,**T・P** .在我后面追,一面喊着'别出声，别出 声二接着他哈險大笑地映进了花丛，我跑着一头撞在木箱上。 可是我正使劲往木箱上爬的时候，木箱跳了开去,打着了我的后 脑勺,我嗓子里发出了一声喊叫。接着又发出了一声，我就干脆 不爬起来了，它又笈出了一声喊叫.于是我哭起来了。**T.P**.来 拉我,我嗓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它不断地发出声音，我都搞不 清自己是不是在哭了，这时**T.P,**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他哈哈 大笑，我的嗓子不断发出声音，这时昆丁用牌賜**T.P**.凯蒂伸出

胳膊来搂住我，她那闪闪发亮的披纱也缰在我的身上，我一点 也闻不到树的香味,于是我就哭起来了。

斑吉，凯蒂说，班吉。①她又伸出胳膊来搂住我，可是我躲了 开去丁你怎么啦,班吉/她说。“是不喜欢这顶帽子吗。'她脱掉 帽子，又凑了过来，可是我躲开了。

“班吉丁她说，“怎么回事啊,班吉。凯蒂干了什么啦』

“他不喜欢你那身臭美的打扮。”杰生说。“你自以为已经长 大了,是吗。你自以为比谁都了不起,是吗。臭美二

' '你给我闭境。”凯蒂说，“你这坏透了的小浑蛋。班吉，

■就因为钦十四岁了，你就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了,是吗， 杰生说。“你自以为很了不起。是吗丁

“别哭了，班吉。”凯蒂说丁你会吵醒妈妈的。别哭了。”

再是我还是又哭又闹，她走开去，我跟着她.她在楼梯上停 住了脚步等我，我也停住了脚步。

,你到底要什么呀，藐吉。"凯蒂说。“吿诉凯蒂吧。她会给 你办到的。你说呀

• “飢丹斯。”母亲说。

•、“哎，姆尸凯蒂说。

' &你干吗惹他。”母亲说“把他带进来，

我们走进母亲的房间，她病了，躺在床上，脑门上盖着一块 布, . ！

'"又是忿女回事啊了母亲说。“班吉明。”

'班吉，凯*籍说。*她又凑过来，可是我又躲开了。

① 班吉因闻不到树香，联想到凯蒂十四岁那年第一次穿大人的装束，爲蓄水 的情景•

，你准是欺侮他了。”母亲说。“你就不能不惹他，让我清帰 一会儿吗。你把盒子给他，完了就请你走开，让他一个人玩会凡。” 凯蒂把盒子拿来，放在地板上，她打开盒子，里面都是星 星。我不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动。我一动，它们乱打哆啄，闪闪发 光。我不哭了.

这时我听见凯蒂走开去的声音，我又哭了。

“班吉明疽母亲说。“过来呀了我走到房门口。“叫你呢，班 吉明了母亲说.

“这又怎么啦。”父亲说。“你要上哪儿去呀，

'把他带到楼下去，找个人管着他点儿，杰生「母亲说。［你 明知我病了，偏偏这样L

我们走出房间，父亲随手把门关上。

他说.

“老*帯****MP***在楼下答应道。

“班吉下楼来了。”父亲说.“你**JST.P.**去吧尸 我走到洗凍间门口。我听得见流水的哗哗声。

"班吉**o^T.P.**在楼下说.

我听得见流水的哗哗声。我用心地听着。

噗吉**/T.P** .在楼下说。

我听着流水声。

我听不见那哗哗声了，接着，凯蒂打开了门・

“你在这儿啊，班吉/她说•她瞧着我，我迎上去，她用胳膊 搂住我。“你又找到凯蒂了，是吗。■她说。“你难道以为凯蒂逃 掉了吗。”凯樁又象树一样香了.

我们走进凯蒂的房间。她在镜子前坐了下来。她停住了手 里的动作，盯着我看.

“怎么啦,班吉。是怎么回事啊建她说。“你千万别哭。凯 蒂不走。你廳这个厂她说。她拿起一只瓶子，拔揮塞子,把瓶子 伸过来放在我鼻子底下。緖的。闻呀。好闻吧。”

我躲开了，我的哭声没有停下来，她手里拿着那只瓶子，瞅 着我。 ，.

“噢**r**她说。她把瓶子放下，走过来搂住我。“原来是为了 这个呀。你想跟凯蒂说，可你说不出来。赫想说，可又说不出，是 吗。当然，凯蒂不再用了。当然，凯蒂不再用了。你等着，让我 穿好衣服了

凯蒂穿好衣服,重新拿起瓶子，我们就下楼走进厨房。

“迪尔西了凯蒂说。“班吉有一样就擞**F**要送给你。”她弯下身 子，把瓶子放在我的手里。“好，你现在给迪尔西吧，凯蒂把我 的手伸出去，迪尔西接过瓶子。

“噢，真了不起了迪尔西说。'我的好宝贝儿居然送给迪尔 西一瓶香水。你倒是瞧呀，罗斯库司，

凯蒂身上象树那样香。“我们自己不爱用香水/凯蒂说。

她象树那样香。

“好了，来吧广迪尔西说。①“你太大了，不应该再跟別人一 块儿睡了。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都十三岁了。•你够大的了， 应该到毛莱舅舅房里去一个人睡了。”迪尔西说。

毛莱奥舅病了。他的眼睛病了，他的瑞也病了。曲威尔许用 托盘把他的晚饭送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

“毛莱说他要用枪打死那个流氓。"父亲说；'我吿诉他，他

® 回到**1908**年班吉单独替毛菜舅舅送情书那天的晚上。

② 当晚前些时候。始特生当时夺泣班吉手中的信，发现毛莱舅舅与自己妻子 的私情后，打了毛薬。这里的•病•，是指,发肿七

若是真的要干，最好事先别在帕特生面前提这件事，父亲喝了 口酒。

“杰生。”母亲说。

■ “开枪打進呀，爸爸。”昆丁说。“毛莱勇舅干吗要开枪打他呀，  
“因为人家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他就受不了。”父亲说。

"杰生丁母亲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会眼看毛莱受伏 击挨枪，却坐在那儿冷笑，

“要是毛莱不让自己落到让人伏击的地步，那不更好吗疽父 亲说. .：^

“开枪打谁呀，父亲。”昆丁说。“毛来舅舅要打谁呀。'

"•不打准/父亲说。“我这儿连一支手枪都没看

母亲哭起来了。“要是你嫌毛莱白吃你的饭，你干吗不僉出 点男子汉气概来.当面去跟他说呢。何必背着他在孩子们面前 讥笑他呢丁

“我当然不嫌弃他厂父亲说。“我喜欢他还来不及呢。他对 我的种族优越感来说是个极有价值的例证。别人若是拿一对好 马来跟我换毛莱，我还不干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昆丁疽 , • ,不知遒，父亲。”昆丁说。

**«Et ego *in* arcadian ,**还有干草在拉丁语里该怎么说我可 忘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说。“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罢了了他喝了一口酒，把玻璃杯放下，走过去把手放在母亲的肩 上•

®这句拉丁语意为:4■我即使到了阿卡狄亚。•阿卡狄亚是古希腊一个地方，后 被喻为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康普生先生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 果他*有好马,*到了阿卡狄亚他还御去找干草来喂马;如果他有了毛莱，就不 必费这份心思了.

“这不是在开玩笑了母亲说。“我娘家的人出身跟你们家完 全是同样高贵的。只不过毛莱的健康状况不大好就是了，

“当然啦。”父亲说。'健康欠佳诚然是所有入的生活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因素。在痛苦中涎生，在疾病中长大，在腐朽中死 去。威尔许。”

“老管，威尔许在我椅子背后说..

“把这细颈玻璃瓶拿去，给我把酒斟满。＞ •

'再去增迪尔西来，让她带班吉明上床去睡觉。”母亲说。

“你是个大孩子了，迪尔西说。①“凯蒂已经不爱跟你睡一 张床了。好了，别吵了，快点睡吧。”房间看不见了，可是我没有 停住哭喊，接着房间又显现出来了，迪尔西走回来坐在床边，看 着我.

“你做一个季孩子，不要吵闹.好不好。”迪尔西说你不 肯.是不是。那你等我一会儿；

她走开去了。门洞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接着,凯蒂出 现了. - /

“别哭晦了凯蒂说。“我来了。”

我收住了声音，迪尔西把被单掀开，凯蒂钻到被单和毯子当 中去。她没有脱掉睡袍。

'好啦**J**她说.“我这不是来了吗。”迪尔西拿来一条毯子， 盖在她身上,又给她掖好。

“他一会儿就会睡着的/迪尔西说.〃你房间里的灯我让它 亮着。”

,好的，凯蒂说**Q**她把头挤到枕头上我的脑袋旁边来。“晩

①当晚后来的事.

安，迪尔西，，• " ,

“晚安，宝贝丿**L**。”迪尔西说。房间变黑了，凯带身上有树的

我们抬起头,朝她待着的树上望去。①

-'她瞧见什勾虬威尔许了弗洛尼情没声儿地说•

'嘘——丁凱蒂在树上说。这时迪尔西说了，

' ,原来你睥这儿。”她绕过屋角走过来。“你们干吗不听你 们爸爸的话，上機去睡觉,偏偏要■着我溜出来。凯蒂和昆丁在 哪儿了

\*. “我**IRIfc**说跻耍爬那棵树的嘛.”杰生说•.“我要去吿发 她宀

'谁在哪棵树上丁迪尔西说。她走■过来朝树上张望入“飢 就渔尔西说•射枝又**JT**新播晃起来。.

“是你啊,小魔鬼，迪尔西说.“快给我下来**on -** ■-：.-； 凱蒂说.\*你不知道父亲说了要安静吗：她的双腿出 现了，迪尔西伸出手去把她从树上抱了下来.

；.、怎么这样没脳子，.让他们到这儿来玩呢/迪尔西说。 二二•，我可僚不了她。”威尔许说。― ^

“你们都在这儿于什么/迪尔西说.“谁叫你们到屋子前面 ,来的**m\***

**:…**'是她.'界洛尼说。•她叫我们来的，• ...

“谁吿诉你们她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听的：迪尔西说。“快 给我家去•”弗洛尼和**T. P**,走开去了•.他们刚走没几步我们就 肴不见他们了。

①又回到大去址那飓厂£

“深更半夜还跑到这儿来。”迪尔西说。她把我抱起来，我们 朝厨房圭去:

“瞒着我溜出来玩了迪尔西说。'你们明明知道已经过了弥 们该睡觉的时候。” \*

“嘘一L,'迪尔西了凯蒂说.〃说话别这么粗声太气。咱们 得安静了 ，「 -：'.：•

**I**』**Z**弥宪巒我团上境安静安静了齢西说、“昆丁在哪儿了 嘎咔气死了广因为今天晚上施得听我指第”凯蒂说。"他 还拿着**T・P**・的萤火虫瓶子呢，

•“我瀬**0P** .没这只瓶子也不打紧；■尔履说**"I**吹许，你去 找找昆丁。罗斯库司说看见他朝牲口棚那边走去丁建威尔连走 ,开了，我饰木塊他了 •、 < 、’ .：

“他们在里面也没干什么。"飢蒂说。“光是坐在椅子里你赚 着我我瞧着侏」 …**U** “、「•二宀

:,'他的獭蝸的事是不用你们这些小家伙帮忙的；,迪尔西 说。我们绕到厨房辯面，.’一 .二、-二**-—2，**二"：

。-你舞松**I**夏\*摩几呢涕•斯样，诜“①你又想**19**那边去瞧他们 打球吗。我们巳经在那边找泣了。'对了。你等一会兀盘.你就在 丞元等整潔藤娑本那只球。我有主意了…：上..；".、•，'• 厨房里很黑。②衬着天空的那些树也很黑.丹儿摇播擄摆 地从台阶下面走出来•靖了晴我的脚脖孑，我绕到厨房后面，那 **Jh**有月靠芯丹儿拖着歩子跟过来，来到月光下。..

•>-:馈舌**K・P**滩屋予星说。：-•'•「....・ ..

1. 回到緒前七 .
2. 班吉回想到**1906**年的一个晚上，波自走由屋去的倩景.

客庁出子下稣那棵开花的树并不黑，但那些浓密的树是黑 的。我的影子在草上滑过，月光底下的草发出了沙沙声。

。喂，班吉/ **T. P.**在屋子里说。'你藏在哪儿。你溜出去 了。我知道的， ’•‘

勒斯特回来了。①等一等九他说.上这迪来。别到那边去。 昆丁小蛆和她的男朋友在那儿的秋千架上呢。你从这边走。回 •来牙，班吉.• ； •・

树底下很黑。②丹儿不愿过来。它留在月光底下.这时我 看见了那架秋千,我哭起来了。、

快打那边回来，班吉，勒斯特说。③你知道昆丁小俎要发火 曲。- " ： ? 、

，二：这时秋车架上有两个人，接着只有一个了。④凯蒂急急地走 过来，在黑路中是白蒙蒙的一片。••、・

“班吉。”她说,“你怎么溜出来的.威尔许在麝儿了 •

她用胳膊授住我，我不吱声了，我搜住她的衣服，想把她拉 走・ ，

'怎么險;班言。”她说,“这是怎么回轧**T.p.o«**她喊道.

: 坐在秋乎架上的那人站起来走了过来，我哭着，使劲拽飢蒂 的衣服。 、

"“班吉/凯蒂说。“那不过是査利野.你不认得赍利吗。。

“肴管他的那个黑小子呢。”査利说。“他们于吗让他到处乱 跑，

'①。当的七

-②】印**0**年的那个晚上.

& ■普前**……**

**④i»oe**年的那个晚上&

'别哭，麥吉，凯蒂说。•你走开,査利。他不喜欢你/査利 走开去了，我枚住了哭*声.*、我拉着凯蒂的衣褚。

“怎勾膛，.斑吉疽凯蒂说。-你就不让我呆在这儿跟査利说 几句话吗疽

••卢把那黑小子叫来。”査利说繭又走过来了。我哭得更响了, 使劲拉佳凯希的衣裙。

“你走开,査利』凯蒂说。査利过来把两只手放在凯蒂身上, •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哭声更响了。-

“别，别；凯蒂说。&别。别速样疽’•

• • &他又不会说话，査利说。。凯蒂。” . ；，

“你疯了吗/凯蒂说。她呼吸急促起来了。“他看得见的“ 别攻样。.别这样癖建凯蒂挣扎着。他们两人呼吸都急促起来 了。“求求你。求求你疽凯蒂悄声说；

“把他支开去丁査利说

・.•"我会鯨L鼠蒂说..'你放开我.

“你把不把他支开。"査利说。

・. . &我会的。顶蒂说『“你放开我；査利走开去了。“别哭。” 凯蒂说.“他走了了我停住了哭声.我听得见她的呼吸,感到她 的胸脯在一起一伏.

・“我餐先把他送回家去丁她说。\*拉住我的手「“我就回 来。我情声说、.^

“等一等疽査利说。■叫黑小子来曜

“不。”凯蒂说。“我就回来。走吧，班吉。”

■凯蒂疽査利悄声说，气儿出的很粗。我们继续往前走。 ■你还是回来吧。你回来不回来。”凯蒂和我在小跑了。"凯蒂。” 査利说。我们蹈到月光里,朝厨房跑去。.

1■凯蒂。”査利说。

凯蒂和我跑着。我们蹈上厨房台阶，来到后廊上，凯蒂在黑 暗中跪了下来，搂住了我。我能听见她的出气声,能感到她胸脯 的起伏。“我不会了。”她说。“我永话也不会再那样了。班吉。班 吉：接着她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们两人抱在一起。“别哭了 L 她说。“别哭了。我不会再那样了厂于是我收住哭声，凯蒂站起身 来，我们走进厨房，开亮了灯，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 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凯蒂象村一样的香。

我没一遍遍地关照你别上那边去吗，勒斯特说。①他们怒匆 匆地在秋千座上坐起来。昆丁伸出双手去理头发。那个男的系 着一条红领带.

你这疯傻子，昆丁说。我要告诉迪尔西，你让他到处跟踪 我。我要叫她狠很地抽你一大顿。

'我也管不住他呀；勒斯特说丁回这儿来，班吉。”

'不，你是管得住的。\*昆丁说。“你只是不想管就是了。你们 俩都臾头鬼脑地来剌探我的行动。是不是外婆派你们上这儿来 监视我的疽她从秋千架上跳下来/如果你不马上把他带走，再 也不止他回来，我可要叫杰生用鞭子抽你了了

“我真的管不住他/勒斯特说。。你以为管得住你倒试试看了 “你给我闭璟。”昆丁说。**4**你到底把不把他带走/

'唉，让他待在这儿吧，那个男的说。他打着一条红领带。 太阳晒在那上面红艳艳的。緒你瞧这个，杰克②了他划亮了一根 火柴，放进自己嘴里。接着又把火柴取出来。火柴仍然亮着疽你 想试一试吗/他说。我走了过去。“你张大嘴』他说。我把瑞

1. 又回到'当前\这里的昆丁是小昆丁。
2. 对不知漑名字的人一种帯轻瓠性的称呼.

张大。昆丁一扬手，把火柴打飞了。

“你真浑。”昆丁说。“你想惹他哭吗。你不知道他会吼上一 螯天的吗。我要去跟迪尔西说你不好好管班吉。”她跑开去了。

“回来，小妞，他说”嗨。快回来呀。我不作弄他就是了疽 昆丁朝大宅子跑去。她已经绕过厨房了。

“你在捣乱，杰克。”他说/是不是这样啊了

“他听不備你的话，勒斯特说。“他又聋又哑了

“是吗。”他说丁他这样子有多久啦了

“到今天正好是三十三年。”勒斯特说。"生下来就是傻于。 你是戏来子里的人吗，

“怎么啦。”他说。

“我好象以前没有见过你。”勒斯特说。

'嗯，那又怎么样，他说。

'没什么。”勒斯特说。,我今儿晚上要去看演出•”

他唳了席我。

“你不是拉锯奏出曲子来的那个人吧，是不是。”勒斯特说。

'花两毛五买一张门票，.你就知道了。”他说。他瞧了瞧我。 &他们干吗不把他关起来。”他说。“你把他领到外面来干什么。” '-'你这话不要跟我说/勒斯特说。“我是一点儿也管不着他 的。我不过是来找丢掉的一只锹子儿的，找到了今天晚上才能 去看演出**Q**、看样子我是去不成的了。”勒斯特在地上找着。“你身 上没有多余的燃子儿吧，是吗。”勒斯特说。

&没有他说。“我可没有。”

“那我看我只好想法找到那只说子儿了 /勒斯特说。他把 手伸进到自己的兜里。“你也不想买只髙尔夫球吧，是吗：勒斯 特说。

［什么样的球。”他说。

“高尔夫球。”勒斯特说，'我多了不要，只要两角五分了

“有啥用呢，他说。“我要它有什么用了

"我琢磨你也不会要的。”勒斯特说。“咱们走吧，蠢驴。”他 说。**4**上这边来聽他们打球吧。拿去。给你这个,你可以拿来跟 吉姆生草~起玩了勒斯特把那东西捡了起来，递给了我。那东 西亮光光的。

“你在哪儿找到的。”他说。他那根在太阳光底下红艳艳的 领带一点点的挨近我们。

“就在这丛矮树底下找到的。”勒斯特说"我一时之间还以 为是我丢失的那只锄子儿呢。”

他走过来把那东西拿过去。

,别叫/勒斯特说。“他看完就会还给你的，

“艾格尼斯•梅比尔•贝基。①”他说,眼睛朝大房子那边看 去。•——

“别暖嚷，勒斯特说。“他肯定会还给你的了

他把那东西给我，我就不叫了。「

“昨无晚上什么人来看过她。”他说。

“我可不知道，勒斯特说。“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她可以从那 棵树上爬下来的。我可不爱打听别人的秘密建.

“他们当中的一个倒是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了。”他说。他朝 大房子看去。接着他走开去，在秋千座上躺了下来。'走吧丁他

①这是二十年代美国通用的一种避孕工具的牌子。勒斯特在地上见到装避 -,孕工具的铁皮盒子，摂起来给班言玩。那个打红领带的人见到后心中明 白小馬丁另外还有情人.

说。“别来跟我捣乱了丁

&快走吧。”勒斯特说。“你闯祸了。昆丁小姐肯定已经在迪 尔西面前吿过你的状了。”

我们来到揖栏边，透过盘绕的花枝朝外面张望。勒斯特在 草丛里我东西.

“我在这儿的时候钱还在身上呢.。他说。我看见那面小旗在 扑闪，太阳斜斜地落在宽竭的草地上.

“一会儿他们①就会来的，勒斯特说。“来过几个了,可是又 走了。你过来帮我找呀，

我们浩着栅栏往前走。

“别闹了。”勒斯特说。“他们不来，我又有什么法子让他们来 呢。等一会儿。过一分钟就会来的。瞧那边.可不是来了吗。” 我顺着栅栏一宜走到大铁门那儿.背书包的姑娘们总打这 儿经过。“喂，班吉，勒斯特说。“你回这边来呀了

你从大门里往外瞧有什么用啊,**T.P.**说。②凯帯小姐早就不 知上瞰儿去了。嫁了人了，离开你了。你拽着门哭哭喊喊是一 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她可听不见你。

他想要什么呀,**T.P.，**母亲说.你就不能陪他玩让他安静些 吗。

他想到门口去寿大门外面，**T.P**.说。

哦，那可不行.母束说。在下甬呢。你只有好好陪他玩，让 他不要少。你乖点儿，斑吉明。

1. 指打髙尔夫球的人。
2. 班吉从勒斯特说的打球的会来联想到大轶门外路过的女学生，所以一直走 到那里，想起了血。年**6**月（凯希結婚后不久）在大株门曰的情耻

根本没法儿让他安静，**T,P.**说。他以为只芟他到大门” 去，■蒂小姐就会回来的。

胡说八道，母亲说。

我听见她们在说话。我走出屋门，就听不见了，我一直走 到大铁门，姑娘们背着书包打这儿走过去。她们看了看我，把头 扭开去，走得更快了。我想说话，可是她们只管往前走，我就沿 着栅栏跟着她们，想说话，可是她们走得更快了。接着她们跑 起来了，我走到棚栏拐弯处，没法往前走了。我拽住栅栏，眼看 她们走远，我想说话。

“你呀，班吉。” **T・P**.说』你溜了出来想干什么。你不知道 迪尔西会抽你一顿的吗了

“你这样做有什么用，隔着栅栏朝她们哼哼却唧，螂嘟哝 哝，**T.P.**说力你把这些小女孩都吓坏了。你撇瞧，她们都打马 路对面走了

他怎么出去的，父亲说。①你进院子时没插上门吧，杰生。

怎么会呢.杰生说°我怎么会这么马虎呢。您以为我愿意 出这样的事吗。电们家的名声巳经够糟糕的了，老天爷呀。这 话我早就该跟您说了。我看这一夹您该把他送到杰克遡去了吧。 要不柏吉斯太太真要开枪打死他了。

别说了，父亲说。

这话我早就该跟您说了，杰生说。

我手碰上大铁门，它是开着的，我就在暮色里拽住了门。②

1. 后来，**1910**年**6**月**2**日以后的某一天，班吉溜出大门去追逐女李生。下面 写这件事发生后康普生先生与杰生的对话。杰克逊是密西西比州的首府, 该处设有州立精神病院。柏吉斯太太是该女学生的母亲。
2. 他回想到当初追逐女学生的情或，时序上先于上一段文字所叙述的内容。

我没有戚，我使劲不让自己哭，看着小姑娘们在*暮色里*走过来。 我没有戚。

“他在那儿呢，

她们停住了脚步。

“他走不出来。反正他是不会伤害人的。走过去吧丁

“我不敢走过去。我不敢。我想到马路对面去了

“他出不来的。”

.我没有喊。

“别象一只胆小的猫儿似的**6**走过去呀疽

她们在暮色里朝前走。我没有賊，我拽紧了门。她们走得 很慢。

“我書伯，

“他不会伤害你的。我每天都打这儿走。他光是顺着橱栏 跟着走。”

她们走过来了。我拉开铁门，她们停了步，把身子转过来。我 想说话，我一把抓住了她,想说话，可是她尖声大叫起来,我一个 劲儿地想说话想说话，①这时明亮的形影开始看不清了，我想爬 出来。我想把它从面前拂走，可是那些明亮的形影又看不清了。 他们朝山上走去,朝山坡往下落的地方走去，我想喊他们。可是 我吸进了气，却吐不出气，发不出声音，我一心想不让自己掉到 山下去，却偏偏从山上摔下来，落进明亮的，打着旋的形影中去。

喂，優孑,勒斯擀说。②来了几个人了。快别嘲嘟哝哝、哼哼

1. 接着班吉被女学生的父亲柏吉斯先生用鶴栏桩子打昏.后来又被送进医 院进行去势手术,下面一段便是写班吉在手术台上的印象。
2. 回到"当前\

起来，还给了我”得再给你搞一支了。这一支已经快给你寿薦儿 了丁我们站在栅栏前看着他们.

“那个白人可不好对付啊了勒斯特说。“你看见他把我的球 抢去了吧疽他们朝前走。我们也顺着栅栏朝前走。我们来到花园 里，再也走不过去了。我拽住了栅栏，从花枝间看过去•他们不 见了。

“现在你没什么可哼哼卿唧的了吧。”勒斯特说。“快别吱声 了.该唉声叹气的是我，而不是你。拿去。你干吗不拿好你的 草呢。一会儿又要因为没了它大哭大闹了疽他把一支花给我。 “你又往哪儿跑；

我们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影子比我们先碰到树。我的影子 第1个到。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到了，然后影子又离开了树。瓶 子里有一支花。我把另外一支也插进去。

"你早就是个大人了。”勒斯特说。“还玩这种往瓶子插两支 草的游戏。你知道:卡罗琳小姐一死他们会把你怎么样吗。他们 要把你送到杰克逊去，那儿本来就是你该待的地方。杰生先生 这样说的。到了那边,你就能跟一大帮傻子白痴待在一起，整天 拽君铁栅栏不放,爱怎么哼哼就怎么哼哼了。怎么样，你喜欢过 这种日子吗；

勒斯特一挥手把花儿打飞了。“在杰克逊,只要你一叫唤,他 们就这样对付你。”

我想把花儿捡起来。勒斯特先捡走了，花儿不知到哪儿去 **T.**我哭了起来。

“哭呀了勒斯特说L你倒是哭呀。你得有个因头哭**a**好吧， 给你个因头。凯蒂。”他悄声说。“凯蒂。你哭呀。凯蒂。”

“勒斯特。”迪尔西在厨房里喊道。

花儿又回来了。

"快别哭了勒斯特说：哪，这不是吗。瞧。这不是跟方才一 样.好好的在瓶子里吗。行了，别哭了

“嗨，勒斯特。”迪尔西说。

“暧，您哪。”勒斯特说丁我们来了。你太捣乱了。起来。”他 扯了扯我的胳膊，我爬了起来。我们走出树丛，我们的影子不见 了。

“别哭了疽勒斯特说丁瞧，大家都在看你了。别哭了

“你把他带过来。〃迪尔西说。她走下台阶。

“你又把他怎么的啦，她说。

“一点也没招惹他盼，勒斯特说。“他无缘无故就哭喊起来 了，、

“你就是招惹他了。”迪尔西说。“你准是欺侮他了。你们刚才 在哪儿疽

“就在那边的那些晳松下面。”勒斯特说。

"你把小昆丁都惹火了。”迪尔西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开去, 离她远点儿吗.你不知道她不喜欢班吉在她左近吗

“我为他花了多少时间疽勒斯特说。“他又不是我的舅舅。”

'你敢跟我顶嘴,臭小子/迪尔西说。

“我根本没惹他了勒斯特说。“他在那儿玩得好好的,忽然之 间就又**r**哭又喊的了L

“你碰他的'坟地'© 了没有曜迪尔西说。

“我没碰他的'坟地'呀。”勒斯特说。

“别跟我撒说，小子。”迪尔西说。我们走上台阶，走进厨房。

1. 指班吉的玩具:放在后院树丛下的地里的一只痼子,内播两支草。

迪尔西打开炉门，拉过1把椅子放在炉火前,让我坐下来。我不 哭了。

你干吗要惹她①生气呢，迪尔西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开去吗。 他不过是在那凡鹽火，凯帯说。母亲正在告诉他，他的新名 儿是什么。、.我们根本没想惹她生气奪。

我知道你桑&有这样的意思，迪尔西说。他在屋子里的这 一头，她在另外一头。好，我的东西你们一点也不要动。我走开 的时候你们可什么都别动啊。

“你不害臊吗。”迪尔西说。②“这样作弄他。”她把那只蛋糕 放在桌子上。

“我没作弄他疽勒斯特说。“他前一分钟还在玩那只装满了 狗尾巴草的瓶子，马上就突然又是哭又是叫的了.这您也是听 见的，

“你没有动他的花儿吗，迪尔西说。

“我没碰他的'坟地'啊。”勒斯特说。“我要他的破烂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在找我的軸子儿了

"你丢了，是吗建迪尔西说。她点亮了蛋糕上插着的蜡烛。有 些是小蜡烛.有些是大靖烛，靖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我早 就跟你说过要把它穢好。这会儿我看你又得让我跟弗洛尼去要 了吧。”...

“反正我要去看演出,不管有没有班吉'。”勒斯特说。“我不能 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跟在他屁股后面丁

① 回想到**1900**年**11**月康普生太太把小儿子的名字从毛莱改为班吉明那一 天的事。这儿的,她”指康普生太太。

“他要干什么，你就得顺着他，你这黑小子。”迪尔西说。“你 听见我的话没有，

“我不是一直在这么干吗，勒斯特说。“他要什么，我不老是 顺着他的吗。是不是这样，班吉。”'

“那你就照样干下去了迪尔西说。“他大吵大闹，你还把他 带到屋里来，惹得小昆丁也生了气。现在你们趁杰生还没回来, 快把蛋糕吃了吧。我不想让他为了一只蛋糕对着我又是跳又 是叫，这蛋糕还是我自个儿掏腰包买的呢。我要是在这厨房里烘 1只蛋糕，他还要一只一只的点着数鸡蛋呢。你现在可得留点 神，别再惹他了，不然你今儿晚上休想去看演出丁、

迪尔西走了。

“你不会吹蜡烛。第勒斯特说。“瞧我来把它们吹灭了他身子 往前靠，胀鼓了脸颊。蜡烛都灭了。我哭了丁别哭，勒斯特说。 “来。你瞧这炉火，我来切蛋糕

我能听见时钟的嚙嗒声.我能听见站在我背后的凯蒂的出 气声，我能听见屋顶上的声音。①凯蒂说，还在下雨。我讨厌下 南。我讨厌适一切。接着她把头垂在我的膝盖上，哭了起来，她 搂住我，我也哭了起来。接着我又看着炉火，那些明亮、滑溜的形 体都不见了。我能听见时钟、屋顶和凯蒂的声音。

我吃了几口蛋糕。②勒斯特的手伸过来又拿走了一块。我 能听见他吃东西的声音。我看着炉火。

一根长长的铁丝掠过我的肩头。它一直伸到炉门口，接着 炉火就看不见了。我哭了起来。

1. 班吉改名那天。
2. ,当前'

"你又叫个什么劲儿。”勒斯特说丁你瞧呀了那炉火又出现 了。我也就不哭了丁你就不能象姥姥关照的那样，老老实实坐 着，看着炉火，安静一些鸣曜勒斯特说疽你真该为自己感到害 臊。哪。再拿点蛋糕去，

“你又把他怎么啦了迪尔西说广你就不能让他安生一会儿 吗L

“我正是在让他别哭，不让他吵醒卡罗琳小姐呢疽勒斯特 说。“不知怎么的他又觉得不自在了了

“我可知道堆让他不自在疽迪尔西说建等威尔许回家，我要 让他拿棍子来抽你。你这是在讨打。你一整天都不老实。你是 不是带他到小河沟去了。”

“没有啊，勒斯特说。'我们就照您吩咐的那样，整天都在 这儿院子里玩，

他的手伸过来，还想拿一块蛋糕。迪尔酉打他的手。“还拿, 瞧我用这莱刀把你爪子剁掉了迪尔西说.“他肯定连一块也没 吃着；

“他吃了。”勒斯特说。“他已经比我多吃一倍了。您问他是 不是吃了』

“你再伸手试试看。'迪尔西说L你倒试试看了

一点不错，迪尔西说。①我看下一个就该轮到我哭了。我 者毛莱也准愿意让我为他哭一会儿的。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凯蒂说。

这算是哪档子事呢，迪尔西说。他生下来时候起的名儿还没 有用坏，是不是啊。

®改名那一天。

班吉明是《圣经》里的名字①，凯宥说。对他来说，这个名字 要比毛乘好。

这算是郅档子事呢，迪尔，说.

母亲是这样说的，凯蒂说。

中，迪尔西说。换个名儿可帮不了他的忙。但也不会让他 更倒楣。有些人运气一不好，就赶紧换个名儿。我的名字在我 记事前就是迪尔西，等人家不记縛有我这个人了，我还是叫迪尔 西。

既然人家都不记得你了 .迪尔西，又低么会知道你叫迪尔西 尼♦凯蒂说。

那本大书上会写着的，宝贝儿，迪久西说。写得清清楚楚 的。

你认识字吗，凯蒂说。

我用不着认识字，迪尔西说。人家会念给我听的。我只要 说一句，我在这儿哪。这就有了。

那根长铁丝掠过我的肩膀，炉火不见了。②我又哭了。

迪尔西和勒斯特打起来了。

“这回可让我看见了疽迪尔西说：哦嘀，我可看见你了疽她 把勒斯特从屋角里拖出来，使劲摇晃他。“没干什么事招惹他，是 不是啊。你就等着你爹回来吧。但愿我跟过去一样年轻，那我 就能把你治得光刺下半条命了。我一定要把你锁进地窖，不让 你今天晚上去肴演出。我一定要这样干，

1. 据《圣经•创世记》，班吉明（旧译,便雅悯勺是雅各的小儿子，西俗常将最 受宠的小儿子称为“班吉明、
2. 悟前'• ..

“噢，姥姥，勒斯特说。“噢，姥姥：

我把手伸到刚才还有火的地方去。

。拉住他。”迪尔西说。“把他拉回来。°

我的手猛的蹦了回来，我把手放进嘴里，迪尔西1把抱住 了我。我透过自己的尖叫声还能听到时钟的滴嗒声。迪尔西把 手伸过去，在勒斯特胸袋上打了一下。我的声音叫得1下比一 下响。

“去拿碱来了迪尔西说。她把我的手从我嘴巴里拉出来。这 时我的喊声更加响了.我想把手放回嘴里去，可是迪尔西握紧 了不放。我威得更响了。她洒了一些碱末在我的手上。

'到食品间去■从挂在钉子上的抹布上撕一条下来疽她说。 “别戚了,得了。你不想再让你妈发病吧,是吗。好，你瞧炉火 吧。迪尔西一分钟里就让你的手不疼。•你瞧炉火呀。”她打开了 炉门。我瞧着炉火，可是我的手还疼，因此我没有停住喊叫。我 还想把手塞进嘴里，可是迪尔西握得紧紧的不放。

她把布条等在我的手上。母亲说，

“这又是怎么的啦。连我生病也不让我安生。家里有两个 成年黑人瀬着他，还要我爬起床下楼来管他吗。”

“他这会儿汶事了。”迪尔西说丁他马上就会不嘘的。他不， 过是稍稍烫了一下手。”

:家里有两个这么老大的黑人，还非得让他到屋子里来大吵 大闹了母亲说你们明知道我病了，•就存心招惹他。”她走过来 站在我身边丁别哭了了她说。,马上给我住嘴。这个蛋糕是你给 他吃的吗

“是我买的/迪尔西说/这可不是从杰生的伙食账里开支 的。是我给他过生日吃的：

**6**你是要用这种店里买来的蹩脚货毒死他吗，母亲说。“这 就是你存心要干的事。我连一分钟的太平日子都没法过，

“您回楼上躺着去吧。”迪尔西说。"我1分钟就能让他止住 痛，他就不会哭了。行了，您走吧

'把他留在这儿，好让你们再变着法儿折磨他，母亲说。“有 他在这儿又吼又叫，我在楼上又怎么能躺得住呢。班吉明。马 上给我停住，

“他没地方去。”迪尔西说咱们可不跟以前那样有那么多 房间。他又不能老待在院子里让所有的街坊都看他哭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说：这都是我不好。我反正快要不 在人世了，我一走你们和杰生日子都会好过了，她哭起来了。

"您也快别吳了。”迪尔西说。“这样下去又诙病倒了.您回 楼上去吧・勒斯特这就带他到书房里去，好让我把他的晚饭做 出来，

迪尔西陪着母亲走出去了。

“住墉。”勒斯特说。“你给我住嘴.你想要我把你另外一只 手也烫一下吗.你根本不痛.别哭了。”

,给你这个』迪尔西说。"好了，快别哭了了她递给我那只 拖鮭①，我就停住了哭声。“带他到书房去吧，”她说丁要是再听 见他哭，我就自己来抽烂你的皮，

我们走进书房。勒斯特开亮了灯・几扇窗户变黑了，墙上 高处显出一滩黑影，我走过去摸摸它.它象一扇门，只不过它不 是门。

在我背后，炉火升了起来，我走到炉火前，在地板上坐了下

① 这是凯蒂穿过的一只旧指職，它能给班吉帯来安慰•・ 来，手里拿着那只拖鞋。火头升得更高了・它照亮了母亲坐椅 上的垫子。

“别嚷嚷了。”勒斯特说。“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我在这 儿给你生起了火，你连看也不看一眼。”

你的名字是班吉。①凯蒂说。你听见了吗。雍吉。班吉。

别这样叫他②，母亲说。你把他领到这边来。

凯蒂把手插在我胳放窝底下，抱我起来。

起来，毛一我是说，班吉，她说。

你不用抱他嚥，母亲说。你不会把他领过来吗。你连这么 简单的事都不明白吗。

我抱得动他的，凯蒂说。“让我抱他上楼吧，迪尔西疽③

“你走吧，小不点儿丁迪尔西说。“你自己还只有一点点大， 连只跳蚤都拖不疝呢。你走吧，安安静静的•就跟杰生先生④吩 咐的那样：

楼梯顶上有一点灯光。父亲站在那儿，只穿着衬衫。他那 副模样就象是在说“别出声二凯蒂悄声说，

“母亲病了吗，

威尔许,把我放下，我们走进母亲的房间。⑤屋子里生着火。 火在四面墙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镜子里也有一堆火。我総闻 到生病的气味。那是毋亲头上搁着的一块叠起来的布上发出来 的。她的关发散开在枕头上。火光达不到那儿，可是照完了她

1. 回到改名那夭。
2. 康普生太太不赞成用班吉明的小名'班言'来叫他e
3. 回到大懈娣去世那晚。
4. 指東普生先生。

@改名那天。

的手，那几只戒指一跳一跳地在闪闪发光・

“来，去跟母亲说声晚安。”凯蒂说。我们来到床前。火从镜 子里走出去了,父亲从床上站起来，抱我起来，母亲伸手按在我 头上.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母亲说.他的眼睛闭着.

“七点差十分。”父亲说.

“现在让他去睡还太早了点。”母亲说。“天不亮他就会醒 来的,再象今天这样过一天，我真要受不了啦，

“又来了，又来了疽父亲说。他拍拍母亲的脸颊。

“我知道我对你只不过是一个负担。”母亲说。“不过我也快 要走了。到时候我再也不会拖累你了了

“别说了了父亲说。'我带他到楼下去玩一会儿/他把我抱 起来• “来吧.老伙计。咱们下楼去玩一会儿。昆丁正在做功 深，咱们得轻一点儿，

凯蒂走上前去，把头低倒在床上.母亲的手进到火光里来 了，她那几只戒指在凯蒂的背上跳跃.

母亲病了■父亲说。①迪尔西会带你们上床去睡的。昆丁在 哪儿虬

咸然许找他去了 .迪尔西说.

父亲站在那儿，瞧着我们走过去，②我们能听到母亲在她卧 房里发出的声音。凯蒂说：嘘疽杰生还在上楼.他两只手插在 裤兜里。 .

“你们今天晚上都得乖些。”父亲说。“要安静些，不要惊吵

1. 大姆娣去世那晚。
2. 改名丹味.

妈妈。” 。

'我们1定不吵了凯蒂说。。杰生，现在你可得安静些了了 她说。我们踮起了脚。 •、•

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我也能看见镜子里的火光。凯 蒂又把我抱了鬆来**Q**

'好，来吧。”她说。“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到炉火边来的。*好,* 别哭了。”

“凯丹斯。”母亲说。

\*别哭，班吉疽凯蒂说。“母亲要你过去一会儿。你**5?**乖点 儿。马上就可以回来的.班吉，

凯蒂把我放了下来，我不哭了。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妈妈。等他不要着火了，您再吿诉他 好了，

“凯丹斯丁母亲说.凯蒂弯下身子把我抱了起来。我们跌 跌撞撞的。“凯丹斯/母亲说.

“别哭。”凯蒂说.“你还是可以看到火的。别哭呀/

“把他带到这边来了母亲说他太大，你抱不动了。你不 能再抱他了。这样会影响你的脊背的。咱们这种人家的女子一 向是为自己挺直的体态感到骄傲的.你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跟 洗衣婆子一样吗了

“他还不算太重了凯蒂说。“我抱得訪的/

“反正我不要别人抱他，母亲说。“都五岁了。不,。不。别 放在我膝上.让他站直了建

"只要您抱住他，他就会不哭的疽凯蒂说,“别哭了建她说。 "你一会儿就可以回去的。哪.这是你的垫子。瞧呀，

\*别这样，凯丹斯建母亲说。

“只要让他看见垫子，他就会不哭的。”凯蒂说。“您欠起点儿 身子,让我把垫子抽出来。哪,班吉。瞧呀疽

我瞧着垫子，就住了声。 、

“你也太迁就他了，母亲说。“你跟你父亲都是这样的。你 们不明白到头来吃茸头的还是我。大姆娣把小杰生惯成那样, 足足花了两年才把他的坏习惯改过来，我身体不好，再要叫我教 好班吉明精力是不够的了

“您不用为他操心。”凯蒂说/我喜欢照顾他。是不是啊，班 吉。” ， •

“凯丹斯疽母亲说。“我早就吿诉过你不要这样叫他。你父 亲一定要用那个愚蠢的小名叫你，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我可不 允许人家用小名叫他。叫小名顶顶脩气了。只有下等人才用小 名。班吉明。”她说。

• • ■ •

“你看着我呀疽母亲说.

“班吉明疽她说,她用双手托住我的脸，把我的脸转过来对 着她的脸。 •

“班吉明丁她说。“把那只垫子拿走，凯丹斯了 •

“他会哭的了凯蒂说**3**

“把那只垫子拿恚，照我吩咐的做了母亲说。“他必须学会 要听大人的话」 **；7**

那只垫子拿走了.

——"不要哭，班吉，凯蒂说.- \ …

“你上那边去给我坐下来建母亲说剪吉明。”她把我的脸 托住，对准她的脸. \

"别这样了她说.、别这样。' .

可是我没有住声，母亲就搂住我哭了起来,我:也哭着。接着

*71*

. • •

垫子回来了，凯蒂把它举在母亲的头上。她把母亲拉回到椅子 里去，母亲仰靠在红黄两色的椅垫上哭着。

“別哭啦，妈妈，凯蒂说。“您回楼上去躺着,养您的病去。 我去叫迪尔西来。”她把我带到炉火前，我瞧着那些明亮,滑溜的 形体.我能听见火的声音和屋顶上的声音。

父亲把我抱了起来。①他身上有1股雨的气味。

“嗨，班吉。”他说。“你今天乖不乖啊疽

凯蒂跟小杰生在镜子里打了起来e

'你怎么啦，凯蒂。”父亲说。

他们还在打。杰生哭起来了。

'凯蒂，父亲说。杰生在呜呜的哭。他不打了，可是我们可 以看见凯蒂还在镜子里打，于是父亲把我放下，走到镜子里去， 也打起来了。他把凯蒂举了起来。凯蒂还在乱打。杰生赖在地 上哭。他手里拿着剪刀。父亲拉住了凯蒂。

“他把班吉所有的纸娃娃都给钗了 凯蒂说。“我也要較破 他的肚子，

“凯幷斯。”父亲说。

“我要钗。”凯蒂说。“我要絞嘛，她在挣扎。父亲抱住了她。 她用脚踢杰生。杰生滚到角落里去，离开了镜子。父亲把凯蒂 抱到炉火边。他们全都离开了镜子.只有炉火还在那里面。就 象是火在一扇门里似的。

**I**别打了疽父亲说。“你又要让母亲躺在地房间里生病吗。” 凯蒂不挣扎了。“他把毛一班吉和我做的娃娃全给皎坏 了。”凯蒂说。“他是存心捣乱才这样干的，

1. 当天后来.

“我不是的，杰生说。他坐了起来，一边还在哭。“我根本 不知道那是他的，我还以为是些废纸，

“你不会不知道，凯蒂说。“你完全是存心的，

“别哭了。”父亲说。'杰生。”他说。

“我明天再给你做多多的。”凯蒂说。叩自们再做许多许多的。 哪,你还可以看看这只垫子嘛，

本生进来了。①

我不是一直叫你不募哭吗，勒斯特说。

这又是怎么的啦，杰生说。

“他这是在存心捣乱。”勒斯特说.“今天一整天他都这样。”

“你不惹他不就完了吗。”杰生说。“要是你哄不住他，那你 就抠他带到厨房里去。我们这些人可不能象母亲那样，把自己 关在一间屋子里建

“姥姥说要等她做完了晚饭才能让班吉进去了勒斯特说。

“那你就陪他玩，别让他瞎吵吵。”杰生说。係莫非我忙了整 整一天，晚上还要回到一所疯人院里来不成。”他打开报纸，看了 起来。

你可以看火，看镜子，也可以酒垫子的，凯蒂说,②你用不着 等芻吃晚饭的时候才看垫子的。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我 们也能透过墙壁听见杰生哭喊的声音。

迪尔西说，“你回来啦，杰生。你没惹他吧,惹了吗。”③

“投惹，姥姥。”勒斯将说。

1. 回到“当前班吉的二哥杰生下班回家，走进书房.
2. 衰名那天°

®挡前、

“昆丁小姐在娜儿。”迪尔西说。“晚饭快要好了：

“我不知道/勒斯特说。“我没看见她，

迪尔西走开了。“昆丁疽她在门厅里嚷嚷。“昆丁。晚饭得 了了

我们能折到屋顶上的声音。昆丁身上也有雨的气味。① 本生干了什么啦,他说。 .■ • •

他牧坏了班吉所有的娃娃，凯蒂说。

母亲说了别再叫他班吉，昆丁说。他在我们身边的地毯上 坐了下来。我真希望夭不要下雨，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法干. 、'你跟别人打过架丁，凯蒂说。打了没有。.

“就只打了几下，昆丁说。

.一眼就看出来了凯蒂说。父亲会看由来的。

我不怕，昆丁说。我真希望夭别下了。

昆丁②说；迪尔西不是说晚饭得了吗。” ■-

' ”是的，您哪丁勒斯特说。杰生瞧了昆丁 1眼。接着他又读 他的报。昆丁进来了。〃她是说快得了**6”**勒斯特说。昆丁重重 地往母亲的椅子上坐下去。勒斯特说，

•'杰生先生』

.丁什么事/杰生说.

。给我两毛五分钱吧。”勒斯特说。•

“为什么。”杰生说。

"让我今天晚上去看演出。”勒斯特说。

“不是迪尔西要替你向弗洛尼讨两毛五吗。”杰生说。

1. 改名那天。这个昆丁是班吉的大哥。
2. 指小昆丁。这里又回到“当前"。

“她给了，勒斯特说。“我丢了。我和班吉找那只偏子儿找 了一整天呢。你可以问他疽

“那你向他借一个好了。”杰生说。“我的钱都是于活挣来 "的。”他又读报纸。昆丁在看着炉火。火光在她的眼晴里和她的 嘴上跳动.她的嘴是血红血红的。

“我是一直留心,不想让他到那边去的。”勒斯特说。•

**4**你少跟我罗嗦。〉昆丁说。杰生盯着她君。

'我没跟你说过，要是我看见你再跟那个戏子混在一起，我

,・ \*

要怎么办吗曜他说。昆丁瞧着炉火。“你难道没听见吗』杰生 说。

“我当然听见了，昆丁说。“那你怎么不办呢了

'这可不用修操心了杰生说。

“我才不操心呢。”昆丁说。杰生又读起报来。

我能听见屋页上的声音.父亲侶身榆前，盯着昆丁看。① 喂,他说。谁未啦，

,谁也没赢。”昆丁说。“他们把我们拉开了。老师们了

“对手是谁呢。”父亲说。経你能讲给我听吗。〃

'没什么好说的曜昆丁说。“他跟我一般大。”

“那就好建父亲说。“你能吿诉我是为了什么吗。”

'不为什么，昆丁说。“他说他要放一只蛤窮在她的书桌 里，而她肯定不敢用鞭子抽他。”

“哦。”父亲说。“她。后来呢疽 ’

”是的，爸爸。”昆丁说。“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就打了他一 下/

①回到改名那天，这里的昆丁又是'大”昆丁了.

*75*

» ・

我们可以听见屋顶上的声音、炉火的声音和门外抽抽噎噎 的声音。

“十一月的天气,他上哪儿去找蛤蟆啊，父亲说,

“那我就不清楚了*，*爸爸，昆丁说。

我们能听见那些声音。

“杰生疽交亲说。我们能听到杰生的声音.

“杰生。”父亲说。“快进来，别那样了。”

我们可以听见屋顶上的声音、炉火的声音和杰生的声音。

“别那样，行了。”父亲说。'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了父亲 把杰生抱起来，放进自己身边的椅子里。杰生在抽抽噎噎。我 们熊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杰生的抽噎声更响了。

“再跟你说一遍，父亲说。我们能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 音。

迪尔西说，行了 **9**你们菴可以来吃晚饭了。①

成尔许身上有雨的气味。②他也有狗的气味。我们能听见 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

我们能听见凯蒂急急地走路的声音。③父亲和母亲看着门 口。凯蒂急急地走着，掠过门口。她没有朝门里望一眼。她走 得很快。

"凯丹斯。”母亲说。凯蒂停住了脚步.

“唆，妈妈。”她说。

“别说了,卡罗琳。”父亲说。

1. “当前”。
2. 改名那夭。
3. 回想到**1909**年夏末，凯蒂与男友幽会，第一次委身给人后回到家中的情 形。

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① '

你把他怎么啦，杰生说。毆你就不能不去惹他吗.

我连碰都没有碰他牙，勒斯特说，他一整夭都这样别扭。他 真是欠打。

应该把他送到杰克毋去，昆丁说。在这样一憧房子里过日 子，谁受得了。

你要是不喜欢这儿，小姐，你满可以走嘛，杰生说。

我是要走的，昆丁说。这可不用你操心。

威尔许说，網你往后去点，让我把腿烤烤干/⑧他把我往一 边推了推。“得了，你别又开始吼了。你还是看得见的麻。你不就 是要看火吗.你不用象我这样，下雨天还得在外面跑。你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他在炉火前面仰八叉地躺了下来.

“你现在知道干吗切名儿改成班吉明了吧。”威尔许说。**I**你 妈太骄傲了，觉得你丢了她的脸•这是我妈咪说的。”

"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那儿，让我把腿烤干了。”威尔许说。 “要不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扒掉你屁股上的皮，

竈们能听见火的声音，屋顶上的声音和威尔许出气的声音。

威尔许急忙坐起来，把腿收了回来。父亲说，“行了，威尔 许，

'今天晚上我来喂他/凯蒂说"威尔许喂他有时候他爱哭丁 “把这只托盘送到楼上去了迪尔西说丁快回来喂施吉吃饭。” “你不要凯蒂喂你吗。”凯蒂说。

1. 班吉感觉到心爱的姐姐起了变化,耍把飽推进洗涕间，象早先洗掉香水味 那样，洗掉她的不贞。
2. '当前二

®改名那天. ....

他还非得把那只脏稀稀的旧拖糞本到餐桌上来吗，昆丁 说。①你为什么不在厨房里喂他呢。这就好象跟1 口猪一块儿 吃饭似的。

费是你不喜欢这种吃饭的方式，体可以不上餐桌来嘛，杰生 说。

热气从罗斯库司身上冒岀来。②他坐在炉子前面。烘炉的 门打开着，罗斯庫司把两只脚伸了进去。热气在碗上冒着。凯 蒂轻巧地把勺子送进我的曜里。碗边里面有一个黑斑。

行了，行了，迪尔西说。他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③

碗里的东西落到了黑斑下面。④接着碗里空了。碗不见了. “他今天晩上**It**子很饿。”凯蒂说。那只碗又回来了。我看不见 那个黑斑。接着我又看见了丁他今天晚上饿坏了了凯蒂说，瞧 他吃了多少/

哼，他会的，昆丁说。⑤你们都派他来监视我。我恨这个家。 我一定要逃走•.

罗斯库司说/看样子要下整整一夜的雨了。”③

你早就一直野在外面了，也就差三顿饭没在外面吃了，杰生 说。⑦

你喺我跑不跑，昆丁说。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迪尔西说。⑥“我大腿关

**(D** .当杞•

1. 改名那天。
2. •当前二“他'指班吉. *'I*
3. 改名那天.

© •当前二

1. 改名那天,
2. "当前”。

⑥改名那天,

节疼得不行，动弹都动弹不了。一个晚上上楼下楼没个完疽

哦，那是我意料之中的，杰生说。①我早就料到你是什么事 情都干得出来的。

昆丁把她的餐巾住桌子上一捽。

你就少说两句吧，杰生，迪尔西说。她走过去用胳膊搂住昆 丁。快坐下，宝贝儿，迪尔西说。他应该感到醫朕才是，把所有 跟你没关系的坏事都算在你的账上。

“她又在生闷气了，是吗。”罗斯库司说e

“你就少说两句吧。”迪尔西说。

昆丁把迪尔西推开。⑤她眼晴盯着杰生。她的嘴血红血红 的。她拿起她那只盛着水的玻璃杯,胳膊往回一收，眼睛盯住了 杰生。迪尔西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们打了起来。玻璃杯掉在 桌子上，摔碎了，水流得一桌子都是。昆丁跑了开去。

“母亲又生病了：凯蒂说。④

“可不是吗了迪尔西说。“这种鬼天气谁都会生病的。小子，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几口饭吃完呀了

你这天杀的，昆丁说。⑤你这天杀的。我们可以听到她跑上 楼去的声音。我们都到书房去。

凯蒂把垫子递埼我，这样我就可以又看垫子又看镜子又看 火了。⑥

“昆丁在做功课，咱们可得轻声点。”父亲说。“你在干什么

© “当前'

1. 改名那天。"她”指康普生太太。 、
2. “当前”。

®改名那夭。

® '当前'

®改名那天。

呢,杰生丁

“没干什么。”杰生说。

“那你还是上这儿来玩吧。”父亲说。

杰生从墙音見里走出来。

“你嘴巴里在嚼什么，父亲说。

”没嚼什么疽杰生说。

“他又在嚼纸片了疽凯蒂说。

,上这儿来，杰生。”父亲说。

杰生把那团东西扔进火里。它发出了嘶噺声，松了开来，变 成了黑色。接着变成了天色。接着就不见了。凯蒂和父亲和杰生 都坐在母亲的椅子里。杰生使劲闭紧了眼睛，嘴巴一抿一抿的, 象是在尝什么滋味。凯蒂的头枕在父亲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象 一团火，她眼睛里闪着小小的火星，我走过去，父亲把我也抱上 了椅子，凯蒂搂住了我。她身上有树的香味。

她身上有树的香味.墙音兄里巳经是黑黑的了，可是我能 看得见窗户。①我隧在墙音免里，手里拿着那只拖鞋。我看不 见它，可是我的手能看见它，我也能听见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 音，我的手能看见拖鞋，可是我看不见自己，可是我的手能看见 拖鞋，我尊在墙音見里，听着天连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

原来你在这儿，勒斯特说。瞧我这儿有什么。他拿出来给 我瘠。知道我从哪儿弄来的吗。是昆丁小姐给我的。我知道总 不会看不成戏的。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我还以为你溜到 外面去了呢。你今天哼哼啷唧、嘟嘟哝哝还嫌不够吗，还要慎在 这空屋子里呜嘻呜噜个没完。快上床去睡吧，免得戏开场了我

①•当前二在瑪房里,

还不能起到。我今天晩上可是要少陪了。那些大喇叭一吹响，我 就要颠儿了。

我们没有回我们自己的房间。①

“这是我们出麻疹时候睡的地方。”凯蒂说。〃干吗我们今儿 晚上得睡在这儿呀/

“你们管它在哪个房间睡。”迪尔西说。她关上门，坐下来帮 我脱衣服。杰生哭了。“别哭。”迪尔西说。

“我要跟大姆娣一块睡/杰生说。'

"她在生病.”凯蒂说。“等她好了.你再跟她一块睡。是不 是这样，迪尔西，

。好了測哭了了迪尔西说。杰生住了声。

'咱们的睡衣在这儿，别的东西也都在这儿了凯蒂说。”这 真象是搬家了、

“你们快快穿上睡衣吧。”迪尔西说。“你帮杰生把扣子解 掉了

凯蒂解杰生的扣子。他又哭起来了。

“你欠打是不是。”迪尔西说。杰生不吱声了。

昆丁，嗦亲在楼道里说。②

什么事，.昆丁隅着墙说。我们听见母亲锁上了门。她朝我 们房间里看了看，麦进来在床上弯下身子，在我的额上吻了一 下。

等你让他睡下了，就去问问迪尔西她反不反对我用热水袋， 母亲说。告诉骨赛是她反对呢，那我就不用算了。告诉她我只想

1. 大姆娣去世那晚。
2. “当前二康普生太太怕昆丁出去鬼混，毎天晚上都**5?**鑽上她的房门、。

“我捞到什么好处啦疽杰生说。

"你怎么还不穿睡衣。”迪尔西说。她走过去给凯蒂脱掉了 背心和裤衩。“瞧你丁迪尔西说。她把裤衩卷起来，用它来擦凯 蒂的屁股**6** “全都湿透了 °”她说。“不过今儿晚上没法洗澡了。 穿上。”她帮凯蒂穿上睡衣睡裤，凯蒂爬上床来，迪尔西走到门 口，手按在开关上。“你们现在都别出声了，听见没有。”她说。.

■听见了疽凯蒂说。“母亲今天晚上不来看我们了了她说。 “所以大家还得听从我的指挥疽

'行。”迪尔西说。“好了，快快睡吧了

,'母亲病了；凯蒂说。“她和大姆娣都在生病：

“别出声了。'迪尔西说。“你们快睡吧

房间变黑了，只有门口是亮的。接着门口也变黑了。凯蒂 说，“别响，毛莱，”她伸出手来摸摸我。于是我就不吱声了。我 们能听见大家的出气声。我们能听见黑夜的声音。•

黑暗退开去了，父亲在看着我们。他看了看昆丁和杰生，然 后走过来吻了吻凯蒂，把手按在我的头上。

'母亲病得厉害吗了凯蒂说。

'不厉害了父亲说.“你好好当心毛莱,行吧，

“好的。”凯蒂说。

父亲走到门口，又看看我们。接着黑暗又回来了，他站在 门口，变成了 一个黑影，接着门口也变黑了。凯蒂搂住了我，我 能听见大伙儿的出气声，能听见黑夜的声音，还有那种我闻得出 气味来的东西的声音.这时候，我能看见窗户了，树枝在那儿沙 沙地响着。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晩上一样，象一团团滑溜、明亮的 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 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滴嗒滴暗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 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I**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 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①，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 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 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 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 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 己的愚議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 已。

表是支靠在放硬领的纸盒上的，我躺在床上倾听它的滴嗒 声。实际上应该说是表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来。我想不见得 有谁有意去听钟表的滴嗒声的。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你可以很 久很久都不察觉漓嗒声，随着在下一秒钟里你又听到了那声音. 使你感到虽然你方才没有听见，时间却在不间断地、永恒地、越 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就象父亲所说的那样:在长长的、孤独的 光线里，你可以看见耶稣在彳亍地前进。还有那位好圣徒弗兰西

斯②，他称死亡为他的“小妹妹”，其实他并没有妹妹。

透过墙壁，我听到施里夫③那张床的弹簧的格吱格吱声，接 着听到他跋着拖鞋走路的沙沙声。我起床，走到梳牧台前，伸 手在台面上摸索，摸到了表，把它翻过来面朝下，然后回到床 上。可是窗框的影子依然映在窗帘上，我差不多能根据影子移动 的情形，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分，因此我只得转过身让背对着影 子，可是我感到自己象最早的动物似的，脑袋后面是长着眼暗 的，当影子在我头顶上蠕动使我痒痒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 觉。自己葬成的这样一些懒惰的习惯，以后总会使你感到后悔。 这是父亲说的。他还说过」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 他是被那些小齿轮轻轻的喀嚓喀嚓声折磨死的。耶稣也没有妹 妹**4 ■ ■**

一等我知道我看不见影子了，我又开始琢磨现在是什么时 候了。父亲说过，经常猜测一片人为的刻度盘上几根机械指皆 的位置，这是心智有毛病的症象。父亲说，这就象出汗一样，.也 是r种排泄：我当时说也许是吧.心里却処怀疑的。心里一直 是怀疑的。…

如果今天是阴天，我倒可以瞧着窗于，回想回想対于懒惰的 习性，父亲又是怎么说的。我想，如果天气一直好下去，对他们 在新伦敦④的人来说倒是不错的。天气有什么理由裏变呢？这

① 拉丁语,正确的拼法应为**redactio ad absurdum,**意为:归谬法。

働 指弗竺西斯•德•何昔斯**(Francis di Assisi, 1182：^1226),**意大利曾 侣，他》有•蝦日，，里面把•死亡”称为,小妹折。

1. 昆丁在哈僂太学的同学,与昆丁合住一套宿舍，是加拿大人。
2. 美国康涅狄格州滨海一小城，哈佛大学与别的大学的学生的划船比捷在该 处举行.

是女人做新娘的好月份，那声音响彻在①她径直从镜于里跑了 出来，从被围堵在一个窟落里的香气中跑了由来。玫瑰。玫瑰。 杰生•季奇蒙•康誓生先生駐夫入为小女举行婚礼。②玫瑰。不 是象山莱萸和马利筋那种贞洁的花木。我说，我犯了乱伦罪 了⑧，父亲，我说**6**玫瑰。狡猾而又安详。如果你在哈佛念了一 年，却没有见到过划貽比赛，那就应该要求退还学费。让杰生去 念大学。让杰生上哈佛去念一年书哈。

施里夫站在门口，在穿硬领，他的眼镜上泛出了玫瑰色的光 泽，好象是在洗脸时把他那红红的脸色染到眼镜上去了。'你今 天早上打算旷課吗尸• • •

'这么晚了吗？”

…：他窸眼自已的表/还有两分钟就要打铃了。〉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丁他还在瞧他的表，他的嘴在囁 动。'我轉快箜了。再旷一次课我可不行了。上星期系主任对 *我*说一”他把表放回到口袋里。我也就不再开口了.

“你最好还是赶快穿上裤子，跑着去，他说完,便走出去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走动着，,透过墙壁听他的声音。 他走迸起坐室,朝门口走去。

“你还没有穿好?"

“还没有」你先走吧。我会赶来的建

1. 昆丁在这里联想起妹姝凯蒂结婚那夭**（191**阵**4**月浦日）的情景。,那声音

-响彻組是英国诗人约翰•开波尔**（John Keble, 1702-1866）**的诗歌 ,神圣的婚礼伸的半行，全句为：,那声音响彻在伊甸园的上空，/人世间 最早的。次婚礼疽

1. 昆丁想起了他父亲寄来的宣布即将为凯蒂举行婚礼的请束。
2. '昆丁想起在妹妹与推销员达尔顿•艾密司有了苟且关系后，他自己丢向

父亲,承认•犯了乱伦罪（其实没有）的情形。

他走出去了。门关上了。走廊里传来他那越来越微弱的呷 步声。这时我又能听到表的嘯嗒声了。我不再走来走去,而是来 到窗前，拉开窗帘，看人们急匆匆地朝小教堂①奔去,，总是那些 人，挣扎着把手穿进逐渐胀大的外套袖管,总是那些同样的书和 飘飞的翻领向前涌去，仿佛是洪水泛滥中漂浮的破瓦碎砖，这里 面还有斯波特②。他把施里夫叫作我的丈夫。啊,别理他，施里 夫说,要是他光会追逐那些骚娘们，那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在 南方，人们认为自己是童男子是桩丢脸的事。小青年也好，大男 人也好•他们都瞎吹。童贞不童贞；这对女人来说关系倒不大， 这是父亲说的。③他说，童贞这个观念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设想 出来的。父亲说，这就跟死亡一样,仅仅是一种别人都有份的事 儿，我就说了，光是相信它也是没什么意思的,他就说，世界上一 切事情之所以可悲也正在于此,还不仅是童贞的问题，于是我就 说,失去贞操的为什么不能是我，而只能是她呢,于是他说，事情 之所以可悲也正在于此**I**所有的事情，连改疑它们一下都是不值 得的，而施里夫说.④，他不就是光会追逐那些小骚娘们吗，我就 说，你自己有妹妹没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斯波特在人群中间，就象是满街飞舞的枯叶中的一只乌龟。 他的领子竖起在耳朵旁。他和往常一样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他 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是个四年级生。他爱在俱乐部里吹牛，说他

1. 哈佛大学原来是为培养牧师而设立的学府，直至二十進纪初，宗教气茶仍 然十分浓事，学生毎天上课前均需去小教堂作一简短的礼拜仪式。
2. 昆丁的同学。昆丁看见了他，想起了有一次与他吵架的事。
3. 昆丁想起他向父亲“承认”自己有罪那次，父亲跟他说的话。
4. 又回想到与斯波特吵架那一幕，现在是施里夫在劝尾丁不要为斯波特的自

我夸濯生代。 “ 那也是很可悲的.人们是做不出这样可怕的事来的他们根本做 不出什么极端可伯的事来的今天认为是可怕的事到明天他们甚 至都记不起来了于是.我说，你可以逃避一切于是他说，啊你能 吗。于是我就会低下头去看到我那副凝淙作响的骨骼，深深的河 水象风儿一样吹拂着，象是一层用风构成的屋顶,很久以后人们 甚至都无法在荒凉、无瑕的沙地上把骨头分辨出来了。一直到那 T天他说起来电①但是只有铁熨斗才会浮起来。问题还不在你 明白了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你——宗教啦、自尊心啦如别的等等 —问题是你明白你并不需要任何帮助。达尔顿••艾密司.达 尔赖•艾密司小达尔顿•艾楮司。但愿我是他的母亲摊手摊脚. 地躺着一面笑着一面抬起身子，用我的手拉住他的父亲,我观察 着，看着他还未变成生命便死去。她一时站在门口②

,我来到構妆含前拿起那只表面期下的表。我把玻璃蒙子往 台角上一磕，用手把碎玻璃渣接住，扌**H**它们放在烟灰亂里■把表 针搜下来也扔进了烟灰甌③。表还在漓嗒濾嗒地走。我把表翻过 来卜空自表面卮面那些小齿轮还在卡噌卡嗒地转,不知道发生了 住么变化％ ,，'耶稣在加利利海海面上行走④广华盛顿从来不说 *说⑤****9***父亲从圣路易博览会给杰生买回来过一只羨链上挂的小

♦ '

® 据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三节，耶稣啓使死人鬼活。昆丁在

' , 达里先姐到妹妹凯蒂与达尔顿・艾爵司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又想到他去 乌戈密旬打架，艾密司把枪交给他让他开枪，他不敢开。接着又想起自己 去向父亲,承认,犯了乱伦罪。最后又想到自杀，并想到自杀后自己熊骨 头沆荏河底的情形。

® 混丁脑宇里洋现出凯蒂夫身那天站在厨房门口的形就°

®昆丁游时间特别敏感，但不想感觉到时间的存在，所以把表碰了。

1. 见〈至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

. © 美国民间流传关于乔治,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说他从不说流，宁愿受父

亲责罚也要向犬亲承认是自己砍了家里的授桃树。

玩意儿**I**那是1副小观剧镜，你眯起一只眼睛往里瞧，可以看见 一座摩天楼，一架细如蛛丝的馅戏转轮，还有针尖大的尼亚加拉 瀑布。表面上有一滩红迹。我一看到它，我的大拇指才开始觉 得刺痛•我放下表,走进施里夫的房闾，在伤口上抹了点碘酒。 我用毛巾把表壳内缘的玻璃碎屑清了出来。

我取出两套换洗的内衣裤，又拿了袜子、衬衫、礎领和领带, 放进皮箱。除了 1套新西服、一套旧西服、两双皮鞋，两頂帽子 还有我那些书以夕卜，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箱子。我把书 搬到起坐室，把它们摞在桌子上，这里面有我从家里帯来的书也 有父亲说从前人们根据一个人的赢书来判断他是不是上等人； 今天，人们根据他借了哪些书不还来判断接着我锁上箱子，在上 面写上地址①。这时响起了报刻的钟声。我停下手里的活儿侧 耳倾听，直到钟声消失。

我洗了个藻，刮了胡子。水使我的手指又有些刺痛，因此我 重新涂了些碘酒。我穿上那套新西服,把表放进衣袋，把另外那 套西服、袖钮等杂物以及剃刀、牙刷等等放进我的手提包。我用 一张纸把皮箱钥匙包上，放进一只信封，外面写上父亲的地址。 我写了两张简短的字条，把它们分别封进信封。

阴影还没有完全从门前的台阶上消失。我在门里边停伟脚 步,观察着阴影的移动。它以几乎察覚不出的速度移动着，一点 点爬进门口，把阴影遍回到门里边来。只不过等我听到时她巳经 在奔跑了②。在镜子里只见她一溜烟地跑了 去，我简直莫名其,

1. 息丁准备自杀。他把东西装进箱子，以便让别人以后带给他的家人，
2. 舅丁脳子里浮现由凯蒂结婚那天的情景。班言本能地感觉到凯蒂即将离

开他，便在门外木箱下大声吼叫起来。挚爱班吉的凯蒂听到眉不顾一切 地朝班吉奔去安慰池。 •...

妙。鹿得真快.她節裙据卷隹在手胃上，她象一朵云似地飞出 镜子，她那长长的面纱打瘠旋曳在后面泛出了白光她的曇跟嗒 嗒琳地发出清暁的响声一只手紧紧地把新娘礼服攥在胸前，一 溜烟地跑出了镜子玫瑰玫瑰的香味那声音响彻在伊匈园的上 空。接着她跑下门廊我就再也听不见她的鞋跟哨然后在月光底 下她象是一朵云彩,那团面纱泛出的白光在革地上氯过，一直朝 吼叫声跑去。她狂奔，衣服都拖在后面，她祭紧她的新婚礼服， 一直朝乩叫声跑去，在那儿,**T.P.**在穿水里大声说沙承水真好喝 班吉却在木箱下大为吼叫。父亲在他流汗的腐前穿了一**aiv**字 形的银护胸①

施里夫说②』怎么，你还没有……你这是去参加婚礼呢还 是去守'灵?"

'我刚才起不来，”我说。

"你穿得这么整齐当然来不及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以为 今天是星期天吗？”

“我想，不见得因为我穿了一次新衣服，警察就会把我逮起 来吧，”我说。’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指的是老在学校广场上溜达的那些学 生,你是木是也变得自高自大,都不愿去上课了?”

"我先得去吃点东西。”门口台阶上的阴影已经不见了。我走 到阳光下，又找到自己的影子了。我赶在我影子的紧前头，走下 -级级台阶。报半小时的钟声打响了。接着钟声不再响了，在空 中消失了。

®意思是:穿着大礼服与白硬衬衣的父亲也气喘吁吁地眼着鹿到了班吉跟 前。

②回到“现在'，施里夫从小教紫回来了。

“执事”①也不在邮局。我在两个信封上都贴了邮票，把给 我父亲的那封扔进邮箱，给施里夫的那封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 这时候我想起我上一次是在哪儿见到执事的了。那是在阵亡将 士纪念日②，他穿了一套**G.A.R.③**的制服，走在游行队伍里。如 果你有耐心在任何一个街角多等些时候，你总会见到他出现在 这个或那个游行队伍里。再前一次是在哥伦布或是加里波蒂或 是某某人诞辰的那一天。他走在“清道夫”的行列里，戴着一顶烟 囱似的大礼帽，拿着一面两英寸长的意大利国旗，抽着一支雪 茄。在他周圏都是一把把竖起的扫带和铲子。不过，最后的一 次游行肯定是穿若**G.A.R.**制服的那次，因为施里夫当时说\*

“嘿，瞧那老黑鬼-瞧你爷爷当初是怎样虐待黑奴的，

“是说，“因此他现在才可以一天接连一天地游行成。 要不是我爷爷，他还得象白人那样苦苦干活呢，

我在那儿都没有见到他。不过，即使是一个正正经经干活 的黑人，也从来不会在你想找他的时候找到他的，更不要说是一 个揩国家油吃闲饭的黑人了。一辆电车开了过来。我乘车进 城窗，来到'派克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就在我吃饭时我听 到钟敲*响了,*不过我想一个人至少得过一个钟点才会搞不清楚 现在是几点钟，人类进入机械计时的进程比历史本身还要长呢。

吃完早饭，我买了一支雪茄。柜台上的姑娘说五角钱一支 的那种最好，我就买了支五角的，我点着了烟来到街上。我停住

1. 一个老黒人，他经常替哈佛学生办些杂事。昆丁在宿舍里留下的衣物是 打算送签他的。
2. 每年的**5**月**30**日，为美国的法定节日。
3. **G.A.R.—**■,共和国大军'，内战时期时北军的称呼。

**0**指波士顿，哈佛大学在寓波士頓三英里的坎布里奇.

脚步，二连吸了几口烟,接着我把烟拿在手里，继续向街角走去。 我经过一家珠宝钟表店，可是我及时地把脸转了开去。到了街 角,两个擦皮鞋的跟我纠缠不清,1边一个，叽叽峻喳，象乌鸦一 样。我把雪茄给了其中的一个,给了另一个一只五分的镣币。他 们就放过了我。拿到雪茄的那个要把它卖给另外的那个，想要 那个镰币

天上有一只时钟，髙高的在太阳那儿。我想到了不知怎么 的当你不愿，意做某件事时,、你的身体却会乘你不备，哄骗你去 做。我能觉肉我后脖颈土肌肉在牵动，接着我又听到那只表在 我口袋里发出的廉嗒声了，片刻之后，我把所有的声育都排除 掉，只剩下我口装里那只表的嘀唯声。我转过身来往回走，来到 那个橱窗前。钟表店老板伏在橱窗里一张桌子上修表/他的头 有些秃了。他亠只眼睛上戴着一个放大镜——那是嵌在他眼適 里的一只金属筒始我走进店堂,

:店里充満了各种各样的嘀嗒声，就象九月草地里的土片始 賊儿的鸣叫賣,我能分辨出他脑袋后面墙上挂着的一只大钟的 声音。他拾起头来，他那只眼睛显得又大又模糊,简直要从镜片 里冲出来,我把我的表拿出来递给他. • c

■我把我的表弄坏了建

他把妻在手里翻了个个几。“敢情。你准是把它踩了一 脚了 .

• ■ ■

“是的，老板。我把它从梳妆台上碰落在地上，在黑賭里又 一脚踩了上去。不过它倒还在走/

他撬开表背后的盖子，眯起眼睛朝里面看。“象是没什么大 毛病。不过不彻底检査不敢说到底怎么样.我下午好好给你看

说，等陷们哈佛赢了划船比赛以后再庆祝不是更好吗/

"是的，老板。瑟伯还是等一等的好建

我走出去，带上门,把嘀嗒声关在屋里。我回过头韧橱窗里 看看。他正越过栏杆在观察我。橱窗里有十几只表，没有一只 时间是相同的，每一只都和我那只没有指针的表一样，以为只 有自己准，别的都靠不住。每一只表都和别的不一样。我可以 听到我那只表在口袋里发出嘀唯声，虽然谁也看不到它，虽然它 已经不能再说明时间了，不过谁又能说明时间呢？

因此我对自己说就按那一只钟的时间吧。因为父亲说过，钟 表杀死时间。他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嗒卡嗒地转，时间便是 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两只指针水平向地 张开着，微微形成一个角度①，就象一只迎风侧飞的海鸥。我一 肚子莽是几年来郁积的苦水，就象黑鬼们所说的月牙儿里盛満 了水一样。钟表店老板又在干活了，他佢身在工作台上，放大 镜的圆简深深地嵌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打中间分开梳。中间 那条纹路直通光秃的头顶，那地方象一片十二月排干了水的沼 泽地。

我看见马踣对面有一家五金店。我以前还不知道熨斗是论 磅买的呢。

那伙计说：这些是十磅重的。”不过它们比我想要的显得大 了些。因此我买了两只六磅的小熨斗，因为用纸一包可以冒充 是一双皮鞋。把它们一起拿是够沉的，不过我又想起了父亲所说 的人类经验的**reducto absurdum** 了，想起了我当初差一点进不

©昆「大槪是在选择他自杀的时间。他选中的那只钟'两只指针水平向地 张开**4C,**也就是说,是指在**2：49**成**9：17**上。

了哈佛。也许要到明年才行］我想也许要在学校里呆上两年才 能学会恰当地干成这种事①。

不过，把它们托在空中反正是够重的。一辆有轨电车开过 来。我跳了上去。我没看见车头上的牌子。电车里人坐满了，大 抵是些看上去有点钱的人,他们在看报。只有一个空座位..那是 在~个黑鬼的旁边.他戴了顶圆顶礼帽，皮鞋锂亮，手里夹着半 **1K**灭了火的雪茄•我过去总认为一个南方人是应该时时刻刻意 识到黑鬼的存在的。我以为北方人是希望他能这样的。我刚到 东部那会儿总不断提**BB**自己：你可别忘了他们是“有色人种”而 不是黑鬼，要不是我碰巧和那么多黑孩子打过交道，我就得花好 多时间与精力才能体会到，对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 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来君待他们，完了就别 管他们。我早就知道，黑鬼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一种行为方 式，是他周围的白人的~种对应面。可是聚初我以为没有了这么 多黑人围在我身边我是会感到若有所失的，因为我揣庠北方人 该认为我会这样的，可是直到那天早上在弗吉尼亚州，我才明白 我的确是想念罗斯库司、迪尔西和别的人的。那天我醒来时火车 是停着的，我蛾起窗帘朝外张望。我在的那节车厢恰好挡在一个 道口上。两行白木栅栏从小山上伸展下来，抵达道口，然后蒙牛 角一样叉开,向山下伸去。在硬硬的车辙印当中，有个黑人骑在 骡子背上,等火车开走。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等了有多久,但他劈 开腿儿骑在曝賞上，头上裹着一片毯子，仿佛他和骤子,跟栅栏 和公路~样，都是生就在这儿的，也和小山一样，仿佛就是从这 小山上给雕刻出来的，象是人家在山腰上设置的一块欢迎牌，

1. 指自杀。

“你又回到老家了。老黑人没有鞍，两只脚几乎垂割了地上。那 只骡子简直象只兔子。我把窗子推了上去。

“喂，大叔/我说，“懂不懂规矩?”

•"啥蜉，先生？”他瞅了瞅我，接着把毯子松开，从耳边拉开 去。

“圣诞礼物呀**I”**我说。

• •噢，真格的,老板。您算是抢在我头里了①，是不**V**

“我饶了你这一回。”我把狭窄的吊床上的裤子拖过来，摸出 1只两角五分的硬币建下回给我当心点。新年后两天我回来时 要经过这里，你可要注意了。”我把硬币扔出窗子。“蛇你自己买 点圣诞老公会的礼物吧，

“是的，先生了他说。他爬下驟子，拣起硬币，在自己裤腿上 蹲了蹭°; “谢谢啦,少爷，谢谢您啦。”这时火车开始移动了。我 把身子操岀窗孑■伸到寒冷的空气中，扭过头去看看。他站在那 头瘦小得象兔子一样的骤子旁，人和畜生都那么可怜巴巴，一动 不动、很有耐心。列车拐弯了，机车喷发出几下短促的,重重的 攥裂声，他和•骤子就那样平稳地离开了视域，还是那么可怜巴 巴浏么有永恒的**st**心,那么死一般的肃穆】他们身上既有幼稚 而随时可见的笨拙的成分也有与之矛盾的稳妥可靠的成分这两 种成分照顾誉他们保护着他们不可理喻地爱着他们却又不断地 掠夺他们并规避了责任与义务用的手法太露骨简直不能称之为 狡诡他们被掠夺皱欺骗却对胜利者怀着坦率而自发的钦佩一个

1. 美国南方有•这样的习俗:圣诞节期间，谁先向对方喊.圣诞礼物"，对方就 算输了，应该给他礼物一当然不一定真给。昆丁回家过圣诞节,经过弗 吉尼亚州，觉得回到了南方，心里一高兴，便和老黑人开这样的玩笑。这 也是前面所说的他,想念'照人的一种表现。

***9****金* 绅士对于任何一个在一场公正的竟赛中赢了他的人都会有这种 感情，此外他们对白人的怪僻行为又以一种溺爱而耐心到极点 的态度加以容忍祖父母对于不定什么时候发作的淘气的小孙孙 都是这样慈爱的，这种感情我已经淡忘了。整整一天，火车弯弯 曲曲地穿过迎面帝来的山口，沿着嫌岩行驶，这时候，你已经不 觉得车子在前进,只听得排气管和车轮在发出吃力的陣吟声，永 无穷尽的耸立着的山峦逐渐与阴霾的天空融为一体，此时此刻， 我不由得想起家里，想起那荒凉的小车站和泥泞的路还有那些 在广场上不慌不忙地挤过来挤过去的黑人和乡下人，他们背着 一袋袋玩具猴子、玩具车子和糖果,还有一支支从口袋里杵出来 的焰火筒，这时候,我肚子里就会有一种异样的蠕动，就象在学 校里听到打钟时那样。.

我要等钟敲了三下之后再开始数数①。到了那时候，我才 开始数数，数到六十便弯起一只手指，一面数一面想还有十四只 手指要弯，然后是十三只,十二只，再就是八只、七只，直到突然 之间我领悟到周围是一片寂静，所有人的思想全不敢走神，我在 说，什么，老师?以你的名字是昆丁，是不是?"洛拉小姐②说。接 下去是更厉害的屏气止息，所有人的思想都不敢开小差,叫人怪 难受的，在寂静中手都要痉挛起来。“亨利,你吿诉昆丁是谁发现 密西西比河的丁協索托③。”接着大家的思想松地下来了，过了一 会,我担心自己数得太慢，便加快速度，又弯下一只手指,接着又 怕速度太快,便把速度放慢，然后又担心慢了，再次加快。这样，

1. 昆丁想起自己小时候等下课时用弯手指来计算时旬的事。
2. 昆丁在杰弗生上小学时的教师。

⑧ 埃尔南多・德東托(Hernando De Soto, 1500?—1\*2),西班牙探险家. 我总没法做到刚好在钟声报刻时数完，那几十只获得自由的脚 已经在移动，已经急不可耐地在磨撮的地板上擦来擦去，那J天 就象一块窗玻瑞受到了轻轻的、清脆的一击，我肚子里在蠕动，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坐着一动不动，扭来提去。①她一时站在 门口。班吉。大声吼叫着。②班吉明我晚年所生的小儿子③在吼 叫。凯蒂！凯蒂I

我打算拔黑跑开。④他哭了起来于是她走过去摸了摸他。别 哭了。我.不走。别臾了。他真的不哭了。迪尔西。

只要他高兴你衆他说什么他就能用鼻子闻出来。他不用听 也不用讲。匍・

•他能闻出大家给他起的新名字吗？他能闻出坏运气吗？ 他何必去操心运气好还是坏呢？运气再也不能让他命运更 坏了。 •

如果对他魚命运没有好处，他们又何必给他改名呢？

电车停下了，启动了，又停了下来。⑥我看到车窗外许多人 头在攒动,人们裁的草帽还很新，尚未泛黄。电车里现在也有几 个女人了，带着上街买东西用的篮子。穿工作服的男人已开始多 于皮鞋経亮戴着硬领的入了。

那黑人破碰我的膝盖.“借光，”他说•我把腿向外移了 移让他过去"我们正沿着一堵空墙行驶,电车的铿锵声弹回到

,'①昆丁想起几年前他在老家和一个名叫娜塔丽的少女~起玩耍的情景。

1. 又想起他妹妹凯蒂关身那天的情景。
2. 这是康普生太太给小儿子换名字时所说的话。
3. 昆丁想***&1898***年祖母去世那晚为凱 在回大房子时，班吉哭了，凯蒂安 慰他。.
4. 昆丁又想起**1900**年给班吉改名那一天的事.

⑥回到“当前

跡 合，•披冲到海里去，神进海底的孔穴与壑窟。水的移动真是相当 于那个的那个。人类一切经验的**Reduct**。此**surdum**賺，而那 爾只六磅重的熨斗，比裁缝用的长柄熨斗述沉呢。.迪尔西文该 说这样浪费罪过罪过了。奶奶死去的时候班吉知道的。①他哭 了。他闻到气味了。他闻出来了。

那只拖船又硕水回到下游来了，河水被划破，形成f个滚 动不已的圆柱体，拖船过处，波浪终于传到河边，晃动着浮码头, 圆柱形的水浪拍击者浮码头，发出了扑通扑通的声音，传来一 阵长长的岐嘎声,码头的大门给推后去，两个人扛了只赛艇走了 出来。他们把赛艇放入水中，过了一会儿，布兰特②带着两把桨 出现了。他身穿法兰绒衣裤，外面是一件灰茄克，头上戴-顶硬 梆梆的草帽。.不知是他还是他母亲在娜儿看到说，牛津大学的 学生是穿着法兰绒衣裤戴着硬草帽划船的，因此三月初的一天 他们给吉拉德买了一条双桨赛艇，于是他就穿着法兰绒衣裤戴 着硬草帽下河划彫了。船库里的人威胁说要去找警察③，可是布 兰特不理他们，还是下河了。他母亲坐着一辆租来的汽车来到 河边，身上那套毛皮衣服象是北极探险家穿的，她看他乘着时速 二十五英里的风离岸而去，身边经常出现一堆堆肮脏的羊群似 的浮冰。从那时起我就相償，上帝不仅是个上等人,是个运动员］ 而且他也是个肯塔基人。他驶走后，他母亲掉过车头开回到河 边，在•岸上与他并排前进,汽车开着低速慢慢地行驶。人们说你

1. 昆丁又想起**1898**年祖母逝世时的情景。 ’

® 吉拉德•布兰特，昆丁的哈佛大学同学，也是南方人（据后而说是肯塔基 .'-州人）。他是个觀少爷，非常傲慢无礼。他的母亲为人势利，一举一劫部 模仿英国贵族的气派--

@ 三月天气太冷，河西上都是浮冰，不宜下河划船。

*iae*

简直不敢说这两人是认得的，那派头就象一个是国王，另一个是 王后，两人甚至都不对看一眼，只顾沿着平行的轨道在马萨诸塞 州移动，宛若1对行星。

现在，他上了船开始划桨。他如今划得不错了。他也应该 划得不错了。.人家说他母亲想让他放弃划船，去干班上别的同 学干不了或是不愿干的事，可是这一回他倒是很固执。如果你 可以把这叫作固执的话,他坐在那儿，一面孔帝王般无聊的神 情，头发是落曲而金黄色的.眼珠是紫色的，长长的眼睫毛还有 那身纽约定做的衣服，而他妈妈则在一旁向我们夸嫩她的吉拉 德的那些马怎么样，那些黑伽人怎么样，那些情妇又是怎么样。 肯塔基州为人夫与人父者有福了，因为她把吉拉德带到坎布里 奇来了，在城里她有一套公寓房间，吉拉徳自m也有一套，另外 他在大学宿舍里又有一套房间。她倒允许吉拉德和我来往，因 为我总•算是天生高贵，投胎时投在梅逊一迪克逊线①以南，另 外还有少数几个人配做吉拉德的朋友，也是因为地理条件符合 要求（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是原谅了他们，或者不再计较了。 可是自**I**从她半■夜一点钟在小敎堂门口见到斯波特岀来他说她不 可能是个有身份的太太因为有身份的太太是不会在晚上这个时 辰出来的这以后拋再也不能原谅斯波特因为他用的是由五个名 字组成的长长的姓名，包括当今一个英国公爵府的堂名在内。我 敢肯定她准是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的，有某个曼戈特或摩蒂 默②家的浪蘭公子跟某个看门人的女儿摘上了。这倒是很有可 能的，先不说这是她幻想出来的还是别的情况。斯波特的确爱到

1. 南北战争前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分界线。

@这两个姓,前者属于诺尔員世家，后者属于盎格罗-诺尔曼世家，在布兰特 太太着来，都是有贵族欠的姓。

处乱申，他毫无顾忌，什么也拦不住他.

小艇现在成了一个小黑点，两叶桨在阳光下变成两个隔开 的光点，仿佛小船一路上都在眨眼似的。你有対姐妹吗?①没 有不姓她们全一样的都是骚货。你有过姐妹吗？她一时站在门 口。都是断货。她来到门口的那会儿还不是达尔顿■艾痛司. 达尔顿•艾密司。达尔顿牌衬衫②。我过去一直以为它们是卡其 的，军用卡其，到后来亲眼看到了才、知道它们是中国厚绸子的或 是最细最细的绒布的因为衬衫把他的脸通衬得那么黄把他的眼 隋衬得那么董,达尔顿-艾密司。漂亮还算是漂亮，只是显得粗 俗。倒象是演戏用的装置.只不过是纸浆做的道具，不信你摸摸 看。哦。是石棉的。不是真正青铜的。只是不愿在家里与他见面。④

凯希也是个女人，诺你记住了。她也免不了要象个女人那 样地行事。

你干吗不把他带到泉里来呢，凯蒂？你干吗非得象个黒女人 那样在草地里在土沟里在丛林里躲在黑勵黝的树丛里犯成呢.

过了片刻，这时候，我听见我的表的嘀嗜声已经有~会儿 了，我身于压在栏杆上，感觉到那两封信在我的衣眼里发出了咯 吱略吱的声音，我，靠在栏杆上，瞧着我的影子，我真是把我的影 子噩过了。我沿着栏杆移动,可是我那身衣服也是深色的，我可 以擦擦手，瞬着自己的影子，我真的把它梨过去了。我带着它走 进码头的阴影。接着我朝东走去.

1. 又想**fel909**年夏末遇到达尔顿•艾密司那一天。这一句话是昆丁说的， 下一句是达尔頓•艾曲司说的。

© 从达尔頓•艾密司联想到达尔顿牌衬衫.

1. 又从衬衫想到达尔顿•艾密司的脸。
2. 又回到凯蒂表身那夭的清景，这一句是凯蒂的话。下面那一段先是达尔 候・艾書司的话,然后是昆丁与凯蒂的对话.

哈佛我在哈佛的孩孑哈尊哈佛①她在运动会上遇到一个小 男孩，是个得了奖童脸上有脓疱的。②偷偷地沿着栅栏走过来还 吹口哨想把她象叫唤小狗似地叫出去。家里入怎么哄也没法让 他走进餐厅于是母亲就相信他是有法术的一等他和飢蒂单独在 1起他就能蛊惑住她。可是任何一个恶棍他躺在窗孑下面木箱 旁边嚎叫着③只要能开一辆桥车来脚前纽扣眼里插着朵花就行 了。怜佛。④昆丁这位是蘇伯特。遐是我在哈佛的孩于。赫伯特会 当你们的大哥哥的他巳经答应给杰生在银行里谋一份差事了。

脸上堆満了笑，赛璐珞似的虚情假意就象是个旅行推销员。 一脸都是大白牙却是皮笑肉不笑。0我在北魏就听说过你了。⑥ 一脸都是牙齿却是皮笑肉不笑。你想开车吗?⑦

上车吧昆丁。

你来开车吧。

这是她翰车你的小妹妹拥有全镇第一辆汽车你不感到骄傲 吗是聲伯特送的礼。路易斯每天早上都给她上驾驶课你没有收 到我的僖吗⑥谨订于壹仟玖佰壹拾年肆月贰拾伍日在密西西比 州杰弗生镇为小女凯丹斯与悉德尼•赫伯特•海德先生举行

1. 想起他母亲廉普生太太给他介绍凯蒂的未嬌夫隸伯特•海德时的情景， 这件事发生在**1910**年**4**月**23**日，凯蒂结婚的前两天。
2. 想起凯蒂小时候与一小男孩邂逅，后来与他接吻的事，时间大约是在**1906** 或**1907**年。
3. 想起凯蒂结婚那天班吉的行为。

®-下面是康普生太太介绍时吹嘘自己未来的女婿如何慷慨大度。

® 这里驾昆丁对赫伯特•海德的印魏。

® 林伯帏•海徳在哈佛时因打牌作弊被开除出俱乐部，又因考试时作臀波 开除学籍，在哈佛学生中声名狼藉。昆丁这里有意地讥刺他。

1. 赫伯特为了讨好凯蒂，把自己的責车给她，让她开车。
2. 以上这句是康普生太太讲的。路易斯是住在康普生家附近的黑人，他心 灵手巧，又是个打满能手,

姉礼恭请光临杰生•李奇蒙•康普生先生暨夫人敬启。①又**8** 八月一日之启在塞舍会客敝址为印第安纳州南湾市**X X**街X **X** 号。②施里夫说你连拆都不拆开吗？*三夭。*，三次。杰生•李奇 *蒙*,康普生先生豎夫人年轻的洛钦伐尔③骑马从西方出走也未 免太急了 ―些，是不是?④

我是南方人.你这人真逗，是不是。

.;哦对的我知碧那是在乡下某个地方。

.你这人真逗，真*是的,*你应该去参加马戏团。

'我是参加了。，我就是因为给大会身上的蚤子饮水才把眼附 弄坏的。三次这些乡下姑娘。你简直没法猜透她们的心思，是 不是。哼，反正拜伦也从未达到过他的目的，•感谢上帝。可是別 往人家的眼镜上打呀。你连拆都不拆开吗？那封信躺在桌子上 毎只角上都点着一支蜡烛两朵假花捆在一根玷污的粉红色吊袜 带上。⑤知住大家的眼镜上打呀。

..'乡下人真是可怜见的⑥他们絶大部分从未见过汽车按喇叭 呀凯丹斯好让姑鄰不愿把眼睛转过来看我他们会让路的都不愿

■ -參 .•，，

1. 这是康普生先生为凯蒂结婚发出的结婚请柬c昆丁收到后三天没拆开信。 施里.夫融到書怪，所以有下面的话。
2. 这是赫伯特•海德在谓桌上如的附言，表示他与凯蒂度过蜜月后将回到

• 他在申第安熟州的老家去住。

1. 苏格兰作家华尔特・司各特著名叙事诗《马米恩》第五次中一谣曲中的英 雄。正当他的情人快要与别人结婚时,他帯上情人笑马出走。此处昆丁把 海徳比作洛钦伐尔。：
2. 回想起和施里夫的对话。施里夫橘见昆丁一直不拆结緡清柬，而且还把 .. 它供农桌上,便不断冋他，提般他。昆丁嫌施里夫多管网事。接着又从施

里夫说宜己眼睛不好的话联系到打架时打人家眼镣的事。

⑥昆丁把他妹妹的结婚请東视为一具棺柩，给它点燃蜡烛，献上吊袜带做豹 . ,花圖。一 .・

®以下是康普生太太坐在赫伯個的汽车上理风时说的话**Q .**

*1M*

耆我你们的父亲是会不高兴的如果你们压着了谁我敢说你们的 父亲现在也只好去买一辆了你把汽车开来我真有点为难赫伯特 当然我坐着兜兜风是非常痛快的咱们家倒是有一辆马车可是每 逢我要坐着出去康普生先生总是让黒人们干这于那倘若我于涉 一下那就要闹翻天了他坚持要让罗斯库司专门侍候我随叫随到 不过我也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人们作出许诺仅仅是为了 抚慰铮己的良心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对待我的宝贝小女儿呀赫伯 特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的赫伯特简宜把我们全都惯坏了昆丁我 给你的值中不是说了吗他打算让杰生高中念完之后逬他的银行 杰生会成为1个了不起的银行家的在我这些孩子中只有他有讲 实际的头脑这r点还全靠了我因为他继承了我娘家人的特点其 他几个可全都是十足的康普生家的脾气杰生拿出面粉来。他们 在后席上做成筝岀售每只卖五分，他一个还有慎精生家的男孩。 本生管账.①

这一辆电车上倒没有黑人，一顶顶尚未泛黄的草帽在车窗 下滅过去。是去哈佛的。②我们卖掉了班吉的他麝在窗子下面 的地上，火声吼叫。我们卖掉了斑吉的收场*好让昆*「去上哈佛你 的好弟弟。你们的小弟弟。

-你们应该有一辆汽车它会给你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你说 是不是呀昆丁你瞧我马上就叫他昆丁了凯丹斯跟我讲了那么许

。昆丁从母亲夸燿杰生的话想起杰生从小就爱散买卖，有一回与邻皆的该 于合作微风筝出售，后来因为分钱不匀两人吵**©T,**

1. 昆丁过桥后搭上一辆电车，从舍票员说明车子去向的话（'•是去哈佛的°） 中联想自己来哈佛上学家中卖掉“班吉的牧场s ***W***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 片高尔夫球场）给他礁学费的事。接着又想到凯希结婚那天理吉大闹的情

多他的事。①

你叫他昆丁这很好赚我要我的孩子们比朋友还亲密是的凯 丹斯跟昆丁比朋友还亲密父亲啊我犯了乱真可怜你没有兄弟姐 妹没有姐妹没痛姐妹根本没有姐妹別问昆丁他和康普生先生一 看到我身体稍微好些下楼来吃饭就觉得受了侮辱似的不太高兴 我现在是胆大包天等这婚事一过去我就要吃苦头的而你又从我 身边把我的小女儿带走了我的小妹妹也没有了。如果我俛说母 亲牙。母亲

除非我按自己的冲动向您求婚而不是向凯蒂否则我想康普 生先生是不会来追这辆车的。②

啊赫伯特凯丹斯你听见没有她不愿用温柔的眼光看我却梗 着脖子不肯扭过头来往后看不过你不必吃酷他不过是在奉承我 这个老太婆而已如果在他面前的是个成熟的结过婚的大女儿那 我就不敢设想了.

您说哪里的话您看上去就象一个小姑娘嘛您比凯丹斯显得 嫩相得多啦脸色红红的就象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一张迷責的泪 涟连的脸一股棟脑味儿泪水味儿从灰蒙蒙的门外隐隐约约地不 断传来一阵阵耍耍的嗫泣声也传来灰色的忍冬的香味。③把空 箱子一只只从阁楼楼棉上搬下来发出了空隆空隆的声音象是棺 材去弗兰区•里克。盐渍地没有死人

1. 又想到与赫伯特•海德见面那次的事。这段话是当时海德说的。
2. 辯伯特•海德在对康費生太太讲奉承活。
3. 回想到康普生一家得知凯蒂失身后的反应。康普生太太拿了一方洒了棹脑 水（可以匣脑）的手帕在哭泣，康普生先生决定让凯蒂前往弗兰区•里克 **（French Lick,**印第安纳州南部一疗养胜地）换换环境，借以摆脱与达尔 顿-艾密司的关系。家人把空箱子从阁楼扱下来准备行装。空箱子的声音 使昆丁想起棺材，又从.里克**"Lick）**想到了■盐波地‘伽**1**。**lick）**。

有的戴着尚未泛黄的草帽有的没戴帽子。有三年的时间我 都不能戴帽子。我无法忍受帽子。世界上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哈佛 之后，帽子还会有吗。爸爸说的，在哈佛，最精彩的思想象是牢 牢地羣在旧砖墙上的枯爬藤。到那时就没有哈佛了。至少对我 来说是没有了。又来了。比以前更忧郁了 **Q**哼，又来了。现在 是心情最最不好的时候了。又来了。

斯波特身上巳经穿好衬衣，那现在一定是中午了©待会儿 我重新见到我的影子时如果不当心我又会踩到那被我哄骗到水 里去的浸不坏的影子上去的。可是不妹妹。我是怎么也不会这样 干的.我决不允许别人侦察我的女几①我是决不会的。②

你叫我怎么管束他们呢你老是教他们不要尊重我不要尊重 我的意志我如道你看不起我们姓巴堀康的人可是难道能因为这 -点就教我的孩子我自己吃足苦头生下来的孩子不要尊重我 吗③用硬硬的皮鞋跟把我影子的骨头踩到水泥地里去这时我听 见了表的嘀嗒声,我又隔着外衣拱了摸那两封信。

我不愿我的女丿**L**受到你或是昆丁或是任何人的监视不管你 以为她干了什么坏専

至少你也认为存在\*她应该受列监视的理由吧

我是决不会这么干的决不会的。④我知道你不愿意我本来 也不想把话说得那么难亦可是女人是互相之间都不尊重也是不

1. 農普生太太厳杰生去监视凯蒂，康普生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了这样的 话。
2. 从上一行的.可母不妹妹,直到此处（仿宋体字除外）是凯蒂失身那晚昆丁 对凯蒂说的话。
3. 这是康普生太太与康普生先生吵将时所说的话。巴斯康是她娘家的姓。
4. 昆丁对凯蒂讲的话。

尊重自己的①

可是为什么她要我的脚刚踩在我的影子上钟声响了，不过 那是报刻的钟声。②在哪儿我都没有看见执事的影子。以为我会 以为我可以•

她不是有意的女人做事情就是这样这也是因为她爱凯蒂嘛 街灯沿着坡伸延到山下然后又上坡通往镇子我走在我影子 的肚子上。我可以把手伸到影子之外去。只觉得父亲就坐在我的 背后在那夏天与八月的令人烦躁不安的黑暗以外那街灯父亲和 我保护妇女不让她们彼此伤害不让她们伤害自己我们家的妇女 女人就是迁样她**ft**并不掌握我们渴想熟谙的关于入的知识她们 生来具看一种猜疑的实际肥力它过不多久就会有一次收成而且 往住还是猜对了的她们对罪恶自有一淋亲和力罪恶短缺什么她 们就提供什么她们本能地把罪恶往自己身上拉就象你睡熟时把 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一样她们给头脑駕肥让头声里犯罪的意识浓 浓的一直到舉恶达到了目的不管罪恶本身到底是存在还是不 ，存在⑧'执事'夹在两个一年级生中间走来了。他还浸沉在游行 的气氛中，因为他向我敬了一个礼，一个十足高级军官派头的礼。

'我要和你谈一下，”我说,停住了脚步。

“和我谈？好吧。再见了，伙计们，他说，停住脚步转过身 来L很高兴能和您聊一会儿；这就是执事，从头到脚都是执事 的气味。就说你周围的那些天生的心理学家吧。他们说执事四 十年来每逢学期开始从未漏接一班火车，又说他只消瞥一眼便 能认出谁是南方人。他从来也不会搞错，而且只要你一开口，他

1. 这一段与下面一些话（仿宋体）是凯蒂失身那晚父亲与昆丁所讲的话。
2. 电车开到哈佛，昆丁下寧寻找执事。
3. 这一段是康普生先生发的议论。 ***，***

就能分辨出你是哪个州的。他有1套专门接车穿的制职，”活脱 是演《汤姆大伯的小屋》的行头，全身上下都打满补钉，等等等等。

“是啦,您哪。请这边走，少爷，咱们到啦，”说着接过你的行 李。“辑，孩子，过来，把这些手提包卷上/紧接着一座由行李堆 成的小山就慢慢向前移动起来，露出了后面一个大约十五岁的 白人少年，执專不知怎的又往他身上添了1只包，押着他往前 走。“好，瞅着点，可别掉在地上呀。是的，少爷，把您的房间号 码吿诉俺这黑老头儿，等您到房里，行李早就会在那儿凉着啦

从这时起，直到他把你完完全全制服，他总是在你的房间里 进进出出，无所不在，喋喋不休,可是随着他的衣饰不断改进，他 的气派也逐渐北方化了，到最后他敲了你不少竹杠，等你明白过 来他已经在直呼你的名字，叫你昆丁或是别的什么，等你下回再 见到他，他会穿上一套别人扔掉的布鲁克斯公司出品的西服，戴 上一顶绕着普林斯顿大学俱乐部缎带的帽子了是什么样的缎带 我可忘了那是别人送他的他一廂情**10**地坚信这是亚伯-林肯的 军用饰带上裁下来的。多年以前，那还是他刚从家乡来到大学的 那会儿，有人传播说他是个神学院的毕业生。等他明白过来这个 说決是什么意思时，他真是喜不自胜，开始自己到处讲这件事， 到后来他准是连自己也倍以为其了。反正他给别人说了许多他 大学生时代的又长又没一点意思的轶事，很亲热地用小名来称 呼那些已经作古的教授，称呼一般用得都不对浜。不过对壬一年 年进来的天真而寂寞的~年级新生，他倒不失为一个向导、导师 和朋友，而且我认为尽管他耍了这么多小花招，有点伪善，在天 堂里那位的鼻孔里,他的哭气却不比别人的更厉害些。

〃有三四天没见到您了，”他说，眼睛盯着我看，还是沉浸在 他那种军队的光辉中。“您病了吗?”

“没有。我身体挺好的。穷忙呗，无非是。不过，我倒是见 到过你的，

“是吗〃

'在前几天那次游行队伍里丁

“哦,对了。是的，我是游行来着。这种事我不太有兴纏，这 您是知道的，可是后生们希望有我一个，老战士球。女士们希望 老战士都出来露露面，您懂吗。因此我只好服从。”

“意大利人过节那回你也参加了，”我说，“你还得服从基督 教妇女禁酒会的命令吧，我想。”-

'那次吗?我是为了我女婿才参加的。他有意思在市政府里 混个差事。做清道夫。我吿诉他那活儿清闲，等于是抱着一把 扫帝睡大覚。您瞧见我了，是吗？”

“两回都见到你了.是的丁

**4**我是问您,我穿了制服的模样.神气吗?”

“帅极了。你比队伍里所有的人都神气，他们应当让你来 当将军的,执事，

他轻轻她稼了碰我的胳膊。他的手是黑人的那种精疲力竭 的、柔若无骨的手。“听着。这件事可不能外传。我吿诉您倒 不要紧，因沏，不管怎么说，■咱们是自己人嘛疽他身子向我稍稍 倾过来矿急急地讲着，眼睛却没有瞧着我。“眼下我是放出了长 线呢。等到明年，您再瞧吧。您先等着。往后您就瞧我在什么 队伍里游行。我不必吿诉您这件事我是怎么办成的）我只说，您 拭目以待好了，我的孩子。”到这时，他才瞅了瞅我，轻轻地在我 肩膀上拍了拍，身子以他的脚跟为支点，从我身边弹了回去，一 面还在对我点头。“是的，先生。三年前我改入民主党可不是白改 的。我女婿吃市政府的饭;我呢一■是啊，先生。如果改入民主党 ***in***

能使那个兔**Ml**子去干活……至于我自己呢，从前天开始算起，再 过一年，您就站在那个街角上等着讒吧，

“我但愿如此。你也应该受到重视了，执事。对了，我想起来 **T——**”我把值从口袋里摸出来/明天你到我宿舍去，把这封值 交给施里夫。他会给你点什么的。不过一定得等到明天,你听见 了吗。”

他接过信细细地观察着。“封好了疽

“是啊。里面有我写的字条。明天才能生效

“噬/他说。他打童着信封，携撅了起来。“有东西给我，您 说?"

*“是的•*我准备给你的一件礼物。”

他这会儿在瞧着我了，那只信封在阳光下给他那只黑手一 衬,曇得格外白。他的眼睛是柔和的、分不淸虹膜的、棕褐色的， 突然间，我看到，在那套白人的华而不实的制服后面、在白人的 政治和白人的哈佛派头后面，是罗斯库司在瞧着我，那个羞怯， 神秘、口齿不清而悲哀的罗斯库司。“您不是在给一个黑老头儿 开玩笑吧，是吗？•

“你知盖我不是在开玩笑。难道有郎个南方人作弄过你吗?，

“您说得不错。南方人都是上等人。可是跟他们没法一块儿 过日子

,你试过吗？'我说。可是罗斯库司消失了。执爭又恢复了他 长期训练自己要在世人面前作出的那副模样？自负、虚伪，却还 不算粗野・

“我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办，我的孩子疽

“不到明天可别送去，记住了/

“没错儿，”他说/我憤，我的孩子.嗯一99

“我希望一”我说。他居髙临下地看着我，既慈祥又深沉。 突然我伸出手去，我们握了握手，他显得很庄严，站在他那场市 政府与军队的美梦的不可一世的高度。"你是个好人,执事。我 希望……你随时随地帮助了不少年轻人」 -

“我一直想法好好对待所有的人，”他说。“我从来不划好多 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个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不管我是 在哪儿认识他的，

“我希望你始终象今天这样人象好了

“我跟年轻人挺合得来。他们也不忘记我，”他说，一面挥挥 那只信封。他把信放进衣袋，然后扣上外衣• “是的，先生，”他 说*，.我好*朋友是一直不少的丁

•钟声又鸣响了，是报半点仲的钟声。我站在我影子的肚子 上，听那钟声顺着阳光，透过稀稀落落、静止不动的小叶子传过 来，一声又-声，静谶而安详。一声又一声，静谧而安详，即使在 女人做新娘的那个好月份里，仲声里也总带有秋天的味道• » 在富于下面啲地上吼叫①他看了她一眼便明白了。②从婴儿们 的口中。那些街灯③钟声停住了.我又回进邮局，把我的影于 留在人行道土.下了坡然后又上坡通往镇子就象是墙上挂着许 多灯笼一葢比-盏高Q父亲说因为她爱凯蒂所以她是通过人们 的缺点来爱人们的。毛莱舅舅在壁炉前劈开双腿站着，他一只手 不得不从火前移开一段时间，好举杯祝别人圣诞节快乐④。杰生

1. 凱蒂结婚那夭班吉的表现。
2. 凯布失身那个夜晚的情景。,他'指班言厂
3. 凯蒂失身那个夜晚父子谈话时所见。•那些街灯'这一回忆为.当前.钟声的 停止所打新，接着昆丁又继续回匕
4. 依丁又想起某个圣诞节•的情衆以及弟弟杰生小时候的一些说中.

*m*

跑着跑着掉了一胶，他双手都插在口袋里,因此好象双翅被缚的 家禽似的躺着，直到威尔许过来把他抱起来。你干吗不把两只 手放在口袋外面这样你跑的时候就不样易摔跤了躺在摇篮里脑 袋滾来滚去把后脑勺都滚扁了。凯希吿诉杰生说这是威尔许说 的毛莱舅舅之所以不干活是因为他小时候睡在摇篮里滾来滚去 把后脯勺都滚扁了.

施里夫在人行道上走过来①,蹒蹒跚跚的，胖嘟嘟的，显得 怪一本正经的，在不断闪动的树叶的阴影下他那副眼镜因着反 光，象是两只小水潭。

“我给了执事一张字条,让他来取一些东西。我今天下午也 许回不去，所以千方请你等到明天再给他，行不行?。

"行啊，他盯看着我。'嗨，你今天到底在干什么呀?穿得整 整齐齐地逛来奄去，象是在等着宥印度寡妇自焚殉夫。你今天 早上去上心理学课了?”

“我什么也没干。明天再给他，知道吗?鈴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是双我拿去打了前掌的皮鞋。一定要到明天再给 他,你听见了吗？'

“好了。听见了。哦，对了，桌子上有一封信，你早上拿了吗？， “没拿。” •

•，•"在桌子上。是塞米拉米司②写来的。车夫十点以前送来的丁 “好吧。我会去拿的。不知这回她又要搞什么花样了。” “再组织一次军乐演奏会呗，我猜。得啦达达吉拉德布拉。

1. 回到“当前二
2. 传说中聪明而美飛的亚述王后。这里指布兰特太太.

'鼓再敲得响一些，昆丁。'上帝啊，我真高兴我不是什么世家子 弟尸他继续往前走，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本书，身材已经有些臃肿 了，胖擲嘟的，那么一本正经。那些街灯你认为是这样吗就因为 我们的先案中有一位当过州长有三位是将军而母亲家里却不是 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比死去的人强可是任何一个活着或死 去的人都不比另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人强多少然而母亲头脑里巳 经有了固定的看法。完了。完了。那么说我们都中毒了你把罪 恶与道德混为一谈了妇女们都不是这样想的你母亲想的是道徳 的问题至于这件事是否是罪恶她根本没有想过①。

杰生②我可得走了别的孩子由你管我把杰生带走到谁也不 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让他可以顺順当当地长大忘掉这一切别的孩 子都不爱我他们压根儿没爱过什么身上都有康普生家那股自私 自利与莫名其妙的自高自大劲儿杰生是唯一我侑得过不用害怕 的孩子③。

废话杰生是挺好的我刚才在想是不是等你身体好一些了就 带着凯蒂到弗兰区-里克去。

-那末把杰生留下来家中没别人只有你和那些黑人

她会把他忘掉的于是所有那些风言风语自会销声匿迹盐渍 地没有死人..

■没准儿我可以给她找到一个丈夫盐溃地没有死人

电车开近了停了下来。空中还在回荡着报半点钟的钟声。我

，①这又是康普生先生在发议论。

1. 这里的.杰生'姫康普生太太称呼她的丈夫，后面的'杰生'指的是她的儿 子。
2. 这是康普生家得悉凯蒂的事后，康普生太太讲的话。以下是康善生先生与 她的对话.

上了车，车又继续开了，车声盖过了报半点钟的钟声。不，是报 三刻的钟声。这么说离十二点也就只有十分钟光景**T.**要离开 哈佛①你雌亲的梦想是让你进哈佛因**it**得卖掉班吉的牧场

我到底造了什么輩呀②老天爷竟然让我生下这样的孩子一 个班吉明已经彼我受的了现在又出了她的事她对自己的亲娘哪 里有一点点感情我为她吃了多少苦头为她操心替她打算作出了 一切牺牲可以说是掉到了深渊的最底层可是打从她一生下来扒 开眼皮起就没有不存私心地给我着想过一次有时候我瞧着她心 里不由得要纳间妪是不是真是我肚子怀的杰生才是我的亲骨肉 呢打我头一回把他抱在怀里起他就从来没让我伤过心我当时就 知道他是我的喜悦是我的希望我本来以为班吉明已经是对我所 犯的罪孽的够沉重的惩罚了他来讨债是因为我自卑自贱嫁给一 个囱以为高我一等的男人这我木怪谁我爱班吉明翘过别的孩子 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是我的罪责虽然杰生始终揪着我的心可是 现在我知道我的罪还没有受够现在我知道我不但得为自己赎罪 而且还得为你犯下的过错赎罪为了你的所作所为为了你们这些 高貴伟大的人芻给我留下的罪孽可是你是耍为这些事承担责任 的你原会给你的亲骨血的过错找到借口的错的总是只有杰生因 为与其说他是康普生家的还不如说是巴斯康家的其实你自己的 女儿我的小女儿我的宝贝小妞唉她也她也不见得高明当我是个 姑娘家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你那么有福气我只不过是个姓巴斯康 的我受到的家教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要就是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就是不当可是凯蒂一点点小我

①昆丁想到坎布里奇郊外的阿尔斯顿**（AI**砒**on）**去，为此搭上一辆电车离开 哈佛。

®以下一大段话建歎普生太太与其丈夫吵■时的自我解白，

*t \* •*

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让自己贱到这样的 地步你不知道呜我只消着着她的眼睛便可以知道真相你也许以 为她会跟你说可是她是不会说的她诡秘得很你们不了解她的脾 气我知道她干了什么好事这些事情与其吿诉你我还不如死了呢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好吧你怪杰生吧指责我派他去监视她吧好 象这样做真有什么不对似的可是你却放任你自己的女儿我知道 你不爱杰生你1听人家说他的坏话急是相值是的你没有象以前 老是睇笑毛莱•那样地嘲笑他你再也不能伤害我了你的儿女已经 对我伤害得够厉害的了反正我也快离开人世了就是杰生没有人 爱他没有人保护他我每天看他单怕康普生家的特征终于会在他 身上显洛出来这期间他姐姐溜出去会她那个你铝叫什么来着你 看见过那人没有你甚至都不让我去査明那人是谁这倒不是为了 我我看都不想着他这是为了你是为了保护你可是你都不让我试 着办那么谚来保护你那高贵纯洁的献统呢咱们光是交叉着手老 老实实地坐着可她呢不仅败坏你的名声而且也汚染了你的孩子 们所呼吸的空气杰生①你必须让我走我受不了成让我帶杰生走 其他几个留在你身边他们不是我的亲骨肉可杰生是的他们是陌 生人与我没一点儿关系我真怕他们我可以,带杰生到没人认得我 们的地方去我要跪下来祈祷请求赦免我的罪愆好让杰生逃避这 种灾害并且忘掉别的孩子曾经犯过

「如果方才那声钟声是报三刻的，那么现在离十二点十分钟 也不到了 .匸辆车刚开走，已经有人在等下一辆了。我问那人，可 是他也不知道正午以前是否还会开出一辆，因为那是城镇之间 的区间车,不会有那么多。现在离站的又是一辆无轨电车。我跳

①此处的杰生捐的是康普生先生,下面指的是其次子。 给我送来一我字条.吉拉德成了什么形象居然我成了达尔顿• 艾密司 哦石棉 昆丁开了一枪①他周围的一个人物°反正是 跟女孩子们有关系的事。女人们的确有他的声音慈是压过那上 气不接下代的说话为②罪恶总是有一种亲和力③.她们相信女 人都是靠不住的，而某些男人又过于天真保护不了自己。是些平 凡的女覆子嘛.都是些远亲与世交,只消和她们打打交道，身份 高些的人就位佛欠了她们什么亲戚情份似的。而布兰特太太也 就坐在那儿当着她们的脸吿诉我们，吉拉德的脸具有他们家的 全部特征,，老天爷的安排真太不象话，因为男人是不用长得太漂 亮的，不漂亮反而更好，可是女孩子家要是不漂亮可就完了。她 用一种洋洋自得的赞许声调昆丁朝赫伯将开了一枪他的声音直 穿过凯蒂房冋的地板给我们讲吉拉德那些情妇的事丁他十七岁 那年有一天我跟他说，那张曜长在你脸上真是可惜了的，应该 长在一个姑娘家的脸上才对，、你们能想象在膜胧的光线中窗帘 随着苹果花的香气飘工进来她的头在微光中斜斜地靠着两只穿 睡袍的胳膜反拒在脳袋后面那声音嚙彻在伊甸园的上空新娘的 衣服放在床上她鼻子旁边从苹果树上看去④他怎么说的？才十 七岁，你们记住这一点，妈妈•'他说，'事情总是这样的。i那时. 吉拉德摆**tH-**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透过眼睫毛瞧着两三个姑娘。 而那几个姑娘的眼光也一个勃地象燕子一样直向他眼睫毛扑 去。施里夫说他一直纳闷你会照顾班吉和父亲吗⑤

、

1. 想起去厦自己在桥上与达尔頓•艾密司斗殴的情形。•
2. .又想起凯蒂靖婚前夕自己与凯蒂谈话的情景。

⑧又回到目前•，想到布兰特太太如何装腔作势，摆出一副貴族气派。

④ 昆丁回亿起凯蒂结婚前夕自己和凯蒂在她的卧室里的一次谈话。、 ©仍然是M丁与凯蒂的谈话。

•你最好少提班吉和父亲你什么时候关怀过他们凯蒂

答应我

你用不着为他们操心你这一回寧情办得挺顺利’

答应我我身子不舒服呢你一定得答应不知道是谁发明这个 笑话的①不过他一直认为布兰特太太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他 说她正在培养吉拉德有朝一日去勾引一位女公爵呢。她管施里 夫叫“那个加拿大小胖子。两次她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要撤换我 同宿舍的人，一次她要我搬出去，另一次

他在朦胧的微光中打开了门。他的脸象只南瓜枱儿饼。

竹好了，我要跟你好聚好散了。残酷的命运之神也许会把我 们拆散，可是我再也不会爱别人了。永远不会了。”

'你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位残酷的命运之神,她身上裹的杏黄丝绸足足 有八码长，戴的一磅磅的金属首饰比罗马楼船上划桨的奴隶身 上的枷锁还要重，她又是从前的'同盟派'那位不同凡响的大思 想家她那宝贝儿子的唯J的拥有者和产业主了接着施里夫吿诉， 我她如何到會监那里去要舍监把他轰出我的房间，而那个舍监 倒显出了某种下等人的牛劲儿,坚持旻先跟施里夫本人商量。接 着她又提出要他马上派人去把施里夫叫来当笏通知施里夫.舍 监也不愿这样做，所以后来她对施里夫简直是一点也不客气；我 -向抱定宗旨不说女入的坏话，”施里夫说/可是这位太太真不 愧为贵合众国与敵自治领②最最不要脸的母狗。”而现在，她纤 手亲书的信就放在桌上，发出了兰花的色泽与芳香。如果她知

① 这一句接上页末〜行的前半句.施里夫说他一直纳向'. ©指美国与加拿大。

道我几乎就在我房间的窗子下经过知道信就在里面却不。伯母 大人敬禀者①晩迄今尚未有幸捧诵惠书然晩愿先期漕求鉴谅因 晩今日或睢日或明日或任何一日。我所记得的另一件事是吉拉 徳如何把他的黒种仆人推下楼去那黑人苦苦哀求希望让他在神 学院注一个册这样就可以待在他的主人吉拉德少爷身边了。那 黑人又是如何一路热泪盈眶跟在吉拉德少爷的马车边跑呀跑呀 一直跑到火车站。我还要等一直等到他们再讲那个锯木厂的文 夫的故事却说那个戴绿头巾的拿了支猎枪来到厨房门口吉拉德 从楼上下莱一下子把枪折成两段把它还给王八丈夫掏出一条丝 手帕来擦了擦手顺手把手帕扔进火炉。这个故事我只听过两遍

声音直扑他的我方才看见你上这儿来了所以我找了个机会 来这儿我想我们不妨认识一下来支雪茄如何②

:谢谢我不会抽烟

不抽吗自从我离开之后哈佛的变化准是很大吧我点火你不 介意吧

不要客气

•.二谢谢我听到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我想若是我把这根火柴扔在 屏风后面你母亲大概不会在乎的吧你说呢凯丹斯在里克的时候 整天整天都谈你的事 我都吃醋了我对自己说这个昆丁到底是 谁呢我一定要看看这畜生长得什么模样因为我一见到那个小姐 儿可以说真是一见钟情明白吗我想吿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怎 么也没有科到她不断提到的男人原来就是她的哥哥如果世界上 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人她提的次数也不会更多一些做丈夫的更不

1. 昆丁在想象自己给布兰恃太太写回信。
2. 又想起与菇伯特•海德见面那天（**1910**年**4**月**23**日）的情形。昆丁坐赫伯 特•海復的汽车回到家中。赫伯特找了个机会来到书房，与尾丁単独谈话。

在话下了你真的不想抽烟吗

•我是不会抽烟的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便勉强了不过这种雪茄烟草挺不错的一 、百支妥二十五块饯呢这还是批发价格在哈瓦那有熟人是啊我想 学校里准是有了不少变化我老是许愿说一定去看看可总是怎么 也抽不川时间十年来我一直在拼命奋斗我高不开银行在学校的 时候有人出于旧习惯做了些学生认为是非常不体面的事你明白 吗①吿诉我哈佛有什么消息

我是不会吿诉父亲和母亲的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不会吿诉不会吿诉哦这可是你说的是不是你知道吗我才不 在乎你说还是不说呢明白吗出了这样的事够倒霉的不过到底不 是什么刑事罪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干这样的事的人我只 不过是运气不佳罢了你可能比我运气好

你胡说八道' .

用不着暴跳如雷的我又不想让你替我说什么你不想说的话 我没有跟你过不去的意思当然啦象你这样的年轻人自然会把这 样的事看得过于严重不过五年之后你就

对于欺诈行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有法我相信我在哈佛 也不会学到别的看法

咱们俩的对话真的比一台戏还要精釆你准是参加过剧社的 哦你说得对的确没有必要告诉老人家过去的事咱们就让它过去 吧舸咀们两人没有理由为区区小事闹得不欢而散我喜欢你昆丁 我1看到你的模样就喜欢你跟那些土老儿不一样我很髙兴咱们

①赫伯特•'海德猜想昆丁知道他在哈佛的劣迹（打牌作弊与考试作弊），呑呑 吐吐地暗示昆**T**不榮吿诉康普生先生和去人：. 能这样一见如故我答应过你母亲拉杰生1把但我也很愿意精帮 你的忙杰生在这里也1样会得发的不过对于象你这样―位少年 俊杰来说呆在这个闭塞的鬼地方是混不出名堂来的

谢谢你的谬奖不过你还是把眷爱集中在杰生一个人的身上 吧他比我更对你的口味'

我那件事是做得不大妙我也很后悔不过我那会儿还是个孩 子我又从小没有母亲不象你有那么好的母亲来敎你什么是良好 的行为如果让她知道了徒然会伤她的心是的你说得对是没有必 要当然凱丹斯也包括在内.

我方才说的是母亲和父亲 /•

限我说你好好瞧我J眼你想你若是和我打架你能坚持多久 我是不用坚持多久的如果你也在学校里学过斗拳的话你 倒试试看看我能坚持多久

你这该死的小番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倒试试肴

我的天那雪茄要是你母亲发现她的壁炉架上烫起了一个泡 她会说什么幸亏还发现得早我说昆丁咱们马上要干出以后两个 人都会感到后悔的事了我喜欢你我第一眼见到你时就喜欢上你 了我跟自个儿说不管他是谁他准是个蛮不销的小伙子不然的话 凯丹斯怎么这么对他念念不忘呢听着我进社会闯荡已经有十年 了人们再也不会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了你自己也会发现的就让 咱**（H**在这件事上采取一致的步调吧都是老哈佛的小伙子癖我估 计我现在真的要认不出我的母校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那真是世界 上最好的地方了我以后要让我的儿子都去上哈佛让他们可以比 我享有更好的机会等一等先别走咱们先把这事说完了一个年轻 人能有这样的道徳原则这很好琳我是完全赞成的这对他有好处

你先出去1会儿赫伯特我要跟昆丁谈1件事

**，**进来进来咱们~块儿随便聊聊熟悉熟悉我刚才在吿诉昆丁 走吧麹伯特出去一会儿

那好吧我看你是要和你这好哥哥再叙谈叙谈是吧

你最好把壁炉架上的雪茄拿走

遵命遵命我的孩子那我可要輙北了由她们神气活现地摆布 吧昆丁等到后天一过那就要听鄙人我的罗是不是亲爱的好好吻 我一下宝贝儿

唉别来这一套了等后天再说吧

那我可要利上加利利上滾利的嗅别让昆丁干他不能胜任的 事噢对了我还没有吿诉昆丁那个男人养的鹦鹉的事呢它的遭遇 真是1个悲惨的故事啊让我想起你**g**己也好好想想再见再见回 头见.

喂

喂.. •

你又在忙什么喚

没什么■

你又在播手管我的闲事了去年夏天你还管得不够吗

凯蒂你好象在发烧你病了你是怎么得病尚①

我増了说是了。我又不能求人。

他的戸音直穿过

别嫁结这个坏蛋凯蒂

那条河有时越过种种阻碍物闪烁出微微的光芒，直向人们

① 昆丁的思路又从与赫伯特・海德见面的那一天**（IMO**辱**4**月**23**日）跳到 凯蒂结婚的前夕**（191**。年**4**月**24**日）。昆丁以为他妹妹有病，其实凯蒂是 怀了两个月的身孕。 **，•**

險

扑来，穿越过正午和午后的空气。①嗯，现在准是已经过了正午 了,虽然我们已经驶过了他还在划着船努力地逆流而上的地方, 他堂而皇之地面对着神，不，是众神。一到波士顿，一到马萨诸 塞州,连神也变成一帮一伙的了。也许仅仅是算不上个丈夫吧。 潮湿的桨一路上向他挤眼，金光灿烂的，象女性手掌的挥动。马 屁精。一个马屁精如果不能算是丈夫的话，他会疏忽冷落上帝 的。这个混蛋，.凯蒂。在一处突然拐弯的地方河流反射出了金 光。•

我病了你一定得答应我

病了吗你怎么会病的

我就是病了我又不能去求别人你可得答应我你会照应的 如果他们需要照顾也只是因为没有了你你是怎么得病的在 窗子下面,我们听到了汽车开往火车站的声音，接八点十分的火 车。把三姑六婆接来**G**都是人头,人头攒动，却不见有理发师 -起来。也没有修指甲的姑娘。②我们以前有一匹纯种马。养 在马底里，是的，可是一套到皮扼具底下却成了一条杂种狗。昆 丁让自己的声音压**it**各种别的声音穿过凯蒂房间的地板

车子停住了。我下了车，站在我的影子上。有一条马路穿 过电车轨道。车站上有个木头的候车亭，里面有个老头儿从纸 包里不知摸出什么东西在吃，这时车子已经走远，听不见车子的 声音了。那条马路延伸到树林里去，到了那里就会有凉荫了，不 过新英格兰六月里的树荫还不如密西西比州老家四月的浓呢。 我看得见前面有个大烟囱。我转过身于背对着它，把自己的影

1. 又回到"现实'之中。
2. 写凯蒂结婚前夕，家中派汽车去火车站接亲友的情景。又写昆丁想起家庭 全盛时期，遇到喜庆时连理发师、美容师都一起接来的情景. 于踩到尘土里去.我身子里有一样可怕的东西①黑夜里有时我 可以肴到它簿出牙齿对着我拧笑我可以看到它透过人们透过人 们的脸对我狞笑它现在不见了可是我病了

凯蒂

别碰我只不対你塁答应我

如果你病了你就史不能

不我能的绪婚以后就会好的就会不要紧了你可别让人家把 他送到杰克逖去答应我园

我答应你凯蒂凯蒂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模样凯書

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鄰个透过人们对你狞笑的东西

我仍然看得见那个大烟囱。河一定就在那个方向，流向大 海，通向安宁的洞窟。它们会平静地落进水里，当他⑧说起来吧 时只有那两只熨斗会浮起来。从前我和威尔许出去打一整天的 猎，我们根本不带午饭，到十二点钟我觉得肚子饿了。我一直要 饿到一点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我甚至都忘了我已经不觉得愀 了。街灯沿着坡伸延到山下接着听到汽车驶下山去的声音。④椅 子的扶手凉丝丝地平灣地貼在我的甄前形成了椅子的模样苹果 树般罩在我的头发上在伊甸园的上空衣服在鼻于旁地看见你有

®想到凯蒂结婚前夕在卧室里对他讲負己做了个恶梦。

1. 凯蒂很爰小弟弟班吉，不愿人们在她结姉走开后把他送到州府杰克逊的轨 入院里去D
2. 指耶稣。

Q又回到*嬉蜻前*夕，汽车去火丰站接亲友的亭.

热度我昨天摸到的就象火炉一样烫。 、•

别碰我。

凯蒂你可不能结婚你有病啊。.那个流氓。

我非得嫁人不可。接着他们告诉我还得再把骨头弄断①

我终于看不到大烟囱了。现在路沿着一面墙向前延伸。树 木压在墙头上，树冠上洒满了阳光。石头是凉荫荫的，你走近时 可以感到凉气逼人。不过我们那儿的乡下跟这儿的不一样。只 要在田野里走一走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身边似乎有一种静静 的却又是猛烈的滋生能力，可以充分満足永恒的饥饿感。它在 你周围流溢，并不停留下来哺育每一块不毛的石子。象是权且 给每棵树木分得一些苍翠，为远处平添一些蔚蓝，不过却对实 力雄厚的喷火女妖毫无帮助。医生告诉我还得再把骨头弄断我 身体呈巳经在牙牙呀地喊疼了也开始冒汗了。我才不在乎呢腿 断了是什么滋味我早就领教过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无非是再 在家里多果些时候罢了我下踱的肌肉开始酸麻我普里在说等一 等再等一分钟我一边说一边在冒汗我透过牙缝发出牙呀牙的声 音而父亲说那匹马真该死那匹*马莫演*死。等一等这是我自巳不 好。他②每天早上拎着一个篮子沿着柵栏向盼房走来一路上用 根棍子在樹栏上刮出声音我每天早上拖着身子来到窗前腿上还 带着石膏绷带什么的我为他特地添上一块煤迪尔西说你不想活 啦你到底有没有脑子你跌断腿才不过四天哪。你等一等我马上 就会习惯的你就等我一分钟我会习惯

甚至连声音也似乎在这样的空气中停止了传播，仿佛空气

1. 昆丁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从時上堕下捽断了腿的事。
2. 这里的“他”是昆丁小时候的黑入朋友，就是下面提到的打负风的能手路易 斯-赫彻尔，女就是庖来教凯布开汽李的那个路易斯.

已感到疲倦，不愿再运载声音了。一只狗的吠声倒比火车的声 音传得更远,至少在黑暗中是这样。有些人的声音也是侍得远的。 黑人的声音。路易斯•赫彻尔虽说带着号角和那只旧油灯，但是 他从来不用那只号角。我说，"路易斯，你有多少时候没擦你的 灯了?”

“我不多久以前刚刚擦过。你记得把人们都冲到河里去的 那回发大水吗?我就是那天擦它来着。那天晚上,老太婆和我坐 在炉火前，她说，路易斯，要是大水来到咱们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就说了，这倒是个问题**Q**我看我最好还是把灯擦擦干净吧**J** 于是那天晩上我就把灯擦干净了。”

'那回发大水不是远在宾夕法尼亚州吗**F**我说，“怎么会淹 到咱们这儿呢?'

• “这是你的说法建路易斯说。'不管在宾夕法尼亚还是在杰 弗生,水都是一样深一样湿，这是我的看法。正是那些说大水不 会淹得这么远的人，到头来也抱若根梁木在水里漂：

“你和玛莎那天晚上逃出来了吗?”

“我们前牌出门大水后脚进屋。我反正灯也擦亮了,就和她 在那个小山頂上的坟场后面蹲了一夜。要是知道有更高的地方， 我们不去才怪呢。”

“你那以后就再也没擦过灯?”

,“没有必要擦它干啥?”

'你的意思是，要等下次发大水再擦罗？”

.・'不就是它帮我们逃过了上次大水的吗?”

“嗨，你这人真逗，路易斯大叔，”我说。

• “是舸.少爷。,隹有你的敵法，我有我的做法。如果我只要

• ，、 •

擦擦灯就能避过水灾,我就不愿限人家拌嘴了。”

别碰我请你照顾史吉和父亲好吗

我还没来到桥边就已经感覧到河水的存在了。这座桥是灰 色石块砌的，爬满了地衣，在逐渐涸上来的一块块斑驳处，菌类 植物长了出来。•桥底下，河水清澈平静，躺在阴影之中，打着越 来越缓和的漩涡，映照出旋转的天空，在桥墩周围发出了喃喃声 与汩汩声。凯蒂那个

我总得嫁人牙威尔许吿诉过我有个男人是怎么自己弄残废 的。他走进树林，坐在一条沟重用1把剃刀干的。随着那把破 剃刀一择，只见那两团东西往肩膀后面飞去，同一个动作使一股 血向后喷戲但是并不打旋。可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把它们割去 还不解决冋题**8**还得从一开头起就没有它们才行，那样我就可 以说嗔那个呀那是中国人的方式可我并不认识中国人。于是父 亲说这是因为你是一个童男子，你难道不明白吗？女人从来就 不是童贞的八纯清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 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于是他说那么 贞操也是空话了于是我说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于是他说是 的。等到我们明白这一点时悲剧已经没有新鲜感了**6**

桥影落在河面上的地方，我可以看得很深.但是见不到河 底。如果你让一片叶子在水里浸得很久叶肉会慢慢烂掉，那细 细的纤维就会缓缓摆动仿佛在睡梦中一样。纤维彼此并不接触, 尽管它们过去基纠结在一起的，是与叶脉紧紧相连的。也许当 他①说起来吧时，那两只眼睛也会从深邃的静谖与沉睡中睁开, 浮到水面上来，仰看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 来的。我把熨斗栽在一边的桥底下②，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

1. 指耶蘇。
2. 昆丁已选定那处地方作为他自杀的地点.

杆.

我看不到河底，但是我能看到河里很深的地方，那儿水流在 缓缓移动，我往下看，一直到眼睛再也辨认不出什么，接著我肴 贝一个影子象根粗短的箭横梗在水流当中。蜉蝴紧贴着水面飞 行,J会儿掠进桥影，一会又掠出桥影**6**这个世界之外真的有一 个地狱就好了，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①鬼越死亡。到那时 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列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 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 接着一条舅食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鳏，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 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顆花生。逐渐趋于缓和的小旋 涡向下游移去，我又看到那支箭了，顺着水流轻轻摆动，头部伸 在水流里，蜉螂在水面上时停时动地翻飞着。到那时只有你和我 置身在火舌与恐怖之中四周都是蛆洁的火焰

鱒鱼姿勢优美、一动不动地悬在摇曳不定的阴影当中。这 时,三个男孩扛若钓竿来到桥上，我们都靠在栏杆上伽视着水里 的鱒鱼。他们认得这条鱒鱼。它在这一带肯定是人所共知的角 色。 .:

'二十五年来，谁都想逮着它。波士頓有家铺子出了悬赏, 谁逮着它就给一根值二十五元的钓竿；

“那你们于吗不逮住它呢?你们就不想要一根二十五元的約 等吗?，

“想啊：他们说。三个人都倚在桥栏上，看着水里的那条傅 鱼一我当然想要啊，”其中的一个说•.

“我倒不想要钓竿了另一个孩子说。“我情愿要二十五块

ma己与畝菩.

钱』

:说不定店里的人不干，”第一个孩子说丁他们准是只肯给 钓竿丁

“那我就把它卖了」

…“你哪能卖得到二十五块钱啊。**0**

•: “我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呗。我用自己这根钓竿,钓的鱼 也不会比二十五块的那根少建接着他们便争起来，若是有了那 二十五块镣他们要怎么花。三个人同时开口，谁也不让步，都要 压过别人了火气也越来越大,把根本没影儿的事变成影影绰绰的 *事,*接着又把它说成是一种可能，最后糞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人 们在表达府**E**药撫望的时候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

:…' “我要实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第二个孩子说.

"你别逗了，”其他两个孩于说,

：•，我美得到的。我知道上那儿可以用二十五块钱买到马和马 车。我认御那个人/

「一谁呀?\* . . , . •:

'是谁你们甭管。我反正用二十五块能买来丁

・哼，■那禅个说/他哈也*木憤。*完全是在瞎说八道。”

'谁睹说八道啦?”男孩说。他们继续嘲笑他,不过他不再还 **«T-**他靠在栏杆上，低头瞧着那条他已经拿来换了东西的虾 鱼。突然之间，那种挖苦、对抗的声调从那两个孩子的声音中消 失了，仿佛他们也真的觉得他已经钓到了鱼，买来了马和马车， 他们也学会了大人的那种脾性，'只消保摆出一副沉默的矜持姿 紀他伯就飼**5**什么事都值以为真。我想,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靠 语言来欺骗自己与欺骐别人的人，在有一点上倒都是-致的，那. 就是.认为一根沉默的舌头才是最高的智慧。因此接下去的几

\*

分钟里，我觉察到那两个孩子正急于要找出某种办法来对付那 另一个孩子,好把他的马儿和马车夺走。

“那根钓竿你卖不了二十五块钱的第一个孩子说,“打什 么贖都成，你卖不了/

“他根本还没钓到那条鱒鱼呢，”第三个孩子突然说,接着他 们俩一起嚷道**t**

“对敵，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谅你 也说不出来。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人，

“哼,少废话，”第二个孩子说瞧，鱼儿又上来了。"他们靠 在桥栏上，一动不动，姿勢一模一样，三根钓竿在阳光尋稍稍倾 斜着,角度也一模一样。那条盛鱼不慌不忙地升了上来;它那淡 淡的摇曳不定的影子也逐渐变大了**3**又一个逐渐变淡的小旋涡 向下游移丟！真棒丁那第一个孩子哺喃地说。

“我们也不指望能逮住它了，”他说，“我们就等着看波士顿 人的能耐了了

. “这个水潭里只有这一条鱼吗？”

“是的。它把别的鱼全给撵跑了。这一带说到钓鱼最好的地 方还得算下游那个大旋涡那儿了

“不,那儿不怎么样，”第二个孩子说广皮吉罗磨坊那儿要好 上一倍。”接着他们又就哪几钓鱼最好这个问题争吵起来，然后 又突然停止争论，欣赏那条酷鱼如何再次浮了上来，渊看那被搅 碎的小旋涡如何吮吸下一小片天空。我问这儿离最近的镇上有 多远。他们吿诉了我。

“不过最近的电车线是在那边，第二个孩子说，往我来的方 向指了指。“你要上哪儿去?”

.“不上哪儿去。随便走走。”

&你是大学里的吗**V , .**

“是的。那个镇上有工厂吗?\*

'工厂？'他们瞪着眼看我。’ ….

“不，”第二个孩子说，■没有工厂丁他们看看我的衣服丁你 是在找工作吗**V**

“皮吉罗磨坊怎么样?”第三个孩子说、那是一家工厂啊了 “那算个啥工厂。他指的是一家正正式式的工厂了

“有汽笛的工厂,”我说，我还没听见哪儿响起报一点钟的 汽笛声呢了

“噢，”第二个孩子说，“唯一神教派教堂的尖塔上有一只钟。 你看看那只钟便可以知道时间了。难道你那条表链上没挂着表 吗.

“我今天早上把它摔坏了。”我把表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 -本正经地端详了好久.

“表还在走呢，"第二个说。“这样一只表值多少钱?”

“这是人家送的礼物了我说。"我高中毕业时我父亲给我 的。.

"你是加拿大人吗？”第三个孩子向。他长着一头红发。

“加拿大人?°

4•他口音不象加拿大*人一第二*个说。“我听过加拿大人讲话。 他的口音施黑人戏班子里那些戏子的差不多丁

-"嗨了第三个说：你不怕他揍你吗吧，

“揍我

L你说他说话象黑人/

“啊，别抵淡了/第二个说。“你割过那座小山岗，就可以看 到钟楼了。”

步子. ’’’

“嗨,〉我说,“没看到你们钓到它呀建

•- “我们本来没想逮它，”第一个孩子说。“这条鱼谁也逮不着 的•

“钟就在那丿**L,”**第二个孩子用手指着前面说丁你再走近些 就可以看得出几点了了

“是的，”我说•“好吧。”我站起身来，你们都到镇上去吗?” “我们到大旋涡去钓蜂鱼，第一个孩子说。

• •你在大旋涡是什么也钓不着的，第二个孩子说。

•-“我看你基想上磨坊那儿去钓,可是那么多人在那儿溅水泼 水，早就把鱼儿全吓痢了了 .

“你在大*旋混站*什么也钓不着的疽

"如果我们不往前走，我们更不会钓到鱼了，”第三个孩子 说，\_•

.•'我木懂你们干吗老说大旋混大態涡的/第二个孩子说。 ,反正在那儿什么也钓不着。\*

“你不去没人硬道你去啊，”第一个孩子说/我又没把你拴 在我身上，

**；**'咱们述是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笫三个孩子说**6**

. 我反正是要到大旋狷去钓鱼，”第一个说你爱怎么玩随 你自己好了疽

-'嘿，我何你，你多咱听说有人在大旋涡钓到鱼了？”第二个 孩子对第三个说,

“咱们还是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第三个孩子说'钟楼一 点点沉到树丛里去了，那个圆圆的钟面还是远得很。我们在斑 斑驳驳的树荫下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一座果园前，里面一片

红里透白的颜色•果曲里喪蜂不少"我们老近就能听到嚙嗡声 **To**

"咱们成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第三个孩子说。有条小 径从果园边岔开去。第三个孩子步于慢了下来，殽后站住了。第 -个继续往前走，斑斑点点的阳光粼着钓竿滑下他的肩膀，从他 衬衫的后背往卞酒丁去吧,”第三个说。第二个男孩也停住了脚 步。你干吗非得嫌人呢飢蒂①

你一定旻我说吗你以为我说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吗

'”咱们上磨坊去吧建他说/走吧，

那第一个孩子还在往前走。他的光脚丫没有发出一点点声 音，比叶子还耍轻地落在薄薄的尘埃中。果园里，姿蜂的营营声 象是天上刚要起风，这声音又给某种法术固定住了，恰好处在比 “渐强■⑤略轻的那种音量，一直持续不变。小径沿着园墙伸延 向前，我们买上树木如拱，脚下落英缤纷,小径远远望去瞬进一 片绿荫。阳光斜斜地照进树林，稀稀朗朗的，却象急急地要挤进 来。黄色的蝴蝶在树荫间翻飞，象是斑斑点点的阳光。

'你去大旋涡千吗呢? ”第二个男孩说/在磨坊那边,你想钓 ,不一样也可以钓吗

“唉,让他走吧了第三个孩子说。他们目送那第一个男孩走 远。一片又一片的阳光滑过他那往前移动着的肩膀，'又象是一 只只黄蚂蚁，在他的钓竿上闪烁不定。

。肯尼，”第二个孩子喊道。你去对父亲说清楚好不好③我

1. 又回到凯蒂结婚前夕的那次谈话。.
2. 这里用的是一个音乐术语**/creMwid**。'.
3. 回想到凯蒂结婚前夕的那次谈温**；. .**

加

会谈的我是父柬的“生政之种”我发明了他创造了他。去眼他说

, • ••

这样不行因为他会说不是我然后你和我因为爱子女

瑚，走肥"孩子说，"人家已经在玩了了他们又向那第一个

•> \*

孩子的背影瞥去丁嗨建他们突然说，"你要去就去吧，这娇气包。 假如他下水游泳，他会把头发弄湿,肯定会挨揍的。”他们拐上小 径向前走去?黄期蝶斜斜地在他们身边树西间翻飞。

因为我不相信别的①也许有可以相信的不**it**也许并没有于 是我说你会发现说你的境况不公平这句话还表达得不够有份量

・ - J - ••-

呢。他不理我,他的脖子执拗地梗着，在那顶破帽子下面他的脸 稍稍地转了开去。②

■ •

“你干吗不跟他们一块去游泳？”我说。那是个流氓凯蒂③

你昨天是想找碰儿跟他打架是不是

他既是吹牛大王又是个骗子凯帯他打牌耍花招给开除出倶 乐部大家都蹑他不来住了他期中考试作弊被开除丁学籍

是吗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反正又不跟他打牌

“比起游泳来，你更喜欢钓鱼，是吗?”我说。蜜蜂的营营 声现在变餐了，但一直持续着.仿佛不是我们陷入了周围的沉 寂，而是沉寂象涨水那样，在我们周围涨高了。那条路又拐了 个弯，变成了一条街，两旁都是带着绿荫匝地的草坪的白色洋 房**a**凯蒂滩是个流氓你眷班吉和父亲着想跟他吹了吧倒不是为 了我

除了他砰我还有什么可挂念的呢我一向不就为他们着想吗 那男孩离开了街道。他爬过一道有尖桩的木柵，头也不回，穿

**<p**这一段是凯蒂委身达尔顿,艾密司后,毘丁与凯蒂的对话。

1. 又回到“当前'这里的'他'指的是那'第一个孩子\

⑧又想到凯蒂靖辩前夕他与凯蒂的那次对话° 过草坪走到一棵树的跟前，把的竿平放在地上，自己爬上树的 極杈，坐在那儿，背对着街，斑斑驳驳的阳光终于一动不动地停 留在他的白衬衫上了。一向不就为他们着想吗我连哭都哭不出 来去年我就象死了的一样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死了可是那会儿我 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懂我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在老家八 月底有几天也是这样的，空气稀薄而热烈,仿佛空气中有一种悲 哀、惹人怀念家乡而怪熟悉的东西。人无非是其气候经雖之总 和而已，这是父亲说的。人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总和。不义之 財总要令人嫌恶地引导到人财两空上去，一边是欲火如炽，一边 是万念俱灭，双方僵持不下。可是我现在明白我其的是死了我 告诉你

那么你何必非裏嫌人听着我们可以出走你班吉和我到谁也 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去在那里那辆马车是由一匹白马拉着的，① 马的蹄子在薄薄的尘埃中发出得得声，轮辐细细的轮子发出尖 房，枯涩的岐嘎声,马车在一层层波动着的绿纱般的枝叶下缓缓 地爬上坡来。是榆树。不，是**ellum. Ellum.®**

钱呢用你的学豪吗那笔钱可是家里卖掉了牧场得来的为了 好让你上哈佛你不明白吗你现在一定得念毕业否如!的话他什么 也没有了

' 卖掉了枚场他的白衬衣在闪闪烁烁的光影下在極极上一动 不动。车轮的轮轴细得象蜘蛛网。马车虽然重.马蹄却迅疾地

①又想到凯蓄堵婚前夕家中源马车到火车站去接亲友。

® 昆丁先是用南方口音在思想，在南方，'榆梃'（瓦**m）**的发音姑和标准英语 \*发音一样的。接着他想到在新英搭兰乡下，人们是把它念成**eUum**的，便 •纠正'了自己.

叩击着地面，轻快得有如一位女士在劈花，象是没有动，却一点 点地在缩小，跟一个踩着踏车被迅速地拖下舞台的角色似的。那 条将又拐了个弯。现在我可以看到那白色的钟楼，以及那笨头 笨瞻而武断地表示着时辰的圆钟面了。卖掉了牧场

他们说父亲如果不戒酒一年之内就会死的但是他不肯戒也 戒不掉自从我自从丢年夏天①如果父亲一死人家就会把班吉送 到杰克逊去我哭不出来我连哭也哭不出来②她一时站在**n**口不 一会儿班吉就拉着她的衣服大真吼叫起未他的声音象波浪似地 在几面墙壁之间来回撞击她蜷缩在墙踉前变得越来斂小只见到 -张发白的脸她的眼珠鼓了出来好象有人在用大拇指抠似的后 来他把她推出房间他的声音还在来回撞击好象声音本身的动力 不让它停顿下来似的仿佛寂静容纳不下这声音似的还在吼叫着 ”：当你推门时那铃铛响了起来，⑧不过只响了一次，声音尖 房、清臓、细微，是从门上端不知麟个干干净净的角落里发出来 的，仿佛冶锻时就算计好单发一次清脆的细声的,这样铃铛的寿 命可以长些，也不用寂静花太多的力气来恢复自己的统治。门 一开,迎面而来的是亠股新鲜的烤烘食物的香气，店堂里只有一 个眼睛象玩具熊两根小辫象漆皮般又黑又亮的肮里肮脏的小姑 娘。

"嗨，小殊妹了在香甜暖和的空洞的店堂里，她的脸宛若一 杯正急急往里掺咖啡的牛奶。“这儿有人吗？”

可是她只顾注视着我，一直到老板娘从里面开门走了出来。

1. 这句话是凯蒂在结婚前夕的谈话时说的，她不好意思说自从她失去贞操, -便改说自从去年夏天。
2. 从这九够景又转到凯蓄失去贞操那天，班吉夫哭大闹的事上去了 •
3. 又回到•当前'，能丁在小鎮上推门走进一家面包店。 ..•

柜台的玻璃窗里，陈列着一排排发脆的点心，她那灰白色的干干 净净的脸出现在柜台上，灰白色的干干净净的头上长着稀稀的 紧贴在头上的头发，脸上架着一副灰白镜框的于千净净的眼镜, 两个镜片挨得很紧,象是电线杆上的两只绝缘器*，*又象是商店里 .用的现金箱。她的模样更象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象是存放在井 并有条而确定无熨的积满灰尘的架子上的某件与现实早已无关 的文物，在静静地变干再变于，仿佛一缕阅历过往昔的不平与冤 屈的空气

“请你给我两只这种面包，大妈。”

她从柜台下取出J张裁成正方形的报纸，放在柜台上，拣起 那两只圆面包放在报纸上。小姑娘静静地、目不转睛地瞧着面 包，两只眼晴就象是一杯淡咖啡上浮着的两颗葡萄干。犹太人 的国土.意大利人的家乡①。瞧着那只面包，瞧着那双干干净净 的灰白色的手，左手食指上有一只宽宽的金戒指，戴在指关节 边，指关节是发青的**G**

:&你的面包是自己烤的吗，大妈？"

'先生?'她说.就这种口气。先生？象舞台上的口气。先生？ “五分钱。还要别的吗？”

“不要了,大妈。我不需要什么了。可是这位小姐想要点什 么。”老板娘身子不够高，没法越过面包柜于看外面，因此她走到 柜台的末端朝外看这个小姑娘。

.“是你刚才把她带进来的吗?”

“不是的,大妈。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儿了；

①美国国畔星条旗》的歌词中有一句是/自由人的国土，界士们的家乡二昆 丁看到老菽娘的脸（有犹太入的特色）与小姑娘的脸（有意大利人的特色）, 便下毒汉地祀歌词改了 L下.

."你这小坏蛋她说。她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不过没有碰 那小姑娘L你往兜里放了什么没有?”

“她身上根本没有兜，'我说。“她方才没干什么。只不过站在 这儿等你。”

“那么门铃怎么没响呢? ”她瞪视着我。她真该有f块电闸板 的，真该在她那**2X2 = 5**的头脑后面装上一块黑板的。“她会把 东西藏在衣服底下，谁也不会知道的。喂，孩子。你是怎么进来 的?”

小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她瞅着老板娘,然后阴郁地朝我投来 一瞥,又重新瞅着老板娘。“这帮外国人，”老板娘说。“门铃没响， 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开门的时候她跟着一起进来的，”我说丁进来两个人，门 铃就响了一回。反正她在柜台外面什么也够不着。而且我想，她 也不会乱拿东西的。你会吗，小妹妹?”小姑娘诡秘而若有所思 地看着我/你想要什么？是面包吗?”

她伸出拳头来。拳头打开，里面有一•枚五分镰币，潮滋滋的 挺脏，那湿濾譌的污垢都嵌进她的肉里去了。那枚镣币不但潮滋 滋而且还有点热烘烘的。我都能闻到它的气味了,那是〜股淡淡 的金属味儿。•

“你这儿有五分钱一只的长面包吗，大妈?”

她又从柜台下取出一张裁成正方形的报纸，放在柜台上，然 后包了只面包在里面。我把那枚硬币放在柜台上，另外又加上一 枚丁请你再拿一只那种圆面包，大妈。”

她又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圆面包。“把那一包给我，”她说。我 递给她，她打开来,把第三只圆面包和长面包放在一起，包起来， 收进硬币•从她的围裙里找出两松铜板，.递给我。我把它们交给

小姑娘。她的手指弯起来把钱握紧,手指又湿又热人象是一条条 毛毛虫°

“那只圆面包你打算给她吗? ”老板娘说。

“是的，大妈，”我说。“我相信她吃你烤出来的面包也跟我吃 起来一样的香丁’

我拿起两个纸包，把那包长面包递给小姑娘，那上上下下都 是铁灰色的老板娘冷冰冰地挺有主意地瞅着我们。“你们等一 下广她说着，便走进后间去了。隔开店堂的门打开又关上了。小 姑娘瞧着我,把那包面包抱在她肮星肮駐的衣服前面。

“你叫什么名儿呀?”我问。她已经不看我了，但仍然一动也 不动。她甚至不象是在呼吸。老板娘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件 模样古怪的末两.从她捧着的模样看来，仿佛那是她养来供玩 赏的小老鼠的尸体•

“给你，”她说•小姑娘瞅着她建拿着呀，”老板娘说，一面把 东西往小姑娘怀里塞去建样子不太好君。，不过我想你吃的时候 是分辨不出有什么两样的。拿呀。我可不能整天站在这儿呀。〃

<

孩子接了过去，仍然瞅着她。老板娘在围裙上擦着手。"我得让 人来把门铃修1修了丁她说。她走到门边,猛地用力把门拉开。 小铃铛响了一声，轻轻的,很清脆,还是看不见从那儿发出的。我 们向门边走去，老板娘扭过头来瞧瞧我们.

“谢谢你送点心给她，”我说。

“这帮外国人；她说，一边仰里着那发出铃声的幽賤的角 落』年轻人，听我的劝吿，离他们远些。”

“是的，大妈，'我说。“走吧，小妹妹，我们走了出去。“谢谢 你，大妈。”

她把门砰的关上，紧接着又使劲拉开，使铃曹发出那一下微

*■ • ~ J 7 ♦*

弱的响声：外国人/她说L面向上瞥视那铃铛。

我们向前走着/喂，”我说,“要不要吃点冰淇淋? ”她正在吃 那块烤得七扭八歪的饼/你喜欢吃冰淇琳吗? ”她阴郁地不动声 色地肴了我一眼，还在嚼着。“来吧了

我们走迸一家药房，要了一些冰淇淋。她不肯放下手里的长 面包/你干吗不放下来好好吃? ”我说，一面伸过手去接东西。可 是她抱得紫紧的,同时象矚乳脂精那样地嚼着冰淇淋。那块咬过 的併放在桌子上。她不停地吃冰淇排，然后又吃饼,一面看着周 围那些玻璃橱柜。我吃完我的那份，接着我们两人走到街上。

“你家在哪边?”我问。

• 一辆马车,是一匹白马拉的那种。只不过皮保迪大夫是个大 胖子。三百続重。我们吊在他的马车上跟他一起上坡。①孩子们。 吊在车子上爬上坡比自己走还要県呢。你去看过医生了吗你去 看了没有凯菴

.•没看必要表现在不好求人以后就会没事的不要紧的。

因为女人是那么脆弱那么神秘这话是父亲说的。②两次月 圆之间恰好有一次周期性的污物排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月亮 他说圆**BI**的黄黄的她的大腿臀部就象是收获季节丰満的月亮。 満出来瀚出来老是这样不过。黄黄的。象走路时翻上来的光脚 掌。接着知道有个男人便把这一切神秘与焦虑隐藏了起来。她们 心里是那样外表上却装得象小鸟依人似地等待着人们去抚摩。 腐败的液体象淹过后漂了起来的东西又象发白的橡皮里面气体

®昆丁猾见街上的時车，想起自己小时後淘气的情形。接着又从大夫皮保迪 想到自己叫凯蒂去看病（怀孕）。皮保迪大夫在福克纳许多部小说中出现, 是个；**W**子。

②想起父乗宥一次在他面前•所发的关于女人的议论.

没充満显得软疲疲的把忍冬花的香味和别的东西混同起来。

.“你面包最好别吃，把它带回家去，好不好?”

她看着我。趣一声不响，只顾不停地咀嚼着**3**每隔一会儿便 有一小团东西在她咽喉里滑溜地咽下去。我打开我的纸包，拿 出一只圆面包给她。“再见了，"我说。

我往俞走了。过了一会我扭过头来。她跟在我的后而。“你 的家在这头吗?”她一声不吭。她走在我身旁，可以说是就在我 的胳膊肘下，一面走一面吃。我们一起往前走**Q**街上很安静，几 乎没有什么行人把忍冬花的香味和别的东西混同起来她本来会 吿诉我别坐在那儿台阶上听到她在微光中砰然关上门的声音听 到班吉仍然在臾喊晚饭时她本应会下楼来的把忍冬戒的香味和 别的木西混同起来我们来到街角。

“哦，我得往这边走了，我说，“再见了。”她也停住了脚步。 她吞下最后一口点心，接着开始吃圆面包，眼光越过面包向我投 来。“再见了，我说。我拐上了另一条街往前走去，我一直走到 下一个街角时才停下来。

'你的家在哪个方向?”我说。“是这边吗?”我朝街前方指了 指。她只顾看着我/你是住在另外那边吧？我敢肯定你是住在 车站附近，火车停靠的地方。是不是呢?”她只顾看着我，目光安 详、神秘，一边还在大嚼。街的两端都是空荡荡的，树木之间只 有静谖的草坪和整齐的房屋，除了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一个人 影也没有。我们转过身来往回走。有两个男人在一家店铺门口、 的椅子上坐着。

“你们都认得这个小姑娘吗？她不知怎的粘上我了，她住在 郷儿我向不出来了

他们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去看那小女孩・'

“准是新搬来的那些意大利人家的小孩，一个男人说。他 穿着一件铁锈色的礼服丁我以前见过她。你叫什么名儿，小姑 娘「她阴都雑朝他们啾了好1会儿，.了眼不侈地动着。她一面 咽一面还继续不停地咀嚼。

“也许她不会说英语；另一个人说。

“她家里人派她出来买面包，”我说。“她肯定是多少会讲几 句的丁

'。你爸爸叫什么?.第一个说/彼特？乔?还是约翰什么的?” 她又咬了一口圆面包。

"我该拿她怎么办呢?\*我说。“她一个劲儿地跟着我。我得 赶回波士顿去了了

'你是哈佛大学的吗?”

"是的，先生.我得动身回去了，

”你可以到街那一头去把她交给安斯。他肯定在马车行里。 他是警察原长『•.，・.、.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我说L我非得把她安排妥当不可。多 谢了。小妹剿来**RV**

我们住街那一头走去，顺着有阴#的那一边走，一幢幢房屋 长短不等的影子向街心慢慢伸过去。我们来到马车行。警察局长 不在。有个入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往那寛阔低矮的门洞里翘进 去。J行行马厩里刮出亠股帯阿摩尼亚味的阴风,那人让我上邮 *局去我属长。*他也不认识这个小姑娘.

“这些外国人。我根本分不出来他们谁是谁。你还是把她带 到快路那边他们住的地方去，没准有谁会认领她的丁

我们走到邮局。邮局在街的另一头。刚才看见的那个穿礼服 的人正在翻开一份报纸・

面包,固包吹从瑞缝里截了出来。

一个妇人来开门了。她瞧了瞧我，接着用意大利语和小姑 娘叽哩呱啦地讲了起来，她语调不断提高，接着浄顿了 I下，仿 佛是在提何。她接着又跟小姑娘讲话了，小姑娘的眼光越过璟 巴外面的面包皮看着她,一而用一只脏手把面包皮往蝶巴里推。

“她说她住在这我说。'我是在大街上碰到她的.这是 你让她买的面**4**吗?”

'''英语俺不会,”那妇人说。她又对小姑娘说起话来了。小 姑娘光是一个劲儿地瞅着她。

.“她不是住在这儿的吗**V**我说，指指小姑娘，又指指她，又指 指那扇门。'那妇人摇摇头**6** .她叽喚呱啦地说话。她走到门廊边， 朝街那头指了指**3**嘴巴里还一直不停地说着。

-我大幅度地点头。“你来指点一下好吗?"我说。我一只手拉 住她的胳膊,，另~只手朝街那边挥挥-她急急地说着，一面用手 指了指丁你来指纶我看吧，我说，想把她拉下台阶。

. 细两①处说，身子不断地往回缩，一边朝某个方向指了 指，我也弄不清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我又点了点头。

“谢飢，餓谢。谢谢了疽我走下台阶，向院门走去，虽然不 是小跑，超也是走得够快的。我来到院门口，停下啊步，看着那 小姑娘。面包皮现在不见了，她瞪大了那双黑眼睛友好地看着 我。那妇人物在台，阶上观察着我何。

''那就走肥疽我说。“我们迟早总会找到你的家的了

她紧挨着我的胳膊肘走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一幢幢房子 看上去都象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儿。有一种空房子才

①玄大利谴:好的，好的.

*皿*

有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这么些房子不可能都是空的。如 果你能突然一下子把所有的墙拆掉.便会看到各各不同的许多 房间。太太，这是您的女儿，请您领问去吧。不。太太，海在上帝 的份上，把您的女儿领回去吧。她紧挨着我的胳膊肘往前走，两 根扎得紧紧的小辨闪闪发亮，可是这时最后一幢房子也掉在后 边了，那条街顺着河边拐了个弯，消失在1堵墙的后面。那妇人 这时走到破破烂烂的院门外来了，头上包着一条头巾，一只手在 下巴下面抓住了头市的两只角。那条路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延，路 上空苗切的.我摸出一枚硬币，塞给小姑娘。那是只两角五的 硬而。•再见了,小妹妹，”我说。接着我拔腿跑开了。

我跑得很快，连头也不回。但是在路快拐弯的地方我扭过 头来看了看。他，一个小小的人影,站在路当中，仍然把那只长 面包抱紧在肮脏的小衣招前，眼睛定定的，乌黑乌黑的，一眨也 不眨。我继续往前跑。

前面有一条小巷从路上岔了开去。我进入小巷.过了一会 儿.我放慢速度.从小跑变成快走。小巷两边都是建筑物的背 部——没有上■的房子，晾衣绳上晾的颜色鲜亮剌眼的衣服更 多了，有一座谷仓后墙坍塌了，在茂盛的果树间静静地朽烂着, 那些果树久未修募，四周的杂草使它喘不过气来,开着粉红色和 白色的花,给阳光J照，给蜂群的营营声一烘托，显得挺热闹。我 扭过头去肴看6巷口那儿并没有人.我步子放得更慢了，我的 影子在我身边慢慢地踱着步，影子的头部在遮没了栅栏的杂草 间滑动•

那条小巷一直通到一扇插上门栓的栅门前，在草丛里消失 了,成为在新长出来的草里忽隐忽现的小径.我爬过柵门，来到 一片树木茂密的院子，我穿过院于来到另外一堵墙前，我顺着墙

走，现在我的影子落在我后面了。墙上有芟滕与爬山虎之类的 植物，在家乡，那就该是忍冬花了。一阵一阵地袭来，特别是在 阴雨的黄昏时节.什么东西里都混杂着忍冬的香味，仿佛没有这 番昧事情述不够烦人似的。你干吗让他吻你吻你①

我没有让他吻我我只是让他看着我这就使他变得疯疯癲癲 的了。你觉得怎么样？我一巴掌给她脸上留下一个红印就象是 手底下开亮一葢电灯顿时使她的眼睛熠熠发亮

我不是因为你跟别人接吻才打你。干五岁的姑娘家吃坂还 把路脖脖支襁板桌上父亲说你咽亦酉时好象嗓子眼里裁着根鱼 骨头似的你和凯蒂怎么的喧你们坐在彰桌边我的对面却不拾起 头来看我.辨是因为你吻即是城里的一个神气活现的臭小子我 才打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这下子你该说“牛绳”©了吧。我发红 的巴掌离开她的脸頰。.你觉着怎么样我把她的头往草里茯.草 梗纵横交又地软进她的由里使她感到剌捕我把她的头住草里 核，说,牛鎌‘旁你说还是不说. •

我反正没踉娜塔丽⑧这样下流的女孩子接歯那堵墙没入到 阴影里去了，接着我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骗过它了。我忘了河 道是和略一起蜿蜒伸延的了。我爬过那堵墙。却不料她正在看 着我跳**T**亲,那只长面包还抱在胸前。

,.我站在韋払里,我们两人面对面地互相看了一会儿。.

.芸“你剧才干吗不吿诉我你就住在这边，小妹抹?。那张包面包 的报纸越来越破,巳经需要另换一张了/好吧，那就过来把你的

1. 又想起飢善小时餐与一少年接吻的事.
2. 乗国南方，男孩子欺侮女孩子时,爱揪住她们的发辩，让她们求饶，非要她 们承认自己的发辫是,牛繼，才肯松手。

⑶康普生家邻居的女頻干・ 家指绐我肴吧了没有吻象郷塔瓯这样下流的女孩子。天在下 雨①我们飽听见屋顶上的声音，声音象叹息~样传遍了谷仓高 大香甜的空间。

这儿吗？摸触着她

不是这儿

这儿吗？雨下得不大可是我们除了屋顶上的雨声之外什么 也听不见仿佛那是我的血液和她的血液的搏动声

她把我推下禅子一溜烟地跑开了凯蒂跑开了

是这儿疼嗚凯蒂跑开时是这儿吗

奥她紧挨着我的胳膊肘往前走着，那头漆皮似的黑发，那只 包的报纸越来越破的长面包。

“如果你不快基回家，包面包的纸全都要破了。你妈妈该说 你了！我敢说我能把你抱起来

你抱不动我太重了

凯蒂其的走了吗她进我们家了吗从我们家是看不见容会的 你试**it**从我们家看谷仓 ，

那是她不好她把我推开她跑了

我能把你抱刘来你瞻我能

哦她的血还是我的血哦我们走在薄薄的尘土上，在一束束 光柱从树丛里斜照下来的薄薄的尘土上，我们的脚步象橡皮一 样，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我又能感觉到河水在蔭秘的阴影里 迅疾而静静地瀧淌。

“你的家真远，是吗Q.你真聪明，这么远还能一个人到镇上 去买面包，这就跟坐着跳舞似的，你坐着蹤过舞吗？我们能听到

①又从凯蒂与他神臾的事想到另l次他与鄭塔丽玩•坐下来耕**r**的情景。

下雨声，小谷仓里有一只耗子在走动，空空的马栏是没有马儿。 你是怎么搂住跳舞的是这么搂的吗-

哦

我一直是这么按的你以为我力气不够大是吗

哦哦哦哦

.我搂的是这么一直我是说你听见我方才说曲没宥我说的是 哦哦哦哦

那条路继续向前延伸，靜寂而空荡荡的，阳光越来越斜了。 她那两条直僵僵的小瓣子在辫梢处是用深红色的小布头扎起来 的。她走赂时包面包的纸的一角轻轻地拍打着，面包的尖儿露了 出来。我停了下来。

. “喂,我说，你真的是住在这边吗？我们走了快一英里了, 一幢房子也没有啊疽

她瞧瞧我，阴郁的眼睛诡秘而又友好。.

.:，你住在那儿啊,小妹妹？难道不是住在镇上/

树林里不知哪儿有一只鸟在叫唤，在断断续续，不经常出现 的斜射的阳光之外。

“你爸爸要为你担心了。你买了面包不马上回家，你爸爸该 季鰻子抽你了吧**Y”**

那只鸟又在啼鸣，仍然看不见它在哪儿，只听见一个毫无意 义的探沉的声斉，高低也没有变化，它突然停止了，仿佛是被刀 子一下子切断似的，接着又啼鸣起来，而河水在隐秘的地方迅疾 而静静地流滴的那种感覚又出现了.这既不是看见的也不是听 到的，而是感觉出来的。

“哦，真该死，小妹妹了大约半张包面包的报纸已经软疲疲 地挂了下来。“这张紙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了我把它扯了下来，

**•it**身去我又绕到她的前歯去°我只不迪是抱了抱她我吿诉你。

我才不在乎你方才干了什么呢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我要让你我要让你在乎。她把我两只手 打了开去我用一只手把稀泥抹在她身上她用湿巴掌掴了我一个 耳光我都没有感觉到我从裤腿上刮下稀泥涂在她那淋湿而僵直 的普动着的身体上听到她的手招抓我脸的声音可是我毫无感觉 尽管我的胃唇眛观而水开始觉得見丝丝的

在水里的那些人先看到我们，那些头和肩膀鈴出在水面上 的人。他们嚷叫着，其中一个蹲着的人挺直身子,跳到他们当中 去了。他们看上去活象一只只海狸，河水在他们下巴须边拍打 着，他们喊道‘

“把小姑娘带开！你带女孩子来想干什么？走开走开!”

°她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只想看一会儿曜

他们蹲在水里。他们的脑袋凑在一起注视着我们，接着他 们散开朝我们冲来，用手舀起水向我们泼来.我们赶紧躲开。

&小疹点,孩于们**3**她不会伤害你们的**o ”**

“滚开，赔佛学生尸那是第二个男孩，就是方才在桥上想要 马和马车的那个.“泼他们呀,伙伴们**I”**

•咱们上岸去把他们扔到水里，”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怕 女孩子呢**1°**

“泼呀**1** .波呀**I”**他们一面泼水，一面向我们冲来.我们往后 退。“滚开广他们喊道，“快点滚开

我们走开了**6**他们紧挨着河岸蹲着，滑溜溜的脑袋在明晃 晃的河水上排成一行。我们继綾往前走。“那儿不是咱们去的 地方，是不是? ”阳光从枝叶间透进来照在点点青苔上，光线更平 更低了 • “可怜的孩子，谯叫你是个丫头呢。”青苔之间长着一些 小花，我从未见到过这么小的花。“谁叫你是个丫头呢，可怜的孩 子了沿河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延**9**到这里，河水又变 得平静了，黑黑的，静静的，流得挺急,“谁叫你是个丫头，可 怜的小妹妹建我们*喘着气般*在潮湿的草地上雨点象冰冷的孑弹 打在我的背上。你现在还在乎不在乎还在乎不在乎还在乎不在 乎

•我的天哪由们胜得赶上泥猴了快定来。雨点打在我的前萩 上打到鄴儿哪儿便感到刺痛我的手沽上了红色的血给雨一淋现 出了一道道粉红色。你疼吗①

当然疼的你以*为会怎*么样

我刚才真想把你的眼珠都抠出来我的天哪咱们准是臭得没 法说了咱们还是到小河沟里去洗洗吧“又来到镇上了，小妹妹。 你现在非得回家不可了。我也得回学校去了。你看天已经不早 了。你现在该回家去了，是不是? ”可是他仅仅用她那双阴郁■诡 秘、友好的眼晴盯视着我，那只露出了一半的长面包还紧紧地抱 在胸前。“面包都湿了。我还以为我们及时跳开没泼到水呢。” 我拿出手帕想把面包擦擦干，可是一擦面包皮就往下掉，于是我 就不擦了。“只好让它自己干了。你这么拿。”她就按我教的拿 着。现在面包的模样象是给耗子啃过的一样。于是水沿着博在 沟里的背脊一点点往上升那层脱落的泥皮发出了恶臭雨点啪达 啪达地打着皮決上显出了一个个小坑就象热炉子上的油脂似 的。我告诉过你我会让你在乎

我才不在乎你干了什么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跑步声，我们停下脚步扭过头来，看见这人

①他的脸被凯蒂抓得出了血,所以凯蒂这样可他.

沿着小朝我们奔来，平平的树影在他的大腿上帯过，.

**0**他急得很呢。我们还是——'这时我看见有另J个人，是 个上了点年紀的人，在吃力地跑着，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还有1 个光着上身的男孩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把他的讲于往上提。

•."那是朱里奥，”小姑娘开腔了，话没说完，一个人向我扑来, 我看清他长著一张意大利人的脸和一双意大利人的眼睛。我们 一块拝倒在地。他用双手使劲撤打我的脸，嘴里骂骂咧咧的，那 *劲头象*是更咬我几口才解恨。这时，人们把他拖了开去，拽紫他, 他胸口 1起一伏，拳头乱挥，又是喊又是叫■他们捉住了他的胳 膊■他就想法用脚踢我，人们只得又把他往后拖。那小姑娘号啕 大哭起来**a**两只胳膊搂着那只长面包。那个光脊梁的男孩在一跳 一**JM**地向前冲，一边还拽住了他的裤子。这时，不知是谁把我搀 了起来，我一边起来一边看到另一个男孩，一个一丝不挂的男 孩，绕过小路曾静的拐弯处向我们跑来，跑到一半突然改变方 向，跡进了树丛,几件硬得象木板似的衣服也跟在他后面飞进树 丛。朱里案还在挣扎。那个搀我起来的人说”嗜，行了,我们 可把你逮住了；/他没穿外衣，光穿了一件西服背心。上面别着 一只金属微章①。他另外那只手里拿着一根多瘤的光滑的視子。

•你就是安斯，对吗?”我说。'我方才到处在找你。这是怎 么一回事?”

“我可要警吿你，你说的每一句话在法庭上都会用来反对 你，”他说。"你被逮捕了。”

“我要把他宰了，”朱里奥说。他还在挣扎。两个人抓住了 他•小姑娘不停地醵着，一面还抱住那只面包。［你拐走我的妹

①这是镇上警长的标志。

妹,〃朱里奥说。'先生们，咱们走吧疽

•- “拐走他的妹妹?'我说**0“**什么呀，我还一直在——S

• “别说了，”安斯说。“你有话到法官面前说去。”

“拐走他的妹妹?”我说。朱里奥挣脱了那两个人又向我扑 来，可是警长挡住了他，双方扭打了一番，最后那两个人重新扭 住了他的双臂。安斯气喘吁吁地放开了他。

“你这混帐外国人，"他说，我真想把你也关起来，你犯了人 身伤害罪了他又转身向我。“你愿意老老实实自己走呢•还是要 我把你铐走?”，.

“我跟你去就是了，”我说。“怎么都行，只要我能找到一个 人——来搞清楚——什么拐走他.妹妹，”我说，“拐走他妹 妹——”...・，

“我可警吿过你了了安斯说，“他是要吿你〜个蓄意强奸幼 女罪。喂，那谁，你让那丫头别吵了行不行。" •

-“嗅,原来如此，我说。这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又有两个 头发湿淋淋象石膏一样粘在脑袋上、.眼睛圆鼓鼓的男孩从树丛 里钻了出来，一边还在招衬衣的纽扣,衬衣都湿了，粘在他们的 肩膀和胳膊上。我想止住不笑,可是办不到。

"瞧着他点儿，安斯，我看他疯了/

'我~定要停一停下来，”我说，'我一分一一分钟之内就会 好的。那回我也止不住要说啊一啊一啊，我说，一面还在大笑。 “让我坐〜会儿了我坐了下来，他们注视着我，还有那个泪痕滴 面、怀里搂住一只象是啃过的面包的小姑娘，而河水在小路下面 迅疾而静静地流着。过了一会，我不想笑了。.可是嗓子却不听我 的命令，径自在笑，正象胃里已经吐得一干二净，可还在干呕那 样。

。喂，行了，”安斯说。“忍住点儿吧』

“好的/我说，使劲憋住了嗓子眼。天上飞舞着另-只黄蝴 蝶，就象是一小片阳光逃逸了出来似的。过了一会，我不用再那 么使劲憋气了。我站起身来丁我好了。朝哪边走？”

我们顺着小路往前走，那两个看着朱里奥的、小姑娘以及那 几个男孩跟在我们后面。小路沿着河一直通到桥头，我们过了 桥，跨过铁轨，人们都走到门口来看我们，越来越多的男孩不知 打娜儿钻了出来，等我们拐上大街，巳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了.药房门口停着一辆汽车，一辆挺大的轿车，我先没认出车子 里的人是谁.这时我听到布兰特太太叫道：

-“咦，那不是昆丁吗！昆丁 •康普生/接着我看到了吉拉 *德,*还看见斯波特坐在后座，脑袋靠在座位靠背上。还有施里 夫・理两个姑娘我不认得。

二昆丁 -康普生**1”**布兰特太太嚙道。

〃下午好，”我说,把帽子举了举丁我被逮捕了。我遗憾得很， 没能看到妳的字条。施里夫跟你说了吗?”

'"被逮捕了?”施里夫说。“对不起，”他说,他使劲挺起身来， 跨过那些人的腿儿，下了汽车。他穿的法兰城裤子是我的，紧绷 在身上，象手上戴的手套那么紧。我都记不起我还有这条裤子， 正如我也忘掉布兰特太太有几重下巴了。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也 在前座，和吉拉德坐在一起。姑娘们透过面纱宥着我，露出一副 娇气的惊恐的神情。“谁被逮捕啦?。施里夫说。“是怎么一回事 府，先生

*"吉拉德，*布兰特太太说，“你把这些人打发走。昆丁，你上 车吧了 - ， .

吉拉德走下车。斯波特却一动也不动。 、.

&他犯了什么案,老总? ”他说。“是抢了迪笼是吗**f**

“我可要警吿你，”安斯说”你认识这个犯人吗?。

'认识又怎么样了施里夫说。“我吿诉你——w

°那你也一块儿上法官那儿去。你在妨碍司法工作。走吧。” 他推推我的肩膀。

'那么，再'见了，”我说。“我很高兴能见到大家。很抱歉不能 跟你们在\_起；

'你想办法呀，吉拉德，”布兰特太太说。

“听我说，巡警，”吉拉德说。

'我警吿你，你这是在干涉一个警官执行法律建安斯说丁你 有话要说，尽可以到法官面前去说,可以去表明你认得犯人了我 们往前走去。现在我们这支队伍越来越庞大了，領队的是安斯 和我，我听见后面的人们在吿诉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斯波特 提了 1些问题，于是朱里奥又激昂慷慨地用意大利浴说了一通。 我回过头去，看妮那小姑娘站在街石旁，用她那友好、神秘莫測 的眼光瞅着我.'

“快回家去,”朱里奥冲着她喊道，&看我不把你揍扁了了

我们顺着大街往前走了一段路,拐上一片草坪，在那儿离街 较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镶白边的砖砌平房。我们踩着石块销的 小路来到门口，安斯作了个手势让大伙儿待在门外，只带我们几 个人进去。我们走进一间光秃秃的房间，里面一股隔夜的烟味 儿。木格栏当中有1只铁皮火炉，周围地上铺满了沙子。墙上 钉着一张发黄的地图，那是张破旧的本镇平面图。在一张疤痕 斑斑、堆満东西的桌子后面，坐者一个满头铁灰色乱发的人，正 透过钢边眼镜窥看我们。

,逮着他了，是吗，安斯**V**他说.

*in*

,逮着了,法官』

法官打开一个积满尘土的大本子,拉到自己礙前•把一支肮 脏的钢笔往一只墨水瓶里藏了蔽，那里面盛的与其说是刖水，还 不如说是煤末。

“等一等，先生，”施里夫说。

"犯人艸什么，”法官问。我吿诉了他。他慢条斯理地往本 子上写，那支破笔故意刮出一种折磨神经的声音.

'等一等，先生，施里夫说，£我们认识这个人的。我 们——”

"遵守法庭茯序，安斯说。

"割说了，老弟，”斯波特说，“让他按他的规矩做吧。他反正 要这么干的』

.• •年龄「法官说。我吿诉了他。他往本于上记，一面写一面 嘴巴在啜凱段职业建我吿诉了他。°哈佛学生，呢?”他说。他 拾起眼**BS**看肴我，脖子往下弯低了一些，好从眼镜上边窥肴我。 他的眼睛清澈、冰冷，象是山羊的眼睛。“你上这丿**L**来干吗，是来 拐孩子的叫?> •

“他们疯了，法官/施里夫说，“如果说这个小伙子要拐 骗 "..**r**

朱里奥期了起来。“疯了？”他说,“我不是当场逮住他了吗， 與？我亲眼看到

“你胡说八道厂施里夫说你根本没有——”

. •,安律，安静了安斯提高了嗓子麋道。

“像们都給我闭嘴，法官说安斯，要是他们再吵吵，就把 他们轰出去疽大家都不吱声了。法官先看看施里夫，又看看斯 波特，再看看吉拉笹/你认识这个年轻人吗?。他问斯波特。

“是的，法官先生，”斯波特说。“他不过是个到哈佛来念书的 乡下小伙子。他可是个守本分的人。我想警长会发现这里面有 误会。他父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呢了 .

“唔，法官说/你方才到底在干什么?”我吿诉了他，他呢， 用那双冷冷的莢色眼睛打量着我。“怎么样，安斯?”

“兴许就是这么回事，'安斯说。'那些外国人说话没准数建

“我是美国人，。朱里奥说丁我有护照，

,小姑娘在稣儿?' •

**4**他打发她回家去了，安斯说L

“她当时有没有惊慌失措什么的？'

《朱里奥向犯人身上扑过去之后她才惊慌失措的。当时他 们正沿着河边小路往镇上走。有几个在河里游泳的男孩吿诉我 们他们走的是那条路。”

"这里边有误会，法官.”斯波特说。“孩子们和狗都是这样, 一见他就喜欢。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W/**法官哼了一声。他朝窗外望了一会儿。我们大家都 注视着他。衰述能所见朱里奥挠痒痒的声音。法官把眼光收了 回来。 •..

“小姑娘没受到什么损害，这一点你是満意的吧？喂，问你 呢!”

“忌算还没受到损害，朱里奥闷闷不乐地说。

“你是摟下手里的活儿去找她的，是不是？”

“当然啦。我是圈来的。我拚命地跑。这儿找啊，那儿找啊， 后来急算有人吿诉我看见这人给我妹妹东西吃。她就跟他走 了疽

彌,赚宫说广好吧，小伙子，我者你得给朱里奥赔偿一些

损失,你耽误了他的工作，

.'好的，先生，”我说丁赔多少钱?”

“一块钱就行了，我看。”

我给了朱里奥一块钱。

'嗯，”斯波特说，**4**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一我想可以释放他 了吧,法官先生?，

法官根本不朝他看。“你跑了多远才找到他的，安斯?”

“至少有两英里。我们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了他建

“囁，”法官说。他沉吟了片刻。我们注视着他，君着他满头 直直的头发，看着低低地架在他鼻梁上的眼镜，•从窗框里投下 的那摊黄色影乎一点点在地板上移过去，抵达墙跟屉上爬去。 细细的尘埃在打湖形成了一道道斜斜的光柱丁六块钱。”

“六块钱? ”施里夫说。“干什么?”

-芹六块儀♦”法富说。他盯住施里夫看了 一会儿，然后又把眼 光博在我身上©

啓一等,”施里夫说。.

、“别罗球了，斯波特说把钱给他，老弟，给完就走。女士 们还在等着我们呢。你身上有六块钱吗?"

“有」我说「我给了他六块钱.

“审判结束了，”他说。

“问他要二张收据，.施里夫说。“你交了钱就应该拿到收 据。”

，:••法官不动声色地看着施里夫。“审判结束了，”他说,声调丝 毫没有提高.***n***

“简直不象话一”施里夫说。

.“走吧走心部波特说，拉着他的胳膊。“再见了，法官。谢 谢你了。力我们刚走出门，就听见朱里奥又嚷了起来，恶狠狠的, 过了一会又止住了。斯波特打量着我，他那双株色的眼睛带着 嘲弄的意味，有点儿冷淡建哦，老弟，我看自此以后你只好到波 士顿去追姑娘了。”

"你这个大落蛋了施里夫说，“你在这里兜圈子，跟意大利人 厮混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

'走电，”斯波特说，“她们一定越来越不耐烦了。〉

布兰特太太在跟那两位小姐讲话•.她们一个是瞿尔姆斯小 姐,一个是丹声菲尔小姐，一见我来，便不再听她讲话，又用那种 娇气的惊恐而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地们的面纱郵起在她们的小 白鼻子上,神秘的眼光在面纱下面流星般闪来闪去.

“昆丁・康豊生.”布兰特太太说，“你母亲会怎么说呢？年 轻人遇上扎手的事，这倒不足为奇,可是走走路让一个乡下巡警 抓去，这可太难以为情了。他们说他干了什么不好的事，吉拉

‘没什么,”吉拉德说。

“胡扯。到底是什么，你说，斯波特了

”他想拐走那个肮里肮底的小丫头，可是他们及时赶到逮住 了他，斯波特说。

“真是胡扯了布兰特太太说,可是她的口气不知怎的软了下 来。她打量了我一会儿，两个姑娘步调一致地轻声往里吸了一 口气。■真不象话，”布兰特太太急氧地说，“这些没有知识的下 等北方人哪会干出什么好事来。上车肥，昆丁。”

施星夬和我坐在两张可折迭的小加座上。吉拉徳用曲柄发 动了引撃，爬进车子,我们便开车了 **0**

'好，昆丁，你把这档子蠢事原原本本地吿诉我，”布兰特太

太说。我吿诉了他们。施里夫缩起脖子，在他那个小座位上生 气，斯波特又往座背上一靠,挤在丹吉罪尔小姐身边。、.

.'有意思，昆丁长期以来一直把我们骗了，”斯波特说/长期 以来我们全都以为他是个模范育年，是个可以托妻寄女的人，直 到今天干岀了这伤天害理的事被警察逮住，我们才恍然大悟，

“住嘴，斯波特，”布兰特太太说。我们沿街开去，越过了桥, 经过窗上挂着件红外衣的那撞房子。“这就是你不看我的字条的 结果。你干吗不去拿呢？麦肯齐先生①.说他吿诉过你条子在房 冋里了 - .

一皆是的,夫人。我是想去取的，可是我J宣投血会回去。”

“要不是麦肯齐先生，我不知道还要在那儿坐在汽车里等多 久呢。他吿诉我们你没有回去,这就空出来一只座位，我们就邀 请他一起参加了。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欢迎你来的,麦肯齐先生， 施里夫r声不.吭,他抱着两只胳膊,眼光越过吉拉律的鸣舌帽向 前瞪视。这种帽子，据布兰特太太说，是英国人开汽车时戴的•我 们经过那幢房子后，又经过了三腫，来到〜个院子前，那个小姑 娘就站在院门口。她现在手里没有面包了,她脸上一道一道的， 象是沾上了煤末.我向她挥挥手，她没有理我，仅仅缓缓转动着 脑袋，用她那双一霎不霎的眼睛追随着我们的汽车。接着我们行 驶在一堵埔前，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滑过,过了一会凡.我们驶过 〜张扔在路边的破报纸，我又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感逾到它就 在我的嗓子眼里，我朝车窗外的树林里看去，下午的阳光斜斜地 挂在树上,我想着这个下午所经历的事，想起那只鸟和那些游泳 的男孩。可是我仍然抑制不住要笑。这时我明白，如果我过度

①二即施里“夫，奁肯齐是他的姓.

*1M-*

SPI

•宜**W7V**單壬価關嚙旨挺

臨密\*般桃坦輩総冲醤駅馨旌身也尊露趙圭一墓电图毛丄歩①

。她,鲨风凍年娅塚旱©

•羯¥明创程丄丄団瑯\*室裘的回孚运瞄丄胃©

•氓用灌分**EY**驟毛**H**専瑯'果窿晶明邳这'艇风申妥梃肆妻早 ①

辛推早为同宗龄港習活浦踌裝孝習車一潛恭乎話曹液浦解士**W** 踞習餒溜¥我踏映士圳驻耆柴坍费可推¥¥＞毕路也袜薜章莎薑 気期叫涂**Y**■塞雅蜜专嚣。圈時徂引¥的景丢勻浏曜**'V**蝉早申£ 刹步一暮手用革X圳姑辛一辯篆半X為渺，国上謡点弟詳算 案率一無集半為址导羞珍\*回一叩渺習來酬批旱淵法晋\*習 章牯絮京弟単株申務帥上蛍解制上 払褪徜乎维花也该松 劫瞞上火鞄制警喉以滿増般，**E**琲一 **£4**冊覇辑一者鳗\* 国一？少蓍臨刼装旱学推升體够乎辭强章坳者哗割篆好\*寺乡 雪劫花荆供嚣，管遊**'YG**—義地旱**HV2B**粉安骨。米温米早发 糕蕤哗旃一・卓**28**粉一 **2**矛H野'风岡幽**W**宰击啻**4 X**幡骆也子 **TSMW**。愛手寧财無闍瑯悝慢貝耳上法旦冃者寞期 *墉應呈* '钿总客貯'聲靠瀚雎飛働簣專籟審不景\*更拜附、°\*握黑果必 譯爬離‘单鹹\*辛佢目骐期吉玷管買&括卵醇群厚地”… 钮終捞年薛共洛毕不叫罷章不叫診°fe \*増款燧料弟外圈。覇上罷冷港為°\*開机鱼骨米解即瓦響莎 毕甬**N**推手祉主蓍景聆玄甲推。唳崭與蜒/毋物锹印■卷〉

士**4**多/雷鳳康荟季孕簡電茬染一 舞擎築一眾解①楽整溜秒首腹墨電上蝉程離玉中第谈伸倒養势 孝解督一爭夢雖品**X**里養纏节第监°欢¥甬囊\*‘@物襟”

養新。舞軍非繳瑯馨会**T**執留 **D**目履肃髒钵销霸圭X-斛。氣城戒堆淤钿辛最快物湧＞ ..

屋子里那里弥漫着那该死的忍冬香味尽量不去想那秋千那雪杉 那神秘的起伏那搅混在一起的呼吸吮吸著狂野的呼吸*那"*声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自己从来不喝酒**9**可是他忌是说 一篮子酒①你上回念的是哪本书在吉拉德划船服里的那一本是 每一个绅士郊游野餐时必不可少的用品”你当时爱他们吗。凯 蒂你当时爱他们吗。他们抚触到我时我就死过去了

她一时站在那里②不一会儿他就大叫大喊起来使劲拉她的 衣服他们一起走进门厅走上楼梯一面大叫大喊把她往楼上推推 到浴室门口停了下来她背彝在门上一条胳膊挡住了脸他大叫大 成想把她推进浴室去后来她走进卷厅来吃晚饭**T.P** .正在展他吃 饭他又发作了先是呜噜呜噜地哼哼等她摸了他一下他便大叫大 威起来她站在那儿眼睛里的神色就象一只被猫過在角落里的老 鼠那样后来我在灰暗的朦胧中奔跑空气中有一股雨的气息以及 潮湿温暧的空气使各种各样的花吐出芬芳而始始儿在高一阵低 一阵地鸣叫用J个移动的沉寂的圈子伴随着我脚步的前进“阿 欢‘③在柵栏里瞭我跑过它黒乎乎的有如晾在绳于上的一条被 子我想那个黑鬼真混蛋又忘了喂它了我在勲她鸣叫声的真空中 跑下小山就象処掠过镜面的一团汽流她正躺在水里她的头枕在 沙滩上水没到她的腰腿间在那里拍动着水里还有一丝微光她的 裙子已经一半浸透随着水波的拍击在她两侧沉重地掀动着这水 并不通到哪里去光是自己在那里扑通扑通地拍打着我站在岸上 水淹不到的土岬上我又闻到了忍冬的香昧浓得仿佛天上在下着

①禺丁耳朵里同时听到布兰构太太的话和车中另一个人的话，句中从•你上 回'到,那一本,，即这人所讲的话。

①又转移甄凯蒂失去贞操的那晚。下面的.他”指的是班吉.

⑧就是康普生歡养的那匹马。

忍冬香味的蒙蒙细兩在嫡頰声的伴奏下它几乎已经成为你的皮 肉能够感觉到的一种物质

班吉还在哭吗

: 我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

可怜的资吉

我在河沟边坐下来草有点湿过不了一会我发现我的鞋子里 渗进水了 -

•你别再泡在水里了你疯了吗

-可是她没有动她的脸是朦朦胧胧的一团白色全靠她的头发 才跟談朦胧胧的沙滩区分开来

快上来吧

她坐了起来接着站起身来她的裾子沉重地搭在她身上不断 •地在滴水她爬上岸衣服奇拉着她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拧拧干你想着凉不成

.对了、

水組汩地濾过沙岬被吸进去一部分又继续流到柳林中的黑 晴里去流过浅逮时水波微微起伏象是一匹布它仍然保留着一丝 .光城水总是这样的

“，，他航行过所有的大洋周游过全世界①

于是她坡起他来了双手扣在姻潮湿的膝盖上在灰蒙蒙的光 线里她的脸朝上仰着忍冬的香味又来了母亲的房里有灯光班吉 的房里也有。**P.**正在侍候他上床.

你爱他吗

① 这里的•他'是指処尔顿•艾驚司。前面说,他当过其杀近人'，与这句是有 关联的。达尔頓・艾密司想系一从海军滬伍的军人。

她的手伸了过来我没有动弹那只手摸索着爬下我的胳牌她 抓住了我的手把它平按在她的胸前她的心在呼怦地跳着

不不 .. •.

是他硬遍你的吧那么是他硬逼你就范由他摆布的吧他比你 力气大所以他明夭我要把他杀了我发督明天一定这样做不必跟 父亲说亭后再让他知道好了这以后你和我别人谁都不吿诉咱们 可以拿我的学费先用着我们可以放弃我的入学注册凯蒂你恨他 对不对対不对

她把我的手按在她的胸前她的心怦怦跳动着我转过身子抓 住她的胳膊

凯蒂你恨他对不对

她把我的手一点点往上推直到抵达她咽喉上她的心象擂鼓 似地在这儿跳着

可怜的昆丁

她的脸仰望着天空天宇很低基那么低使夜色里所有的气味 与声音似乎都挤在一起散发不出去如同在一座松柔的帐篷里特 别是那忍冬的香味它进入了我的呼吸在她的脸上咽喉上象一层 涂料她的血在我手底下突突地跳着我身子的重最都再另一只手 支着那只手痉挛抽搐起来我得便劲呼吸才能把空气勉强吸进肺 里周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灰色的忍冬香味

•是的我恨他我悄愿为他死去我已缓为他死过了每次有这样 的事我都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死去

, ♦・・・・・•.

我把手举了起来依然能感到刚才横七竖八压在我掌心下的 小树枝与草梗略得我好疼

可怜的昆丁

她向后仰去身体的重量压在胳膊肘上双手仍然抱着膝头

\* • • • \* ' •

你没有干通那样的事是吗

什么干过什么事

就是我干过的事我干的事

干过干过许多次跟许多姑娘

接着我哭了起来她的手又抚摸着我我扑在她潮湿的胸前哭 着接着她向后顆了下去眼睛越过我的头顶仰望天空我能者到她 眼睛里虹膜的下面有一道白边我打开我的小刀

你可记得大姆娣死的那一天你坐在水里弄湿了你的衬禅

记得•'

我把刀尖对准她的咽喉

用不了一秒钟只要一秒钟然后我就可以刺我自己剌我自己 然后

那很好你自己刺自己行吗

行刀身够长的班吉现在睡在床上了

是的

,用不了一移钟我尽量不弄痛你

好的1

你闭上眼睛行吗.

不就这样很好你得使劲往里捕

你拿手来摸摸着…

可是地不功她的眼睛睁得好大越过我的头顶仰望着天空

凯蒂你可记得因为你衬裤沾上了泥水迪尔西怎样大惊小怪 吗・

不要哭

我没哭啊凯蒂

你捅呀祢倒是捅呀

你要我捕吗

是的你插呀

你拿手来摸摸弁

别哭了可怜的昆丁

可是我止不住要哭她把我的头抱在她那潮混而坚实的胸前 我能听到她的心这时跳得很穏很慢不再是怦怦乱期了水在柳林 中的黑暗里发出汩汩的声音忍冬的香味波浪似地一阵阵升入空 中我的胳膊和肩膀扭曲地压在我的身子下面

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干什么

她的肌肉变硬了我坐了起来

在我我的刀我掉在地上了 ，一

她也坐'了起来

现在几点啦

我不知道 ，

一她站起身来我还在地上摸着

我要走了让它去吧

我感觉到她站在那儿我闻到她湿衣服的气味从而感觉到她 是声那儿• . .

'就在这儿附近不会太远

让它去吧明天还可以找嘛走吧

等一会儿我一定要找到它

你是怕

找到了原来刀一直就在这儿

是吗那么走吧

我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我们走上小山岗还没等我们走到她 蛹儿就噤不作声了

真有意思你好好坐鷲怎么会把东西掉了还得费那么大的劲 儿四处去找 '

一片灰色那是带着露珠的灰色斜斜地通向灰色的天空又通 向远处的树林

真讨厌这忍冬的香味我真希望没有这味儿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的吗

我们超过小山顶继埃往树林里走去她擅在我身上她又让开 一点儿在灰色的草地上那•条沟象是一条黑疤她又撞在我的身上 她看了看我又让开一点儿我们来到沟边

咱们打这几走吧

干什么

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南茜①的骨骸我好久都没想到来看 了你想到过吗

沟里爬满了藤萝与荆棘黑得很

当初就在这儿可是现在说不准到底能不能找到了是不是 别这样昆丁

•来吧\*

沟变得越来越窄通不过去了她转身向树林走去

别这样昆丁

凯蒂

我又绕到她前面去了

凯蒂

别这样

我抱住了她

① 康賛生家的夠，当年掉在沟里,受了伤，波罗斯库司开情打死的.

*1U*

我比你劲儿大

她J 动不动身子直僵僵地不屈服但是也不动弹

*、 ••*

我不跟你打架可是你别这样你最好别这样'

凯蒂别这样凯蒂

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难道不明白吗不会的你放开我 忍冬香味的蒙蒙细雨下着不断地下着我能听见岫蛾儿在我 们身边绕成一圈在注视着我们她退后几步绕开我朝树林走去

你一直走回屋子去好了你不用跟着我

我还是缱续往前走

你干吗不一直走回屋子去

这该死的忍冬香味

我们来到栅栏前她钻了过去我也钻了过去我从猫腰的姿势 中直起身来时他①正从树林里走出来来到灰色的光线中向我们 走来高高的直挺挺的身子一动不动似的虽然他在走过来但是还 是一动不动似的她向他走过去

这是昆丁我身上湿了全湿透了如果你不想可以不来

.他们的身形合成了一个她的头升高了由天空背衬着显得比 他髙他们两个人的头，

如果你不想可以不来

接着两个脑袋分开了黑暗中只闻到一股雨的气息湿草和树 叶的气息灰蒙蒙的光象毛毛细雨般降落着忍冬的香味象一股股 潮湿的气浪一阵阵地袭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她那白蒙蒙的脸依 偎在他的肩膀上他一只胳膊搂住她仿佛她比一个婴儿大不了多 少他伸出了另一只手

①指达尔顿•艾密司。

认识你很髙兴

我们握了握手接着我们站在那兀她的身影比他的高两个影 子并成了一个’

你打算于什么昆丁

散一会儿步我想我要穿过林子走到大路上去然后穿过镇子 回来

我转身走开去•

再见了

昆丁

我停住脚步

你有什么事

在林子里树蛙①在叫闻到了空中雨的气息它们的叫声象是 很难拧得动的八音琴所发出的声音忍冬的香味

过来呀

你有什么事 '

到这边来昆丁

:一我走回去她摸摸我的肩膀她的身影朝我低来她那模糊不清 的灰白色的脸离开了他那高大的身影我退后了一步

当心点儿

'你回家去肥

我不困我想散散步

在小河构那边等我

我要去散步

我一会儿就来你要等我你等我

①1种在树丛中与树上生活的蛙。

不我要穿过树林去

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那些树蛙根本不理睬我灰暗的光线象 树上的苔蘇散发水份那样弥漫在空间但是仅仅象毛毛雨而不象 真在下雨过了一会儿我回过身来走到树林边缘我削走到那里又 开始闻到忍冬的香味我能看见法院顶楼那只大钟上的灯光以及 镇上广场上的灯映在天际的微光还看得见小河沟边那排黝黑的 垂柳以及母亲房里的灯光班吉房里的灯光仍然亮着我弯下身子 钻过栅栏一路小跑着越过牧场我在灰色的草丛里跑着周围都是 蜘軸儿忍冬的香味越来越浓了还有水的气息这时我看到水光了 也是灰忍冬色的我躺在河岸上脸贴紧土地为的是不想闻到忍冬 的香味我现在闻不到了我躺在那儿只觉得泥土渗进我的衣服我 听着潺潺水声过了一会儿我呼吸不那么费劲了我就躺在那儿想 如果我的脸不动我就可以呼吸得轻松些这就可以闻不到那种气 味了接着我什么都不去想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她沿着河岸走来停 住了脚步我一动不动

天根晩了你回家去祀

什么

你回家去电天很晚了

好吧

她的衣服窸窣作响我一动不动她的衣服不响了

你不听我的话进屋去吗

我什么也没听见

凯蒂

好吧我进屋去如果你要找这么做我愿意 我坐了起来她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头 进屋芸肥听我的话 • •

好吧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什么都行好吧

她连看都不看我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使劲地摇晃她的身子 你给我闭嘴

我摇晃她

你闭嘴你闭聽

好暇.

她仰起廢来这时我看到她连看都不看我我能看到那圈眼白 站起身孝

我拉她她身子软弱无力我把她拉得站起来

现在你走吧•

你出来时班吉还在哭吗

走吧

.我们跨过了小河沟看见了家里的屋顶然后又见到了楼上的 窗子

他现在睡了

我得停下脚步把院门闩上她在灰蒙蒙的光线下继续往前走 空气中有雨的气息但是雨还下不下来忍冬的香味开始透过花园 的栅栏传过来开始传过来她走到阴影里去了我能听到她的脚步 声这时候

凯蒂

我在台阶下停了步我听不见她的脚歩声了

凯蒂

这时我又听见她的脚步声了我伸出手去碰碰她不温暧但也 不凉她的衣服仍旧有点儿湿

你现在爱他吗

她屏住气即使呼吸也是呼吸得极慢好象在很远的地方

凯蒂你现在爱他吗

我不知道

在灰蒙蒙的灯光之外一切东西的黑彩都象是一潭死水里泡 着的死猫死狗

我真希望你死

你这样希鱼吗你现在进不进屋

你现在脑子里还在想他吗

我不知道

吿诉我你这会儿在想什么吿诉我

别这样别这样昆丁

你闭嘴你闭環你听见没有你闭環你到底闭琛不闭嘴•

好吧我不响就是了咱们要把大家吵醒了

我要杀死你你听见没有

咱们上秋千那边去在这儿他们会听见你的声音的

我又没戚你说我喊了吗

没有别吱声了咱们会把班吉吵醒的

你进屋去你现在就进去

我是要进屋去你别嗔麋呀我反正是个坏姑娘你拦也拦不住 我了

我们头上笼罩着一重诅咒这不是我们的过错难道是我们的 过情吗•・•.：、•

腰来吧快去睡觉吧

你没法逼我去睡觉我们头上笼罩着一重诅咒

我终于看见他①了他刚刚走进理发店他眼光朝店门外看去

① 这里的,他,是达尔顿•艾密司.刚才的奉情发生后几天,昆丁在理发店里 见到他. ..

我走上去等了片刻

我找你找了有两三天了

你早就想找我吗

我要找你谈谈

他很快三两下就卷好一支香烟大拇指一捻又擦亮了火柴 此处不是谈话之处是不是我到什么地方去看你 ，.

我到你房间去你不是住在旅馆里吗

不那儿不太合适你知道小溪上的那座桥吗就在那什么的后

面

知道行啊

一点钾行不行

行

我转身走了

打扰你了 ，

嗨

我站住脚步回过头去看

她好吗

他的模样就象是青铜铸就的他的卡其衬衫

她现在有什么事需要找我吗

我二点钟在那儿等你

她听见我吩咐**T.P.-**点钟给“王子”备好鞍她一直打虽着我

饭也吃不下她也跑过来了

你想去干什么 • • •

—我仕么我想骑马出去蹈蹈难道不行吗

「你是要去干一件事是什么事呀

这不干你的事娼妓你这娼妓；

*g*

—

**T・P**.把\*王子，牵到边门的门口

我不想骑它了我要走走

我顺着院子里的车道走走出院门拐进小巷这时我奔酸起来 我还没走到桥头便看见他靠在桥栏上他那匹马拴在林子里他扭 过头来看了看接着便把身子也转了过来但是直等我来到桥上停 住脚步他才抬起头来他手里拿着一块树皮他从上面掰下一小片 一小片扔到桥栏外面的水里去

我是来吿诉你你必须离开这个小镇

他故意慢条斯理地掰下一块树皮慢吞吞地扔到河里聴者它 在水面上漂走

我说过了你必须离开这个小镇

他打**it**着我

是她派你来说这话的吗

我说你必须走不是我父亲说的也不是任何人说的就是我说 的

听着先别说这些我想知道她好不好家里有人跟她过不去不 这种事不劳你来操心

接着我听见自己说我限你今天太阳下出之前非离开本镇不 可

他掰下一块树皮扔进水里然后把那片大树皮放在桥栏上用 他那两个麻利的动作卷了一支畑把火柴一捻让它旋转着落到栏 杆外面去

要是我不走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杀死你别以为我又瘦又小跟你相比象个小孩

烟分成两缕从他鼻孔里喷出来飘浮在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

*U1*

我开始颤抖起来我的双手都按在栏杆上我忖度假如我把手 藏到背后去他会猜透这是为了什么

我限你今天晚上一定得走

听着小子你叫什么名字班吉是那傻子是不那么你呐

昆丁

这句话是我自然而然溜出嘴来的其实我根本不想吿诉他

我限你到太阳下山

昆丁

他慢条斯理地在桥栏上弹了弹烟灰他干得又慢又细致仿佛 是在削铅笔我的手不打颤了

听着何必这么认真这又不是你的过错小毛孩子如果不是我 也会是别的一个什么男人的

你有姐妹没有你有没有

‘没有不过女人金一样都是骚货

我伸手揍他我那摊开的巴掌抑制了捏拢来揍他的冲动他的 手动得和我的一般快香烟落到桥栏外面去了我挥起另一只手他 又把它抓住了动作真快香烟都还没落到水里他用一只手抓住我 的两只手他另一只手倏地伸到外衣里面腋窝底下在他身后太阳 斜斜地照着一只鸟在阳光外面不知什么地方囑鸣我们对叮着那 只鸟还在叫个不停他松开了我的两只手

你瞧这个

他从桥栏上拿下树皮把它扔进水里树皮冒到水面上水流挟 带着它漂去他那只松松地拿着手枪的手搁在桥栏上我们等待着

你现在可打不着了

打不着吗…

.树皮还在往前漂林子里鸦雀无声我事后才又听到鸟的嗯鸣

和水的汩汩声只见枪口翘了起来他压根儿没有瞄准那树皮就不 见了接着一块块碎片浮了起来在水面上散开他又打中了两块碎 片都不见得比银元大

我宥这就够了吧

他把弹膛转过去朝枪管里吹了一口气一缕细细的育烟消散 在空中他把那三个空弹膛装上子弹把枪膛推了回去然后枪口就 自己把枪擾给我，

干什么我又不想跟你比枪法

你会用得着的你方才不是说要千T件事吗我把它给你你方 才也看到了它挺好使的

把你的枪拿走

我伸手揍抱等他把我的手腕捉住了我还是一个劲儿地想挨 他这样有好一会儿接着我好象是趣过一副有色眼镜在看他我听 到我的血液寤眺的声音接着我又能看到天空了又能看到天空前 面的树枝了还有斜斜地穿过树枝的阳光他正抱着我想让我站直 舔方才揍我了是吗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什么

是的揍了你现在觉得怎样

没什么放开我吧

他放开了我我靠在桥栏上

你没什么吧

别管我我很好• '

你自己能回家吗

走吧让我独自待一会儿

你大概走不**T**还是骑我的马吧

不妥你走你的

你到家后可以把缰堤搭在鞍头上放开它它自己会**181**马棚去 的

别管我你走你的不用管我

我传在桥栏上望着河水我听见他解开了马跨上坐骑走了过 了一会儿我耳朵里只有潺源水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又折到 了鸟叫声我从桥上下来在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我把背靠在树干上 头也斜靠在树干上闭上了眼睛一片阳光穿过树枝落在我的眼帘 上我挪动身子依旧靠在树上我又听到鸟在叫了还有水声 接着一切都彷佛离远了我又是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在那些令人难 熬的日日夜夜之后我现在倒反而觉得很轻松那时忍冬的香味从 黑暗里钻出来进入我的房间我甚至正端力想入睡但过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打我他假裝说打了那也是为了她的缘故我 却象一个女孩子那样的晕了过去不过即使这样也都已经无所谓 了我坐在材下背靠者树斑斑点点的阳光拂撩着我的脸仿佛一根 小树枝上的几片黄叶我听着潺潺水声什么都不想即使我听到传 来马蹄疾驰的声音我坐在那里眼睛闭着听到了马晞站停在沙地 上踏着发出**5**沙声然后是奔跑的脚步声然后感到她急急地摸索 着的手

傻瓜傻瓜你受伤了吗

我张开眼睛她的双手在我脸上模来換去

我不知道你们在哪个方向直到后来听见了枪声我不知道你 们究竟在哪儿我没想到他和你会偷输地跑出来较劲儿我没想到 他居然会

她用双手抱住我的头用力推我的头去撞那棵树

别别别这样

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停一停别撞了

我知道他不会打你的我知道不会的

她又想推我的头让它去撞辑

我方才吿诉他再也不要来找我了我吿诉他了

她想挣脱她的手腕

放开我

别这样我比你劲儿大别这样

放开我我一定得追上他要他放开我呀昆丁求求你放开我放 开我

突然之间趣不再挣扎了她的手腕松瘫了

好吧我可以吿诉他使他相信我每一次都能使他相信我的话 是对的

凯蒂

她没有拴住"王子”它随时都可能拔脚往回蹈只要它产生了 这个想法

他每一次都愿意相值我的话

你爱他吗凯蒂

我什么他’

她瞧着我接着一切神采从她眼睛里消失了这双眼睛成了石 像的眼賭一片空白视而不见静如止水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咽喉上

她抓住我的手让它贴紧在她咽喉上

现在说他的名字

达尔顿・艾密司

我惑黄到一股热血涌上她的喉头猛烈地加速度地怦怦搏动

再说一遍

她的脸朝树林深处望去那里阳光斜斜地照在树上岛儿在

再说一遍

达尔顿-艾密司.

她的血不断地向上涌在我手掌下面一阵接一阵地搏动

血不断地流淌，流了很久，①可是我的脸觉得发冷象是死了 似的，我的眼睛,还有我手指上破了的地方又感到刺痛了。我能 听到施里夫在压水泵的声音，接着他端着脸盆回来，有一片暗淡 的天光在盆里荡漾，它有一道黄边，象一只褪色的气球,然后又 映岀了我的倒影。我想从里面看清我自己的脸。

“血不流了吧?”施里夫说。“把那块布给我。”他想从我手里 把它取走。

“当心，我说，“我自己来吧。是的，血差不多止住了。”我又 把布片浸在水盆里，戳破了那只气球。布片上的血迹化开在水 里。“我希望有一块干净的布

“最好能有一片生牛肉貼在眼睛上丁施里夫说小真糟糕，你 明天不出现一只黑眼圈那才怪哩。那小子真浑，”他说。

“我是不是也把他打伤了一点? ”我拧干手情，想把我背心上 的血迹擦干净。

“这你是擦不掉的，”施里夫说。**4**你得送到洗衣房去才行。 好了，把手帕貼在眼睛上吧，那不是更好吗了

“我可以擦去J些血迹，我说。不过并没什么效果。“我的

① 回到'当前二上接**169**页第**5**行老末体字后面。昆丁与吉拉德打了一架,  
刚从曾迷中清醒过来。刚才的思想活动都是他昏迷肘的潛意识活动。

硬领成了什么模样啦？”

“我也说不上来鄭施里夫说。'按在眼睛上呀。这样』

'当心，我说，“我自己也会按的。我一点也没打伤他吗？”

“也许你揆着他一两下。不过我那时不是在往别处者就是在 眨眼。他通是把你打了个落花流水。把你打得都无处躲藏。你干 吗要挥动拳头跟他打架？你这大傻瓜，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我说。“我就是担心没法把背心弄干净。力

“唉，别操心你那些个衣服了。你眼睛还疼不疼?”

'我觉得挺好，”我说。周围的一切都变成紫色的、J动不动 的了，在屋子的山墙上面，天空从绿色一点点褪成了金色，没有 一丝儿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直直地升入天空。我又听见水泵 声了。一个男人拿了一只桶在接水,J边压水泵一边扭过头来看 我们。有个女人经过了门口，不过她并没有朝外张望。我听见 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头牛在峰眸叫着。

"好了，施里夫说，“别管你的衣服了，把手帕按在眼睛上 吧。明天一早我就替你把衣服拿出去洗了

“好吧。我很懊恼，至少我是应该流些血在他的衣服上的了

“那个浑小子，”施里夫说。斯波特从屋子里出来，穿过院子， 他大概是在里面和那个娘们聊天。他又用他那种冷冷的、怀疑的 眼光打量着我。•

“哼，小子•”他说，打量着我，“你为了找乐子,真肯玩命啊。 先是拐骗小姑娘，接着又是打架。你往常放假都干些什么消遣, 是放火烧别人的房子吗?”

“我挺好，我说。“布兰特太太说什么了没有?，

“她因为吉拉徳给你放了血正在劈头劈脸地写他呢。等她见 到你，也会因为你让他把你打出血来把你臭骂一顿的。她倒不

反对打架，不过见到淹血让她心烦。我想你没能不让自己滝血. 这使你在她心目中社会地位降低了一等。你现在覚得怎么样?”

'当然罗，'施里夫说，“既然你没法让自己投膾在布兰特家, 不得已求其次，只好视情况而定，或是跟布兰特家的人通奸，或 是喝醉了酒限他们家的人打架罗。”

'一点儿不错/斯波特说建不过依我着昆丁也没有喝醉賺。”

“他是没喝醉“施里夫说，“你非得喝醉了才能壮起胆子跟 那浑小子打架的吗?'

&曜，君别昆丁被打得这么惨，我想我是非得喝得酩酊大醉 了才敢这么干的。吉拉徳这手拳是在那儿学的?'

'他毎天都进城到麦克的训练班去学的/我说。

“是吗?”斯波特说.“你打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猜是这样的吧。是啊了

“再把布沾沾湿吧，”施里夫说. “再打点干净水来要不要?”

“这样就行了，我说。我把手帕又浸浸湿，重新敷在眼睛上。 “真希望能有什么东西来把背心擦擦干净；斯波特还在打量着 我，

“喂/他说小你方才干吗要打他？他说了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我肖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打他；

頌只知道你忽然跳起来，嚷道，你有姐妹吗？你有吗?'吉 拉禄说没有，你就打他。我注意到你一个劲儿地瞅着他,不过你 象是根本没注意旁人在说些什么.突然之间却®**I**起来间他有没 有姐妹。”

“啊，他跟平时一般在夸夸其淡呗，”施里夫说“吹他情场如 何辑意。你还不知道玛，只要有姑娘在跟前他一直如此,让她们 摸不清头**B8U**闪烁其词啦、故弄玄虚血，说得个天花乱坠不着边

际。他吿诉我们他在大西洋城怎么跟一个妞儿约好在跳舞厅见 面，他却失约让她白等，自己回到旅馆去睡大觉，勅在床上，不免 替对方感到伤心，因为自己'放了生'，没能侍候始，潇足恤的要 求。接着又大谈肉体的笑，而一切烦恼也由此产生，女人是怎样 的贪得无厌，除了仰卧在床上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兩达①躲藏 在树丛里，呜咽着呻吟着等那只天鹅出现，懂吗。这个和娘养的・ 我自己都想挨他一顿。不过,要是我，我就会抡起他妈蚂放酒的 那只篮子，往他脑袋上扣下去。”

“噢，”斯波特说，“你真是个捍卫女人的英雄。小子,你所引 起的反应不仅有钦佩，而且还有恐惧。”他冷冷地嘲讽地打量着 我。'我的老天爷啊，”他说。

“我打了他，觉得很抱歉，”我说。“我样子很狼狈，这样回去 道歉恐怕太难看了吧?”

“道歉个屁，'施里夫说，，让他们见鬼去吧。咱们冋城里去， “我看他应该回去，好让他们知道他打起架来很有绅士气 涙,”斯波特说。'我是说，挨打起来很有绅士气派。”

“就这副模样? ”施里夫说，“浑身上下全祁是血?”

,那，好吧，”斯波特说，“你们自已知道怎么办最好。”

“他可不能光穿着衬衣到处乱跑,.施里夫说，'他还不是个 四年级生呢。来吧，咱们回城里去吧；

“你不用陪我，”我说。'你回去參加野餐吧，

"还野什么餐，”施里夫说。“略们走吧了

'那我跟他们怎么说呢?'斯波特说。“吿许他们你顕愚丁也 打了一架，行吗?，

1. 希18神话中斯松达王暴达，斯之奏,大抻由斯常常变成美布来与她幽会6

“什么也不用说/施里夫说。"限她说她的\*道权也只能维 持到太阳下山时为止。来吧，昆丁。我要向那边那个女人打听 最近的区间车站在一”

'不建我说，“我现在还不想回城。”

施里夫站住了，瞧了瞧我。他转过身子时，他的眼镜片象两 只小小的黄月亮。

"你打算干什么?”

'我现在还不想回城。你回去参加野餐吧。吿诉他们我不能 参加了，因为我衣服都弄脏了。” .

“听着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我挺好的。你和斯波特回去吧。咱们明天再见， 我穿过院子朝大路走去。

“你知道车站在哪儿吗? ”施里夫说。

“我能找到的。咱们明天见。吿诉布兰特太太我感到很抱歉， 因为我破坏了她的郊游。”他们两人站在那儿看着我。我绕过屋 角。有条石块铺的小路直通大路。小路两旁栽満了玫瑰花。我 穿过院门，来到大路上。大路是往下倾斜的，通向树林，我能辨 认出停在路边的那辆汽车。我爬上小山，越往上走光线就越亮， 快到山顶时我听到一辆汽车的声音。在暮色苍茫中它听起来仿 佛离我相当远，我站住了脚步倾听。我已经看不清那辆汽车了， 可是施里夫依然站在房子前面的大路上，朝小山顶上眺望。在他 身后，屋顶上有一派黄光，就象是一抹油彩。我举起手来挥了 挥，接着梗翻过山头,一面仍然谛听汽车的声音。这时房子看不 见了，我在绿色与黄色的光线中站停脚步,听到汽车的声音越来 越响，直到快听不见时它忽然停住了.我等待着,直到它又响了 起来。接着我继续往前走去•

我下山时天光逐渐地暗淡下来，可是在这期间光的质地却 没有变，仿佛在变的、在减弱的処我而不是那光线，现在大路没 入了树林，但你在路上仍然能看得淸报纸。不久之后我来到一条 小巷口。我拐了进去。这儿比大路显得局促，显得更暗一些，可 是当它通到无轨电车站时一这儿又有一个候车亭——光线仍 然没有变。在小巷里走过之后，车站上显得豁亮些，好象我在小 巷里度过了黑夜现在已经天亮了。车子很快就来了。我上了车, 人们都扭过头来看我的眼睛，我在车厢左边找到了 一个空座①。

车子里灯亮着，因此我们在树丛里驶过时除了我自己的脸 和坐在过道对面的那个女人②以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她头上端 端正正地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上插了根断了的羽毛,可是等电 车走出林子，我又能肴见微弱的天光了，还是那种光质，仿佛时 间片刻之间的确停滞了，太阳也一直悬在地平线底下似的。接着 我们又经过了曾有个老人在那儿吃纸口袋里的东西的木亭，大 略在苍茫暮色中伸展向前，进入了峰暗之中，我又感到河水在远 处平静，迅疾地溢动着。电车继续向前疾驰，从敞开的车门刮进 来的风越来越大，到后来，车厢里充满了夏天与黑夜的气息，唯 独没有忍冬的香味。忍冬是所有的香昧中最最悲哀的一种了，我 想。我记得许多种花的香味。紫藤就是其中之一。逢到下雨天, 当妈妈感到身子还好，能坐在窗前时，我们总是在紫藤架下玩 耍。如果妈蚂躺倒在床上，迪尔西就会让我们加上一件旧衣服, 让我们到雨中去玩，因为据她说雨对小孩子并没有什么坏处。倘 若妈妈没躺在床上，我们总是在门廊上玩,一直到她嫌我们太吵 了，我们这才出去在紫藤架下玩耍。

1. 昆丁左眼挨打■，他故意坐在左边不让人们看见他的黑眼圈。
2. 指车窗破璃上反映的形象。

这儿就是今天早上我最后看到大河的地方，反正就在这一 帯。我能鶯出苍芒暮色的深处有着河水，它自有一股气味。在春天 开花的时节遇到下雨时到处都弥漫着这种香气别的时候你可并 不注意到香气这么浓可是逢到下雨一到黄昏香味就侵袭到屋子 里来了要就是黄昏时雨下得多要就是微光本身里存在着一种什 么东西反正那时香味最最浓郁到后来我受不了啦躺在床上老想 着它什么时候才消失什么时候才消失啊.车门口吹进来的风里 有一波水的气息，一种潮湿的稳定的气息。有时候我一遍谒地念 叨着这句话就可以使自己入睡到后来忍冬的香味和别的一切掺 和在一起了这J切成了夜晚与不安的象征我觉得好象是躺着既 没有曜着也并不慶着我俯瞰着一条半明半暗的灰蒙蒙的长廊在 这廊上一切稼固的东西都变得影子似的影影绰绰难以辨清我干 过的一切也都成了影子我感到的一切为之而受苦的一切也都具 备了形象滑稽而又邪恶莫名其妙地嘲弄我它们继承着它们本应 予以肯定的对意义的否定我不断地想我是我不是谁不是不是谁 ，隔着苍茫的暮色我能嗅出河弯的气味，我看见最后的光线 懒洋洋而平静地依附在沙洲上，沙洲象是许多镜子的残片,再往 远处，光线开始化开在苍白澄澈的空气中，微微嚥动着,就象远 处有些蝴廳在扑动似的。班吉明那孩子。他老爱坐在镜子的前 面。百折不挠的流亡者在他身上冲突受到磨练沉默下去不再冒 头•募吉明我晚年所生的被作为人质带到埃及去的儿子。①哦班 吉明。迪尔西说这是因为母亲太骄傲了所以看不起他。他们象突 然涌来的一般黑色的细流那样进入白人的生活，一瞬间，象透过

① 见•圣经,创世记七第四十二章第三十六节，景话是便推悯（班吉明）之父 雅各说的，与此句不尽相同。上~句中的,百折不挠的流亡者”应指便雅悯 之兄約瑟。

显微镜似的将白人的真实情况放大为不容置疑的其实，其余的 时间里，可只是一片喧嚣声，你觉得没什么可笑时他们却哈哈大 笑，没什么可哭时又嘤嘤哭泣。他们连参加殡葬的吊唁者是单数 还是复数这样的事也要打赌。孟菲斯有一家妓院里面都是这样 的黑人，有一次象神灵附体一样,全都赤身裸体地跑到街上。每 一个都得三个警察费尽力气;**t**能制是购耶錄哦好人儿耶稣 哦那个好人.

电车停了 •我下了车,人们又纷纷看我的眼睛。来了一辆无 轨电车，里面挤满了人。我站在车厢门口的后平台上。①

“前面有座，”卖票的说.我往车厢里瞥了一眼。左边并没有 空位升

，“我就要下车的，”我说。“就站在这儿得了。”

我们渡过了河.那座桥坡度很小,却高高地耸立在空中，在 寂静与虚无里，黄色、红色与绿色的电火花在清激的空气里一遍 又一遍地闪烁着。

"你还是上前面去我个座位吧/售票员说。

“我很快就要下车的，”我说・“再过两个街口就到了了 电车廷没到邮局我就下来了。野餐的人现在准是围成一圈 坐在什么地方，接着我又听见了我的表声，我开始注意谛听邮 局的钟声，我透过外衣換了摸给施里夫的那封信，榆树那象是 被蚕食过的阴影在我的手上滑辻。我拐进宿舍楼的四方院子时 钟声真的开始打响了，我继续往前走，音波象水池上的涟漪那样 传过我身边又往前传过去，一边报时［是几点差一刻？好吧。就 算几点差一刻吧。

① 昆丁眺下郊区电车，又挨了一辆开往哈佛大学的电轧

我们房间的窗户黑漆漆的。宿舍入口处阊无一人。我是貼 紧左边的墙进去的，那儿也是空荡荡的**t**只有一道螺旋形的扶梯 通向阴影中，阴影里回荡着〜代代郁郁不欢的人的啣步声,就象 灰尘落在影子上一样，我的脚步象扬起尘土一样地搅躍了阴影, 接着它们又轻轻地沉淀下来。

我还没开灯就看到了那封信，它在桌子上用一本书支着，好 让我一眼就能看见。把他①叫作我的丈夫。接着斯波特说他们要 上什么地方去霄餐，要很晚才能回来，而布兰特太太另外还需要 1个骑士°不过那样一来我又会见到他②了，他一小时之内是 回不来的因为现在六点巳经过了③。我把我的表掏出来，听它 嘀嗒崎嗒地报导着时间的逝去，我不知道它是连撒谎都不会的。 接着我把它脸朝上搁在桌子上.拿过布兰特太太的信，把它一撕 为二，把碎片扔在字纸篓里，然后我把外衣、背心、硬领、领带和 衬衫一脱下.领带上也沾上了血迹,不过反正可以给黑人的。 没准有了那摊血迹他还可以说这是基督戴过的呢。我在施里夫 的房间里找到一瓶汽油,把背心摊平在桌子上，只有在这儿才能 摊平。我打开汽油瓶。 ’

全镇第一辆话媲拥有的汽车姑娘这正是杰生所不能容忍的 汽油味使他感科难受然后就大发脾气因为一个姑娘家没有姐妹 只有班吉明④斑言明让我操碎了心的孩子如果我有母亲我就可 以说毋亲啊母亲。我花了不少汽油，可是到后来我也分不清这

①②指施里夫。

⑧昆丁担心海里夫会回来见到他，转而一想，六点钟以后郊区电车一小时只 开一辆，所以又放心了.

④ 以上是昆丁与絃伯待•海德见面时,康普生太太所说的话。

©以上是康智生太太培班吉明統名字时所说的话.

摊湿迹到底还是血迹呢还悬汽油了。汽油又使我的伤口刺疼了， 所以我去洗手时把背心搭在椅背上，又把电灯拉下来①使电灯 泡可以烤干湿迹。我洗了洗脸和手,可是即使如此我还能闻到肥 皂味里夹着那种剌激鼻孔使鼻孔收继的气味・然后我打开旅 行袋，取出衬衫、礎领和领带，把有血迹的那些塞进去，关上旅行 袋,开始穿衣服。在我用刷子刷头发时，大钟敲了半点。不过反 正还可以等到报三刻呢，除非也许在飞驰地向后掠去的黑暗中 只看见他自己的脸肴不见那根折断的羽毛除非他们两人可是不 象同一天晚上去波士顿的那两个接着黑夜中两扇灯光明亮的窗 子猛然標过一辑间我的脸他的脸打了个照面我耐看见便已成为 过去时态我方才是看见了吗没有道荆那候车亭里空空如也再没 有人在那儿吃东西马路在黑暗与寂静中也是空荡荡的那座桥拱 起背在寂静与黒暗中入睡了那河水平静而迅疾没有道别②

我关了灯回进我的卧室，离开了汽油但是仍侏能闻到它的 气味。我站在窗前，饼帘在黑暗中缓慢地吹拂过来，摸触着我的 脸,仿佛有人在睡梦之中呼出一口气，接着徐徐地吸进一口气, 窗帘就回到黑暗之中，不再摸触着我了。他们③上楼以后,母亲靠 坐在她的椅子星，把有樟腐味的手绢按在嘴上。父亲没有邮动过 位量他仍然坐在她身边捉着她的手吼叫声一下接一下地响着仿 佛寂辭是与它冰火不相容似的我小时候家里有本书里有一张插 图，画的是一片黑暗，只有斜斜的一道微弱的光照射在从黑暗中 抬起来的两张脸上。你知遂偎如我是国王我会干什么吗?她从来

1. 这処附有吊球可以任去拉下来放回去的那种电灯。
2. 以上这段是回忆方才坐电车过桥时的骨景.
3. 指班吉和凯蒂。这下面一段是写家中知道凯蒂与人有苟且行为后一家人的 反应。

没有做过女王也没有做过仙女她总是当困王当巨人或是当将军 我会把那个地方耄开据他们出来把他们好好地兼打一緩那张图 园菽撕了下来，被按破了。我很髙兴•我得重新看到那张画才知 道地牢就是母亲本人她和父亲在微弱的光线中握着手向上走而 我们迷失在下面不知什么地方即使是他们也没有一点光线。接 着忍冬的番昧涌进来了。我刚关上灯打算睡觉它就象波浪似的 一阵一阵地滿进来气味越来越浓到后来我简直透不过气来只得 起床伸出手摸索着往外走就象小时候学步时那样手能够看见在 头暦里摸触瘠所形成的看不见的门仃现在成了手看不见的东 西我的鼻子能够看到汽油，看到桌子上的背心，看到门。走廊里 仍是空荡菩的，并没有一代代郁悒不欢的人的脚步走去取水。然 而看不见的咬紧前牙齿没有不相信甚至怀般浦楚的不存 在胫骨脚赚膝愛顺着那一长道看不见的将梯栏杆在母亲父亲凯 蒂本生毛莱都峡普的黒暗中一失足 **H** 我可并不怕只是母亲 父亲凯蒂杰生毛菓在睡芬中走縛那么远了我会马上入睡的当我 门门门盥洗室里也是空荡荡的，那些水管，那白瓷脸盆，那 有污迹的安蔭的四壁，那沉思的宝座①。我忘了拿玻璃杯了，不过 我可以手絶膚见发凉的手指那看不见的天鹅脖裁比摩西的权杖 还裏细部玻璃怀试探地击叩着不是在细痍的腰颈上击叩而是击 甲发凉的金矯玻璃杯满了溢出来了水使发璃杯发凉手指发红了 电睡把渐混曲睚晚的味道留在脖颈的漫长的寂燎中我回到走廊 里，吵醒了寂静中一代代说着悄悄话的学生的失落的擲步，进入 了汽油味中，那只表还在黑暗里躺在桌子上撒着弥天大慌。接着 窗帘又在黑暗中呼出一口气，把气息吹挽在我的脸上。还有一刻

① 指无人在用的抽水時桶。 使病了她也呆在楼下免得父亲当着杰生的面潮笑毛莱舅舅父亲 说毛莱舅舅旧学根底太差这才犯了把机密要事交托给那旧小说 里少不了的腐眼童子①他应垓挑选杰生的因为杰生至多只会犯 毛莱剪舅所犯的同样的莽撞的错误而不会让他落个黑眼圏的帕 特生家的孩子比杰生小他们合伙糊凤筝卖给人家五分钱一只直 到发生经济上的纠葛杰生另外找了一个合伙人这孩子更加小些 反正是相当小的因为**T. P.**说杰生仍然管帐可是父亲说毛莱舅 舅何必去干活呢既然他也就是说父亲可以白养活五六个黑人他 们啥活儿也不干光是把脚翘在炉架上烤他当然经常可以供毛莱 舅舅的吃住还可以借几个钱给毛莱舅舅这样做也可以维持他父 亲的信念在这种热得宜人的地方他的族类就是天生高贵这时母 亲就会哭哭啼啼地说父亲自以为他的家族比她的家族优秀还说 他噸弄毛莱舅舅是在教坏我们这些孩子其实她不明白父亲要教 我们的是所有的人无非就是一只只玩偶罢了他们肚子里塞潘了 锯木膚这些据木屑是从以前所扔掉的玩偶的什么部位的什么伤 口一不楚建我死去的那个伤口——里流出来归拢来的。过去 我总以为死亡就是象祖父那样的一个人象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 交情很深的私交就象过去我们印象中祖父的写字桌也是特别神 圣的不能微它甚至在祖父的书房里大声说话都是不应该的在我 头脑里祖父和他的书桌总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一起老是等待着老 沙多里斯上校②来临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他们等在那些杉树的后 面的一个高地上沙多里斯上校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着什么他们 等他看完后走下来祖父穿着他的军服我们能听到他们说话的低

① 指班吉A毛薬**US!**曾打发他传递情书绐怕特生太太。

®福克纳笔下的另一个南方贵族世家的族长，在长篇小说《沙多里斯》等作品 中出现。

语声从杉树后面传过来他们谈个不停而祖父始终总是正确的

报三刻的钟声开始了。第一下钟声鸣响了，精确而平稳，庄 严而干脆，为第二下钟声驱走了那不慌不忙的寂静原来如此如 果人也能始终这样相互交替那该多好就象一朵火焰扭曲着燃烧 了一个短短的瞬间然后就彻底熄灭在冷冷的永悒的黑暗里而不 是躺在那里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摇晃的钟摆直到所有的杉树 都开始具有那种强烈的死亡的香味那是班吉最最讨厌的。我只 要~想到那丛树便仿佛听见了耳语声秘密的波浪涌来闻到了袒 裸的皮肉下热血在跳动的声音透过红彤彤的眼帘观看松了捆绑 的一对对猪一面交配1面冲到大海里去于是他说①我们必须保 持清馥看着邪恶暂时得逞其实它并不能永远——于是我说它也 没有必要占上风如此之久对一个有勇气的人来说——于是他说 你认为那是勇气吗一于是我说是的父亲你不认为是吗——于 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仲栽者不管你是否认 为那是勇气反正它比那行动本身比任何行动都重要否则的话你 不可能是认真的——于是我说你不相信吗我可是认真的——于 是他说我看你是过于认真了才这样要使我震惊否则你是不会感 到万不得已非吿诉我你犯了亂伦罪不可的——于是我说我并没 有说谎我并没有说谎——于是他说你是想把一桩自然的出于人 性所犯的愚素行为升华为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然后再用真实情 况来祓除它一一于是我说那是要将她从喧闹的世界里孤立出来 这样就可以紿我们摆脱掉一种负担而那种声音就象是从来没有

① 从,于処他说'起昆丁回想凯蒂失身后他与父亲的一番谈话。由于昆丁处 在自杀前高隹亢奋的精神状态中，这段对话是没有逻辑、混乱不堪的°读 者可视为精神不正常者的谚语。为清楚计，我们用破折号把两人的对白分 开。原乂是没有任何标点的。

响过一样——于是他说你当初是存心要她干的吧一于是我说 我当初害怕这样做我怕她会同意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可 是如果我能使你相信我们干了那样的事那么事情就会真的是那 样了而别人的事就会不是那样而整个世界就会喧叫着离开我们 —于是他说晤关于那另外的一件事你现在倒也没有撒谎不过 祢对你自己内心的思想对普遍真理的那一个部分亦即自然事件 的递迭次序以及它们的原因仍然蒙然无所知这些原因使每个人 的头上宠上阴影包信班吉在内你没有考虑到有限性的问题你在 考虑的是一种神化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一种暂时的思想状态会 变成匀称超出在肉体之上它不但意识到自己也意识到肉体的存 在它不会宪全抛弃你甚至于也不会完全消灭——于是我说暂时 的一于是他说你不禁要以为有一天它再也不会象现在那样地 伤害你你板乎仅权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使你一夜之间头发变白 不妨这么说可是一点也不会改变你的外貌你在这些情况下是不 会做这件事的这滯是一场贴博奇怪的是这种被不幸事件所孕育 的人每一下呼吸都是一次新的投掷所掷的骰子里早已灌了铅肯 定对他不利这样的一个人还不愿面对最后的判决其实他事先早 已知道他是迟早要面对的不必试用种种权宜之计包括用暴力也 包括连三岁孩子也骗不过的小手法直到有一天在极度厌恶中他 孤注一掷盲目地翻开一张牌不管是谁即使是在失望或侮恨或失 去亲人时袭来的第一阵盛怒之中也不会这样做的只有筹他认识 到即使是失望或悔恨或失去亲人对于一个阙郁的赌徒来说也并 不特别重要时才会这样做一于是我说暂时的一于是他说很 难相信一神爱或一种哀愁会是一种事先没有计划便购买下来的 债券它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自己成长起来的而且是事先不 给讯号就涌进了自己的记忆并被当时正好当道的任何一种牌号

的神所代誓的不你不会那样做的直到你开始相信即使她也是不 大值得为之感到失望的——于是我说我是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 的没有人知道我所知道的事一于是他说我想你最好马上就到 坎布里奇去你或者先去缅因州呆上一个月如果你节约些钱还是 够用的这样做也许是桩好事因为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个子儿比 耶稣治愈了更多的创伤一于是我说就算我能理解你的用意我 下一周或是下个月在那儿是会理解的——于是他说那你就该记 住你进哈佛是你母亲毕生的梦想从你生下来时起她就怀着这样 的希望而我们康普生家的人是从来不让一位女士失望的——于 是我说暂时的这样做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一于 是他说每I个人是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仲裁者不过谁也不该为 他人的幸福处方一于是我说暂时的一于是他说这是世界上 最悲哀的一个词了世界上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不是绝望直到时间 还不仅仅是时间直到它成为过去

最后一下钟声也打响了。终于钟声不再震撷，黑暗中又是, 一片寂静了。我走进起坐间打开了灯。我穿上背心。汽油味现 在淡得多了，几乎闻不出来了，在镜子里也看不出有什么血迹 了。至少不象我眼睛上那么明显。我穿上外衣。给施里夫的那 封信在衣服里格拉格拉地响，我把它拿出来再检查一遍地址，把 它放在我側边的口袋里。接着我把表拿到施里夫的房间里去， 放在他的抽斗里，我走进自己的房冋取了一块干净的手帕.走到 门边，把手伸到电灯开关上。这时我记起了我还没有刷牙，因此 得重新打开旅行袋。我找到了我的牙刷，往上面挤了些施里夫的 牙膏，便走出去刷牙。我尽量把牙刷上的水挤干，把它放回到 旅行袋里去，关上袋子，重新走到门口。我关灯之前先环顾了一 下房间，看看还漏了什么没有,这时我发现忘了戴帽子了。我必 须经过邮局，肯定会碰到个把熟人,他们会以为我明明是个住在 哈佛四方院子宿舍里的一年级生，却要冒充四年级生。我也忘 掉刷帽子了，不过施里夫也有一把帽刷，因此我也不必再去打 开旅行袋了。

**a**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说。

“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只不过是回答您的问题。”这时候 她又哭起来，嚼嘟哝哝地说什么连她自己的亲骨肉也诅咒起她 来了。

“是您自己要问我的啊■”我说。

“我不是说你了她说。“你是唯一没让我良心受到谴责的孩

*“就是*咪，”我说”我压根儿没工夫谴责您的良心。我没机 会象昆丁那样上哈佛大学，也没时间象爸爸那样，整天醉康醺 直到进入黄泉。我得干活呀。不过当然了，若是您想让我跟踪 她，监视她干了什么坏事没有，我可以辞掉店里的差事,找个晚 班的活儿.这样，白天我来肴着她，夜班味您可以叫班①来值

“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你们的果賛和负担，”她说着说着，就 伏在枕头上啜泣了起来。

“这我还不淸楚吗，”我说.“您说这样的话都说了有三十年 了。连班到这会儿也该明白了。您要不要让我来跟她谈谈这件 事呢尸

“你觉得这会有好处吗?■她说.

“要是我刚开始您就来插一手，那就不会有任何好处，”我 说丁如果您想让我来管束她，您只管吩咐•可是再别插手。.每回 我刚想管，您就插进来乱搅和，结果是让她把吶们俩都取笑一 番，

“要知道，她可是你的亲人哪；她说。

“对啊/我说,“我正好也在这么想——亲人,还是嫡墉亲亲

①班吉的简祢.

的呢，依我说。不过,若是有人行为象黑鬼，那就不管他是谁，你 只好拿对付黑鬼的办法来对付他了

“我真怕你会跟她大发雷霆，”她说.

“好了，”我说，“您那套办法也不大行得通。您到底要我管 呢，还是不要？要就说要，不要就拉倒**3**我还要去上班呢了

“我知道，这么些年来为了我们你受够了罪/她说丁你明 白，当初要是我的计划实现了，你早就有你自己的事务所了，也 能象个巴斯康家大少爷似的过上几天了。因为，你虽然不姓巴斯 康，你骨子里却是巴斯康家的人。我知道要是你父亲当初能预 见——”

"哼，”我说,'我琢磨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也会有看不准的时 候。”她又璇泣起来了。

'你怎么能这么刻薄地讲你死去的父亲广她说。

"好吧，”我说，“好吧。随您的便吧!既然我没有自己的事务 所，我还得去上我的班，当我的差。那么您到底要不要让我跟她 谈谈呢?” ’

“我真怕您会跟她大发雷霆，”她说。

“好**IE,** ”我说「那我什么也不说就是了；

“不过总得想点什么法子呀**1”**她说。“别人会以为我容许她 逃学，任她在大街上逃来逛去，要不,以为我拿她没有办法**……** 杰生，杰生，她说，“你怎么能撤下我不管呢。你怎么能把这么多 的包袱都扔给我呢/

*“好了,*好了，”我说，“您呆会儿又要把自己折磨得发病了。 您要就是整天把她锁在屋里，要就是别再为她操心，把她交给 我。这样做不好吗？”

'她是我的亲骨肉啊"她说着又哭了起来。于是我就说，

'好吧。我来管她就是了。快别哭了，行了。‘

“你可别大发雷進啊，”她说。“她还是个孩子呢，记住了疽

“不会的，”我说/我不会的。”我走出屋去，随手带上了门。

,杰生，'她说。我没有回答她。我顺着楼上的过道走着。“杰 生，.她站在房门背后喊道。我一直往楼下走去。餐厅里一个人 也没有，接着我听到了她①在厨房里的声音。她想让迪尔西再 给她倒一杯布啡。我走进词房。

'这敢情是你们学校的制服，是吗？ ”我说。“要不，也许是今 天放假?” '

“就半杯,迪尔西，”她说广求求你，

“不行，小姐，”迪尔西说。“我不能给你。一个十七岁的大姑 娘，只应该喝一杯，再说卡罗琳小姐也关照过的。你快快吃，穿 好上学的制服，就可以搭杰生的车子进城。你这是存心再一次 迟到

“不，她不会的，”我说/我们马上就来把这事安排一下，她 眼睛望着我，手里拿着杯子。她用手把脸上的头发掠到后面去， 她的浴衣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丁你把杯子放下，到这里来一下,” 我说。

“干什么？”她说。

**I**快点，”我说。“把杯子放在水槽里，到这儿来』

“你又想干什么啦，杰生? ”迪尔西说。

“你也许以为你可以压倒外婆和别的所有的人，也一准可以 压倒我，'我说，“可是你错了。我给你十秒仲，让你照我的吩咐把 杯子放好。”

①指小昆丁.

她不再肴我，而是把眼光转向迪尔西。“现在是什么时候. 迪尔西?”她说。"十秒钟到了，你就吹一下口哨。再给我半杯咖 啡吧。迪尔西，求——”.

我L把抓住她的胳膊。她松开了杯子。杯子跌落到地板上, 摔得粉碑。她眼睛盯着我，胳膊往后缩，可是我还是擦得紧紧 的。坐在椅于上的迪尔西现在站了起来。

"你啊，杰生』她说。

“放开我，”昆丁说，不然我要扇你一个耳光。”

“你要扇，是吗?”我说，“你要虏，是吗？”她一巴掌往我脸上 抽来。我把那只手也捉住了，我当她是只野猫，把她紧紧按住。 “你要扇，是吗?”我说。“你以为你扇得成吗?”

|你啊,杰生!”迪尔西说。我把地拖到餐厅里去。她的浴衣 松了开来，在身边飘动，里面简直没穿什么衣服。迪尔西趟趣起 起地走过来。我扭过身子，噎地一脚，把门冲着她的脸关上了。

“你别进来，我说.

昆丁偷在餐桌上，在系浴衣的带子。我死死地盯着她。

“好，”我说，.我来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逃学不算,还向你 外婆撒谎，在成绩报吿单上假讨她的签名，让你外婆愁得又犯了 病。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一言不发。她把浴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把衣服拉紧在 身体周围■眼睛盯着我。她还来不及抹胭脂口红,她的脸象是刚 用擦枪布擦过似的。我走过去抓住她的手腕，你这是什么意 思?”我说。

“不关你用屁事，”她说曜你放开我。”

迪尔西走进门来。“嗨，杰生，"她说。

&你给我出去，听见没有，”我说,连头都没有转过去。“我要

*tor*

知道你逃学的时候待在哪儿?”我说。"你没在街上溜达，否则我 会见到你的。你跟谁在一起鬼混？是不是跟哪个油头滑脑的坏 小子躲在树林子里？你去了没有?”

'你一你这个老混我！〉她说。她挣扎起来,可是我抓住了 她不放。“你这个该死的老混蛋广她说.

“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我说。'你也许有本事把一个老太 婆吓唬走，可是我要让你明白现在是谁在洽你。”我用一只手抓 住她，这时候,她不再挣扎了，只顾望着我，她那双眼睛瞪得越来 越大，乌黑鸟黑的。

"你要干什么？”她说.

“你等着，让我把皮带抽出来，然后你就知道了，”我说着，一 面把褥带往外抽.这时.迪尔西抓住了我的胳膊。

'杰生，她说”你啊，杰生！你难道不害臊吗?”

°迪尔酉，昆丁说，“迪尔西了

“我不会让他抽你的，”迪尔西说. “你不用害怕，好宝贝。” 她抱住了我的路専。这时，皮带让我抽出来了，我一使劲把她甩 了开去。她跌蝕撩地倒在桌子上。她太老了，除了还能艰淮 地走动走动,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反正厨 房里需要有个人把年轻人吃剰的东西消灭掉。她又剤剤超翘地 走到我们当中来,只想阻止我。“你要打就打我好了了她说。“要 是你不打人出不了气，那你打我好了，”她说。

“你以为我不敢打？ ”我说。

'我反正知道你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说。这时候我 听到母亲下楼来的声音。我原该料到她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我 松开了手。昆丁踉踉跄跄地朝墙上倒去，一边还在把浴衣拉严。

“好吧，”我说,"陀们先把这事搁一掏。只站别以为你能压倒

“我不是关照过，让你把备用轮胎安在车后面吗? ”我说。

“我没空啊/勒斯特说.‘要等姥姥忙完厨房里的活来看住 他，我才能腾出手，

■哼，”我说”吃饭的时候一厨房都是黑鬼，都得让我养活, 你们就光会跟着他满处溜达，等到我想换一只轮胎,就只好我自 己动手了。”

“我找不到人替换我呀**I”**他说。这时候，班吉开始哼哼唧唧 起来了。 •,

“把他带到后院去，”我说。“你干吗老让他呆在这儿给人家 展览啊?”还不等他大声吼叫起来，我就让他们走开。逢到星期 天真是够糟糕的,球场上全是没有家丑怕外扬、没有六个黑鬼要 养活的人，他们把一只大樟脑丸似的玩意儿打得满场飞。每次 他看见他们过来，就会沿着栅栏題过来曲过去，吼个不停，这样 下去，人家非要叫我付球场租费不可，而母亲和迪尔西为了哄班 吉，又得找出几只瓷门球和一根手杖来装着打球，要不，就让我 晩上下了班点了灯笼来打给班吉看。真要这样，别人没准要把 我们全家都送到杰克逊的疯人院去了。天知道，要真有那样的 事，人家还会举行“老家周”①来表示庆祝呢。

•我回到后院的车房去。那只轮胎就靠在墙上，不过我自己 才不愿意来把它安上呢**Q**我把汽车退出来，掉了个头。她站在 车道旁。我说，

“我知道你课本一本也没有了。我倒很想知道你把那些书弄 到绑儿去了，也许你会嫌我多管闲事。当然，我没有什么资格

①**“Old Home W**用**k”**为美国的一种习俗，逢到值得庆祝的専情，邀请原来 住在一起的亲友来欢聚一个星期。

来过问建我说，“不过，去年九月为这些书付了十一元六角五分 的可是我。”

”是妈妈出钱给我买书的『她说丁你的钱我一个子儿也没 有用。如果有一天真的要用你的钱，我宁愿饿死。”

“是吗?”我说。“这些话你到外興跟前说去，看她有什么反 应。你看来并没有光着身子不穿衣服癖，”我说』虽说你脸上涂 的那玩意儿遮住的地方比全身的衣服遮住的还多一些。”

“你以为这些东西花过你或是外婆一分钱吗/

“问你外婆去我说。“问她那些支票都怎么样了。据我记 得,你还亲眼见到她烧掉一张呢。”她根本没在听，她胭脂涂得那 么厚，简直把脸都粘住不能动了，眼睛也象恶犬那样，直愣愣地 瞪着.

“要是这些衣服真的用了你或是外婆一分钱,你知道我要怎 么干? ”她说，一面把一只手按在衣服上。

'要怎么干？ ”我说，“难道不穿衣服，钻在一只桶里?”

“我会马上把衣服全撕下来，把它们扔在街上!”她说。“你 不信?”

“你当然是做得出来的，”我说。“你哪一回都是这么干的。”

“你以为我不敢，她说。她双手抓住衣领，仿佛马上就要撕 **To**

“你敢撕,”我说，“我马上就给你一顿鞭子，让你终生难忘了

“你说我不敢，”她说。这时我看到她真的要撕，真是要把衣 服全撕下来了。等我停下车子，抓住她的手，已经有十来个人在 围观了。我火冒三丈，一刹那间简直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再那样做，我就会让你后悔你来到人世!”我说。

“我现在已经在后悔了**I”**她说。她疯劲儿过去了，接着她的

*ill* 眼神变得很古怪,我在心里说，要是你这丫头在这辆汽车里哭, 在大街上哭,我也要抽你。我要把你打得不剩一口气。幸亏她没 有哭，于是我松开了她的手腕，驱车前进。幸好我们附近有一条 小巷，我从那里拐进了后街，以免从广场经过。人家已经在比 德C家的空地上支起了帐篷。戏班子为了要在我们的橱窗里貼 海报，给店里送了两张招待券，艾尔②把两张都希了我。昆丁 坐在车子里，扭过头去，在咬自己的嘴唇。“我现在巴经在后悔 了! ”她说「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我所知，至少还有一个人也不明白为什么［殮说。我在 学校门諭停了车。上课铃刚打过，最后来到的几个学生正在往 里走.“你急算也有一次没有迟到：我说。“你是自己走进去在 课堂里坐好呢，还是得让我送进去逼你坐好? ”她走出汽车，砰的 一声关上车门。“记住我说的话！”我说。“我是说话算数的。要 是你再让我听说你逃学，跟娜个油头小光棍在后街溜达……”

她听到这话扭过头来。■我没有到处溜达，”她说.°我的所 作所为，你尽管去调査好了了

“你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我说。“镇上每一个人都清 楚你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不许你再那样干，听见没有？就我 个人来说,你怎么干我根本不在乎,可是我在这个镇上是有地位 的，我可不能让我家里的任何人象黑人骚妞那样乱来.你听见 我的话没有?〃 .

&我不管,〃她说，“我很环,我反正是要下地狱的，我不在乎**0** 我宁愿下地狱，也不愿和你待在同一个地方，

1. 杰弗生镇上的一户入家，戏班子的大帐篷就搭在他家的空地上**Q**
2. 杂货店的老板,杰生的东家.

"只要再有一次让我听说你逃学，你就会希望自己还是在地 狱里的好』我说。她把头一扭，蹌着穿过校门口那片空地。“只 要再有一次，你记住了，”我说。她连头都不回过来.

我上邮局去，取了信件，接着就开车来到店门口，把车停好。 我迸店时，艾尔晰着我。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埋怨我迟 到，可是他光是说，

“那批中耕机到货了。你最好去帮约伯大叔，把它们安装好了 我来到后院,老约伯正在那儿拆板条箱，用的是一小时拧松 三个螺栓的速度。

“你真是应该给我们家干活的，”我说。“镇上每一个不中用 的黑鬼都在我的厨房里吃白饭呢0 ”

"俺就只给星期六晚上给俺发工资的人卖力气，他说. “我 顾了这一头，就再没工夫讨别人的喜欢了了他拧开了J个螺帽。 '这个鬼地方，除了象鼻虫①谁于起活来都是松松垮垮的/他说。

“你真该庆幸自己不是这些中耕机要对付的象鼻虫，”我说, “否则，它们没把你碾死，你自己也会吃棉花累死

“这话不假,”他说，“象算虫也够辛苦的。出太阳也罢下雨 也罢，一星期七天天天都得在毒日头下干活。也不能坐在前廊 上看西瓜的长势，星期六对它们来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

“换了我来给你开工资，”我说,“星期六也不会有什么意思 的。你赶快把机器从板条箱里搬出来广拖到店堂里去杷。”.

我先拆开她的信,把支票取出来。女人毕竟是女人,又晚了 六天。可是她们还总想要让男人相侑她们是能够办事的。换了 男人，要是杷一个月的第六天看作是第一天，你想他的买卖还能

a> —种棉花畫％

««

维持多久？怪事还不止这一桩,等他们把银行结单寄过去时，她 还想了解为什么我总要到六号才把我的薪水存进去。女人是从 来也弄不明白个中的缘由的。*，. • . .*

-我會蚤倍■提起昆丁的复活节新衣服，但未收到回

信。衣服收到无误否？我也没有收到她对我上两次去. 「••信的*甘时*盛轉第二封信中帯支票和第一封信中那张 '「二样，疵•兑了现。地有没有生病？盼立刻示知,否则我 就要亲自来探望她了。你答应过若是她有什么需荽你• *\* '切*昏**at**知我的；我希望你在十号之前您写信告诉我。不，

你还是立即打电报给我为好。你现在准是正在拆看我 ,•二写给她临信。这我很清楚，就象我亲眼见到的一样。你 r\*好按下面的她址立即打电报把拖的情况告诉我。

宀.*，*V' • - ■ • •

就程翅时装夕艾尔对普约伯大叫大牝 于是我把倩放好，跑 出去让约伯打起点糖神，别那么半死不活的。这个国家应该多多 府傾白人劳生$ **it**这些没用的黑鬼装上两年饿，他们就会明白 自己是些何等无用的松包了。

快到土点神的时候，我跑到前面去。店堂里有一个旅行推 销商。还差两分钟就要敲十点了，'我请他上街去喝一瓶可口可 乐。我们聊现就聊到收成这上头来了。

种地暗好秘也没有，”我说,“棉花成了商人投机的对象。他 们让农民怀着很大的希望，哄农民多种棉花，好让他们自己在市 场上兴风招浪，挤垮外行的新手。你倒说说看，农民除了晒红了 脖梗，压弯了腰，还能捞到什么？你以为辛辛苦苦种地的除了糊 口，还能多拿到一分钱吗？"我说。“种多了，价钱贱，棉花连摘都

不值得,种少'了呢,棉花连喂轧棉子机都不够。再说又是为了什 么呢？光为了一小撮混蛋透顶的东部犹太人，我倒不是指那些 借犹太教的人，我说，“我也认识一些犹太人，都是些满不错的 公民。没准你就是这样的人吧，”我说。 '

"不，”他说/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曜

'你可别见怪，”我说。“我平等对待每i个人，不论他宗教 信仰如何，础方面又是如何。犹太人作为个人，我并不反对，” 我说。“这不魅是个种族问题。•你得承认他们什么也不生产。他 们尾随着拓荒者来到J个新的国家，然后卖衣服给他们，赚他们 的钱了

:〃你指的値亚美尼亚人吧，他说，个对不对?反正拓荒者也没 有必要穿新衣服;七--

''弥甫搆见怪了我说。“我并不反对任何丄个人的宗教信 仰建•’

“自然啦♦”他说。**A**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祖上有 点法国火血统，这就是我的鼻子长成这样的原因。我是个美国 入，没借儿波

“我也是地道的美国人，”我说。“咱们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 了。我方才骂的是那些坐在纽约专玩大鱼吃小鱼的把戏的人。”

［一点不错,”他说。卢穷人是不能玩这种把戏的。应该有一 条法律禁止这种行为。”

'你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我说。

**I**宥道瑾，”他说，“我觉得你是对的。农民不管怎么样总是 吃亏了

'我'当然是对的，”我说丁玩这种把戏是非输不可的,除非你 能从知道内幕的人那里打听到秘密情报。我倒是恰好认得几个

*人,*他们就是干这个买卖的。他们有纽约一家很大的投机公司 给他们当參谋。我这个人的作风是，”我说,“从不把宝押在亠个 地方。人家等着要搜刮干净的就是那种只有三块钱却想嬴个满 堂红的人。人家干这个买卖就是专门从这些人身上捞好处的了 这时候，时钟打响了十下。我上电报局去。电报局门刚开 了一条缝，象人们當说的那样。我走到墙角，把电报又拿出来, 为的是要核实一下。我正在者电报，米了一份商情报吿。市价 上涨了两“点”①.大伙儿都在吃进.从他们说话的营营声里我 也能听出这个意思。大家都在纷纷會船上挤。好象不明白这条 船是在往毁灭的道路上走似的。好象有那么一条法律或是成文 规定，除下买进别的都是不允许的。是的，我琢磨那些东部的 犹太佬敢情也得过日子。可是，随便哪个臭外国人只要在自己 的卷家混不下去就可以上美国来谋生，从美国人的口袋里往外 掏钱，这种局面真叫人难受啊。又上涨了两"点，这就是四•点” 了。不过他娘的，我那些参谋是对的，是憧行的.要是我不采纳 他们的*意"*我干吗还要一个月付他们十块钱呢。我走出电报 局,可是想起了那件事■就走回去打电报**Q** “平安无事。**Q**②今日 即去信，.，

**-“Q?”**报务员说。•

“对，”我说,**"Qq**你趨道不会写**Q?”**

“我不过想何问清楚』他说。

“你照我写的发好了，准保没错，”我说。“让收件人付款， “你打什么电报呀,杰生?。赖特大夫⑧说，眼光越过我的肩

1. 原义为**point,**是证券、商品市场价格的计算单位，亦译作,磅音
2. 这是打给凯蒂的电报,指小昆丁。
3. 这処肖能1个做榔花投机生意的人。

膀扫了过来。“是关照'吃进'的密码电报吗?”

“就算是吧，”我说,**8**不过•你们哥儿们自己动脑子判断吧。 你们可比那些纽约人还要精明呀』

“哦,当然罗，”大夫说，&要是每磅棉花涨上两分，我今年可 以攒一大笔锐了，

又来了新的行情。下跌了一'点”.

“杰生是在抛出呀，”霍布金斯①说,'你们看他的表情了

*“我怎*么干你们别管，”我说.。施们哥儿们自己判断飕。反 正纽约的那些犹太陶佬跟别人一样，好歹也得过日子喚，”我 说.

我走回到店里去。艾尔在前面店堂里忙着,我一直走到柜 台里面的写字台旁，看洛仑②的来信.“好爹爹，真希望你在我 的身边。好爹參不在这里，大伙儿的聚会也没劲儿.我多想念 我的好宝貝爹參野了我琢磨她也真该想念我了。上回我给了她 四十块钱呢"紿了她四十。我从不对J个女人作任何许诺.也 从不让她知**at**我打算送给她什么东西.这是对付女人的唯一办 法。老吊她蛆的胃口。如果你想不出什么别的招數让她们大吃 一惊，那就照淮她们下巴来那么一拳好了.

我把信撕碎,在痰盂上点火烧掉。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 绝对不保留女人结我的片纸只字，我也从不给她们写信。洛仑 老是纠缠不休要我给她写信，可是我说要是有什么忘了没说, 下回来孟菲斯再说世不迟，不过我说，要是你过上一阵用普通的 債拊给我简王兀行倒也无所墙，万一你真的打电话给我,那么对

1. 经常呆在电报局的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2. 洛仑是杰生的情妇,住在孟菲斯。 不起，以孟菲斯之大也会容不下你这个小女人的。我说我上你 这儿来只不过是来玩女人的哥儿们中的J个**5**我可不允许有任 何女人打电话找我。给，我说，一面進输她四十块钱。要是你什 么时候酒喝多了胡思乱想.要打电话给我，你就记住我的话，在 拨号码之前先从一数到十，好好考虑考虑。

“那么什么时候?”她说。

“什么？〉我说。

“你什么时轶再来广她说。

“我会吿诉你的,”我说.这时她要去买一杯睥酒.可是我 不让她去买。"把钱留着吧，”我说，“用这笔钱给自己添一 件衣暖資我也给了女佣人一张五元的钞票◎说穿了.正如我常 说的，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问题在于看你怎么花。钱不属于 部一个人的孔费尽心思去攒钱是犯不着的。钱仅仅是属于命中 注定会赚锐会存钱的那些人的J就在这儿杰弗生**7***有那么一个* 火，他靠卖簿烂的东西给黑鬼挣了一大笔钱，他住在店堂楼上， 房间小得象猪**Bb**还自己做饭**9**四五年前他突然病了。他怕极 了，筹痛好能起床准成了个好教徒，捐钱资助一个传教士去中 国传教，每年五千元.我常常琢磨，要是他死后发现根本没有 天堂，又想起每年損的五千块钱，那还不把他气疯了。正如我 所说的，他还不如继銭害怕下去，这会儿就死掉，把钱省下来 呢"■

-傾烧得干干净净之后，我正要把其它的信都塞迸外套口袋， 突然某种頊■吿诉我应该在回家前紀给昆丁的信拆开，可是正 在这时，艾尔在大声叫我了，我只好把东西放下到前面去伺候那 个该死的乡下偌，这个土老儿足足花了十五分钟,还不能决定到 底买二角钱的马扼绳呢还是买三角五的.

.“你还是买质量高的那种好，”我说。'你们不肯花本钱买好 的装备，又指望收成比别人好，那怎么办得到呢?”

“要是这种货色质量不好，〃他说，"那你们干吗要放在这儿

*»*

卖?”

'我也没有说这种不好，”我说，“我只不过是说不如那种 好疽 •，

“你又怎么知道它不如那种好呢?”他说，“莫非你都用过 吗?”'一 .

“因为它定价不是三角五分/我说。“我就凭这一点，

、他把二角钱的那裨拿在手里，从手指间抽过去。，“我看我还 是买这一种**r**他说。我要拿过来给他包好，他却把绳子绕好，塞 到工作服口繫里去了。接着他掏出一只烟荷包，弄了半天终于 解开了上面節带子，抖出几只硬币。他递给我一只二毛五的。“那 1角五还可以让我凑和吃一顿午饭呢，”他说。-

,好吧，”我说.“你最高明0不览明年你又得买一条马甄繩 时别怨我**J ..,**

Y我明年的座稼怎么种，现在还没有谱呢，”他说.我终于把 他打发走**3**■可聶每回我把信拿出来，总有什么事发生。为了看 演出,四乡的人们都到镇上来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来花钱，这 钱不会给镇子带来什么好处,也不会给镇子留下什么东西，除了

■ \*

绐镇长亦公室里的那些赃賞，他们眼君就要分孝敬钱了。艾尔 忙得团团转，象鸡城里的一只母鸡，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是的， 太太，康.普生先生会来伺候您的。杰生，给这位太太拿个炼黄油 的搅拌筒，再拿五分钱百叶窗钩子了 --

是啊，杰生喜欢跑跑颠颠地伺候人。我说我可不喜欢，我从

、 .-> \* • .

来没有上大学的稿份,因为在哈佛他们敎你如何在黑夜游泳,可 是自己连普普通通的泳都不会游。而在西华尼①呢，他们连水是 什么都不教你。我说，你们还不如把我送进州立大学呢**1**没准我 能学会如何用治疗鼻子的喷雾器来弄停自己的钟，依我说，你们 也可以把班送进海军，反正进骑兵是不会错的，因为骑兵队里是 要用骗过的马的.后来,当她把小昆丁送回家也要我来养时，我 说这大概没什么问题，不用我赶到北方去找活干，活儿倒找上门 来了 •这时候毒亲哭了起来,我说倒不是我反对孩子放在这儿抚 养**I**只要您高兴，我辞掉差事亲自带孩子也可以，不过负责让画 粉桶保持常滴可是您和迪尔西的事了，还有其。还是把他租给 郎个马戏班于去作屣品吧**3**世界这么大，从有人愿出一毛锐来看 他的。我说對这里母亲哭得更厉害了，嘴里不断地念叨说我苦命 的孩儿啊，我说是啊，等他长足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有我一个 半人那么高，那鞄就可以大大地精您的忙了，这时她又说她很快 就会不在人世了，到那时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了。于是我说，好 吧，好吧，随您怎么办吧。她是您的外孙女,在她的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中间，只有您一个人的身份是清楚的。只不过，我说，故只不 过是个时间的间題。如果您相侑她的保证，以为她不会来看孩子, 那您就是自己编自己，因为第一回那……母亲不断地说感谢上 帝你除了姓康普生之外别的地方都不象康普生家的人，因为你 现在是我在礎界上唯一所有的一切了，你和毛莱②两个人就是 我唯一的J切亍，于是我说就我自己而论倒是可以不让毛莱奥 舅陪我一起受罪的,这时候人们走来说可以动身了。母亲就停住 不哭了。她把面够拉了下来，我们走下楼梯。这时■毛莱舅舅正

®在田纳西州，该地有著名的南方大学°

***②*** 杰生想到母亲提到毛氣思绪便转到毛莱奥舅，又从毛莱舅舅转到**1912**年 父亲去世后出殡的情景上去了,因为那次出殡，毛莱财刈也在场。

为了送毘丁去上哈怫大学而不得不变卖什么时，把这个酒柜卖 掉了，并且用一部分钱给自己买一件只有一只袖简的紫身衣。， 部我们倒都可以好过得多呢**Q**我看还没等我拿到走康普生家的 彥业就全部收光了的原因，正如母亲所说的，就是他把钱全喝掉 了**9**反正我没听说他讲过为了让我上哈佛而变卖什么产业。

就这祥，舅父不断地拍她的手L边说:“可怜的小姐姐/他 用-只黑手蟀拍她,那副手套四天之后我们收到了账单，因为 这天是工+六号。因为f月前的这一天，父亲上那儿去把她 带了回来,父亲一句也不吿诉我们她②在哪儿，情况怎样，当时 母亲**T&**聚k边说力难道你连见都没见到他⑥欢难道你压根 北没有规亦法世他出点翳券费吗?”父亲说；没有，她是不会碰 他的钱的，连一分钱也不会要的：于是母亲就说，应该让法律 来策他就蕴院他什么也不能证明，:除非—杰生•康普生④ 啊，”她说,\*你难道愚蠢到这个地步，居然去吿诉——”

“别说了，卡罗琳，”父亲说,••接着.他差我帮迪尔西到阁楼上 去把葬黑阚播**1ft**搬下来，这时候我说话了\* 、.’ ： •

“哼，他们今儿晚上倒真的把工作安排到我家里来了。”因为 r段时间喚来我们广直在指望凯蒂跟她丈夫会把事情安排妥当 敢，他也会拨沸聾蒂的°因为母亲老是说凯蒂至少对家庭还是有 .点礬幣.在她負**a**跟泌、昆丁有了出院之后,总不见得会跟我过不 去，不让我宵点兀瓠会的。

1. 一种给倣子穿的限制其行动自由的衣腋。
2. 指凯蒂，前面的・她”指小昆丁。
3. 指凯蒂的丈夫悉德尼•懿伯特・海徳。他知道凯蒂婚前行为不蜻启，抛莽 了她。
4. 这里的“杰生,康普生”是康雑担先生.宀

"那你说该把小昆丁放在哪儿抚养? ”迪尔西说，'除了我，还 会有谁来带她？你们这一家子，不都是我带大的吗?”

"你带得真不错/我说。“至少，如今又有事情可以让她来 操心了疽我们把播篮搬下顶楼，迪尔西动手把它放在她那个老 房间里支起来。这时候母亲又来劲儿了。

“别哭了，卡罗琳小姐，”迪尔西说。“你要把娃娃吵醒了。”

，让她在那儿睡吗?”母亲说，“让她受这么坏的空气的毒害 吗？她命这么苦,还不够她受的吗?”

“别讲了/父亲说，“别讲傻话了。”

“干吗她不能在这儿睡，”迪尔西说/在她妈妈还小,没法单 独睡的时候，每天都是由我带着在这个房河里睡的了

'“唉，你不知道/母亲说，“我的亲生女儿都让她的丈夫抛弃 了。可怜的无辜的小宝宝常,”她一边歐着小昆丁一边说丁你不 知道你给别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

'别说了，卡罗琳，”父亲说•

“你干吗老是这么向着杰生?'迪尔西说。

, “我是想保护他;”毋亲说。“我一直想保护他，不让他受到 擒景。至少我是要尽力保护这小娃娃的。”

'让她睡剛.房怎么会对她有害呢？我倒要问,”迪尔西说。

“我也没有办法母亲说。“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个讨人厌的 老太婆。可是我知道藐视上帝律法的人都应受到惩罚的疽

“胡说八道，父亲说。“那就把播篮支在卡罗琳小姐的房间 里吧，迪尔西。”

:“你可以说我是胡说八道，”母亲说丁可是千万不能让她知 道。连她妈叫什么名字也不能让她知道。迪尔西，我不许你在 她面前提她妈妈的名字。要是她长大后根本不知道她有母亲，

那就要谢天谢地了。”

“别这么僂了，”父亲说。

“你怎么抚养教育孩子,我可从来没有干涉过，母亲说，'不 过这一回我可不能由着你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就 要说说清楚。要就是不许在她面前提那个名字，.要就是别在这 个家里据养**tth**再不然，就是我走.你选择肥。”

“行别说了/父亲说，■你太激动了.把摇篮支在这儿, 迪尔西，

“我看你也快病倒了，”迪尔西说。亠你看上去都快象个鬼 了.你快比床去,我给你冲杯热酒，让你快点入曠。我敢说你离 开家门以后准是没睡过一次好觉，

:'“肯定没有，”母亲说，“你不知道医生怎么关照的吗？你干 吗还要飙客他喝酒？他现在不应该吸酒。你席我.我身体虽说 不好,可是我意志并不薄弱，不会明知有害还要**SI**酒了

“胡说八道』父亲说，“医生懺得什么？病人不想怎么干，他 们偏让他那么千，就靠这个办法編钱混坂吃.这堆不会呀？人人 都知道，退化的猿猴①也就是这样干的.下一歩,你该请一位牧 师来拉住我的手了。②”这时候，母亲哭了，父亲走了出去。他走 下楼去，接着我听见了酒柜升关的声音•我醒过来时又听到他下 楼去的賞音.母亲大概去瞬或是干什么别的去了，因为屋子里 终于靜俏情的没一点声音了。他也静悄悄的尽量不发出声音， 因为除了他建衣的下摆和他裸露的腿脚在酒柜前发出的窸窣声 之外，我没听见他发出什么别的响声。

迪尔西安好摇篮，替婴儿脱了衣服，把她放进擒篮。自从

®指人。康曽生先生是个犬帰主义者，认为世上的生物愈来愈退化**e**

② 弥留时的家教仪式。他这里的寫思是:她在盼他早点死。

父亲把她抱回家，她还没有醒过呢•-

“她个子挺大，眼看就耍睡不下了/迪尔西说。“我有办法 了。我以后就在过道里搭个地铺，这样你晚上就不用起床了丁

'我**II**不着/母亲说.•你回去睡好了。我不在乎的。我很 乐意把自己的余生都用在她的身上，只要我能够阻止一'

［好了，别这样说了：迪尔西说。“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你 也该上床耽麗去了：她对我说,\*你明天还得上学呢丁

我往房外走去，但母亲叫住了我，扑在我身上哭了 r会儿。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她说。&毎天晚上，我都为你而感 谢上帝。”①当我们站在那儿等着大伙凡动身时，她说感谢上帝， 如今父亲也不得不给带走.留在我身边的是你而不是昆丁。感 坳上帝你脾气不象康普生家的人，因为我现在剩下的只有施和 毛莱舅舅两个人了，这时候我对自己说，噂，有没有毛莱舅舅我 倒是一点也軍在乎.哼，他一直用他的黑手套拍着她的手，一面 跟她讲话**,i**面从她身边走开.轮到他铲土到墓穴里去时，他脱 下手套。他走到第一批铲土的人的身边，有人给他们打着伞挡 亂 时不时燈咐要把御上的泥巴蹬掉，铁铲上粘满了泥土，因 此他们只得把海巴敲掉，泥巴落到棺材上时,发出了一种空荡荡 的声音。当我退后几步站在那辆出租马车旁边时，我看见他躲 在一块墓碑的危面.又从酒瓶里喝了一口酒。我还以为他要喝 个没完了呢，因为我身上也穿了一套新西服，幸而马车轮子上那 时候还没粘上多少.泥巴，只有母亲看到了这一点，她说我可不知 道你仕么时俣能再做一诲新西服了,这时毛莱奥算说，“得了，得

①'感谢上帝”这句话使杰生的思錯从接回小昆丁的那天转移到举行康普生 先生葬仪的那天。

**To**你根本不用发愁。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依靠我呢，

•.是網，我**fl**是可以依裏他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菓四封信 是他写来的/可是根本没有必要拆。这种信我自己都写得出来, 也可以照背壬遍輸母亲听，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上十块钱就可以 *了。*可是薄予另外那一封信我却有一种预感&我凭宜觉感到 又到了.她夏花招的时候了。在第一次之后她变得非常精明.她 很快就发现猊与父亲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当人们快把墓穴壊 満时，.母亲号啕犬哭起来,于是毛莱男舅陪她一起上了马车，动 身走了。国艳対我说你可以和别人一起坐车,总会有人愿意让你 播车的.我博先把你母亲送回去，我本想说，是％你应该带两 瓶酒出来廿只带一瓶是不够的.可是我考虑到我们是在什么地 方**JH**雖我飴倾先走了 .他们才不管我身上有多湿呢,要是我 有了得脯炎的連象,母亲又被大惊小怪，不愁没事干了.

-且说瞬曜遗件事情鴻着人们把泥土往墓穴里扔,拍击着 泥巴，蒙技卷和发混、树柵栏似的,我紫得有点儿好玩了，便决心 在附近遂貝念九。我想如果我往镇子的方向走，他们准会赶上 我，二燧余世载搭他们的一辆车，困此我就往后走，朝黑人的墓 圈走去「我来到凡株衫树的下面，这儿雨比较稀,只是间或掉几 滴下来，極里我可以看见他们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动身回 *去&*越了二金兀,他幻全走了，我再等了一分钟才走出来.・

!我不得不顺着小路走，否则草会打湿我的脚，因此我一直 走到离她態避孑才看到她，她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黑斗篷，在着 +東花儿,莪第一眼就认出那是谁了，没等她转过身子着我，没 等她撩起面纱。

®回到'当前\>

②康普生先生殡葬那天。

*ese*

来。既然你S不了自己的马儿，那你只好下来步行，我说。 “我们连你住在輝栋房子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说"你明 白吗？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和他跟昆丁的事，”我说/你明白吗?” &我明跖吳说《 “杰生，”她说，眼仍然看巻坟墓，“如果 你想办法让我措她一分钟■我给你五十块钱了

“你根本拿不出五十块钱来，”我说。

“你干不干现？”她说，跟睛并不看我.

“拿出来看看，”我说。“我不相值你身上有五十块钱， 我可以看到她的双手在斗篷里螞动，接着她伸出一只手来。 手里果真濒了钱•我看见有两三张黄色的协票.

C

“他现在还给你钱?”我说。'他寄多少禳给你?”

\*我可以的你一百块，”她说广怎么样?”

“只看广分仲.”我说，“而且得按我的吟咐办.你即便给一 千块钱我也不愿让她知道丁

“行/她说**W**就桜你的办，去％只要让我有一分钟就行。 我不会求你别的，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来的。我看了马上就走。” “把钱给我! ”我说.

“事情亦完¥再输你，”她说。•

.“你难港咐不遂我卜我说。

“皆不过,”她说。'我了解你。我是跟你一块长大的。”

，你这种人居然还要说什么别人是否可雄，”我说。“好吧，” 我说,“我可不能没完没了的挨浇。再见了了我作出要走的样 子.■■■'\*.

.“杰我停住了髀步.

“怎么啦?”我问。“有话快说，我都要湿透了。”

“好吧，”她说，'给你.”四周围没有一个人,我走回到她身 边去拿锐。她的手还捏住不放。“你会办的吧?"她说，透过面纱 盯看着我，“你答应了？”

。松手吧，我说,&你想让谁走过来看到我们不是?”

她松开了手。我把钱放进我的兜里。“你会办的吧，杰生?” 她问。“只要宥别的办法,我是不会来求你的了

'你算是说对了，你也真找不到别的办法了』我说/我当然 会给你办的。我说过我要办的，是不是？只不过你现在就得我 我说的办法去做疽

“好的，笄她说，“我听你的了于是我吿诉她到什么地方去 等我，说完我就朝马车行走去。我加快了步于，就在他们正要 把马匹从车予上卸下来的时候走到那儿。我问车钱算过没有， 老板说还没有，于是我就说康普生太太忘了拿一样东西，还要用 车，于是鞄们就让我坐上了车•赶车的是明克①。我买了一支雪 茄敬他。我们鯉着马车兜圏子，直到后街天色暗淡下来,人们在 那儿着不出他了.这时明克说，他得把马儿赶回到车行去了， 我就说，我待会儿再给他买一支雪茄，于是我们把车子赶进小 巷，我穿过院子走进屋子。我在门厅里停住脚步，听到母亲与毛 弟**JIJI**在楼上说话的声音，于是我朝后面走进了厨房。小昆丁 与班在那里，迪尔西看着他们。我说母亲要让昆**T**去一下，于是 我抱着婕走进屋子.我找到了毛莱舅舅的雨衣，把它裏在她身 上，我抱起期回到小巷里坐上了马车。我让明克把车子赶到火 *车站去*「他很顏在马车行门前经过，于是我们只好绕后街走。 这时候我看见飢蒂站在路口街灯下，我就吩附明克让车子挨近 人行道走，等到我说'快走”时,给牲口抽上一随子。这时我把小

①马车行風T俺车的伙计.

昆丁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把她举在耳车窗前，飢蒂一看见她简直 要往前扑过来。 .

“抽鞭子呀，明克**I”**我说，于是明克狠狠地往马身上抽了一 下■我们象一辆救火车似的从她身边冲了过去。'现在，快上火 车吧，这是你答应了的，”我说。我透过马军后窗可以看到她跟 在我们后面奔跑**j** '再抽一鞭，”我说，“舶们回家吧：我们在路 口拐弯时軸仍然在奔跑.

那天晩上，我再一次数钱并且把钱放好时，我心里美孜孜 的.我心里说；我看这下子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我想现在你总 知道不能弄丢了我的差事就此完事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会 不遵守诺喜投搭乘那班火车离开。.这得怪我当时对女大了解得 太少**3**我那时还太後，女人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因为第二天早 上你道如何'原来她居然径直朝店里走进来了，只不过她总算还 有点分吼戴着面纱,也没有跟任何入讲话。那是个星期六的早 上，因为我在店里，她急急匆匆地一直走到店堂后部我的写字 台亂 E , ：

;宀骗孑，她说，題子了，‘

你痛不吗?'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怎么就这样走到这 里来/她刚要张嘴，-我把她给堵了回去.我说广你已经撬掉了 我方份養事，还想断送掉我这一份不成？若是你有话跟我说，階 们可以说好天黑后到哪儿去见面。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呢？”我 说\* “我巷应了要做的事哪L件没有做？我说了让你见她一分 钟,我让弥见了没有？嗯:，你见到了没有?”她只顾站在那儿盯着 我，象打摆子似的浑身乱颤，双手紧握,象是在抽风。“我答应的 事我全办了，”我说，“你自己才是骗子呢。你答应我乘那班火 车离开。你乘了没有呢？你不是答应过的吗？如果你以为你能

把那笔钱要回柬你趁早断了这个念类，”我说**0** “就算你给我的 是一千块钱，你还欠着我的情分。要知道我冒了多大的凤险**1** 要是十七次车开走以后我还看见或是听说你在镇上,”我说，。我 就要吿诉母亲和毛菜舅舅了。这以后，你到老死也别想再见到 **2**、昆丁了她只颗站在那里，眼睛盯着我,两只手扭来担去.

■你真可恨了她说，“你真可恨

"行,”我说**,4**你怎么说都行。注意我的话,听着。不乘十七 次车走，我就吿诉他们了 -

她离开之启，我觉得痛快多了。我心里说，我琢磨往后你想 砸掉眼看到我應边的饭碗可得先好好考虑考虑了。当时我还是 个孩子。大家愁幺说,我就怎么相信。打那以后,我可学乖了。 而且，如我所说的，我看我也并不需要仰仗别人的提携，我満可 以自己靠自巳，我I宣都是这样，不也挺过来了。这时候我突然 想到了適尔西和毛莱奥舅。我想到凯蒂会说服迪尔西的,.而毛 莱舅舅这个人•你只要给他十块钱，叫他干什么都行。可是我却 在这里，該至都不能离开这家破店去保护自己的母亲。就跟她 所说的那样,要是上帝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个带走，我感谢上帝留 下来的是你，言以让我有个依靠，于是我说，哼，我命中注定跑不 远，顶多就到那家杂货店，免得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家产虽 然已经所剩无几，总得有个人守着它，是不是？

因此，我一回到家里就钉住迪尔西。我吿诉迪尔西“她『①- 得了麻风病，我把《圣经》找出来给她念一个人身上的腐肉一块 块掉下来的那一段，我吿诉她只要她或是班或是小昆丁给“她” 看上~眼，他们都会传染上麻风病的。这样，我自以为把一切都

④指飢蒂。 安排妥了,可是有~美我回到家中，義现奥在大吼大叫。他闹翻 了天■嫩也不能让他静下来。母亲说♦好祀,把那只拖鞋给他①。 迪尔西假裝没听见这句活。母亲又说了一遍，这时我说，我去 取吧，这么吵我可实在受不了啦。我當说，我这个人是很能忍耐 的，我要求不高，从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可是我在 -家破杂货情子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儿，是不是可以让我安静J 会儿，太太平平地吃一輟饭呢？因此我说，好吧,我去取拖鞋， 可是迪尔西急急地叫了一声”杰生!9

于是象心里打了个闪一样，我顿时明白发生什么導了，不过 为了弄确实我还是去取拖鞋，把它拿了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他看到拖鞋去后闹得更加凶了,真好象我们要把他宰了似的。因 比我溝着薩尔西承认真相，然后我抠事情报吿母亲。接着，我们 又得把蜘旌上床去了。等事博稍稍安定下来，我就启发迪尔西. 让她明自廊濃敬畏上帝。这就是说,多少要有点敬畏之心，对黑 人要求本米也不能太高蛛。使唤黑人佣人就有这份麻烦，日子长 了,就免不了会尾大不掉，简直没法菱他们做事。他们还以为这 个家是他仰在当呢\*

.'我倒要冋-让可怜的小姐看看她自己的孩子，这又有什么 不机”迪尔*厩说****oS*** 杰生先生②还活着津情就不会这样，

“可是杰生先生不在入世了/我说.“我知道你压根儿没把 我就在眼單.不可太太吩咐下来的话我想你总得听听吧「你老 这么折磨她，要不了步久姆也得进坟葛，到那时这韓房子都让给 你们这伙黑人穷鬼住得了。你说，你又干吗让那傻子见到她呢?”

1. 班吉这天见到过凯蒂，所以大吵大闱.
2. 指康普生先生。

.杰生，如果你总算是个人，那你也是个冷酷的人，她说. '我要感激上帝「因为我比你有心肝，虽说那是黑人的心肝•”

"至少我是个男子汉，让家里的面粉桶总是满满箜登的；我 说。“吿诛你,那样的事你再干一次，你就别想再吃这儿的'面 包。”.

因此我第二次见到她时.我就吿诉她，假如她再走迪尔西的 门路，母亲就養让迪尔西滾蛋，把班遂去杰克逊，自己带了小昆 丁上别处去.她瞪大眼瞧了我好一会儿，附近没有路灯,我看不 清她的脸。可是我觉得出来她是在看我。我们小时候，每逢她 为了什么事情生气却又无可奈何时，她的上處唇总是这样一抽 1抽的。上聽唇一抽擂，她的牙齿就会多露出一些，在这整个过 程中她总是L动不动，象根石柱1样，连一丝肌肉也不动，除了 上唇翘得越来超高,牙齿隽得越来越多，却什么话也不说•临了 她光是迸出了这几个字：

“好吧。要多少钱?”

“嗯，如果透过马车窗子看一眼份钱是~百块，那么……”我 说。反正那丄回之后，她表现得相当不错，只有一次，她要求看 银行赃目的结单°

“我知道支票背面都有母亲的签名/她说，“可是我想看一 看银行的结单。我想亲自了解一下那些支票都上哪儿去了；

“那可是毋亲的私人事务，”我说。“如果你以为你有权利刺 撮嬉的私事,、那我可以吿诉她，说你认为那些支票都被人挪用 了，你想査账目,因为你不信任她，

她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有动弹，但我能听见她心里在说你真 可恨你真可恨你真可恨。

'你尽管犬声说出.来好了『我说，“你我之间有什么看法，早

就不是什久褂密了。也许你是想把钱要回去肥！'我说.厂

•听著W杰生；他说。“别再跟我说膳话了,。.我现在说的是 她的事。我不要求着什么。如果钱不够,.我每个月还可以多寄 一些。只要答应我她能够——她可以一这是你能够办到的. 给她买一些东西。待她好一些。这些小事我都办不到，人家不让 我办.••…•不过你是不会帮我干的。你的血从来都是冷冰冰 的.听着，”她说建如果你想法子让母亲把昆丁还给我，我就给 你二千块钱” ’

• ?'你根本\*不出一千块；我说,“我知散你就是在说躇话」

'有，我有尸我会有的.我可以弄到的疽

“我可知遊你是怎么去弄的，'我说，\*就是用弄出小昆了来 的那种办法」等到她变成了一个大姑娘一”这时候我以为地 真的要打我**Ty** fi接着我又捕不消楚她到底要干什么了,有一 瞬间,她好象一只发条拧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成碎片的玩具。

“奥，我真是疯了，”她说，“我是癲狂了・我带不走她会你们 抚养她吧.我想到哪兀去了.杰生，”速说，一边紧紧攥住我的 胳轉普她的手烫极了,象是在发高烧,•你得答应我要好好照顾 她，要——她是你的亲人**j**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答应我,杰 生.侮的名字是和父索的一样的,如果是在他面前，我推道还用 求第二谢吗**W**哼，携〜遍也不用呢广•

'•「'一点不销/我说，“我身上的确有点象父亲的地方.你要 我怎么办代我说，•买一条囹裙和」辆婴儿学步车吗？你的苦恼 都不是我造成的，”我说。“我冒的风险可要比你大，因为你反正 再没什么可以丢失的了。因此，如果你指堕——”

"对了/她说.这时她大笑起来，同时又使劲抑制自己想要 不笑•"对了，我反正再没什么可以丢失的了，”她说,一面发出

部种唉嗤噗嗤的怪声，一面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瑞。,“什么—什 么一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好了：我说：别笑了〃 •;

“我是想不笑的呀■與说,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殮通，上 帝啊•哦，上带舸。”.

“我可得走了，我说，'我不熊让人家看见我在这里。你现 在就离开喂们这个镇，你听见没有?” ，J ,

. r » • •

•等一等£她说,攥紧了我的胳膊丁我已经止住身.我不会 再笑了 .那你答应我了，杰生? ”她说，我觉得她的眼睛瞪着我， 仿佛都能触到裝的隘了“你答应了卩母亲一那笔钱——如果 ，什么时候鼠丁簧要什么——如果我把给她的钱用支票.汇给.你， 算是固•定生精費之处的钱，你会给她的吧？你不会跟别人说吧.? 你会母嫩象别敢女孩诵样得到种种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吧丁 . ,、“当難会的：我说，“只要你听我的话，按我盼咐的*去做丁*

这时候，艾尔戴好帽子，走到店堂前面来①，他说，“我就到罗 杰斯的店里去巍便吃点东西。我看咱们没时间回家吃午饭了。” 一 \*你说骡们没时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

*L疽*戏瑚于在嫌上演也，热闹得很了他说。“他们今儿要加演 日场，大伙儿都想快点做完买卖，赶上趟去看演岀**9**所以我们就 上罗杰斯小吃店随便吃点算了。,

.• . “好吧/我说。“反正那是你的肚子4你愿意为自己的买卖 吃苦受飛速法有什么意见**9” ，. .**

，我費你这人是永远也不愿为懺买卖吃点苦的，”他说。

“除葡.是为杰生•康普生的买卖，我说/

因此当我重新走到店堂后面去打开那封価时，惟1使我感 到惊奇的是里面附了一张邮局汇单，而不是支票,是的，先生, 女人是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我为她冒了多少风险，冒着母亲 发现她一年回来一两次的风险，我还得向雪亲撤谎，这也是要冒 风险的。可是对你的报答就是这个。依我看，她怕是会去通知 邮局:除亍昆丁之外别的人都无权领取汇款。她居然一下子就给 那么小的小丫头五十块钱。要知道我滴二十一岁以前别说有五 十块钱,连见做见到过呀。别的孩子每天下午都没事,星期六 可以玩止整整4天,可我却得在十家腐里干零活.我不是说了， 象飽这样背著赛们把钱给她女儿，又怎能指望别人管得住她呢。 我早就说了，她和你一样，都出身于同样的家庭，受到同样的敎 养。我詳思，小昆丁需要什么，母亲卷比你清楚些吧，你是连自 己的家都没有一个的。'如果你想给您焼，”我说，“你寄给母亲 好了，别直接绐憩**6**你既然让我过几个月就冒一次风险，那你就 得依我说的办,不然这事慵就算畋了」

正当我耳直宴去办那件事情的时候一要是艾尔以为他说 了那样的话我就会甦紧上街去狼吞虎咽二毛五一客倒胃口的快

那他是犬大的失算了。我也许不是十个坐在**S：**木办公桌前 双脚往桌子业一憩的大老板，不过人家给我工钱只能管我在这 月店里干活的事，如果我连下了班拖过文明点的生活都要受到 干涉,那孫只好身找能过这种生活的养爷处了。我能够自己靠自 己•我不需要别人的红木办公桌来支撑我的脚。正当我刚要开始 办那件事，我史得抱手头的事全梆扔下，跑过去给红脖梗的穷庄 稼汉拿一毛钱的钉子或是别的什么小物件，而这时艾尔准是一 面把三明洽往嘴里塞一面往回走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发现空 白支票偏偏都用光了。我记起来了，我原来是想去多«!几张的， 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我拾短头，看見小底丁来了，她 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听见她在跟老约伯打听我在不在，我赶紧 把东西塞进抽屐,把抽屉美好。

她来到桌旁•我應了瞧我的袤

&你回去吃过饭了吗?”我说。“现在刚好十二点，我刚剧昕 见钟敲过。你准是飞去飞来的。”

“我不回去吃午饭了，”她说。“今天是不是有给我的一封 信，

“你是在等信?”我说.“你居然还有能认字会写信的男朋 友?”

“是妈妈写来的償了她说,“有妈妈给我的倩吗?A她说，眼 睛盯住我.

“有一封是她给母亲的，”我说・,我没有拆。你得先等她拆 了再说。我想，她会让你看的。”

“请吿诉我，杰生，”婕说，根本不理我这一套，"有我的信没 有?”

"你这是怎么嗷?”我说.“我从没见你为谁的事这么着急 过.你准是在等她寄钱纶你丁

,她说过她要——”她说. “谢谢你了，杰生,'她说/有我的 信没有?涉

“你今天忌算是去过学校了，”我说，"那可是他们教你说谢 谢的地方•,等T等,先让我去接待顾客，

我走开去伺候顾客•等我转过身子网来，我肴不见她，她躲 到桌子后面去了。我赶紧胞过去。我急急绕到桌子后面去，我 抓住她时她的手正从抽屉里缩回来。我把她的手关节往桌子上 敲，直到她松开手,我把信抢走。

“你想偷,你想偷是吗？”我说。

網把倍物我/她说/你已经拆开了。把信绐我。求求你，杰 生。是写给我的。我看到上面的名字了

“我要拿条马戡绳来抽你，我说。.“应该给你的是绳子。居 然敢乱翻我的东西了

'里面有钱没有? ”她说，伸过手来要拿。'她说过要寄些钱给 我的。**M**潛皮釣;;把钱给我**J**

“你要钱干什么?”我说。

■她说过要寄'钱的•疽她说；“请你把钱给我,杰生。你这次 给了我，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要什么了丁

彳極别着急,「我会给你的了我说。我把信纸与汇款单拿出 来，単把信纸给了她**Q**她伸过手来要拿汇款单，眼睛甚至都不看 信**TR**。件你得先签个字,勃我说• '

“汇来多少钱?”她说。 ’： ^

•. 婀信妍：我说**3**。我想值建总提起的吧/•

她急急地看信,三两眼就把信看完了。

「“信里洩说：她说，拾起头来。她把信扔在地上。“汇来多 少钱？” ,…

:卄块**w**我说。了,

“十块? ”她说，瞪大了眼睛着我。

箱滩到半块钱就应该心满漱足了，我说，&象你这么不丁 大的小孩子家。你突然急急忙忙要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扩十块髏/她说，那神情就仿佛亳在说梦婿/典有十块钱?” 她猛的伸乎,' 想把汇款单抢过去。咻胡说，”她说。“你是个 贼**1\***趣说?須你是个賊［”‘

'你想抢,你想抢是吗？ ”我说**,i**而把她推开。■

'把汇款单给我**I”**她说，“那是我的。是她寄给我的**6**我要 看，我要看嘛了

“你要看?”我说着就抓住她，“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呢?\*

“就让我看一者吧，杰生，”她说/求求你。我以后再也不跟 你要什么东西了/ ，

“你怀疑我说谎，是吗?”我说。“为了这个我就不让你看/

“不过怎么会只有十块钱呢，”她说，'她吿诉我她——她说

\* r

过——杰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得用一些钱。我非、要 不可。你就给我吧,杰生。你让我怎冬干都行。”

“吿诉我你为什么这么需要钱**1 ”**我说。

“我非常需要钱,”她说•她眼隨盯着我看。可是突然之间她 不再看我了,虽然她的眼珠一动也没动。我知道她在编瞎话了。 ,我欠了别人一笔钱卩她说，“我得还债。我今天非得还債不可。”

“还给谁?”我说。她两只手在绞扭了。我看得出来她费尽 脑汁在编瞎话。“莫非你又在哪家店里赊账了吗?”我说。**I**这种 •蒲你大可不必说出口了。我跟镇上所有的店铺都打过招呼了， 如果这以后你还能从**Sf**家店里赊到东西,我算服了你了

-“是个姑娘，她说，“是个姑娘。我欠亍她一笔钱。我得还给 她。杰生，把钱给我吧。求求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非要这笔 钱不可。妈妈会还给你的。我会写信给她让她把钱还给你的, 我以后也再不跟她要什么东西了。信给你看好了。求求你.杰 生“我J定要这笔钱/

“先吿诉我係于吗要这笔钱，我再决定该怎么办**I"**我说。 “吿诉我呀。”她就那样站在那里，两只手在裾子上搓来搓去。 &那好吧，”我说**,4**如果你认为十块钱太少,那就让我把它带回去 交给你外婆,你知道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当然啦，如果你有的是

钱，根本不在乎这十块一'

她站在那儿，眼睛低垂，望着地板，象是在哺喃自塔。"她说 过要寄些锐婿我的，她说过要把钱寄到这儿来，可你又说她一 点钱也没寄来。她说她已经寄过许多钱到这儿来了。她说那些 钱是给我的。说我可以用里面的一部分。可你萍说咱们一点钱 也没收到，

“这里面的情况你和我1样清楚，”我说。“你不是看到我们 怎么处理那些支票了吗?”

“是的，她说，眼躋望着地板。“十块钱,"她说，“十块钱丁

“你应该感謝自己运气好，*居*然还能收到十块钱，我说。 “来吧了我说。-我把汇款単面朝下放在桌子上，用手按住它。“签 字吧了

''你能让我肴看吗**f**她说。“我只不过想看J看。不管上面 写的是咨少賛，我也只跟你要十块钱。剩下的都归你。我只不 过想看**1**着了**，**

' "崔方才表现这么不好，我不能让你看卩我说。“有一件事 你可得学会，那就是我让你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你把名字签 在这儿吧广‘

她拿起钢笔，宣是她没有签字，仅仅是站在那里，垂倒了头， 那支钢笔在手里顶抖着。就跟她妈一模一样建哦，天哪!”她说，

“是的，我说/如果你别的什么也学不会，这可是你非学会 不可的一件事•在这儿签名，然后快给我离开这儿/

•她签了, “锈在那儿呢?”她说。我拿起汇单，吸干墨水，放 进口袋」接着我拿**1U**十块钱来给她。

"现在你決回学校去上下午课，听见没有? ”我说。她没有回 符。她把那张钞票放在手心里揑成一团，仿佛那是块破布•、磁 从店面走出去，这时，正好赶上艾尔走进来。一个顾客跟他一起 走了进来，他倡在店堂前面站住了.我把东西整理好，戴上帽 子，走到店堂前面去。

**G**事情多吗/艾尔说。

“也不算太多：我说。他朝门外望去。

'那边停着的是你的车玛?”他说。'你最好别回家去吃仮。 日场开演之翦很可能会又有一阵忙的。你上罗杰斯小吃质去吃 了，网头把发票放在抽屉里。” .、.

'非常感激，我说。“不过我想一顿饭的钱自己还矗出得起 的。”.

他总爱待在这个地方，象只卷鹰似的守着这麻门，看我到底 什么时候回来。好吧,这一回他可得多等一陣子了 |我是想尽量 表现得好些的。至少在我说“这可是最后一次賛你干活”之前**I** 可是现在最要紫的是要记住再弄点空白支票来。可是在这乱哄 哄的节日①气氛中，谁又能记住什么事呢。又加上了这个草台班 在镇上演出，我今天除了养活一大家人之外,还得潸处去寻找一 张空白的支票，而艾尔又象只老鹰一样守望着那副门。

我来到印刷店，说我想跟一个朋友开个玩笑,可是老板说他 那儿没有这种东西。接着他叫我到那家老歌剧院去看看,他说以 前商农银行倒闭时，有人把一大批废纸和破烂东西都堆在那儿， 于是我为了不让艾尔看见就绕了几条小巷，终于找到了西蒙斯 老头，跟他要了钥匙,进到里面去翻了起来。最后，总算给我找到 一本圣路曷银行的空白支票。这一回她肯定是要拿起来细细端

***①*** 小誕中的谊一天**（4**月**6**日）是亀活节的前两天.

详的.不対只能汆它来应付一下了.我没有时间，逢一分钟也 不能再耽拘扌。• •’

宀 我回独店霊,“忘记拿几张单据了,母亲要我到银行去办一 下手续**I”**我说。我来到办公桌前.把支票填写好「我想快快的 把这一切都弄妥，我对自己说，幸亏她现在眼神不太济事了，家 中有了那个小会歸子，象母亲这样一个虔信基督的妇女，日子当 然不会好迸，我跟她说，您跟我一样清楚,她长大会变成怎样的 二种夫尸味罐假我您为了父亲的缘故而要把她留下来在您家里 把她抚养成人，这也是您的事儿。说到这里她又要哭哭晞啼了， 说什么遗車将角赛斯自己的亲骨肉呀,于是我就说得啦得啦。您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既然您受得了我也决不会受不了.

我重新抿植塞进封皮'把它粘上，然后往外走去。

:-"你礙丟太久了尸艾尔说。：'

**• T**好电;戸我说。:我去到电报局。•那斑机灵:鬼都在那儿呢。

•:%们雑发了宪财，捞进一百万丁吗?.我说.

“行瘾么疲软，谁还能干出作乞名堂呢妙大夫说。

•严价钱慈么样了?〉我说。我迨进去看,比开盘又低了三 “点‘丁哥桁不筌于因为棉花行情这样不值一提的小事就薦儿了 电，对不**V**額说注我以为称们那么尊明;不至于就选样吧?"

、:斧聪厕辛屁『天夹说。“十二点钟那阵跌了十二，点**T**让我 把禅子輙斂可y ，•.‘、•.•• •：

fl+-f点**‘V**我说。“怎么汲人给我递个信儿啊？你干吗不 吿拆我二声衬我对-那报务员说。

“'行情愆么来我就怎么公布/他说，我这儿又K是地下交 易所。” ^

“你既不傻又不愕，是不?”我说.•“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

*tit*

钱，你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给我个电话。你们这天杀的电报公司 准是琅东部的投机大王合穿一条裤子的曜

他一声不吭，装作亠副很忙的模样。

“你是翅膀硬了，小孩的短裤穿不下,了，”我说/下1步，你 可该当臭苦力混饭吃了/ M

。你弦是怎么啦？'大夫说。"你还赚了三*'点'呢决*

'•是轉注,'我说,“如果我早上是抛出的话。我还没跟你倡提 这档予事吧。-奇们都赔了吗**F E：**

。有两回咱差点翻了船/大夫说。“幸号咱转得快』'•

'哼/艾，奥•斯诺普斯①说，“我今儿个运气好**J**我琢磨好 运道过上一阵也得来光顾我~次，这也是公平合逾的吧**r . .**

' 我走了，让他们自己在按五分钱一 “点**S**的价格买来卖去。 我找到J个黑鬼，让他去把我的车子开来，我站在街角等他。我 看不见艾尔I只眼睛盯着钟,另J只眼睛在新的这头到那头扫 来扫去找我，因为我站的这个地方看不到店面。那黑鬼简直是 过了1个屋期之后才把车子开来。.

“你他娘的开到哪儿去啦?”我说。“在那些黑小翅面前兜来 兜去出风头，基鶴?.

“我是想笔直开过来的呀』他说,“广场上马车那么多，我得 绕个大圏子呀。”

我见到的黑鬼多了，没~个对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拿不出 无■可击的理由的。其实呢，你只要让他捞到机会开汽车，他们 没一个会不借此机会招摇过市。我坐上汽车，绕着广场转了个 圈手。在广场対面,我瞥见了店门里的艾尔• .

④这是另一个做投机买卖的入.

" 我一直走进厨為,吩咐迪尔西赶紧开午饭。,

“昆丁还没回来呢』她说。

“那又怎么啦？”我说。'赶明儿祢还要说勒斯特还不俄，不 想马上吃饭呢**Q**昆丁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开饭的时间°你快点准 备，别罗啸了。”

母亲在她自己房里。我把那封信交给她。她拆开侑,把支票 拿出来。她學了下来,手里僉着支票。我走到屋角找来一把煤 铲，把火柴選给她。“来吧，”我说，“快把它烧了吧。您一会尤又 要哭了。八

'•她接过火柴,，•可是没有划。她坐在那里，盯詹着那张支票。 我早就料毗会那样的.'

•. “我不喜欢速样做』她说。“多昆丁一个人吃饭，加重了你 的负担•

. &我演帽**m**能应付过去的,”我说丁来吧,快把它烧了吧： •.可炭媳其顾變在那里，拿着那张支票。

“这一张是另一家银行的/她说。“以前都号印第安紺波利 斯的=褰休么供行的了

“是啊，”我说。“女人办事总是这样说不椎的。”

、'办件次事?”她说。 •

“在两家不同的馄行里存钱呀! ”我说。

,“哦尸蜘说•，她对着支票看了一会儿.'我很高兴,知道她 日子过得邮、•心•她有这么多的……上帝明白我毛样做是对 *的*，.奨说队, ^

“好了，”我说，〃恍把这事干了肥.让这个玩笑吿一結束吧：

“玩笑?"她说，“我心里是一"

“我一直认为您是作为一个玩笑才每月烧掉二百块钱的，”

\*您不用管我，”我说。“您让她回来好了，

"不行了她说**J**我一想起你父亲,就觉得不能这样做/

“想起了父亲在赫伯特抛弃她时，不断想说服您同意让她回 家?”我说。

“你不了解』她说。“我知道你不想让我的处境更加困 难。不过为我的孩子受苦,这是我的本分，”她说。“我忍受得 了了

“在我看来，您为了受这份罪，倒花费了许多不必要花的精 力职，我说。那张纸已经烧成灰了。我把灰端到壁炉前，把它 们洒进了炉格子/我觉得把好好的钱烧掉怪可惜了的，我说。 *J守万别*让我看到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非得接受这笔钱不 可,这可是罪恶的代价呀广她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倒宁庶先 着到你赡在棺材里的；

,随您的便吧，我说丁咱们是不是马上可以吃饭了 ？•我说• ”再不开饭，我可得回店里去了。我们今天忙得很疽她站起身来。 '我跟她说过一遍了,"我说。“好象她要等昆丁或是勒斯特还是 不知是谁**6**好了，我来跟她说吧。您等着/可是她还是走到楼 梯口喊了起来。

'昆丁还没回来呢,”迪尔西说。

"那我只好先回去了/我说。“我可以到街上去买一客三明 治的..我不想打乱迪尔西的安排，我说.我这一说她又嗔了起 来，害得迪尔西拖着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董过来整过去，鄭嘟哝 哝地说**I •**

• •'好吧**1**好吧**I**俺尽快开饭就是啦

“我是想让你们毎个人都称心如意，,母亲说,“我想尽童让 你们的日孑过福心些/

*tu*

"我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是不是?”我说。"我光说得回店丟 了，别的还说什么啦?”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的运气不象别人那样好,只能在 1家乡村小铺里埋没你的才能。我一直是希望你能出人头地的。 我早焼知道你艾•亲根本不理解你是家中唯一有商业头脑的人, 后来家道中落了，我还以为凯蒂结婚后那个赫伯特会……他答 应过...••/ •

'好了，没准他说的都是假话，”我说。“没准他根本没开过 什么银行。即使他开了.他也根本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到密西西 比州来招一个小职员了

我们吃饭吃了一会儿。我可以听到班在厨房里的声音，勒 斯特在那里喂他吃饭。我早就说过，如果我们得多喂一张嘴，而 母亲又不愿接受那笔钱,那干吗不干脆把他送到杰克逊去呢。他 和情况相同的人在一起，只会感到快乐的。我说，老天爷清楚，咱 们这样的家庭是再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了。可是不想看见一个三 十岁的大人在院子里跟一个小黑鬼一块儿玩，沿着栅栏跑来跑 去，每逢那边打高尔夫球就象一头牛那样阵碎叫起来——不想 看见这个景蒙，也不需要多少骄傲呀.我说，要是当初一开始就 把他送到杰克逊去，我们今天的日子会好过得多。我说,您也算 是对他尽了您的责任了。人家指望您做的一切事情，您也都做 了，而且做得过了头，那么，干吗不把他送到那儿去.我们纳了税 还不该享受点国家的福利吗。这时候她说了，我也不久于人世 **To**我知道我仅仅是你们的一个累赘建于是我说,“您这话也不 知说了有多少年了，连我都不免有点相信了，只不过我说您最 好别光是口头上说说，没个准儿，而且千万别让我知道，因为我 肯定要让班吉不过夜就坐十七次车去杰克逊。我又说.我还知道 有一个地方能安覺她①，那儿反正既非牛奶巷也不是蜂蜜路②**O** 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我就说\*好了！好了 **1**我也跟旁人一 样是很为自己的亲人而骄傲的，虽然我并不总能搞清楚他们的 来历**Q**

.我们吃了一会儿。母亲又让迪尔西到大门口去看看昆丁来 了没有。

“我不是跟您说了几遍了，她中饭不会来吃了『我说**9**

“她知道应该回来吃!”母亲说：她知道我是不允许她在街 上乱砲，吃饭时不回家的。你方才好好看了吗，迪尔西?\*

“那您别派她去看好了！〉我说。

“你们叫我怎幺活呀，她说。？你们每个人全都跟我作对。 老是跟,我作对；

.“只要嚮不插手,我是可以让她乖乖地听话的，”我说。"用不 了一天，我就能让她就范；

“你一定会用很野發的方法对待她，〃她说。“你有你毛莱奥 勇的脾气己**-；**

这句常倒提醒了我。我把信掏出来递给她。“这信您都用不 着拆建我说』反正银行会通知您这回支了多少钱的。”

,信是写给你菌，”她说。

• “您拆吧，”我说。她拆开信，祗了以后又递回给我。 信上是这样筍的，

■ «

»

我亲爱•的小外甥'

'①指小昆丁,童思是可以把她送进技院。

② 用蔚是•圣经•由埃及记〉第三章中的典故，上帝要庠西把以色列人带到 i块,流奶与竇之地•去.

你一定乐于知悉，我最近得屈机会从事某项事业， 至于该事业的具体情况，我当在史恰当的场会下向体 透露，信中不便明讲。我之所以暂先保密，原因倒不坊 向你讲清。我从南多年，经验告诉我，凡遇机密事宜，千 万谨慎为要，切不可用比当面叙述更迎一歩的方式向 他人交代,我态度如此慎重，则此项季业之价值，你定 可揣度几分。无庸多言，我对此项事业各个方面已作 过极彻底之常查。我可以毫不房躇地告诉你，此乃千 载难逢之良机，我如今已清楚见到自己长期以来孜改 以求曲目标终于出现在面前，我个人的经济状况将大 大改善，而家业亦可借以复共。说来惭愧，巴斯康这一 名门望族男子中如今只剩我为惟一的孑遗了，当然，我 是把你淑女出身的母亲以及我的甥辈都視同家人的。

不过，由于神种原因，我暂且尚未达到能充分利用 这~良机的地歩，还需继续努力，为不使权益外溢起 见，我今天拟从你母亲存款中提取所需之一笔小款，以 补足我自巳的第一堵投资。随函附上我亲笔所书年息 八厘借据二批，以裨手续完备无误。无廊赘盲，他乃一 种形式，目的无非使你母亲在变幻无常的社会中能得 到菓种保障。自然，我将把这笔款子和自己的投资同等 对待，这样，你母亲就可以在我细心查明确为名刮其实 的发横财——请原谅我用语鄙俗——的大好机会中， 分享~部分利益。‘

你定能理解，我的开诚布公意味新一个商界人士 对一个同行的信任；我们日后可以共同收获这一丰美 的果园，*你意下如*何？鉴于你母亲辱弱的体质与南方

大家闺秀视根焼事务为畏.途，鉴于妇道人家易于闲谈 间不智地泄笫机密，我毒在她面前先不提此事为宜。我 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保持缄默实为上策。今后某一时 日，我当将此笔款项连同我陆缤所借其它款项一并存 进银行，而根本不向她提及此事,如此似*史为妥嬴*我 輩须眉男子，实不应将此等粗俗银钱事务打扰你母亲 这样的大家闺秀。

挚爱你的男舅

*9 • .*

毛莱■巴斯康

“您准备怎么办? ”我说，一边把信飞旋着朝桌子对面扔过去。 “我知道你不乐意我给他钱，”她说。

“那是您的钱，”我说丁即使您想用它来打鸟，那也是您自己 的事，

“他是我的亲兄弟，”母亲说。“他是巴斯康家最后一个男子 **To**我们死了就断了巴斯康这一姓了。”

'我琢箱这种事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不太好受的，”我说。'好 吧！好吧**V**我说。“这是您的钱。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您要我 通知眼行照付吗?"

,我知道你对他不满.”她说/我知道你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我眼睛一闭之后你就会轻松了。”

”我本来可以让日子现在就轻松些的』我说。“好吧**I**好吧！ 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你愿意的话，把整个疯人院设在咱们家也 行，

11他可是你的亲兄弟啊，”她说，'虽然他有毛病。”

"我要把您的存折带去鄭我说。“我今天要兑换支票，

'他①老是拖延六天才给你发薪水，”她说。'你看他的买卖 靠得住吗？我总觉得奇怪，一家不拖不欠的字号为什么不能准 时发薪水。”

“他没有何題，”我说，象一家银行那样稳妥可靠，我吿诉他 别管我，先第清每个月的账再说。有时候拖延几天的原因就在 这上头厂

41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丧失我为你投资的那1小笔款 子，”她说”我常常觉得艾尔并不是1个精明的买卖人。我知道. 你在他店里投了资,理应有一些权，可是他却对你不够信任。我 要去跟他谈一谈；

“不，您别去管他，”我说，那是他的字号，

“你在里面有一千块钱的股本呢；

“您别去管他，”我说，“我在留神着呢。我有您的委托代理 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她说。“你一直是 我的骄傲、我的喜悦，当你自愿来跟我说，坚持要把你每个月的 新水用我的名义存入银行时，我感谢上帝，因为®把他们带到天 堂去，却把你宙给了我， •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说L我琢磨,他们也都尽了自己的 责任/

■你用'这种口气讲话，我知道你是在埋怨你那死去的父亲,” 她说。“照说，你也是有权利埋怨的］不过听到你这样洪活，我 的心都要碎了丁

玖站起身来。'下一步您该失声痛哭了，”我说，“不过恕我不

①指艾尔。杰生要用母亲的存折去兑现每月六号所收到的凯蒂汇来的支票， 便遅称艾尔拖欠六天才给他开他新水的支栗。

能奉陪，您要哭只好一个人独自哭了，因为我得回去上班了。我 现在去取那个存折了

"我给你取去，她说。

'您别揶窝了，我说。,我去取吧，我上楼去从她写字桌里 取出存折，回到镇上去。我来到银行,把支票、汇单连同那十块 钱都存了进去，又在电报局停留了一会儿。现在又比开盘时涨 了一\*点”。我已经蚀了十三“点”了,这全都是因为十二点那会儿 她来捣乱,拿那封信的事来分我的心。

“那份行情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我说・

"大约一小时之前，”那人说。

。一小时？”我说疽我们给你钱是于什么的？'我说，“是为了 每星期得到一次商情总结吗？'这叫别人怎么能有所作为呢？连 屋顶都披掉了咱们还蒙在鼓里呢。”

“我料你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他说丁人家修改了法律， 不让在棉花市场上买空卖空了。”

• “修改了吗时我说「我还没听说这档子事呢。这消息准是西 联公司①播发舉；

我回到店W。十三“点二我才不相信有谁了解这里面的奥妙 呢，除了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里的大老板,他们等着乡下的土老 儿捧着银钱来到他们跟前求他们开恩收下。嗯，一个方才打电话 的人显出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了，我早就说了，如果你不打算听 取别人的意见，那么你为这事付钱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这些 人都是局内人，他们是了解一切情况的。我口袋里就有一封电 报。我只需证明他们利用电报局搞欺诈活动，就可以落实那是

®美国的一家电报公司。 一家非法的投机公司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举棋不定的人。只 処他妈的，它得象”西联”那样，是一家规模宏大、资本雄厚的公 司，才能做到准时发出行情报告啊。他们迫不及待地给你发来 一封电报,说什么\*尊户今日账目业巳结清”。可是他们才不管别 人的死活呢。他们是跟纽约集团沆溪一气的。这是明摆着的，谁 都看得出来**8**

我走进店里，艾尔瞧了瞧他的表•可是他没吭声•等顾客 走了，他才说**t**

“你回家去吃午饭啦？.

“我牙疼，得去看牙/我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 哪儿吃饭与他毫不相干，但是我还得和他一起在店里呆上整整 1个下午。我罪已经受够了，若是他再要唠叨个没完，就可真要 受不了啦。我早就说过，要是1家乡村小店老板的话你也把它 当一回事，那以后只有五百块钱家底的人也要摆出一副有五万 块的架势了.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他说。“我还以为你会马上回来的 呢。，

“我弦题蛀牙任何时候都愿意出让，另外还可以倒贴你十块 毂，我说。,咱们原先的协定是中午可以有一小时吃饭时间，”我 说。“如果你对我的行为不满意，该怎么办你很清楚。”

“这我很淸楚，也有一阵子了，”他说丁要不是看在你母亲份 上，•我早就要发作了。她是一位我非常同情的太太，杰生。可惜 的是我认识的其他人并不值得我同情了

'这种同情你还是留给自己受用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 需要会预先通知你的建

&你于那种勾当，我给你掩盖已经有很久了，杰生，“他说。

“是鸣?力我说，我让他往下说。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然后 再堵他的壻。•

“你那柄汽车是怎么弄来的?我相信我比她知道得更清楚。”

“你以为你知道，是吗?”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广为传 播，说我是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呢?”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知道你有她委托的代理权**9**我也 知道她仍然以为我这个买卖里有她一千块钱的股本疽

“好吧，”我说，“既然你知道得这么多，我不妨再给你透露一 点，你上银行里去打听打听，十二年来，我每月初一存入一百六 十元，是存在谁的名下的。”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只不过希望你以后最好小心 些；° 、. ■

我也不再说什么了。说了也没用。我早就发现一个人思想 僵化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死死抱住，自己的成见不放。当 有人自以为有什么逆耳的忠言要奉劝你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 他说―声。晩安，再见”。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种脆弱的良心，否 则，就得象看护有病的小狗似的老得哄着这良心了。如果我得象 他那样，处处谨慎小心，千万不让自己的小本买卖赢利超过百分 之八，那我奔还不如死了的好。我琢磨他以为只要超过了百分之 八,政府就会拿禁止重利盘剥法来收拾他的。一个人给捆在这样 =个小镇上,捆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买卖里，还有什么盼头。 哼，要是让我把他的买卖接过来，一年之内，我可以让他下半辈 子再也不用干活乡不过他又会把钱全都捐给教会什么的。如果说 有什么让我最最不能容忍，那就是〜个伪善者了。这种人以为 凡是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事里面就有蹊跷之处，一有机会他就 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这跟他根本无关的事去吿诉第三

双

者.依我说了如果我觉得每逢有人干了一件我不太明白的事我 就认为他楚**D**个编壬;那么,至少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店堂 后面他那堆账本里找出一些问题来，这些账本在土般人看来根 本不值得为此养走相吿,不值得去吿诉我认为应该知道的人，这 些人知道的实际情况没准比我知道的还多呢,他们不 知道》那也不关我的屈事&这时候文尔说，“我的账本是对任何 人都公开的。任何有关的人或是自以为在本字号内有权益的女 壬都可以到后面房间来査阅，我是无比欢迎的了 -■

堂当然罗;你是不会说的，”我说①，'你还没能说服自己的良 心来这样做呢°你仅仅会把她带到后面的账房间去让她自己去 发现此你自巳鳧不会说的； - ..::

'我无意干预你的事务，他说。“我知道你也象昆丁《样，在 某些方面很不得囂。不过你母亲命也是够苦的，如果她上这儿来 冋我你为什么辞职不干，我就只能如实奉吿。那倒不是因为那 1千块本身**Q**这你是明白的。何题是，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与 他的账面不符，、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而且我也不想 对任何人说谎，不论是为我自己的事还是为别人的事。"

-'那么，”我说，“依我看，比起我来，你的良心是个更得力的 伙计罗，它到了中午不用回家去吃饭。不过，可别让你的良心来 败坏我的鼻**J3,**■我说，因为我的天哪，我怎能把事情办好咙，有 那么一个家，有那么~个母亲，她一点不管束凯蒂也不管束任何 人，就象那回她恰巧撞免有个小伙于在啲飢蒂，第二天宀整天她 穿了丧服戴珈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连父亲也没法让她说出 一句话，她仅仅是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而凯蒂当时还

① 杰生这一句话接上页第】**1**行艾尔所说,我什么也没说'一语。

只有十五岁，照这样下去，要不了三年我妈就得穿上苦行僧的粗 毛编成的内衣，说不定还是用沙皮纸糊的呢。我说，啾着她①跟 每L个新到镇上来的推销员在大街上兜过来逛过去，你们以为 我受得了吗？他们走了，还要跟路上碰到的推情员说，到了杰弗 生，可以上娜见去找一个热辣辣的小妞。我并不是个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人，我不能白白养活一厨房的黑鬼，也不想把州立精神 病院的一年级优秀生硬留在家里。血统高贵,我说，祖上出过好 几位州长和将军呢。幸亏咱们祖上没出过国王与总统，否则的 话，咱们全家都要到杰克逊去扑蝴蝶了呢。我说,如果班是我的 孩子,那当然很精糕**3**不过我至少可以从一开头就确定这是一个 外来的野种，可是到现在这个地步，睁使让上帝老儿来判断，他 也弄不清这笔糊涂账了.

过了 一会儿，我听见乐队吹打了起来,这时店里一点一点走 空了•.每个人都是朝演出的场子走去的。一他们在两毛钱的马鞍 绳上斤斤计较，为的是省下一毛五来孝敬那伙北方佬。这伙骗子 来到镇上，•为了取得演出的权利也许只付了十块钱。我走出后 门，来到后院疽•

\*■ 我说/你要不留神，那颗螺栓就会长进你的肉里去。 到那时我禮要拿把斧子来把它砍掉了。如果你不把那些中耕机 装好，不让农良种好棉花,象鼻虫又吃什么呢?'我说”其非要它 们电鼠尾草不成?”

那些人小期叭吹得裏不赖呀! ”约伯说。網人家说戏班子里 有个人能用手锯奏出曲子来，就跟拨弄一只班卓琴似的。”

•"听着,■我说。"你知道这场演出会给咱们这个镇带来多少

®此处的•她'又是指小昆丁了.

财富？大约十块钱,”我说。“也就是这会儿躺在布克•透平①口 袋里的那张十块钱的钞票。”

“干鸣他们要给布克先生十块钱呢? ”他说.

■为了成得在这儿演出的权利呀,”我说。“这样你能算出来 他们让你大饱眼福所花的本钱了肥了

“您是说为了能在这地方演出他们还得交十块钱?”他说。

。可不就是这么多，我说/你认为他们得交……”

'天哪,”他说/您是说，当局向戏班子收了费,然后才答应戏 班子在这儿演出？要按我说,为了看那人表演拉糖，要拿出十块 钱咱也干呀.按奁样算，明儿早上嗜还欠他们九块七毛五呢。” 哼，北方佬海跟我们一个劲儿地说，要提高黑鬼的地位哪。 让他们提高去，我总是这么说。让他们走得远远的，使得路易斯 维尔②以南牵着猎狗也再找不出一个。这不是吗？我正告诉约 伯到星期六晚上戏班子就会打点行李带上至少一千块钱离开卩自 们这个县，他却说\*

“这咱也不眼红・两毛五的门票钱咱还是岀得起的了

**4**什么两毛五，，我说。“两毛五连个零头都不够。他们把两分 钱一盒的块无糖卖给你，敲你竹杠■收你一毛钱甚至1毛五。你 现在站在这里听那个乐队吹打，白白浪费了时间,这时间难道不 要钱的?”

“这倒不似，他说。“嗯，要是阳今儿晩上还活得好好的，那 他们走的时候又要多带走两毛五了，这是明摆着的。”

“这说明你根本就是个笨蛋，我说。

1. 可能是当地的一个行政长官的名字。
2. 肯塔基州北部一大城。此处杰生的意思是:既然北方人那么喜欢黒入，那 魅让熙人都到北方去.

'嗯，他说"这咱也不垠您理论。如果笨有罪，那么苦役队 里的囚犯就不会都是黑皮肤的了。”

好，就在这个时候'，我偶然抬起头来朝小巷里望去，一眼看 见了她。我倒退一步■看看我的表，这时我没注意旁边那个男的 是谯，因为我正在看表。这时还只有两点三十分，比人们预 料一我当然不在此例一她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早四十五分 钟。我眼光朝门外扫过去，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他身上的那条 红領带，我细應，打红领带的究竟是何等路数的人呢。可是因 为送时她正〜边盯着店门，一边沿着小巷的墙根騒手蹑脚地溜 过去，所以我当时还来不及考虑这男的是什么人。我在想，她眼 里真是H点也没有我了，我啲她上学.她偏偏逃学，不仪如此，她 居然还敢从店门走过，也不怕我会看见她。只是她看不见店里的 情形，因为太阳正好对准了朝店里照援看它就跟看汽车的车头 灯光一样晃跟，因此我躲在门里瞧她走过，她那张脸涂抹得象朝 缽屁股一样，她的头发用什么粘滋滋的油抹过，柵成了个怪发 型。在我年轻那会几，要是有个女人穿了这么短几乎遮不住大 腿和屈股的裙子到外面来，即使是在声名狼藉的盖约苏街或比 尔街①上，也会绐抓起来的。老实说，女人穿这种衣服，目的就是 让街上过往的男人看了暮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摸一把。我正冥思 苦想，在琢磨究竟是哪一号人才会打红领带，忽然恍然大悟.这 :不就是戏班子里的一个戏子吗.这事我可以说是拿稳了，就跟 她亲口吿诉我的一样。哼,我这人是能屈能伸的**5**如果我不是有 时能把一口气忍下去，那我这人还不定今天会怎样了呢**3**因此， 等他们一拐弯，我马上跳岀店门跟踪起来。我连帽子都没戴，在

1. 孟非斯的两条街，曾是下等娱乐场所集中之处。

大白天居然在后街小巷里钉别人的梢，这可完全是为了维护我 母亲的名誉啊。我早就说过,如果一个女人胎里坏，那你是没有 办法的。如果她血液里有下號的根子，那你怎么拉也拉她不起 来.惟〜的办法就是把她甩开，让她跟臭味相投的人泡在一起, 死活由她去。

我来到大街上，可是已经不见他们的影子了。我就站在那 里，连帽子也没戴，好象我也是个疯子似的。别人自然会这样 想】这家人一个是傻子，另一个投河自尽了，姑娘又被自己的丈 夫给甩了，这么看说这一家子别的人也全都是疯子，岂不是顺理 成章的吗。我站在街上的时候，可以看到人们象兀鹰那样盯着 看我，单等有机会可以说，哼,可不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早 就觉得这家人全都是藐疯癲强的。卖了地供他①去上哈佛大学， 多年来纳税资助一家州立大学这学校除了在举行棒球联赛时我 进去过两回之外平时跟它毫无关系还不让在家里提她国女儿的 名字到后来父亲都不到镇上去了他整天就抱着一只酒瓶坐在那 里我眼前还能看见他的睡袍的下摆和他那双赤裸的腿脚能听到 酒瓶倒酒时发出的叮当声到最后他自己连酒都倒不动了只好 让**T.P,**精他倒她⑥还说你回忆起你的亡父时丝毫没有敬意我 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这样我对他的回忆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 的脑子里除非连我自己也疯了那才天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连潁见' 水都会恶心要我喝威士忌我宁愿一口吞下一杯汽油洛仑吿诉大 伙儿他喝酒也许不行可是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倒可以吿诉你们怎么才能知道他的确是她还说要是让我卵夭

1. 指昆丁。
2. 指康普生太太。
3. 指康普生大太.

*tM* 逮着你跟那个小築妇厮混在一起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居害她说我 要抽她①掐她只要她没有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我就要不断地用 鞭子抽她她这么说我就说了我不喝酒那是我个人的事不过如果 你娜回发现我不中用只要你愿意我就给你买一大盆啤酒让你在 里面洗澡因为我对于一个心眼好人实在的婕子是非常敬重的因 为我既要维护母亲的健康也要维持自己的职位可是这小妞②尽 管我帮她干了那么多專她却一点也不领情存心让地自己让我母 亲也让我在供上丢大理眼.

不知道她溜啷里去了，我看不见她了。她准是看见我跟 在后面就拐进了另一条胡同，跟一个打红领带的臭戏子在小巷 里跑来殉去。谁见了都不由得要对他盯上几眼，心里嘀咕，这算 是哪号人，思么这么打扮。响，电报局的小厮不断跟我说话，我 收下了电报，还不知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签完了字才明白过 来。我拆开帛报，仍雄没太留神里面讲的是什么,不过,反正我 科也料得到的。这也是唯一可能发生的事了，而且还故広拖延 鶯亠直卸我把支票存在存折里才来.

'我弄不明日.无非也就是象纽约那样大的城市怎么能容纳 得下那么多专以敲我们乡下人竹杠为生的人。我们每天每日辛 苦工作，把自己的钱汇去，结果换来一张小纸片，尊户按收盘价 **20.62**元结算。一个劲地哄骗你.让你在纸面上拿到一点儿赚头， 到临了呢■噗哦一声，尊户按收盘价**20.62**元结算。这还不算， 每月还得交十块锐给一位某公，此公要就是落此道一窍不通， 要就是与电报局合穿一条裤子，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教你如何把 钱尽快赔光。行了.他们的这〜套我可领教够了。反正让他们敲

1. 指"小娟妇'
2. 指小昆丁・ 竹杠这也是是后一回了。任何一个人，除开听信犹太人的活的 傻瓜蛋，谁都知道行情要不断看涨，因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眼 看又要发大水了，棉花还得象去年那样给冲得一棵不剩.咱们 这儿庄稼一年又一年被水淹掉，但是华盛顿的大人先生们却每 天花五万元军费出兵干涉尼加拉瓜或是别的什么国家的内政。 密西西比河当然还会发大水，于是棉花就会上涨到三角钱一磅。 磚，我真想给他们一次打击，把我的钱全捞回来。我倒不想让他 们傾家荡产，这种事只有小地方的亡命之徒才做得出来，我只 是想把那帮诙死的犹太人用他们所谓保证可靠的内部情报从我 这儿骗去的钱弄回来。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他们即使吻我的脚 也休想从我这儿璃去一个子儿了.

我回到店里，这时快三点半了。时间太晚了■来不及做什 么事儿，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学冋用不着进哈佛大学去学。 乐队已经停止了吹打。所有的观众这会儿都给骗进了场子，他 们不必再白白消耗元气了.艾尔说**I**

“他找到你了吧？那个送电报的小孩。刚才他来这儿找你。 我还以为你在后院呢；

.'是的，我说•“我收到了。他们也不能整个下午扣住了不给 我。这个镇子太小了。我得回家去一会儿，”我说广如果你想让 自:已心里好过些，你可以扣我工资。”

“你去吧•”他说，“我现在对付得了。希璽你收到的不是什 么坏消息广

“这你可得到，电报局去打听了，”我说/他们有时间吿诉你。 我可没有时间

“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他说.［你母亲知道她是可以信赖 我的：

'她会领情的，我说。“我尽可能早些回来.“

你不用着急，他说。“我这会儿对付得了。你走好了。”

我找到了车，开回家去。早上走开一次，中午走开两次.现在 又走，都是因为她，害得我不得不满植追踪，不得不求家里人让 我吃一点本来就是我出钱买的饭菜。有时候我想，这一切又有什 么意思昵©有了我自己立下的先例■•要继续这样做可真要让我 发疯呢。我现在正想急急忙忙地回家，好开车走好多路去拉一 篮西红柿什么的，然后还得回到镇上来，浑身都是樟脑的气 味①，好象刚从棒脑厂出来，这样我肩膀上的那颗脑袋才不至于 炸裏。我总是吿诉她②，阿司匹林里除了面粉跟水以外别的啥 都没有，那种药纯粹是骗骗自以为有病的那些人的。我说您不 知道头痛是怎么回事。我说如果依我自己的心意，您以为我愿 意摆弄这辆装车吗。我说没有汽车我也能活下去，我已经习惯 于缺适缺那了，可是您要是不怕死，要跟一个半大不小的黑小子 一起坐那辆快要散架的旧马车，那好吧！因为正如我所说的，上 帝总是垂顚班这一类人的。上帝也知道应该为班做点好事，可是 如果您以为我会把一架值一千块钱的娇气的机器交给一个半大 不小的或是成年的黑小子，您还是干脆自己给他买一辆得了。 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您是喜欢坐汽车的，这您自己很明白。-

迪尔西说母亲在屋里。我一直走到门厅里側耳倾听，可是 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上楼去，可是就在我经过她房门口时她 叫住了我。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是谁“她说。&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待了 那么久，再小的声音我也听得见了

苍 杰生有头赢崩，经常用樟脑油，故有此语.

②指康普生太太**Q**

*Mi*

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有什么事?”

过了f 儿?她说丁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丁这时她走开了。 我把箱子拿下来，把要的钱数出来，再把箱子放好，用钥座把门 开了，走出房去.我想用一下樟脑油，不过反正现在已经来不及 了。我只要再跑一趟也就行了。她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您要我从镇上给您带什么回来吗?”我说。

."不要，”她说。“我不想壬涉你的事务。不过我不知道万一 你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杰生。”

“我没窺儿，”我说。“只不过有些头疼，

“你还是吃几片阿司匹林吧，她说。“我知道你还要开车出

“开车眼头疼有什么关系?”我说。“汽车怎么会使人头疼 呢?\*

“你也知道汽油味儿总是让你不舒服，”她说。“你从小就是 这样的。我希望你吃几片阿司匹林。•”

彳鴛就只原希望得了，我说。“这反正对您没什么害处。”

我钻进汽车,开车回镇上去。我刚拐上大街就看见一辆福特 飞快地朝我这边开来。可是它突然停住了。我听见车轮滑动的声 音，接着车子掉头，倒退，急念地朝前开去,我正在琢磨这辆车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我瞥见了那条红领带。接着我又看见她透 过后窗扭回头来张望的那张脸。汽车急急地钻进了一条小巷。我 看见它又拐弯了,等到我开进后街它又从那儿开走了，它在拚命 逃跑呢。

我火了。在我那么关照了她之后她还这么干!我认出那条红 領带之后,气得把什么都忘了。丁直到我来到第一个叉路口，不 得不停下来时，我才想起我的头疼。妈的,我们一次又一次花钱

，球

修路，可是我们驱车走过的这条路筒宣象是一张瓦楞快皮**L**我倒 想知道怎么可能追得上前面的那辆车，即使那是一辆手推车。我 还是太顾惜自己的车子了，我还不想拿它当一辆禍特那样，把它 拚命顺得散了架。十之八九这辆福特是他们偷来的，否则的话 他们不会不心疼。我常常说,血液决定一切。如果一个人身上有 那种血液，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我还说，如果您①本来 相信自己对她承担着什么义务的话，那么现在这种义务已经解 除了。从现在起岀了什么事只能怪您**gar,**因为您明知道任 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怎么干的。我说，如果 我得把一半的时间花在侦察别人的行动上，至少我也要找一个 能给我酬劳的地方呀。

就这样，我不得不在又路口停了下来。这时我又感到头痛了, 就象有人在我脑于里用锤子敲打似的。我说我一直是努力不让 您为她操心的**I**我说，就我而论，我是恨不得让她马上到地狱里 去，而且越快越好。我说您还指望什么呢，现在每一个来到镇上 的推销员和下贱的戏子都成了她相好的了，因为连镇上那些浮 滑少年现在都不爱理她了。您不了解情况，我说，您没听见人家 压怎么义论的■可我听见了。您也可以相信，我是不会不去堵他 们的嘴的。我说，你们祖上开三家村里的小铺儿,拾掇着那种连 黑鬼都聽不上限的破地时，我们家可养活着成群成群的黑奴呐。

如果他们真的拾摄过土地，那倒好了。上帝使这地方得天 独厚,这原是桩好事$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却压根儿没做过一件好 事。今天是星期五的下午，从我所在的地方我能看到方圆三英 里内的壬地全都没有犁过。县里每一个能干活的男人全都到镇

①指麻皆生太太。接下去的,她.指小昆丁。

上去看演出**To**如果我是个快要饿死的陌生人,我还真找不到 一个人，可以打听去镇上该怎么走呢。可她还想让我吃阿司匹 林。我说，我要吃面包我就在餐桌上堂堂正正地吃。您老说自己 为我们作出**T**多么大的牺牲，可是您在乱吃名贵药品上所花的 钱，一年也够做于套新衣服了。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找到能治好我 的病的灵丹妙药，只是谢天谢地可别让我吃那些阿司匹林了。只 凄，天我得工作十小时来券活一厨房好吃懒做惯了的黑鬼.还 得让他们象县里每个黑鬼那样去看什么演出，那我就得头疼。不 过前面的汶个黑鬼今天已经晚了，等他去看戏,都要演完了。

过了一剣**L,**他走到汽车旁边来了，我终于想办法让他脑子 里弄明白我问的是有没有两个人开了一辆福特经过他的身边， 他说有的•'于是我继续往前开•等我来到大车路拐弯的地方，我 看到轮前的痕迹了。阿伯-罗素①在他的地里干活，可是我没有 '费事等下来问他.因为我离开他的谷仓还不多远就见到了那辆 福特.他们想把它藏起来。她这件事干得真拙劣，就跟她干别 的事时-模A样.我常说，不是我对她特别有成见■没准她天生 就是这么贱「可是她不应该这么不考虑自己的家庭，不应该这 么大大咧咐,.我常常担心会在大街街心撞见他们或是在广场上 大卦面见到他做一对野狗那样在一起。

*‘：*'我停崔汽车。走了下来。现在我得绕个弯穿过一片犁过的田 地，这还鳧我賞开镇子以来所见到的唯一的一块耕过的地呢。每 走一歩寿覧得有人跟在我的后面,要用一根根于打我的脑袋。我 「直在想厂等我穿过这片地，至少可以有平实的土地让我走了 晚"不至矛象现在这样每走一步都要晃上一晃.可是等我走进

①当地的一个农民。

树林,发现遍地都是嬪树丛，我得慰来建去才能穿过去。接着我 遇到了一条长満了荆棘的小沟。我沿着小沟走了〜段路,可是荆 棘却越来越密了。这时候，没准艾尔一直在给我家里打电话，打 听我在哪儿，把母亲弄得心神不宁呢。 '

我终于穿过了小沟，但是我弯子绕得太大■只好停下步子, 细细辨认那辆汽车到底在哪儿。我知道他们不会离汽车太远的, 总是在最近的港木底下，因此我又回过头来，一点点往大路那边 走回去。可是这时我又弄不清自己离大路究竟有多远，因此只好 停下来仔细听路上的声音，这时血从我的腿部往上涌，全涌进我 的头部，仿佛马上就要炸裂似的。太阳也落了下来，乎射着我的 眼睛，我的耳朵鸣响不已，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我继续往前走，想 食筮不出声音，这时我听见一条狗或是别的什么动物的哼哼声， 我知道等它嗅由了我的气味必定会大吠特吠，这样一来我也就 暴露了。

我身上全粘满了“叫化虱。①、小树枝和别的脏东西,连衣服 和鞋子里都有了，这时我回过头来看看,不料一只手偏偏搭在一 束毒毛食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捏着的仅仅是毒毛苣而不是一条 蛇或更精采的东西。所以我干脆不去管它。我只顾站在那里,一 直等到那条狗走开.然后我接着往前走。

我现在1点也摸不着头脑那辆福特到底在哪儿。我只感到 一阵阵头疼，什么也不能思考，我只顾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看到过一辆福特，而且连我到底看到了没有也不 大在乎了。我不是说了吗，即使她整日卷夜到外面去跟镇上任何 1个汉子睡觉，这又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人家一点不给我考虑，

①一种植物的种子，帯刺，极易粘挂在人畜的身上.

我当然也不欠人家任何情分，再说，这样做也不象话呀\*把那辆 福特安在那儿，让我花上整整一个下午去找，而艾尔却可以把 她①领到后面账房间去，让她看各种各样的账簿,因为对这个世 界来说他的道後太高尚了。我说，你②进了天堂没你的好日子 过，因为那兀没有你可以管的闲事。不过可别让我当场逮住 你⑧，我睁一眼闭一眼完全是看在你外婆的份上,可是只要让我 在自己家里也就是我母亲住的地方发现一次你在干那种勾当， 你倒试试看。那班油头小光棍，自以为有多大能耐，我倒要让他 们看看我有多大能耐，也要让你看看。我要让那戏子知道，如果 他以为能带着我的外甥女儿在树林子里乱跑，那条红领带便不 是别的什么,而是奉他到地狱去的催命吊索啦！

太阳光和乱七八糖的反光照射在我眼睛上，我的血液往上 涌，我T一遍地想，我的脑袋越来越疼，真的要爆炸了，这下 子可要一了百了成，还不说那些荆棘和小树枝在死乞白赖地攀 住我，这时我来到他们方才到过的沙海边上，我认出了方才汽车 停靠着的那棵树。正当我爬出沙沟开始奔跑时，我听到了汽车发 动的声音。它响着瑙叭飞快地开走了。他们让喇叭一直响着，仿 佛在说**8**好哇。好哇。好一哇。与此同时，车子逐渐变小。等 我来到大路上，刚好赶上看到汽车在眼前消失。

等到我来到自己的汽车跟前，已经完全不见他们的影子了， 那喇叭倒还在鸣响。哼，我还没想到自己的车子会出事,我一心 想的是快走」快回到镇上去。快点回家竭力让母亲相信，我根本 技见到你坐在那辆汽车里。竭力让她相倩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男

•①指康普生太太。 ®指艾尔。

⑤指小昆丁・

的是谁。竭力让她相信我并没有髪点儿在沙沟里逮住你，我们之 间只差十英尺。竭力让她相信你一直是站着的，从来没有躺下去 过.

那辆车子一直在喊】好哇一，好哇——，好一哇。只是 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听不见了，这时我听见一头牛在罗素的牛 棚里衅嘩叫的声音。我仍然没想到自己的汽车会怎么样。我来 到车门边，打开车门,抬起我的脚。我觉得车子好象有点斜，虽 说路面是斜的，但也不至于歪成这样，不过我还是没有明白过 来,一直到坐进汽车发动时才知道不对头了。

哼，我只好坐在那里。太阳快下山了，镇子离这儿大约有五 英里远。他们没胆量■不敢把轮子扎穿，捅上一个洞。他们光是把 气放掉。我只好在车子旁边站着，一边寻思：养活了一厨房的黑 鬼，却谁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把备用轮胎安上车后的铁架，拧紧 几个螺丝。奇怪的是，她虽说诡,还不至于想得那么远，故意把打 气筒摘掉，除非是小伙子放气的当儿，她恰好想到了这一手。不 过可能是早就不知让谁卸下来交给班当气枪玩了，他们这些人 娜，只要班要，即便把汽车全拆散了也会干的，可迪尔西还说什 么没人会碰你的车的。舶们玩你的车干什么呀？我就说了，你 是黑鬼。你有福气，你懂吗？我说,我哪一天都愿意跟你对换身 份，因为只有白人才那么傻,会去操心一个骚蹄子行为规矩不规 矩 **o ...**

我朝罗素的农场走去。他有打气简。我想，这一点他们倒疏 忽了。只是我仍然无法相信她胆子有这么大，会干出这样的事 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不相信一 个女的能有什么作为。我不断地想，咱们先撇开个人之间的恩 怨不说，反正这样的事我对你是做不出来的。不管你过去对我

怎样.、因为正如我所说的，亲戚癖总是亲戚，这是躲不掉绕不开 的.这可不是八岁的小顽童想出来的淘气花招，这是让一个居 然会戴红领带的人来羞辱你的亲舅舅。这班戏子来到镇上以不 分青红皂白把我们一概都叫作“阿乡。还嫌咱这地方小,辱没了 他们这些大艺术家。哼，他哪知道他这话算是说对了！昆丁也 是。如果她果真这么想.那就滚她的蛋吧，他一走，咱们这儿就 干净了。

•我打宏气，把.气简还给罗素，便往镇上驶去。我开到药房门 口，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接着又来到电报局.收盘时牌价**12.21** 元，跌了四十"点”。是四十个五块锻呢**J**你想买什么就拿这笔钱 买肥，只要你办得到。她①要说了,我非要这笔钱不可,我非要不 可。我就要说那可太糟了,你可得跟别人去要了，我一分钱也没 有;我太忙了，没工夫去挣钱。

我優愣愣地看着他国。

.'我要传诉你一个消息，"我说，我对棉花行情是感兴趣的， 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感到很惊讶，我说。“你准是从来也没有 想到过吧•'是吗?”

“我想星了办法要把它送到你手里唱，”他说。“我给店里挂 了两次电话，又打电话到你府上，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哪儿,” 他说边在抽星里翻东西。

“送什么？”我问。他递给我一份电报。“是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

•大约三点半，”他说。

'可现在已经是五点过十分了」我说。

®箱小昆丁。

②电报局的扱务员.

•我想尽办法要送，他说，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你」

“这不是我的错儿，是不是?"我说。我拆开电报，想看看他 们这回又给我扯什么谎了。他们居然挖空心思不远千里上密西 西比州来厦我十块钱一个月，准也是够狼狈的了.脱手为宜，.电 报里说。行情即将波动,.总的趋势看跌。照官方的说法是无须 惊恐。 .、.

“打这样一份电报要多少钱?”我问.他吿诉了我价钱。

“电报费那边也付了，'他说。

“那我就只欠他们这些钱了，”我说。“这行情我早就知道了. 给我发一份电报，电报费向对方收，”我说，'抽出一张空白的単 子.吃进,我写道，行情即将大涨。有时制造一些混乱可以让有 些还没有来鼎报局的乡巴佬上钩。无须惊恐，给我发了，向那 边收款广我说。、

他看了看电文，抬起头来看了看钟丁一小时之前就已经收 盘了，”他说。

'哼，我说，“这也不是我的错儿呀。这档子事又不是我发明 的**J**我仪仅是买进了一些，我还以为电报公司会不断通知我行情 的上落呢，

“我们二收到行情，总是马上就公布的，他说。

“不错，”我说力可是在孟菲斯,人家每十秒钟就在黑板上公 布一次，。我说。“今天下午，、我到过离那里不到六十七英里的地 方了

他打量着这张电报纸。“你是要发出去吗他说。

“我还没有改变主意，”我说。我写好了另外一封电报.并且 把钱数了数。“这一封也要发，如果你确实会写，吃进，这两个字 的话，

我回到店里•我能听到从大街那头传来的乐队声6禁酒① 真是件好事宀以薊•每到星期六.那些乡下偌总是穿着全家仅有 的一双皮鞋迸城，他们总是到“快捷运货公司■办公室去取托运 的包裹，现在他们全都光了脚来看演出了，那些商人郝站在店门 口盯着他们走过去，象是一排笼子里的老虎或是别的什么猛兽。 艾尔说了，

“我希望不至于是什么严谖的事，

“什么?”我说。他睚了瞧他的表，接着走到门口，望望法院 门楼上的那只钟。“你应该用那种一块钱一只的老爷衰的，”我 说/花钱不多,也同样每次都能**1E**你相信你的表不准/

“你说什么**7”**他问。

• • “没什么,”我说/希望我方才没给你带来不方便丁

“方才不算太忙，”他说广人们都看演出去了。没什么关系了

• •・“如果有关系，”我说，\*你当然知道你可以采取什么措携。”

“我刚才说没什么关系，”他说。 ，

' •我听清楚了，”我说。“如果有什么关系，你当然知道你可以 釆取什么措施，

“你是不是想辞职不干？ ”他问。

“这不是我开的店」我说丁我怎么想都是不起作用的。不过 你午方不耍以为你雇了我是在照顾我了

'杰生，.如果你好好干的话，你是可以成为一个好买卖人 的，'他说。

“至少設会只做自己的买卖，不去管旁人的闲事，”我说。

“我不明白干吗你要逼我来开除你，”他说。“你明知道你什

① 从1020年到1933年，美国联邦法律規定禁酒。

么时候不想干都可以请便的，这不会影晌咱们之间的交情/ .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辞职,”我说。“只要我还在 给你干，你就为这个给我薪水，我到后面去喝了一杯水,然后从 后门走出去。'约伯总算把中耕机全部安装好了。这后院相当安 静,过不了一会儿，我的头就不那么疼了。我现在能听到戏资子 的唱歌声音，接着乐队也演奏起来了**0**好杷，让他们把这个县里 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捜刮走吧**I**这反正又不是扒我的皮。该干 的我都干了**8** —个象我这样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适可而止 的人,就是一个傻瓜。再说这件事根本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是我 自己的女儿,事情当然就不会是这样了，因为她根本不会有时间 去浪跖她必须干活，好养活那几个病人，白痴和黑鬼。我是不会 有女儿的，我怎么有脸面把正正经经的女人娶回到那样的家庭 里去呢。我对别犬都非常敬重,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的。 我是一个男人，我受得了，那是我的亲骨肉，谁若是对我熟识的 任何一个妇女说什么不三不四的话，我倒要好好君他一眼。说人 坏话的都是正经人家的妇女，我倒想看看这些高貴的，做礼拜从 不缺席的女子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她们还没有潜仑一半正经呢， 先不说洛仑基荥子还不是*賺于。*象我所说的，如果我决定要结 婚，您①就会象只气球那样蹦起来了，这您是很清楚的，可她② 说我是想让你日子过得幸福，让你有自己的家庭，而不必一辈子 为我们做牛做马。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我死后你该娶太太了， 不过你永远也找不到配得上你的姑娘的。于是我说，不！我会 找到的。您-知道我要娶亲就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您知道您会 的。我说，行了，谢谢您了，现在要我照顾的妇女已经修多的了。

①②均指康普生太太。

要是我结婚，没准还会发现新娘子是个吸毒的瘾君子呢。我说， 咱们家就缺这样「个角色了。

现在,太阳已经西沉到监理公会教堂的后面去了，俏子绕着 尖塔飞过来飞过去，乐队一停下来,我可以听见儕子咕咕咕咕地 在頭唤。圣健节过了还不到四个月，可鸽群又几乎跟以前一样 桐密了。我訳麝华特霍尔牧师①准是吃鸽子吃撑了。他发表那 种滨说，甚至见到别人打鸽子就过去抓住他们的枪管，你准以为 我佃瞄准打的是大活人呢。他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让和平降 临大地呀**1**什么要用善心来对待世上的一切呀**1**连一只麻雀都 不让我们打.蔵是他却不管鸽群变得多么稠密，他无所事事，反 正也不用知道钟点.他不用纳税，也用不着操心每年给法院门 楼上的钟交钱擦洗油泥，好让它走得准些。为了擦钟，他们得付 给一个工匠四十五块钱呢。我数了一下，地上刚辨出来的小鸽 子足足有一百来只.你忠以为它们有点头脑，会赶快腐开这小 镇的吧。我得说，幸亏我不象一只偽子有这么多的七大姑八大 填，给拴在这个地方脱不开身。

乐队又演套起来了，声音很响，节奏很快•象是马上要爆炸 似的。我想这下子观众们该感到满意了吧.这样一来，他们一 路赶牢走卄**5**、五英里地回家，连夜喂牲口挤牛奶时，脑子里没 准就可以有点音乐声紫绕不散。他们只需用口哨把曲调吹出来, 杷听来的笑话复述给牛栏里的牲口听就行了。他们心里还可以 盘算，由于没把轻口带去看戏,他们省下了多少钱。他们还可以 这样计算，•如果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七头甄子，他只花两毛五就 等于让全家都看到戏了。他们就那样计算。这时候，艾尔拿了

① 当地监理公会教堂的牧师.

*S74*

"又没有法緝规定他们非得在山里或是非帶在什么地方种 地啊，”我说.

.“没有一这些农民，咱们俩还不定在哪儿呢？”他说.

"我这会儿准是在家里,”我说，“躺在床上，用一包冰镇我这 发疼的脑袋，

“你的头三天两头疼，”他说。'你怎么不去好好检査一下你 的牙齿呢？ •他今天上午没给你看吗?”

'谁没给我看？”我说。

“你说你上午去看牙来着了

“你是不趋不许我在你营业时间头疼?”我说。"是不是这 样? ”他釣现在散扬了，正穿过咱们这条胡同。

“他们来了，”他说.“我看我还是到前面店堂去吧。”他走开 了.奇怪的是，不管你思么不舒服，总有男人来跟你说你的牙齿 得全面检査一下，也愈有女人来跟你说你该结婚了。来教训你 诙怎样做买卖的总是个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大学里的那些教授. 自己穷桃连一双象样的袜子都没有，却去教别人如何在十年之 内賊一百万,而有楼女人，自己连个丈夫都没有着落•讲起如何 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来却是头头是道,

约伯老头赶了一辆大车来到店门口。他用了几分钟把缰绳 疆在插马鞭子的搦座上.

•'喂广我问、戏好肴吗?”

“我还没去看呢,”他说。“不过,你想逮捕我今儿晚上到大帐 篷里来好了/

"你没去**4**怪呢,”我说。“你三点仲起就不在了。艾尔先生方 才还在这儿找你呢；

' “我办私事去了，他说广艾尔先生知道我去那儿的丁•

“你可以岗得过他，我说丁我反正不会吿发你的建

“如果那样，那他就成了这地方我打算欺骗的惟一的一个入 了，”他说丁我根本不在乎星期六晚上一定得见到他，又干吗费 这份心思去骗他呢？我也不会欺骐你的，他说，对我来说，你 过于精明了。、是的，先生，”他一面说，一面忙得不亦乐乎地把五 六个小包放进大车。■対我来说,你太精明了。这个镇上没有一 个人脑袋瓜有你这么灵。你把一个人要得团团转，让他东南西 北都分不清，”他一面说，一面爬上大车，解开疆绳.

“那人是谁? ”我说。

。就是杰生•康普生先生①呀，他说。“驾！走呀,老丹②

有一只轮子裝看要掉下来了°我等着，瞧他驶出巷子之前 轮子是否会掉下来。只要把车子交给~个黑鬼管，他就会把车 子糟踢成这样。我说，咱们家那挂全身都响的老爷车叫人看了 都焼受，可是还得把它在车房里放上一百年，为的是每星期一次 那黑小子能赶着它到墓园去。我说，世界上谁都得干自己不愿 干的事，他也不能例外。我就是要让他象个文明人似的开汽车, 要不就干蝠我待在家里。其实他哪知道要上驛儿，或者该乘 什么车去，而我们呢,却留着一辆马车，养上一匹马，好让他在星 期天下午出去遛瘤。

只要路不太远徒步能走回来，约伯才不管轮子会不会掉下 来呢.我早就说了，黑人唯~配待的地方就是大田，在那儿他们 得从日出干到日落。让他们生活富裕点或工作轻松点，他们就会 浑身不自在。让~个黑免在白人身边待的时间稍长了一些.这 黑鬼就要报废了,他们会变得比你还诡，能在你眼皮底下要奸

1. 约伯饬意思是:杰生鬼点子太多,结果反而害了自己。
2. 马的名字.

卖滑,猜透你的心思，罗斯库司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所犯的惟一 错误就是有一天一不小心居然让自己死了。偷懒,手脚不干净, 埔也薜来越刁越来越刁直到最后你只好用一根木棒或是别的什 么家伙来把他们压下去。哼,反正那是艾尔的事。不过要是我. 我可不喜欢让一个老黑鬼赶着辆破车満城走砸我字号的招牌, 这辆马车让人提心吊胆，总以为拐一个夸它就会散架。•

•现在太阳虽然还算髙•但是屋子里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我走 到店门口。广场上已经是空荡荡的了。艾尔在里间关保险箱, 这时候，钟打响了。

. • “你去繊上后门吧，他说。我走回去，锁好门，再走回来。。我 看你今天晚上要去看演出的吧/他说。“我昨天给了你几张招待 票，不是吗?' •■ • ••

..“是給了，”我说/你想要回去吗?,

“不，不，”他说，“我只不过是记不清有没有给你了.浪费掉 也是怪可惜的了・・ .•

…他锁上大门，跟我说了声再见,就往前走去。麻雀仍然在树 丛里喊啾地吵个没完,可是广场上除了有几辆汽车之外,已经空 旷无人了。药房门口停着1辆福特，可是我连瞧都不嘿它一眼。 我知道我也有受够了的时候。我不是不愿拉她一把**F**可我知道 我也有受够了的时候。我想我还是教会勒斯特开车吧，这样一 来，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派他整天开了车去钉她的梢，我呢，可以 待在家里陪班玩了.

.我走进去，买了几支雪茄。这时我灵机一动,我想我不妨再 试一次自己头疼时的运气，于是我站住了和他们聊一会儿。

“嗨，”麦克①说，“我看你今年把钱押在扬基队上了吧了 ― 闲人； .

V干吗腕尸我说」

“三角旗锦标赛呀! ”他说，**4**联赛中没有一个队能打败他们 的疽 ，

“当然卩我说”他们没一个能成气候的，”我说/你以为十 个球队会永远交好运吗?”

&我不认为这是交好卷，'麦克说。. ・•

• “反正鲁斯①那家伙在那个队,我就不押这个队了我说丁即 使我明明知道它会赢，

“怎么啦**W**麦克说。

“两大联赛各个队里比他强的球员有十来个呢,我可以一个 一个给你挙出来，”我说。

。你跟酬斯有什么过不去的？ ”麦克说。

'没什么，”我说。“我跟他没什么过不去的。我肴见他的照 片心里就有灾丁我走了出去.灯火已经逐渐亮起来了，人们在街 上走回家去。有时麻雀要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安静下来。有一 晚，人们把法院广场四周新安上的路灯都开亮了,这就使麻雀醒 了过来，它们「恭夜都飞来飞去，还往灯上直撞。一连两三个晩 上，它们都浩样折膊。然后有天早上，它们都飞走了。可是，两个 月之后它们又回来了。

我开车回家。家里还没有亮灯，不过他们准是都趴在窗口 韌外张望，歯尔西在厨房里驕嘀咕咕，好象她在热着等我回来才 能上桌的饭菜是她自己癇钱买来的。你听了她说的那些话，真 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一輟晚饭，就是因为我迟开了几分钟的那一 顿。哼，至少总算有一次我回到家中没看见班和那黑鬼肌在大

①指当时著名俸球明里“宝贝\*書斯，他是纽约扬基队的主力。 铁门上，就象熊、猴同笼似的。只要一到太阳西落，他就必定胡 大门走去，就象一头牛到时候自己会回牛栏去，他然后就趴在大 门上，头一晃一晃，低声呻吟起来。象口猪那样给人剧了，这是 对你的惩罚。寡是我象他那样，因为闯出开着的大门而挨了一 刀，那么给我一个女学生我也不要看了。我常常纳闷，当他趴在 大门上，瞧那些姑娘放学回家，企图潘足他连自己都不知道根本 不需要也有能力要的要求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还有, 如果他们脱光了他的衣服，他恰好低头看了自己赤条条的身子 1眼，又象平时那样哼叫起来时，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 是如我常说的那样，他们这件事没有做彻底。我说，我知道你① 需要什么，你需要的是象班那样，让人给你动一次手术，作完手 术你也就老实了。如果你不明白我说的是怎么一回事，让迪尔 西来吿诉做了，

,，母亲房星有灯光。我把车停好，然后走进厨房。勒斯特和 班在里面。.

:' "迪尔酒在邸九?°我问，是在开晚饭吗?'

"她在楼上卡罗琳小姐的房间里，”勒斯特说。“她们快要打 起来了。,昆**T**小姐一回来就发脾气.姥姥上楼去劝她们.戏演 了吗,杰生先生?”

«演了产我说。

、“我稣象听见了乐队演奏的声音，。他说，“我真希望去看 嘴! ”他说！要是有两毛五,我就能去孑**o ”**

:迪尔爾进来了丁你回来啦，嗯?”她说。“你今儿下午于什么 去了？，你知道我有多忙！你干吗不准时回来呢?”

①此处之,你”指小昆丁。

“别犯傻了皆迪尔西说，“你还不知道他这个人从来不白 给别人东西的酔?” - ,

'你要卖多少钱呢？”他问。 ，

，五分钱尸我说,：

"我没有那么多广他说。

“你有多少**F**我说。

“我T分供也没有，他说。

"那好吧，饿说完就往外走•

”杰生先生**I"**他说。

“你还不死心?”迪尔西说/他只不过是在要你。他早就拿定 主意自己去看了。走吧，杰生，别惹他了/

'我不要着，我说°我返回到炉子眼前。“我是来把它们烧 掉的.不过，也许你肯出五分钱买它一张？”我说.一面瞧着他, 一面打开炉盖. -.

“我没有憲么多钱，他说。- •

*• “好*吧广我说。:我往炉子里扔进去一张戏栗。

"嗨,杰生! ”迪尔西说。“你不害睇吗?”

，“杰生先生,弛说，“求求你了，先生。我可以每天给你安轮 胎，于一个月。”

“我要现款，我说丁拿五分钱来，这就是你的了疽

“别说了，勒斯特,”迪尔西说.她一把把他拉回去/扔呀，” 她说：把它扔到火里去呀•，再扔呀。全都扔进去好了了 •

“五分钱，这就归你广我说。《 '

“烧掉吧，迪尔西说「他没有五分钱。扔呀，把它扔进去。” “那好吧；我说.我把戏票扔进炉子，迪尔西把炉盖关上。

'象你这样一个大人还干这码手事「她说。°快离开我的厨

房。别吵了/越对勒斯韩说力别又让班吉发作了。我今夭晩上 叫弗洛尼繪你两毛五，让你明儿晚上去看演出诚在别吵吵了°” 我走进客厅。我听不见楼上有任何动静。我打开报纸。过 了一会儿,班和勒斯特进来了。班走到墙根黑暗的岫；以前那 儿挂过一面镜子拖伸出双手，在墙上擦来擦去L边浦口水，哼 哼唧唧，不知在说什么。勒斯特却捅起火来了。

,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们今儿晚上不需要火了了

年是想让班吉安静下来』他说。•复活节总是很冷的，”他

“今天又不是复活节「我说。“别动它了。”

他把渾条*放好，*从母亲的椅子上拿了那只垫子，递给班，于 是班就在壁炉前面蹲下,安静下来了。

-我看报餓切楼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这时迪尔西走进来，叫 班和勒斯擀到厨房去，她说晩饭准备好了。

“好吧，我说.她走了出去。我还坐在那里看报。过了一会 儿,我听见迪尔西来到门**n**，把头伸了进来。

:你干喝咨不来吃必她说°、. 、「

,"我在晚开**J**■仮呢，”我说。•

°晩饭已薫在餐桌上程好了：她说/我已经踉你说过了丁- ：、• ■是吗?”我说注对不起。我没听见情下搂来嘛了

“她们不下来了 **I ”**她说。“你去吃吧•让我腾出手来给她们端 去了 . *一.*

“她们病了吗广.我同。•大夫说是什么病？我希望不是出天 花吧』*:、*

“到厨房去吧，杰生，'她说丁让我早点儿把事情做完。蔭 “好吧了我说，又把报纸举在面前。。我等你开饭啊， 我可以感谊出她靖在门口打量着我。我还是看我的报。

“你于吗要这样闹别扭軻? ”她说"你明明知道我活儿已经 多得忙不过来了

“如果毋亲身体特别不舒服，不能下楼来吃，那当然就算了,” 我说”可是只要是我在出钱养活年纪比我轻的人，他们就得下 楼到餐桌旁来吃饭。你晩饭什么时僕准备好了，通知我一声［”我 说，又低下头来看我的报。我听见迪尔西上楼去了，她近着沉重 的步于，一面哼哼一面喘气，仿佛这楼梯是直上直下的，每级之 间距离有三英尺之多。我听到她走到母亲的房门口，接着听见 她叫昆丁，好象她的房门是锁上的。接着她又回到母亲房里，然 后母亲就走出来和昆丁说话。这以后，她们一起下楼了。我还 是看我的报纸。

迪尔**0（**又来到房门口丁来吃饭吧/她说，，不然你不定又要 想个什么鬼花招来了。你今儿晚上完全是紿自己过不去； • 我未到饭厅•'昆丁坐在桌旁，头奁拉着。取抹了胭脂口 红。她鼻子上涂了粉，白得象一只第缘瓷瓶。

'您身体不错，能下来吃饭，我太高兴了广我对毋亲说.

“不管我身体怎样，我下楼到希桌边来吃饭，也算是对你的 一点心意」她说**b** “我知道男人家在外面**JR**了一天，喜欢全家团 聚在一起吃顿晚饭。我想让你高兴高兴。我但求你和昆丁能相 处得更好些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们相处得満不错，”我说。“她如果愿意，一整天把自己顿 在屋里我也管不着。可是吃饭的时候不是吵翻天便是生闷气，那 我可受不了。我知道这样对她来说要求未免太高，可这是我家 里的规矩。，我是说,这是您家里的规矩建

"这是你的家「母亲说广现在是你当家，

昆丁一直没有始头。我把菜分给大家。姻吃起来了。

'你曲那块肉超不好?'我说L如将不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 好点儿的疽

她一声也不吭。 ^ ,

“我说潸陷那块肉好吗?”我冋亍■

“什么？ ”她说丁嗯，可以，

-"你还要添点米饭吗?”我说。

"不要**V**她说。

懿是**it**我錯你添一点职，我说.

“我不要添了，她说**0 /**

**g**不必客气，我说：你随便用好了 •”

"你头不■了肥?"母亲说,

,'头痺?”我说"•

”你今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她说，“我真担心你会犯病了

網噢，我说/没有，疼得不厉害。我们J个下午都很忙，我 把它忘了。”

'你太忙，所以帼来这么晚,是吗?”母亲说。我看得出昆丁 在用心听覆厂我**8T**着他兩。她的刀又还在动，可是我注意到她 看了我T糸換着姻又低夷看着自己的盘子了。我说,、 ,"不是的&.三点钟光景我把车于借始了 一个人,我得等他地 我车子才能网客 < 我低下头去吃东西*，吃了一*阵子.

■这人是谁?'母亲问。

,是个戏中,”我说。'好象是他的嫉夫带了镇上一个女的一 起开车出去，他是去追他们的。”

昆丁坐在那里亠动不动,嘴里倒还是在咀疇。

"你不库帙把车子借給那种人，”母亲说**M**你太大方了。所

以，不是万隊得巳，我是绝対不求你让我用车的。” •

'我后来也堂得自巳未免太大方了・\*我说。"可他述基回来 了.没出事儿。他说他找到他们了。” ■'\*

"那个女的是谁？ ”母亲说。

"我待会儿吿诉你』我说。“我不想当着昆丁的面讲这种 事丁

昆丁巳经不在吃了。她过不了一会几就喝一口水，然后坐 在那儿把一块饼干掰碎，她低头望着盘子。

“是啊，”母亲说，“象我这样深居简出的妇道**A**家想也想象 不出镇上会发生什么事的疽 一

“是的/我说，'想象不出的，

“我过的日子可跟这种生活完全不一样，”母亲说。“感谢上 帝，我可不知道这些丑事。我连打听都不想打听。我跟一般人 不一梓产、" •

我再浚说件么。昆丁坐在那里，还在掰饼干，一宣到我吃完， 这时她开口了，

'珑驹走了码?'她并不抬起头来看任何人。

呂什公广戦说」当然，你可以走。你是在等我们吃完吗**F**

她看球，她已经把饼干峑都捻碎了，可是她的手述在动， 好象仍狼在捻;她的眼睛象是给逼在一个角落里的困兽的眼睛， 接着她唆起自归、的嘴唇来了，仿佛这两片厚厚地涂了唇膏的嘴 唇会毒害她似的。

“外婆，項**i**说/外缱

“你是不是还想吃些什么？”我问。’、

“他于吗这样対待我，外婆? ”她说L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他。”

“我要你们大家和睦相处【”母亲说。“家里就剩下这几个人

了，我譲望亠家子和和美熒的，•

.•这都得倒虬”她说”他一定要干涉我，我受不了。如果他 不喜欢我住在这儿,为什么不让我冋到我一”.，…

“够了』我说/别再说了广—

,那他矛沔不肯放过我呢? ”她说/他—他真基一.

《他等于是你的父亲，”母亲说，“你和我吃的都是他挣来的 面包.他遣望婀**f**他的话•这也是对的了

哪全是他的错儿，”她说曜了起来。“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只旻他一°她盯着我们，两眼发宜，身边那两只胳膊象是在抽 **»o**

“只要我怎么样? ”我说

•. “反正不管我敝出什么県儿，都得想你，她说广如果我坏, 这是因为我没法不坏。是你逼出来的。我但愿自己死了拉倒•我 寫愿割**6**们这家子全都死了。'接着她**J«**出房间。我们听见她往 楼上跑去。这以后，一扇门砰的关上了。 、

•“她长到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讲有道理的话呢，我说。

“她今天没存去上学，母亲说。

“您怎么知道的.?”我说/您到偵上去过啦?> •

'我反正知道，”她说丁我希望你能对她厚道些/

,• &要我这样做，那得每天多见到她凡回才行』我说您得让 她毎顿坂都到费桌上来吃。这样我每顿饭就可以多给她吃一块 好肉了，•「 ^

‘•有些小事憎你本来是可以做的，她说。

“就象当您盼附我看蓍点，别让她逃学时，我充耳不闻，是 吗？”我说.

“她今天没去上学/她说，我很清楚她没有去.她说她今天

下午和一个小伙子一起坐车出去玩了.可你眼在她的后面疽

“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整整一个下午，我的轮**t**别人借走 了。不管她今天有没有逃学，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说。“您 若是非要操心不可,您就操心操心下星期一吧』-

“我是要你跟她和鮭相处了她说。“不过那种任性的脾气她 全餘承下来了。这也是她舅舅昆丁的性格。当时，我就是考虑到 她没准已經继承了那种性格，才給飽起了这样的名字。有时候, 我觉得她是凯蒂湘昆丁对我的惩罚，，.、

“天天爷専丁我说，“您想象力真丰富。这就难怪您老是缠 绵病榭了疽

“什么?'她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

.“我也不指望您明白，”我说。“大家闺秀嵐是不谙世故的，她 们愈不■事竈显得自己高貴；？

•、，刑们信④爵是那样的,•她说，•我想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 就和父亲联合起来对付我。他嵐是说不用管他们＞’说他们已经 知道什么是纯滴与高尚，而任何人只要具有了这两种品质，别的 也就不用给他们操心了。现在我寻恩他总该满意了吧，

'您还有班可以依靠呢，我说，“别那么垂头丧气了丁

“他们存心**#1**我排除在他们生活之外次她说,'他於是溟她 和恳丁亲&他们看是鬼鬼祟祟地联合起来反对我'也反对你，虽 然那会儿你太小瓷不明白。他们总是把你和我看成外人，他们也 总是对你毛莱舅舅见外。我老是对你父亲说，对他们管束得太不 严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昆丁进学堂念书，到第二年，我 们只好让凯蒂也去,她要跟他在一起嘛。你们男孩子干什么，她

①指如如蒂与儿子昆丁. 也要干，不让干就不髙兴。这楚她的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还有 她那种莫名其妙的骄傲。后来她开始不大对头了,我就知道昆丁 1定会有反应,也会做出同样不对头的事的。可是我哪料得到他 会如此自私，竟然——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一°

'也许他知道生出来的准是个女孩①，我说L再多一个女 的出来，那他是不能忍受的了

“他原是可以管住她的，"她说。，只有他的话凯蒂还听得进 去。不过，这大概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我看了

“是的，我说，“死了的偏偏是他而不是我，这未免太糟糕 了。要是倒过来•您日子会好过得多了

•你老说这样的话，存心要剌激我，”她说/不过，话又说回 来，我是自作自受。当初，家里要卖地供昆丁上哈佛，我跟你爸 爸说过，一定也得给你作出同样的安排。后来蘇伯特提出要让你 进银行做事，我就说,杰生现在总算有依雄了。这以后开销越来 越大，我只好变卖家具和剩下的那块牧场，我就立刻给她去信, 我说她应当明白她和昆丁都得到了自己的一份，甚至还占去了 被归杰生的一部分。现在得由她来**a**限了。我说，看在父亲的份 上她也应该这幷做。我当时还満以为她会做到的。可是我不过 是个没用的老婆于，我从小受到的教养都是认为人为了照顾骨 肉兄弟是会自奉检朴的。这都是我的错儿.你怪罪于我是完全 有理的，'

'您以为少了别人的提披我就站不住脚跟了吗?'我说■&您 以为我甚至于要舞一个连自己孩子的爸爸是谁都说不清楚的女 人拉一把吗**F '**

①意思是:昆丁猜想凯蒂会生一个女孩。昆丁对凯蒂怀有待殊的感情，不能 容忍第三者介入

“杰生**I**吳说。.

“好吧/我说疽我方才不是存心想刺激您。当然不是存心 的，

“我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尝遍了,我不相信谁还能给我增添 什么苦恼了丁

“我当然不是存心的，”我说。“我不是存心的了

額希望你至少不跟我来这一套：她说。

"当然不啦/我说/她④太象他们俩了，这是明摆着的了 &我驟不能容忍**.W**说。

“那您别去想它好了丁我说/为了她晩上出去的问题，她还 跟你纠缠吗广.

、。不，我让她明•白不出去是为她自己好,她日后会感谢我的。 她把课本都带上,我锁上门之后她就在里面用功。有几天晚上, -直到十二点我看见灯还亮着呢尸

，.“您怎么知道她是在用功呢?”我说。 •

**1** “她入关在里面，我不知道除了用功还有什么可干的,” 她说丁她是从来不着闲书的了

, ‘“她是不营的，我说，“究竟怎样您就没法知道了。您只能求 老天爷保佑了，下我说。.不过我把这话说出来有住么用呢。只会 让她扑在我肩孵上再哭上一次而已广

我听见她上楼去的声音。接着她喊昆丁，昆丁透过门应了 声&什么事啊?”母亲说，”晚安。”接着我听见钥匙转动锁上门的 声音.这以后母亲回到地房间去了”

我拍完雪茄上楼的时候，昆丁房里的灯光还亮着。我看见那

①•她”指小昆丁.

*tM*

个抽去了钳匙的钥匙孔，可是我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她用功的 时候可真够安静的。也许她在学校里也是这样学习的吧。我跟 母亲说了声晚安就走进自己的房间，-我把箱子取出来又把钱点 了一遍。我听见那位“美国头号大太监”①鼾声如雷，就象一家 锯木厂在通夜开工。我在某本书里读到过，有的男人，为了说话 象女人那样尖声尖气，就让自己给动了手术。不过也许班根本 不知道人家给他动过手术了 **Q** .我看他当时想于什么连自己都不 清楚呢，也不明白伯吉斯先生干吗要用柵栏桩子把他打暈。而且 如果不等他麻药药劲过去就把他送到杰克逊去，我敢说他也根 本察觉不出来自己换了地方。可是康普生家的人是不会考虑这 样一个直截了当茵亦法的。比这复*杂一倍*的办法他们还看不上 呢Q总要等到他神出了大门，在街上追赶一个小姑娘，而她的 爸爸又恰好在近勇術到了这幅景象,他们才肯釆取措施。哼，我 早就说过工，他们迟迟不舍得用刀鼻用了又赶紧把刀子收起来。 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两个傻子也应该动这样的手术\*其中一个就 近在一英里之内的地方。可是即使都这样做了.也不见得能解 决问應，我挙说过，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给我二十四小 时自邮行动鮑枫力试诙看，.别让那些诙死的纽约犹太佬来对我・ 指手划脚。我倒不是想大捞一把，这种手段只可以用来对付那 些鬼精灵的赌棍,我只求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把自己的 钱辦回来。♦我赚回来了，那就让整条比尔街和整个疯人院都 輙到我家里来好了，让其中的两位②到我的床上去睡，再让另一 位③坐到我餐桌的位子上去大吃大喝好了。

①指证吉d **•J**

®指凯希与膈丁。

®指發吉/..

一九二八年

8

四月

夜-天在兼蓼与應冷中破晓了。一堵灰黯的光线组成的移 动的埼从东北方向挨近过来，它没有稀释成为潮气，却象是分解 成为尘埃似的细源,有毒的颗粒，当迪尔西打开小屋的门走出来 时.这些顆粒象针似的横斜地射向她的皮肉，然后又往下沉淀， 不象潮气倒象是某种稀薄的、不太肯凝聚的油星。迪尔西缠了头 巾，还就了-頂礎僵僵的黑草帽,穿了一条紫皆色的丝长稍，又 披上一条楊紅色的丝绒肩巾，这肩巾还有一条肮里肮脏说不出 砂种类的毛皮镶迪•迪尔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对着阴雨的 天空神起她嬴张被皱纹划分成无数个小块的瘪陷的脸，又伸岀 一只掌心柔软有如鱼肚的枯柵的手，接着她把肩巾撩开，细细审 视她的长撮的訶襟。

.那条长祷无精打釆地从她双肩上奪拉下来，滑过她那对松 垂的乳房,在**Ml**突出的腹部处绷紧，然后又松了开来，再往下又 微微顧**B,**原采她在里面穿了好几条内裤。等春天过去,暖和的 日子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成熟丰枚的色彩时，她会把内裤一条 一条脱掉的。姓原先是个又胖又大的女人,可是现在骨架都显露 出来,上術松松地蒙着一层没有衬垫的皮，只是在験胀似的肚子 那里才重新绷紧，好象肌肉与组织都和勇气与殺力一样,会被岁

*999* 景后她把寺支在门角落里。她让柴禾落进炉子后面的柴禾箱里, 接着脱掉大衣和楣子，从墙上取下1条脏围裙，系在身上,这 才开始生火。她勃炮条通得嘎拉嘎拉直响,把炉盖弄得啪嘴啪嗒 宜响，她这捧干着的时候，康普生太太在楼梯口験起她来了。

康普生太麻着一件黑缎面的棉睡抱，用手把衣服在下巴 底下捏紧.另外那只手拿着一只红胶皮的热水袋。她站在后楼 梯的顶上，很有规律,毫无变化地二声声呼晚着“迪尔西，她的 声音传下枯井般的楼道**j**这楼道落入一片漆黑中.接着遇上从 b爾双暗的實户里透进来的微光。泗尔西/她蛔，汝有揮扬 顿挫，没有數知也一点不着急，好象Ml压根儿不期待回符似凱 哭尔西广, ：.

.：逸妍西建了-眞，手也停下来不再摆弄炉子了。可是还没 车她穿过阑房，麻普生太太又叫唤了，不等她穿过餐厅脑袋衬在 宣冃逐进来酌那片我蒙蒙的光的前面，那声音又响起来了。

“行眼,”迪我西说，弩**J**啦,.我来了 **q.**可有了热水我马上就给 您灌，她提愁橋子登上楼梯，她那庞大的身躯把灰蒙蒙的光线 全都挡掉**T**咨了招热水袋放在那儿，回去睡吧疽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康普生太太说,“我醒了躺在床 上至少有〜由钟为了,却听不见厨房里有一点点声音/、：

“您把它放下回去睡您的,'迪尔西说。她费力地爬上楼梯. 气廣冊吁，身躯象一大团不成形的东西。“我一分钟里就把火生 好，两分钟里就,把水烧热

'我在床上鱗了至少有一个钟头了「康普生太太说。•我还 以为也许你**35**萼我下了楼才生火呢0 w

二-迪弱西来到楼梯口，接过热水袋。“我马上就冲/她说°嚙 斯特今儿里上晚过头了，睢儿晚上看戏一直看到半夜。我只好

自己生火。您快回去吧'要不没等我准备舒齐全屋子的人都要 给您吵醒了了

“既然你答应让勒斯特去玩，那只好自己多受点藥嗷，康普 生太太说。&杰生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你知道他要不高兴 的建

“他去看戏又没花杰生的钱―迪尔西说丁那一点不假。”她 继续往楼下走去&.康普生太太回进自己的房间。等她重又在床 上躺下了 •，她还統听到迪尔西下楼的声音。她的动作迟缓得叫人 难以忍受，难以置信,要不是一下子被食品间那房门啪哒啪哒的 响声盖过听不男了，真会叫人发疯的。 • .

她走进厨房.生好火，开始准备旱饭。干到一半，她放下手 里的活儿,定到窗前朝自己的小屋望去，接着她来到门口，打开 门,对着飞彻动的险空气嚷了起来**t •.**

tf ”她喊道，站定了谛听,側着脸以避开风头,“你听

见没有，勒斯特卜她倾所着，正准备张开瑞大声叫喊，肴见勒斯 特从厨房拐角处菇出来了。 :

“姥姥? ”他说.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壬,也未免显得太清白无 辜了，以致迪尔西好几分钟一动不动格站着低下头来端详他'.她 的感憤巳絳不仅仅是惊讶了. •

“你上那几去啦?”她说。

.“没土哪儿呀,”他说。“就在地窖里呀曜

“你去地窖干什么?”她说。“别站在雨头里，傻瓜/妪说。

:，我啥也没干呀：他说。他走上了台阶•

• “你敢不抱上一堆柴禾就进这扇打**1”**她说。“我已经替你搬 了柴禾，生了火了。昨儿晚上我不基关照过你，不把亠箱子柴禾 装得满满登登的就别出去吗?”

“我装了，勒斯特说，我真的装満了/

“那么柴禾到哪儿去啦?”

"那我不知道。我可没拿了 .

'• “哼，你这会儿去給我把箱子装满，她说。"装满了就上楼 去照看班吉建

她关上门•渤斯特向柴堆走去，那五只樫鸟在屋子上空盘 魔、尖叫，接着又在桑树上停柄下来。他瞅着它们。他捡起一块 冇子扔才道秀譯晴：他说，“演回到你们的老家去•回地狱去吧。 逐没到星期T•/ -

他抱了山那么高的一大堆柴禾.他看不见前面的路，败映 撞撞地走到台阶前，府上台阶，毛毛腾腾地撞在**fj**上，柴禾一根 根的掉•'了下来M这时迪尔西走过来给他开门，他跌跌撞撞地穿 •过厨房。“你啊，勒斯特卩她喊道，可是他巳经哗地一下子把柴天 养扮到木箱堕卖孑,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嘻广他说了一声。

「枫你御灣个^子前入都吵醒还鳧怎么的?笄迪林帽说孟给 了他的后脑勺一巴掌/快到楼上去给班書穿衣阪/'•

于好购您苏**W**他说。他朝通向院子的那扇门走去• 「•間你上閱迪尔西说。.

〃我想最好还是绕到屋前走大门进去,免辑吵醒卡罗琳小姐 他们厂 ：！

“你听我的，走后楼梯，上去崎班吉穿好衣服，迪尔西说。 唯，去吧/二宀

'好咧，您那，”勒斯特说。他转回来从通往餐厅的门走出去。 过了一会，门也不晃动了。迪尔西开始做饼干。她一面在和面 匍案板上来陸抖动筛子，一面唱起歌来,先是小声乱哼哼，没有 固定的曲调与歌词，是支重复、哀伤、悲切,质朴的歌子，这时 候,细细的面粉象雪花似的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案板上。炉子已经 使房何里有了-些暖意,并且让厨房里充満了火焰的呢喃声。过

了一会儿，她的歌声响亮些了，好象他的声音也因温度升高而解 冻了，这时候,環普生太太又在宅子里叫唤她了。迪尔西仰起了 脸，似乎她的目光能够而且确乎穿透了堆壁与天花板，看到了那 个穿棉睡袍的老太太站在楼梯口，在机械地一声声叫着她的名 字。 .•，、-

“哦，老天爷呀，”迪尔西说。她放下筛子，撩起围裙的下摆擦 了擦手,从椅子上拿起她方才放在那儿的热水袋，又用围裙包在 壶把上、水壶已经在微微喷出热气了。“1会儿就得，”她大声喊 道，“水这会儿刖有点热了

不过.康普生太太这回倒不是要热水袋。迪尔西象拎着一 只死鸡似的靈住热水袋的脖颈，来到楼梯口朝上张望。

"勒斯特设在楼上他房里**r**她说,

'勒斯特压根儿没进这幢楼。我一直躺在床上等着听他的 脚声。我知道他会晩来的，不过我希望他别太晚,免得让班吉明 吵寵杰生，杰生二星期也只有一天能睡个懒觉。”、

'您自企儿厂大早就站在楼厅喊这喊那，就不怕把别人吵 醒妙迪尔西说。她开始步履艰难地往楼上爬/半小时之前我就 差那小子上楼了丁

粧普生太太瞧着她，一只手在下巴那儿捏紧了睡楸的领口。 “你现在干什么去必地说。

“给班吉穿好衣服，带他下来到厨房去，在那儿他就吵不着 杰生和昆丁了厂迪尔西说。

'你早饭还没做吗**F**

，我~边儿对付孙做:吧，”迪尔酉说,“您还是河床上去等勒

斯特来给你生火吧。今几早上可冷呢/•

。"莪知道撰康普生太太说。“我1双脚都冻冰了。就是因为 脚冷才把我冻農的。”她〜宜應着迪"西上楼,这又花了她不少 时间。"你沛道要是早坂并晚了杰生会发火的，”康普生太太说。

“我诃没法同时散两件事情，迪尔西说。.“您快回到床上去 吧,不然您夂妄绐我添麻烦了&>

“要是你为了给班吉明穿衣服而把别的事都摆下，那让我下 楼来做早饭得了.你不是不知道，早饭开晚了杰生会怎么样。”

"您弄出来的东西有谁肯吃呢？，迪尔西说。“您倒说说看。回 去吧，.她说，〜边费効地往上爬.康睿生太太还站在那儿，望着 迪尔西二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提起裙子费力地往上爬。

”你光姑为了给他穿衣服就得把他叫醒吗? ”她说。

迪尔蔺？了，下来。她-只脚搁在上一级楼梯上，手扶着墙, 那大团模模糊糊的身影一动不动，挡住了身后窗户里透进来的 \_片莢蒙蒙的光.

• ."这么说桓述没庭/她说。

■我方才在门口蛍了一眼，他还没醒』康普生太太说丁可是 他已经睡过头了.往常他一到七点半总会**IB**的。你也知道他从 来不窿过头'

迪尔西没有搭腔。她不再往上走，康普生太太虽然看不清 楚，只基腰廉臆臉慮到前面有一大团麻而圆的东西，但她也觉得 出来迪尔西已稍稍垂低了脸，此刻就象爾中的一头母牛那样地 魅着,手里还揑着空热水袋的脖颈•

“受罪的并不是你，康普生太太说。"这不是你的责任.你 可以离开。你不用一天又一天地背这副担子，你不欠他们什么 情份，•你对死去的廉普生先生也没什么感情，•我知道你从来没

柴禾来•” ,:.

.“好咧.您那,”他说。他在台阶止经过她的身边朝柴堆走去。 片刻之后，他又跌跌冲冲地撞在门上了 ,那堆金字塔似的柴禾又 挡住了他的源线，迪尔西替他开了门，使劲拽着他，引导他穿过 厨房。 ，

“你敢再往箱子里扔得震天响，”她说,'你敢再扔广

• ,我只好拐，勒斯特说边在瓚气，“我没有别的办法把柴 禾液下来。七

“那你忍着点，多站一会儿，迪尔西说。她从他怀里1次拿 下一根柴米;。一你今儿早上到底是怎么的啦？我派你去抱柴禾, 你呢，每回抱的都不超过六根。你今儿个倒真省力气野。你这 会又有什么事求我？那个戏班子不是已经走了吗?”

*. 吳*的**3**媾姥。已经走了。”

她把最后的一根柴禾放进箱子丁好，你现在照我说的那样, 上楼到麥韻四去,”她说疽在我揺吃饭铃之前我再也不想听见 有人在楼梯口冲着我瞎嚷嚷了。你听见没有了

■-"听站了\***5**』勒斯特说•他消失在弹簧门后面。迪尔西 往炉子里漆了-些男柴，回到案板那儿。不一会儿，她又唱起歌 来了。 <

"房间里变得曜和些了。迪尔西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取这取 那，以**1E**齐早条的食物。’过不多久,她的皮肤上开始泛出了一层 鲜艳，滋混的光輝，这比起她和勒斯特两人皮肤上蒙着一层柴禾 沃时可做多了：碗柜上面的墙上，宥只挂钟在发出嘀咁嚙*嗒* 的声音，这只仲只有晚上灯光照着时才看得见，即使在那时，它 也显曲亠神谴样離深沉，因为它只有-根指针。现在，在发出了 几声象嗽環子似的前奏之后，它献了五下.,

W

•"八点了/迪尔西说。她停下手里的活，仰起了头在谛听。 可是除了壁钟与炉火，一切都是阅寂无声的。她打开烤炉的门、 看了看那一铁盘子面包.接着她腰弯着停住了动作，因为有人 在下楼了.她听见有脚步声传过餐厅，接着弹賛门打开了，勒斯 特走了迸来，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这人身上的分子好象不愿或 是不能粘聚在一起，•也不愿或是不能与支撑身体的骨架粘聚似 的。他的皮朕是死灰色的，光溜溜的不长胡子**I**他还有点浮肿■ 走起路来趴手趴脚，象一只受过训练的熊。他的头发很细软，颜 色很淡。头发平滑地从前额上披下，象早年的银版照片里小孩 梳的童花泱。他的眼睛很亮，是矢车菊那种讨人喜欢的浅蓝色。 他的厚瑪唇张开着，稍稍有点淌口水。

〃他冷不冷?”迪尔西说.她在围褚上擦了擦手，伸出手去摸 他的手.

“他不见得冷，我倒是真觉得冷,。勒斯特说.“一碰上复活 节天气就冷，每年都是这样.卡罗琳小姐说，要是你没时间给她 海热水袋，那就算了。”

"唉，老天爷呀,”迪尔西说。她拉过一把椅子，放在柴禾箱 和炉子之间的増角里.那个大个儿乖乖地走过去，在椅子上坐 了下来/到餐厅里去瞧瞧我把热水袋搀在哪儿了』迪尔西说。 勒斯特到餐厅去取来了热水袋，迪尔西往里灌上水，又交还给 他。“快给送去，”她说。“再看看杰生这会儿醒了没有。吿诉他 们早饭已经得了丁

勒斯特走了.套坐在炉灶旁。他松松垮垮地坐着，除了头 部以外全身一动不动。他用快活而蒙胧的眼光瞧着迪尔西走来 走去，脑袋上下一颠一顛的。勒斯特回来了。

“他起来了，他说，経卡罗琳小姐说把恭水袋放在臬子上好 了」他走到炉子前.伸出双手♦掌心对着柴禾箱。,他也起来了， 他说/他今凡个准是两只脚一块儿下地的①/

"又出仟么事啦?”迪尔西说。“给我从那儿滚开.祢杵在炉 前叫我*怎""'*

"我冷恭,?軌斯特说。

。你方才在地窖里就该想到冷的、”迪尔西说。“杰生怎么 啦?” . 、’ .、

，说我和班吉打破了他房里的玻璃窗，

“基破"吗?中迪尔西说。 .\*

'•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勒斯特说一口唆定是我打猝的， "他白天黑夜都紧锁房门,你怎么能打碎呢?”

'•'说我往上扔石手打碎的,”勒斯特说。

■那你扔了没有?”

'根本没那网事/勒斯特说。

‘可别 g说畤活盼，小子，”迪尔西说.

"我根本没扔聽,”勒斯特说。“不信你问班吉好了。我连瞅 都没往那扇窗回歐二眼广

'•“那女能是谁呢? ”迪尔西说/他这样做完全是跟自己过不 去，迷把昆亍给吵醒了，她说，一边把一盘饼干从為炉里取出

*彳就*是舞『勒斯特说。“这些人真古怪。亏得我跟他们不一 样了

“跟谁不一样?‘迪尔西说。“你好好竖起耳朵听着，臭黑小

①外国人的一种迷信，认为自己某只脚先落地可以示吉或凶，两只脚同时落 •,地又示什么**S**神种说法很多，各地也不一致。

子，你跟他们一模一样•身上也有康普生家的那股真劲儿。你老 实说，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

"我打碎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鬼迷心窍时干的事莫非还有什么道理不成? ”迪尔西说。

“你留神肴好他,别让他在我摆饭餐时把手给烫了了

抱到餐庁去了，他们能听到她走过来走过去的声音，过了 1 会儿她回来了，在厨房桌于上放了只盘子，往里盛了一些吃的。 班盯看着她,1面满口水,一边发出猴急的哼再声。

“好了，宝贝儿,”她说，，这是你的早饭。把他的椅子端过来, 勒斯特。”勒斯持搬来了椅子，班坐下来，一边哼叫,一边淌口 水.迪尔西在他脖颈下围了一块布,用布的一角擦了擦他的嘴。 "倒嬰肴着你能不能有一回不弄脏他的衣服,”她说，往勒斯特 手里递去一把勺子。 •..

.:班停止了陣哼声。他盯看着一点点地伸到他應边来的勺子。 对他来说,好象猴急也是由肌肉控制的，而饥饿本身倒是-•种含 混不清的感觉，會己也弄不大明白。•勒斯特熟练而心不在焉地 喂着他。隔上一阵，他的注意力也会短暂地回到手头的工作上 来,效时候，他就铃班眼一个空勺，让班的嘴在子虚乌有中合上， 一口咬个空。不过，很显然，勒斯特的心思是在别的地方。他 不拿勺子的那只手搁在椅背上，在那块毫无反应的木板上试探 地、轻轻地掘过来撼过去，象是从无声处寻觅J个听不见的乐 曲，有一次他的手指在那块锯开的木板上拔出了一组无声的复 杂极了的毯音，他竟忘了用勺子耍弄班，直到班重新哼叫起来， 他才从幻梦中清醍过来。

•・迪尔西在餐厅里来回走飢过了一会，她摇响I只消脆的 小铃，接着，勒斯特在厨房里听见康普生太太与杰生下楼来的声

音，还有杰生的说话声■他赶紧翻动着白眼用心流听。，

“当然罗，我知道他们没打，”杰生说。“当然罗，我很清楚。 说不定是天气变化使玻璃破裂的了 、 .

“我真不明白它怎么会破的，”康鲁生太太说.'你的房间J 整天都是锁着的，你每回离开家进城时都是那样的,除了星期 天打扫房间,，别人从来不进去。我不希望你以为我会上人家不 欢迎我去的地方，我当然也不会派谁进去，

“我又没说是您打破的,是不是?力杰生说。

”我根本不想进你的房间，”康普生太太说。“我尊重任何一 个人的私人事务。我就算有钥匙，也不想跨进你的房间一步了

"不錯•”杰生说L我知道您的钥匙开不开。我就是为了这 个，才把锁换掉的**Q**我想知道的是，窗子到底是怎么会破的。”

“勒斯特说不是他打的,”迪尔西说。

、：我不用同也知道不是他于的『杰生说。“昆丁在廉儿?”他 说**S** \*公 !'•

• “她往常札拜天早上在那儿，这会儿也在那儿，迪尔西说。 "你这几天宠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那好，殖们要把这些老规矩统统都翻烂，”杰生说.'上楼 去通知地旱扱准备好了。”

。你这佥」就别惹她了吧，杰生，”迪尔西说丁她平时都是准 时起来吃早饭的.卡罗琳答应让她每星期天睡晚觉的。这你是 知道的。” 1

."我即使■童地养不起一屋子的黑人来伺候这位娇小姐了 杰生说。“去叫她下来吃早饭了

,-侦有人专门伺候她啊，”迪尔西说.\*我把她那份早饭放在 保温灶里，等她一”

'咱们家都快成一个猪圈了，”杰生说。《快点.迪尔西，'他 大声嚷道6’ /

'。我知道你又会责怪我的，”康普生太太说「因为我答应让 他们今天上教堂去了 ”、

、“上蠅**JliF**杰生飢:\*难道那个混蛋的戏班子逐没走?”

**W**是史教堂訐康普生太太说。凜人今天要醇行一次特别的 复活节礼拜。两个星期以前我就答应迪尔西让他们去了了

上’芒那就是说嗔们中午又得吃冷深冷饭/杰生说，'甚至什么 也吃不上了， •，‘ 。 ：f •"・.，宀

・承知遇韻隗我的错儿，”康普生太太说，\*我知道你会怪 我的。‘

L ,于哄绒对杰生认“耶稣又不是您弄复活的，是不是?” 他们听见迪尔西登上最后一级楼梯，然后听到她在楼上慢 慢挪动廊歩的声音。

"“昆**TJ**娅说。她叫这第一声时，杰生放下刀又，他和健母亲 隔着餐桌对坐着厂姿势一模一样，仿腳在等待对方'这一个冷 酷，精明，压得扁扁的棕发在前额的左右各自弯成一个难以驭服 的发卷，横样就家段画里的酒保，榛子色的眼珠配有镶黑边的虹 膜，活象两顆弹子;另一个冷酷、傍叨，满头银发，眼睛底卞的泪 套松垂，眼神建惑，眼眶里黑黑的，仿佛那儿全是**fit**孔，全是虹 膜。"‘；广. 宀、

“昆丁，迪尔西说，“起来呀，好宝贝。他们在等你吃早饭

；• “我真幽不明白那个窗子怎么会打、破的，”康普生太太说。 “你真的能肯定是昨天打破的吗？没准是早就打破了，前一阵天 气暖和，又是上面的半扇，所以被窗帘遮住了没发觉。”-

“我吿诉过您多少泌了，就是昨天打的，"杰生说。“您难道 以为我连自己的房间里的事都弄不清楚吗？您以为我在那里面 睡了一个星期，连窗子上有一个连手都伸得进的大洞一”说着 说着，他的声音停住了，逐渐听不见了 •只见他呆愣愣地礎看着 他的母亲，有一瞬间,他的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好象连他 的眼睛也在屏气止息似的。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也注视着他，那 张脸显得憔悴、乖戾、爱唠叨、狡獴却又相当愚饨。他们这样对 坐着，楼上的迪尔西又开腔了**8**

•昆丁.别跟我逗闹了，好宝贝。快去吃早饭吧,宝贝儿. 他们在等你呢。”

。我真是务不懂,”康普生太太说，“好象是有人想硬要进入 这幢房予一**7**■杰生跳了起来。他的椅子哗拉一声朝后倒去。 “什么事一”康普生太太说■呆呆地瞪着他，只见他从她身边跑 开，三步两步地睇上楼梯；在那儿遇到了迪尔西。適尔西没看见 他隐谶在黑暗里的脸，只对他说，

“她不高兴呢。你妈还没打开她房门的锁——"杰生理也不 现冲过嫩身边,来到走廊里一扇门前。他没敲门。他抓住门 球,试了试，接着他站在那儿.身子微微前低，捏住门球，.仿佛在 谛听门里那个不大的房间之外的什么声音，而且真的所到了。杰 生的变奋象土个装出一副谛听的样子的人，他装模作样，哄骐自 己，使自己相信他所听见的声音确实是真的。在杰生身后,康普 生太太一面凳上楼梯，一.面戚叫他的名字。接着，•她看见了迪尔 西，便不再叫他，而改成叫迪尔西了。

\* “我吿诉你了，她还没开那剧门的颈呢，”迪尔西说。

• !她说话肘，杰生转过身子朝她跑来，不过他的声音倒是平静 机不动感情的••她身上带着钥匙吗广他说。驰这会儿身上有

钥匙吗•我是说，她是不是 一”

'迪尔酬强春生太太在楼梯上或道。：

.“什么钥題?哭**I**尔西说/你干吗不让——”

黨匙^杰生说”开那扇门的钥匙。她是不是身上老揭著 翎**K**。母亲浇这时僥抱看见了康普生太太，便走下楼去会她。 "把蜘输戏/他说。、他动手去拘她穿的锈黑色的腹袍的几只 口袋。，她掬&地扭动着身子。

"杰生，'她说/杰生|你和迪梱想让我苒矯倒四好她说, 使劲要把他挡开/你连大相拜天也不让我安安生生地过一天 吗**F**

--杰生说-还在她身上摸来摸去。“马上飴我；他回 过头去看看那扇门，象是怕在他拿到钥匙去开之前门会砰地飞 斉搴做的。**•；-**

' 7你来购迪尔西/康普生太太说，把睡袍抱紫在自己身上。

"把钥匙绐我，你这傻老婆子广杰生突然大声麋褂起来。他 从她口袋盅生拉硬拽地取出一大串生锈的钥匙，串窃匙的大铁 环跟中世纪狱卒用的那种样子差不多。接着他穿过楼厅往走廊 里颱去，砒老太婆限在他的后面。 ,

。你，盛生**T**康普生太太说。她是绝对找不到该用的那把 的/她说，,施如道我还从来没有让别人把我的钥匙拿走过，迪 尔西二地说.她抽抽喳庭地哭起来了。

渊**5**貯迪尔西说」他不会把她怎么样的。我不会让他这么 干的了 . .

“可是在星期天的早晨，又是在我自己家里了康普生太太 说,，在我辛宰.苦苦按基督教徒的标准把他们养太之后。让我来 给你找吧•杰生•”她说。她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接着又和他争 夺起来。但他胳膩肘一甩，就把她甩在一边，扭过头来看了她- 眼，眼光冷冰冰的,很恼火，接着他重新转身向着那扇门，拨弄起 那串难以对付的钥匙来。

“别哭了/迪尔西说,-嗨，杰生「

“大事不好啦，'康普生太太说，又哭起来了。“我知道出了 事飢你呀，杰生，她说，又去抱住杰生丁在我自己家里，他连 让我找一个房间的钥匙都不允许**I ”**

“算了，算了 /迪尔西说，会出什么事呢？还有我赋 我是 不会让他动昆丁~根豪毛的。昆「，'他抬高了嗓子喊道。"你 不用害怕,好宝贝.这儿有我呢，

门打开了，朝里转过去了.他在门洞里站了一会儿,挡住了 门口，接着他动了动身子，让在一边。\*进去吧，”他用沉滞的声音 轻轻地说.嫉们走了进去。这不象是一个姑娘家的闺房。也说不 上象什么人的房间。那股淡淡的廉价化妆品的香味，几件妇女 用品的存在以及其它想使房间显得女性化些的粗疏的并不成功 的措施，只是适得其反，使房间变得不伦不类，有~种出租给人 家幽会的房间的那种没有人昧的、公式化的临时气氛。床并没 有薩乱。地板上扔着一件穿脏的内衣，是便宜的丝织品，粉红颜 色显得俗里俗气’一只长统袜子从衣柜半开的抽匿里挂下来。窗 子开着。窗外有一棵梨树，与屋子挨得很近。梨花盛开着，树 枝刮擦着房屋，发出沙沙的响声。从窗外涌进来一股又一股的 空气，把怪痿凉的花香带进屋来。

“瞧榮，”迪尔西说建我不是说了姑没事儿吗？'

“没事儿吗？ ”康普生太太说。迪尔西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 拉了拉她。

'您快回去给我躺下，”她说，我十分钟内就把地找回来丁

康普生太太甩开了她。“快找字条，”她说。"昆丁那次是留 下字条的①/

“好吧，”迪尔西说/我来找字条。您先回自己房去,走吧，

“他们给她起名为昆丁的那一分钟，我就知道肯定会出这样 的事，”康普生太太说。她走到衣柜前，翻起里面的乱七八精的 东西来一只只香水瓶、一盒粉、一支咬得残缺不全的铅笔、 一把断了头的剪刀，剪刀是掏在一块补过的头巾上的，那条头巾 上又有香粉,又有口红印。'快找字条呀了她说。

"俺正在找呢，"迪尔西说。“您快走吧。我和杰生会找到字 条的。您先回您屋里去吧。”

“杰生/康蓄生太太戚道，“他在那儿呢?”她走到门口。迪尔 西跟着她走过楼厅,来到另一扇门的前面。门关着。“杰生”她隔 着门喊道。没人回答。她扭了扭门球，又重新喊起他来。仍然没有 回答，原来他正在把东西从壁橱里拖出来扔到身后去呢，外衣、 皮鞋，还有L只箱子。接着他拉出一裁企口板■把它放下,又重新 进入壁橱，捧了一只小铁箱出来。他把箱子放在床上，站在那儿 打置那扭坏的顿,•同时从自己兜里摸出一串钥匙，从里面挑出一 把。他呆愣愣地握着那把钥匙，站了好一会儿，瞪着那把破锁， 这才又把那車钥匙揣回到兜里，小心翼翼地把箱子里的东西全 倒在床上。他更加细心地把一张张纸片归类，一次只拿起一张， 还都抖了抖。接着他把箱子竖起来，也抖了它几下，然后慢条斯 理地把纸片放回去。他又愕愣地站住不动了,手里托着箱子，头 俯垂着，瞪视着给扭坏的锁。他听见窗外有几只樫鸟尖叫着掠 过窗子，飞了开去,它们的叫声被风撕碎，飘散，不知哪儿驶过一

① 指她的大儿子自杀时的情况.

*8W*

\*你知道我敢打赌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勒斯特说。“我敢肯 定他准是揍她了。我敢肯定他把她的脑袋打开**MT,**现在去请 医生了。这些都是明摆着的。”钟嚙噌嚙嗒地响着，显得庄严而 又深沉。没准这就是这座颓敗的大房子本身有气无力的脉搏声。 过了 一会儿,钟嘎啦啦一阵响，清了清嗓子，然后打了六下。班抬 起头来着了一眼,接着瞧了瞧窗前勒斯特那颗子弹般的脯袋的 黑影，他又开始把脑袋亠颠一颠，嘴里淌着口水。他又哀号起来 **To**

'闭嘴，大傻子，”勒斯特说了一声，连头也没有回。&看样子 咱们今儿个教堂去不成了。”可是班还是在轻轻地哼哼，他坐在 椅子上,那双又大又软的手套拉在两膝之间。突然，他哭起来了， 那是一种无意识的、持续不断的吼叫声。“别吵了，”勒斯特说，他 扭过头来，扬起了手。“你是不是要我抽你一顿？〃可是班光是瞅 着他，每出亠次气便慢悠悠地哼上一声。勒斯特走过去摇晃他。 “你马上就给我住嘴［”他嚷道。“过来，”他说。他土下子把班从 椅子里拽起来，把椅子拖到炉火前，打开炉门，然后把班往椅子 里一推。他们的样子很象是一只小拖船要把一艘笨重的大油轮 拖进狭窄的船坞。班坐了下来，面对着玫瑰色的炉膛。他不吵了。 接着他们又能听见钟的嘀嗒声了，也能听见迪尔西慢腾腾下楼 的声音了。她走进厨房时班又哼哼了.接着他又提高了嗓门。

“你又把他怎么的啦？ ”迪尔西说。“你什么时候不可以■干吗 非得在今儿早上弄得他不能安生?。

“我〜根毫毛也没动他的呀，”勒斯特说。“是杰生先生吓着 他了，就是这么回事。他没杀死昆丁小姐吧，有没有?”

“别哭了，班吉了迪外西说。班真的不出声了。她走到窗前. 朝外面望了地。**n**不下雨了吧? ”她说.

'是的，姥姥，”勒斯待说丁早就不下了，•

“那你们俩出去待一会儿，”她说。“我好不容易刚让卡罗琳 小姐安静下来了

“咱们还去敎堂吗? ”勒斯特说**6**

“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我不叫你你别带他回来，

“我们能上牧场那边去吗? ”勒斯特说。’

“行啊。反正想亦法别让他回来。我算是受够了，

“好咧，您囑/勒斯特说。“杰生先生去鄭儿啦，姥姥?”

“你又多管闲事了，对不对?”迪尔西说。她开始收拾桌子 了。“不要闹,班吉。勒斯特马上就带你出去玩疽

"他到底把昆了小姐怎么样啦，姥*"勒*斯特说•

“啥也没有屮。你们都给我快点出去。”

“我敢说她准是不在家里,”勒斯特说。

迪尔西盯着他看丁你怎么知道她不在家里的**V**

“我和班吉昨晚看见她从圈子里爬出去的。是不是啊，班 吉?”

彳你真的看见了?”迪尔西说，紧紧地盯看着他。

“我们每天晚上都看见她爬的,”勒斯特说，“就顺着那棵梨 树溜下来/、

“你可别跟我说瞎话，黑小子,'迪尔西说。

“我没说躇话。你问班吉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以前干吗一声也不吭,嗯?”

“这又不管我什么事，勒斯特说。"我可不愿搅和到白人的 事儿里去.走吧，班吉，咱们上外面玩儿去了，

他们走出去了。迪尔西在桌子边站了一会儿，接着也走出 厨房,去收掉餐厅里的早饭，然后自己吃了早饭，又收拾厨房。接

着她解下围褚，把它挂好，走到楼梯口，倾听了J会儿。楼上没 有声音"她察上大衣携好帽子，穿过院子回到自己的小屋去。

雨已经住了。清新的风从东南方吹来，使上空露出了1小 块一小块青天。越过小镇的树顶,屋顶与尖塔，可以着见阳光斜 躺在小山顼上,家工小块灰白的布，正在一点点消隐掉°风头里 传来了一下钟声，接着其它的钟象收到了什么信号似的，也紧接 着纷纷响应.

小屋的口打开了，迪尔西出现在门口，又换上了那件紫色长 裙和褐红色肩巾，她戴了一双长及肘弯的脏稀稀的白手套，这一 回总算摘去了头巾。•她走进院子，呼唤勒斯特。她等了一阵，接 着便走到大宅子跟前，绕过屋角来到地窖门口，她紧挨着墙走, 朝门里望进去。班坐在台阶上。在他前面，勒斯特蹲在潮滋滋 的地上。他左手拿着一把锯，由于手往下压锯片有点弯曲，他正 在用一把旧木優敲打锯片，这木帽是迪尔西用来做饼千的，用了 都有三十多年了。每敲一下,锯片便有气无力地发出＜一声藪音, 随即便戛然而止，死气沉沉。只见锯片在勒斯特的手掌与地板 之间形成一道微微弯曲的弧线。它默不作声、莫測高深地鼓起 了股子6 了

“那人也就是这么干的，”勒斯特说。“我不过是没找到合适 的东西来敲罢了， •’

“原来你在这儿干这样的事，好啲”迪尔西说。“快把那只小 木锤还给我/她说。

• “我又没街弄坏罗，”勒斯特说/ ,

“快还给我，”迪尔西说° “锯子你哪儿拿的还是放回到哪儿 去，

.他放下锯子，把小木锤递给她。这时候班又哀号起来了，绝

*314*

望地、拖声拖气地丧号着。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声音。这 哀伤的不平之鸡很可能亘古以来就存在于空间，仅仅由于行星 的会合而在一刹那间形之于声。 , ■'

“你听他呀，”勒斯特说，“从您叫我们出来他就一直是这样。 我不明白他今儿早上是中了邪还是怎么的

“叫他上来，”迪尔西说。

'走呀，班吉，”勒斯特说。他走下几步去拉住班的胳膊。他 驯顺地走了上来，还在哀号着，声音里夹杂着~丝船舶常发出的 那种迂缓的嘶嘎声，这暧声在哀号发出以前即已开始，哀号还没 結束它便巳经消失。

“你跑一趟去把他的便帽取来了迪尔西说。彳别弄出声音来 让卡罗琳小姐听见。快点,去画。咱们已经晚了疽,

“要是你不想法让他停住，她肯定会听见他吼叫的，”勒斯特 说。

“只要嗚们~走出大门，他就会不叫的，”迪尔西说**r**他闻见 了①。就是这么回事。”

“闻见什么虹姥姥？嘲斯特说。

“你快去取帽子，迪尔西说。勒斯特走开了。剰下的两人 站在地窖门口，班站在她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天空现在已经分 裂成一团团迅飞的灰云，云团拖着它们的阴影，在肮脏的花园、 破损的柵栏和院子上飞快地掠过。迪尔西一下又一下慢慢地、 均街地抚摸着班的脑袋,抚平他前额上的刘海。他的号哭变得平 静和不慌不忙的了。“不哭罗，”迪尔西说，“咱们不哭罗。咱们这

① 这是適尔西的一种迷信,地认为迎里出了凶险,倒号的事,傻子能凭其起自 然的感官党腐出来。 '

就去。好了，咱们不哭了。"他安静、平稳地哼哼着。

勒斯特回来了，他自己戴了顶围着一圈在饰带的挺括的新 草帽,手里拿了顶布便帽。那顶草帽这儿弯曲那儿展平，模样奇 特，戴在勒斯特头上就象打了聚光灯似的，能让别人侧目而视。 这草帽真是特里特别，初初一看，哀象是戴在紧贴在勒斯特身后 的另一个人的头上。迪尔西打量着那顶草帽。

“你干吗不戴你那顶旧帽子?”她说。

“我找不到了，”勒斯特说。

“你当然找不到。你肯定昨儿晚上就安排好不让自己找到 它了。你是想要把这顶新帽子毁掉疽

“政，雄*姥.勒斯*特说丁天不会下雨的，

“你怎么知道的？你还是去拿那顶旧帽子，把这顶新的放 好；

俄,姥姥丁

“那你去拿把伞来了

国，姥姥

“随你的便，迪尔西说丁要就是戴旧帽子，要就是去取伞。 我不管你拂哪一样了 .

勒斯特朝小屋走去。班轻轻地哼哭着。

“嗔们走吧，’迪尔西说，“他们会赶上来的。咱们要去听唱 诗呢/他们绕过屋角，朝大门口走去。“不要哭了，”他们走在车 道上，迪尔酉过~会儿就说上一声。他们来到大门口。迪尔西 去打开大门。勒斯特拿着伞在车道上赶上来**T,**和他走在一起 的是一个女的。“他们来了，”迪尔西说。他们走出大门丁好了， 该不哭了/她说。班收住了声音°勒斯特和他妈妈赶上来了。 弗洛尼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绸衣，帽子上插着花。她瘦瘦小小

&不管怎么说，反正人家都在议论，弗洛尼说”-

-一“称叫他们来当面跟我说■”迪尔西说。“吿诉他们慈悲的上

• • •

帝才不管他的信徒机灵还是愚鲁呢。除了穷白人，再没别人在 乎这个，,，'•. \

有条小路和大街直角相交，顺着它走，地势一点点往下落, 到后来成了一条土路.土路两边的地势陡斜得更厉害了；出现 了 1块.宽爾的平地，上面分布着J些小木屋，那些饱经风雨的屋 顶和路面一般高。小木屋都座落在一块块不长草的院落中，地 上乱堆着破烂，都是砖阻、.木板啊、，瓦織啊这类一度是有用的什 物。那儿能长出来的也无非是些死不了的杂草和桑,剌槐、梧桐 这类不娇气的树木一它们对屋子周围散发着的那股干臭味儿 也是作出了-份贡献的；这些树即使赶上发芽时节也象是在九 月后喽凉、萧索的秋天，好象连春天也是从它们身边一掠而过, 扔下它们**0**把它们交给与它们休戚相关的黑人贫民区，让它们在 这刺鼻•、独特的气味中吸取营养。

、他们经辻时，站在门口的黑人都跟他们打招呼，一般都是和

\* ,

迪尔西说话宀

.“吉卜生大爼，您今儿早上可好?.

“俺挺好的。•您也好?"

:俺也閥/谢谢」 ："

黑人们从小木屋里走出来，费劲地爬上有树荫的路堤，来 到路上一男人穿的是式样古板、沉闷的黑色或褐色的衣服， 戴着金表链，有几个人还拿着手杖，小伙子们穿的是俗气、刺眼 的蓝色或条牌的衣服，戴的是新颖、时嵬的帽子**3**妇女们的衣服 浆上得太韓,•.硬绸绷的沙沙作响**3**孩子们穿的是白人卖出来的 二手货，他们以昼伏夜出的动物那种偷偷摸摸的神情裏.探着

“我打赌你准不敢走上前去碰他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a**你肯定不敢。我看准你是个再种

。他不伤人。他只不过是个大呆子建

"呆子就不伤人啦?”

“这」不不伤人°我以前碰过他」

，你这会瓦肯定不敢，

，因为有迪尔西小姐在看着了

“她不在你也不敢疽

,他不会伤人的。他不过是个呆子。”

不断的宥年纪比校大的人走上来跟迪尔西讲话，,但除非是 相曾老的人,一般的迫尔西都让弗洛尼来应酬。

“妈咪今儿早上身体不大舒服。”

“太糟糕了。不过浩谷克牧师会给她治好的。他会安慰她, 给她解除精神负担的。”

土路的地势〜点点升高了，来到一处地方，这儿的景色象画 出来的布瓷 土路通向~个从红土W、山上挖出的缺口，山顶上 长满橡树，王路到这儿象是给掐断了，有如一条给剪断的丝 带。路旁有一函倒经风霜雨露的教堂，教堂的奇形怪状的尖顶象 面里的敎堂那样;刺向天空,整个景象都如同是支在万丈深渊之 前一块平坦的魏上的硬纸板，上面画着平平的没有景深的风 景，可是周菌呢,又是四月辽阔的晴空，是刮风天,是荡漾着各种 钟声的小晌午。人们以缓慢的、安息日的、一本正经的步姿涌向 教堂。妇女和核子们径直走了逬去，男人们却在门口停了下来， 一堆堆轻声交谈着，直到钟声不响了.这以后他们也进去了。

教堂内部修饰一新，稀稀落落地摆了 1些从厨房后菜园和 树篱边采集来的鲜花，还悬挂着一缗縉彩色幻纸饰带。布道的讲 坛上空吊着一只瘪陷的圣诞节的纸钟①，是象手风琴那样可以 收拢来的那种。讲坛上空无一人，唱诗班倒已经站好位置。天 气不热，歌手们却都在扇扇子。

绝大多数的妇女都聚集在堂内的一边，在嘘喊喳喳地交 谈。这时钟敲了一下，妇女们散开，各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会众们坐了一会，静静地等待着。钟再次响了一下。唱诗班站了 起来，开始唱赞美诗。会众们一齐把头扭过来，动作将齐得象一 个人，因为这时候有六个小小孩走了进来——四个细得象耗子 尾巴的小辫上系着花蝴蝶结的小丫头和两个满头短程发的小小 子一他们穿过中央走道向讲坛走去，白色的绸带与鲜花把六 个孩子连成一个靈体，跟在后面鱼贯而行的是两个男子。第二个 身躯魁伟，皮肤是淡咖啡色的，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神态威 严庄重。他的头部也显得威严、很有思想,他的下巴一迭迭很神 气地露出在衣领之上。会众们对他很熟悉，所以他走过去后，大 家的脖颈仍然扭着，一直到唱诗班停住了歌声，大家才理会到原 来客席收师巳经进来了。他们定睹看了看方才走在他们自己的 牧师噩面现春仍然领前走上讲坛的那个人，一阵难以形容的音 浪升了起来，这是叹息，也是惊讶的声音与失望的声音Q

客席牧师的身材特别矮小，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羊驼呢外套。 他有一张瘦小的老猴于那样的皱缩的黑脸。在唱.诗班重新开腔， 那六个孩子也立起来用尖细、胆怯、不成音调的气声参加进合

①这是一种圣毫节用的装怖品，一般为红色，用碰纸耘成，有皱折，张开时成 铮形，" .. 、.

次

唱时，会众一直注视着这个不起眼的小老头，他们有点愕然地打 量着这个坐在魁梧伟岸的本地牧师身边的人，相形之下，他更象 是个侏儒,更显得土里土气了。当本地牧师站起来用深沉、有共 鸣的声调介绍他时，会众仍然用惊愕与不值任的目光打量着他, 本地牧师的介绍越是热情，客席牧师的形象就越显得猥琐鄙俗。

'他们还这么老远的把他从圣路易请来呢，”弗洛尼悄没声 地说道。

,我可见过主使用过比这更加古怪的工具，”遍尔西说。“好 了，别眇了，”她又对班说，“他们马上又要唱歌了丁 '

那客席牧師站起来讲活了,他的口音听起来象是个白人。他 的声音平平的、冷冷的。口气很大，好象不是从他嵋里讲出来的。 起初,大家好奇地听着,就象是在听一只猴子讲话.他们先是以 肴一个人走钢丝的那种眼光瞧着他，看他如何在他那冷漠、没有 变化的声音的钢丝上来回奔跑,做出种种姿势，还翻空心筋斗， 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眼睛里已经着不见他那卑微猥琐的形 象了。到最后，当他颓然倒在讲台上,~只胳膊搁在齐他胸高的 讲经桌上，他那猴子似的身躯象J具木乃伊或是一只空船那样 1动不动时，会众这才舒了口气，才在座位上挪动一下身子，仿 佛刚从一场集体一起做的大梦中醒来。讲坛后面,唱诗班不停地 挥动着扇子。.迪尔西悄没声地说了一句，快别吵了。他们肯定 马上就要唱歌了 •”

这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弟兄们了

牧师没有动弹。他的胳膊仍然横搁在桌子上，当这个宏亮 的声音的回声在四壁之间逐渐消失时，他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姿 势。这声音与他方才的声音相比，不啻有宵壊之别，它象一只中 音喇叭，悲哀、沉郁，深深地嵌进他们的心里，当愈来愈轻的回音

终于消逝后，这声音还在他们的心里回荡。

“弟兄们,姐妹们，”这声音又响起来了‘牧师抽回手臂，开始 在讲经桌前走来走去，双手反剪在背后，益发显得瘦小了，他身子 低仮，象趋个长期与这残酷的土地苦苦搏斗而被拴住在土地上 的人。“我把羔羊①鲜血的事迹铭记在心! ”他在扭成絞花形的 彩纸和圣诞纸钟下面踏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低偃着身子，双 手倒扣在背后。他很象一块被自己连续不断的声浪冲击得磨去 了棱角的小石头。他也很象是在用肉身喂自己的声音，这声音象 个魔女似的狰狞地咬啮着他的内心°会众们仿佛亲眼见到那声 音在吞噬他，到后来他消失了，他们也消失了，甚至连他的声音

—

也化为子虚乌有,只剩下他们的心在相互交谈，用的是吟唱的节 奏,无需借助话语，因此，当他终于又靠在讲経桌上喘口气时，他 那张猴脸往上仰着，他的整个身姿很象十字架上那个圣洁、受苦 的形象，脱去了原本的卑微猥琐的气质，好象那是一件完全无 足轻重的事，这时，会众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发出了一阵呻吟，此 外，还有一个妇女用尖細的声音城了一句/是的，耶稣!”

随着时光在头顶上疾驰，那些昏暗的窗子明亮了一阵之后 又退回到阴森応的昏暗里去。外面路上有一辆汽车驶过,在沙地 上费劲地挣扎着前进，声音逐渐消失。迪尔西背脊挺得笔直地 坐着,，一只手按在班的膝盖上。两顯泪珠顺着凹陷的脸颊往下 流，在牺牲、克己和时光所造成的千百个反光的皱折里进进出 出。

"弟兄们，”枚师用嘶哑的耳语说道，身体一动不动。

①*■圣经*・貌约》中把耶妹称为•上帝的羔羊”，并认为可用“羔羊的血。把世 人的邪澄潦洗干净。

天。玛丽亚坐在门口，膝头上躺着耶穌,小时候的耶新。就跟坐在 那边的小孩子一样，是小时候的耶稣。我听见天使们歌唱和平, 歌唱荣耀**J**我看见阖上了的眼睛**3**着见玛丽亚跳起身来，看见那 兵士的脸，他在说:我们要杀人！我们要杀人！我们要杀死你的 小耶稣！我昕飒了这可怜的妈咪的哭泣声和哀诉声，因为她得 不到主的拯救，主的神偷!”

, “畔 .一: 【耶稣间 小耶稣啊广这时，另

一个声音尖厉地喊道，

“我看见了,耶稣啊【哦，我看见了广另一个声音也响了起 来，光是声音，没有词句,就象是从水里冒出来的气饱似的。

-'我看见了，弟兄们！我看见这景象了 **1**看见这令人震惊、令 人昏贖的景象了 **I**我见到了偶髅地①，那儿有圣树，看见了小偷、 强盗和最最卑鄙下流的人，我听见了那些大话，那些狂言，如果 你是耶稣，王吗不把十字架扛起来走盼!我昕见妇人们在哭泣和 夜间的哀悼:声：我听见了啜泣声、号哭声，听见上帝把脸掉过去 说「他们真的杀死了耶蘇§他们真的杀死了我的

*W——:* **1**耶稣尚 我看见亍，东稣啊**I”**

“盲目的罪人啊**1**弟兄们，我吿诉你们**I**姐妹们,我对你们说， 当上帝掉过他那无所不能的脸去时，他说•我不想使天堂承受过 重的负担！ .我可以看见鲸居的上帝关上了他的门，我看见洪水 在天地间泛滥，我看见一代又一代始终存志的黑暗与死亡。接 下去呢，看啊**t**弟兄们**I**是的•弟兄们【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 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看见温顺的耶稣 说: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

• ♦ ♦

①耶稣被切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弟兄们啊,弟兄们**I**我见到了未 日的第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吹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 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广

在会众的声浪与举起的手的树林当中，班坐耆，心醉神迷地 瞪大着他那双温柔的蓝眼睛。迪尔西在他旁边坐得笔直，呆呆 地安静地哭泣着，心里还在为人们记忆中的羔羊的受难与鲜血 难过•：

一直到他们走在中午明亮的阳光下，走在沙球面的土路上， 分散的会众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在轻松地聊天时,週尔西还在哭 泣，无心参加别人的聊天。 \

“他真是一个顶呱呱的牧师，我的天**1**他起先好象不怎么起 眼，可是后来真够味儿**1”**

“他看见了权柄和荣爐了

“是的，一点不错。他真看见了。.面对着面亲眼看见了，

迪尔西没有出声，泪水顺着凹陷，迂回的渠道往下流淌，她 脸上的肌肉却连颤动都不颤动一下。她昂起了头走着,甚至也 不设法去擦壬眼泪,

“您这是干吗，妈咪?"弗洛尼说。“这么多人都在瞧着您。我 们快要走到有白人的地段了，

“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①了迪尔西说。“你不要管我。” '什么初什么终的？ ”弗洛尼说。

、'你别營，”迪尔西说,“我原先看见了开初，现在我看见了终 结了

① 参见〈圣经-启示粉第二十二章第十三节:'我是阿癮7駛京成痴農，我 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了

,可是,在她们来到大街之前，她还是停住**T**脚步，撩起稍子, 用最外面那条衬弟的裾边擦于自巳的眼泪°接着他们继续往前 走。班蹒蹒冊麗地走在迪尔西的身边，望着勒斯特在前面做出 种种怪模样,活象一只傻笨的大狗在看着一只机伶的小狗。勒 斯特一只手拿着伞，那顶新草帽斜藏在头上，在太阳光底下显得 狠相単貞辭他们来到家门口，拐了进去。班马上又呜咽起来了， 有一阵子，他们都朝车道尽头的大宅望去，这幢房子方方正正 **69** •、已经好久没有主漆粉刷，有柱廊的门面揺摇欲堅。

:“今儿个大宅子里出了什么事啦?”弗洛尼说.“反正是出事 了了

?•、•没岀什么事，”迪尔西说。“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白人 的事,让他们自己去操心了

“反正是出了事,”弗洛尼说。"今儿一大早我就听见他①在 序哼了当然,这**TS**也不干我的事。”

“我可知道是什么事儿,'勒斯特说。

二“你不该知道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迪尔西说丁你没听见 弗洛尼刚说过这跟你一点也不相于吗?你把班吉带到后院去，别 .让他闹,等我准备好午饭就叫你，

“我可知道昆丁小姐在那儿，”勒斯特说。

-“那你就飴我闭瑞了迪尔西说。'什么时候昆丁需要你的忠 吿，我会通知你的。现在你们快给我走，到后院玩儿去，

“您谁道不知道他们在牧场上一开始打球，情形会怎么样 吗?”

“他们一时半刻还不会开始呢。到那时,**T.P.**就会回来带他

去坐马车了。来，把那顶新帽子摘下来交给我』

勒斯特把帽子给了她，然后和班穿过后院。班还在哼哼，只 是声音不算大。迪尔西和弗洛尼走进小木屋去，过了一会儿迪 尔西出来了，又穿上了那件褪色的印花布裙子，她走进厨房。炉 火已经熄灭了。整幢房子没有一点声音。她系上围裙，朝楼上走 去。哪儿都没有一点声音。昆丁的房间还和他们离开时一个样。 她走进去，捡起内衣，把长统袜塞回到抽屉里，关严抽屉°康普 生太太的房门关着。迪尔西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倾听着。接着她 推开房门走了进去,房间里一股浓烈的樟脑气味。百叶窗关着, 房间里半明半暗的，那张床也隐没在昏暗中，所以起先她还以为 康普生太太睡着了呢•她正要关上门，床上的那位开口了。

“嗯? ”她说/是谁呀?”

“是我，”迪尔西说。“您需要什么吗?”

康普生太太没有回答。她的头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她才 说她杰生在那儿呢?”

“他还没回来呢,”迪尔西说，■您需要什么吗?”

康普生太太一声也不吭。象许多冷漠、虚弱的人一样，当她 终于面临一场不可逆转的灾祸时，她倒总能从某个地方挖掘出 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一股力量。在现在的情况下，她的力量来 自对那个真相尚未大白的事件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丁呃，”她 终于开口了/你找到那择东西了吗?〉

“找到啥？您说的是啥?”

•“字条°至少她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给我们留下一张字条 的吧。连昆丁①也是留了的了

①指値的大儿子.

“您说的是什么呀?象迪尔西说,“您不知道她什么事也没有 吗？我敢打赌，不到天黑她就会从这个门里走进来，

**4**胡说八道，”康普生太太说，“这种事情是遗传的。有什么 样的舅舅，就有什么样的外甥女.或者说，有其母必有其女。我 不知道她象谁更加不好。我都好象是不在乎了。力

“您老是这么说又有什么意思呢?”迪尔西说。“再说她又何 必想不开要走那样一条路呢?”

'我也不知道•昆丁当府那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他究竟 有什么必要呢？不可能光是为了嘲弄我、伤我的心吧。这种事 情是上帝不容的，不管谁当上帝也好。我是个大家闺秀。人家看 到我館子孙这模样也许不会相信，可是我的确是的。”

“您就等着瞧吧，”迪尔西说。“天一黑她准回到家里来，乖乖 的在地那张床上躺下。”康普生太太不说话了。那块浸透了樟脑 的布镇在她的前额上。那件黑睡袍横擢在床脚处。迪尔西站在 门口，一只手措在门把上。

“好吧，”康普生太太说/你还有什么事？你要给杰生和班 吉明弄点午饭，还是就此算了?”

'杰生还没回来，迪尔西说丁我是要做午饭的。您真的什 么也不要敬？您的热水袋还热吗?”

“你就把我的《圣经》拿给我吧，

'我今儿早上出去以前就拿给您了，

“你是放在床沿上福。它还能老在那儿不掉下去吗?” ''V迪尔西穿过房间来到床边,在床底下阴影里摸了摸,找到了 那本封面合扑在地上的《圣经》。她抚乎了窝了角的书页，把那 本书放回到床上。康普生太太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她的头发和枕 头的颜色是一样的，她的头给浸了药水的布包着,看上去很象一

花的小道向门廊走去。

纱门里有人在讲话。他正要举手敲门，忽然听见有脚步声• 便把手绡了回来。接着一个穿黑呢裤和无领硬胸白衬衫的大个 子走出来把门打开。这人有一头又租又硬的铁灰色乱发，J双 灰眼睛又圆又亮，象小男孩的眼睛。他握住杰生的手，把杰生拉 进屋子，手一直握着没有松开。

• “快请进，他说/快诸进。”

“你准备好可以动身了吗？ ”杰生说。

“快快进去了那人说，一边推着杰生的胳膊肘让他往里走, 来到一不房间，里面坐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6** "你认得默特 尔①的丈夫的吧，是不是？这是杰生•康普生，这是弗农了

"认识的，”杰生说。他连看也不看那人一眼。这时警长从 房间另一端拉过来一把椅子，那人说|

“咱们走吧，好让你们谈话。来吧,默特尔**o' •**

'不用，不用，”警长说，“你们只管坐你们的。我想事情还不 至于就那么严重吧,杰生？你坐呀了

“咁们一面走一面说蹭，”杰生说，•拿上帽子和外衣

。我们要走了/那个男的说，一边站起身来。

“坐你们的，警长说。“我和杰生到外面门廊里谈去；

“你带上帽子和外衣，杰生说。4•他们已经先走了十二个小 时毗了警长带他回到门廊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刚好经过门 口，和警长说了几句。警长热情地、动作夸张地回答了他们。钟声 还在鸣响，是从所谓“黒人山谷”那个方向传来的。“你戴上帽子 呀，警长/杰生说。警长拖过来两把椅子.

①默特尔基嘗长的女儿.

..。坐下来，吿诉我到底出丁什么事，

'我在电话里已经吿诉你了，”杰生说，他站着不坐, “我那 样做是为了节约时间。是不是得让我瑚过法庭来迫使你执行你 宣誓过要履行的义务呢?”

"你先坐下，把情况跟我说一说，”警长说.“我会保障你的 利益的疽

'保障，算了吧，”杰生说**6** “你就管这叫保障利益?”

“现在是你在妨碍我们采取行动『警长说。“你坐下来把情 况说一说嘛。”

\*杰生跟他说了，他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嗓门说着说着就大了 起来。片刻之后，他为自己辩护的急躁心情与火气越来趙厉害, 已经把他的当务之、急抛诸脑后了。督长用那双冷静闪光的眼隋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不过你并不真的知道是他们干的，”他说广你只是认为是 他们干的。”

“不知道? ”杰生说。“我整整花了两天工夫尾随着她在大街 小巷钻进钻出，想把她跟他拆开，我后来还跟她说过要是再让我 碰到他们在匕起我会怎样做。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你还居 然说我不知道是那小娼——”

'好，行了，警长说，“清楚了。说这些也就够了』他把头扭 开去，望着狗对面，双手插在口袋里。•

“在我来到你这一位正式委任的执法官吏的面前时，你 却……,杰生说。

•"戏班矛这个星期是在莫特生①演出，警官说。

① 在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莫特生在杰弗生西南二十五英里，也 是f M , .. •、

“是的，”杰生说，“如果在我面前的执法官吏对选他上台的 人民的利益多少有一点责任心，那我这会儿也在英特生了。”他 又把他的故事的要点粗粗的说了一遍，好象能从自己的发怒与 无可奈何中得到一种真正的乐趣似的。警长好象根本没在听 他。

“杰生，”他说，“你干吗把三千块钱藏在家里呢？”

"什么？.杰生说。“我把线放在邸儿是我自己的事。你的任 务是带我招觀找回来，

“你母亲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钱放在家里?”

"嗨，我说..杰生说，“我家里遭抢劫了。我知道这是谁干 的，也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到这儿来是找正式委任的执法 宮史的，我要再J次问你，你到底是出力帮我把钱找回来呢，还 是不干仁

“如果你找到了他们，你打算把那姑娘怎么办?”

“不怎么亦，'志生说，“我不把她怎么样。我连碰也不会破 她一下彳这小姻妇，她弄丢了我的差事，葬送了我的前程，害死 了我的父亲**J**朝每时都在缩短我母亲的寿命，还使得我在全镇 人面前拍不起天来。我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他说。“我连斑 毛也不动她一根疽

**n** '这姑 **Wft**走是你道出来的,杰生,■那警长说。

森我怎么管家.这可是我个人的事，”杰生说。"你到底肯不 肯为我出力广**-J**

“你把她遍得离开了家，”警长说。“而且我还有点怀疑，这 靖钱到底是应该**II**于谁的，这桩公案我琢磨我是一辈子也弄不 清的，-

杰生站着，双手在慢慢地絞扭他捏着的那顶帽子的帽沿**Q**

他轻轻地说广那么，你是不准备出一点力来希我逮住他们了？”

“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杰生。要是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我 当然得采取行动。可是既然没有证据，那我只好认为这事不在 我职权范围之内，

“这就是你的回答,是吗?”杰生说。“你趁现在还来得及，再 好好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杰生，,

“那好吧/杰生说。他戴上帽子。“你会后悔莫及的。我也 不是没人帮忙的。这儿可不是俄国，要母在那儿，谁戴了一只小 小的铁皮徽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他走下台阶，钻进汽车，发 动引擎。警长看着他启动，拐弯，飞快地驶离这所房子，朝镇上 开去。

钟声又响起来了，高高地飘荡在飞掠过去的阳光中，被撕裂 成一缗崙明亮的、杂乱的声浪。杰生在一个加油站前面停了下 来，让人检查一下轮胎，把油加足。

“要走远路，是吗？”加油站的黑人问他,他睬也不睬。“看 样子总算要转晴了，”那黑人说。

“转晴？贝你的鬼去吧，”杰生说，"到十二点准下倾盆大 雨；他瞧瞧天空，想到了下雨、泥泞的土路，想到自己陷在离城 好几英里的一个破地方进退两难。他甚至还幸灾乐涡地想，他 肯定要错过午餐了，他现在匆匆忙忙动身，中午时分肯定是在离 两个镇子都同样远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巴店。他还觉得现在 这个时刻倒是个天然的喘息机会，因此，他对黑人说，

'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给了你钱，让你尽**Ji**阻 挠这赭汽车往前走?”

“这只轮胎里可是一点点气儿也没有了, ”那黑人说.

“那你给我淒开，把气简给我，”杰生说。

“现在鼓起来了，”黑人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您可以走 了。” .、、

杰生钻进汽车，发动引擎，把车子开走了。他推到第二档, 引擎劈劈啪啪地响，直喘气。接着他把引擎开到最大限度，把油 门狠狠地往下踩，粗暴地把气门拉出推进**Q** “马上就要下雨了； 他说，'等我走到半路，肯定会来1场瓢泼大雨。”他驱车离开能 听见钟声的地方，离开小镇，脑子里却出现了一幅自己陷在泥潭 里千方百计要找两匹马来把汽车拖出去的情景。［可是那些马 儿又是全都在教堂门曰了他又设想自已如何终于找到了一座教 堂，他正要把一对马儿拉走，牲口的主人却从教堂里走出来，対 他又吼又叫，他又怎样挥起拳头把那人打倒在地。“我是杰 生•康普生。看谁敢阻拦我。看你们选出来的当官儿的敢阻拦 我，”他说，仿佛见到自己领着一队壬兵走迸法院去把那个警长 押出来。“这家伙还以为他能两手交史她坐着看我丟掉差事。 我要让他看着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差事，他1点儿也没想起他的 外甥女，也没想起自己对那笔钱的武断的评价。十年来，这二者 在他眼里早包失者了实体感和个体感。它们合并了起来，仅仅 成为他在得到之前即已失去的那份银行里的差事的1个象征。

天气变得晴朗起来，现在飞快地掠过地面的不是阳光而是 一块块的云影孑。在他看来.天气变晴'这回事是敌人对他的又 ~次恶毒的打击，是又一场要他带着累累伤痕去应付的战斗。 他过不了 r阵便经过一个教堂，都是匯没有上漆的木结构建筑， 有着饮皮尖顶，周围拴着些马儿，停着些破烂的汽车。在他看 来，每一个教堂都是一个岗亭，里面都站有“命运"的后卫，他们 都扭过头来偷偷地瞅他一眼。“你们也全都是混蛋，他说，“看

你们能阻拦得了我！ ”他想起自己如何憎了一队士兵捆着上了手 铐的警长往前走，他还要把全能的上帝也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 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想起天上的天兵天将和地狱里的嵬兵鬼 卒都对他严阵以待，他又怎样从他们当中杀出一条血路,终于抓 住了逃窜在外的外甥女。 .

风从东南方吹来.不断池吹在他的面颊上。他仿佛感到这 连绵不断的域在往他的头颅深处灌，突然，一种古老的预感使他 紧扳车闸，煞住车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接着他伸出手来摸 着脖子诅咒起来，他坐在车子里用沙踱的气声狠狠地诅咒。往 昔，每当他要开车走远路时，为了防止头残，他威要带上一块浸 了樟脑水的手帕，等车子出了镇，就把手帕围在脖子上，这样好 把药味儿吸进去.现在.他爬岀汽车，翻起坐垫，希望有一条 这样的手帕侥幸落在里面。他在前后座的底下都找**iST,**又站 直身子.诅咒着，眼看胜利快要到手，却又受到它的嘲务.他闭 上眼睛，斜靠着车门。他回去取忘了带的樟脑水也好，儀续往 前也好，不管怎么做，他都会头痛欲裂。如果回家，今天是星期 天，他肯定能拢到樟脑，如果继续往前开，那可就说不准了。不 过票是他囲去一趟，他到莫特生的时间就要晚一个半小时了。 '要不我车于开得慢些,”他说。“我车子开慢些.再想想别的事， 说不定不要紧―”

他钻进汽车，把车子发动了。'我来想想别的事情吧,”他 说,于是就想起了洛仑。他想象自己和她睡在一张床上,不过他 还只是親在她身边，正在央求她帮忙，可是接着他又想起了那笔 钱，想到他居然在~个女的,尤其是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栽了筋 斗。如果他能让自己相信抢走他钱的是那个男的就好了。这笔给 抢走的钱,'是他用来补偿自己没到手的那份差事的损失的，是他

花了好大心思、冒了很多风险才弄到手的，这笔钱象征着他丢失 的那个差事，最最糟糕的是,使他失风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下 贱的丫头片子。他继续赶路，翻起了一角翻领来抵挡不断袭来 的凉风。

他好象电以看见与他的命运和意志相对抗的各路力量正迅 凍地向一个会合点集结，这地方要是被占领，那么局势就再也不 能扭转了 **3**他变得狡猾起来了。我可不能冒冒失失地犯错误啊， 他吿議自己。正确的做法只能有一个，别的变通办法都不存在， 他必须采取这种做法.他相信这对狗男女一见到他都会把他 认出来，可他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先看到她上，除非那个男的仍 然打着那根红领带。他必须靠那根红领带来辨认这件事仿佛成 了即将来临的那场灾祸的总和♦他几乎能嗅闻到这场灾祸，能透 过阵阵头痛感到它。

他爬上了最后的T个小山包,烟雾弥漫在山谷、屋顶和树 丛里修出来的一两个尖塔之间。他朝山下驶去，开进了镇子，放 慢速度L边再次吿诫自己千万要小心，首先是要找到那座大帐 建搭在何处。他的眼晴现在看不大清，他知道是那场灾祸在不 断命令他径宜地往前冲，同时给自己的脑袋找点什么治一治。 在一处加油站上'人家吿诉他演戏的帐篷还没有支起来,不过那 几辆戏班子的专车正停靠在车站的旁轨上。于是他便朝那儿驶 去**o**

，有两节漆得花里胡哨的普尔曼式卧车停靠在一条铁轨上。 他走出汽華之前先把它们打量了一番。他努力使自己的呼吸浅 宀些，好让血液不在他的头颅里搏击得那么猛烈,他钻出汽车， 沿着车站的围埼走着，一边观察着那些卧车。车窗外挂着几件外 衣,软疲疲,皱巴巴的，象是最近刚刚洗过。广节车厢的踏脚板旁

*3M*

的地上放若三张机布折椅。可是他没见到有人的迹象，过了一 会，才看见有一个系着条脏围裙的汉子走到车门口，大大削冽地 把一钢脏水往外泼去，使金属的铜肚子反射出太阳光，接着，那 汉子又回进车厢去了。

我可得在他向他们发出警吿之前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把他 打倒，他想。他压根儿没想过他们可能不在这儿，不在这车厢 里。在他看来,他们不在这里，并且整个事情的结局并不取决于 他先见到他们还是他们先见到他，这两点倒是极不自然而违反 常規的。而且在他看来最最重要的是，必须是他先见到他们，把 钱要回来，这以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与他不相干，否则， 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他，杰生-康普生居然让人给抢了，而且是 让昆丁，他的外甥女，一个小娼妇给抢了！

'他又重新侦察起来。接着他走到车厢前，迅速地轻套地登 上踏脚，在车门口停住脚步。车上的厨房里很黑，有一股馒腐 食物的气味。那汉子仅仅是一团廉腺胧胧的白影子，正用嘶吸、 发颤的尖声在唱一支歌。原来是个老头儿，他想，而且个子还没 我高。他走进车厢,那人正好抬起眼睛来看他。

“嗨?■那人说,停住了歌声。

“他们在那几?”杰生说。“快点，说。是在卧车里吗?'

豈谁在哪儿广那人说.

“别诞骗我了，勤杰生说•他在放满什物的昏暗中跌跌撞撞 地往前走。

“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你说谁惬骗你了？”这时杰生一 把抓住了他的肩膀，那人喊了起来，当心点，伙计广

"别谁骗我了, ”杰生说,|他们在那儿?”

,怎么搞的，你这愕头青，。那人说。他那只又瘦又细的胳膊

被杰生抓得紧紧的。他使劲地想挣脱，扭回身去,开始在身后堆 満什物的桌子上乱摸。

..“快说，"杰生说，“他们在哪儿?” •

“等我拿到了我那把宰猪的刀，。那人尖声叫道，“我会吿诉 你的：-

“好了，”杰生说，想抓住对方，我只不过是想跟你打听一件 事。”

'•你这混蛋，”那人尖声叫道面在桌子上乱摸。杰生想用 两只胳膊搂住他，不让他那微不足道的无名怒火发作出来。那 老头的身子是这么衰老、孱弱，然而又是这么死命地不顾一 切,杰生这才毫厘不爽地看清楚，他一头扎进去的原来是一场灾 *祸。*

'?别骂人了**I”**他说，“好了，好了**I**我会走的。你别着急，我 这就走。”，

:.&说我遥骗人，那人哭号道。“放开我。放开我一会儿，我 让你瞟瞧我的厉害，.

杰生一面抱住这人，一面狂乱地朝四面瞪看。车厢外现在 阳光灿烂，风急，天髙，寥廓，空旷，他想起人们很快都要安宁地 回到家中去享栄星期天的午餐，那顿气派十足的节日盛宴，可他 呢，却在费劲地抱住这个不顾死活、睥气暴躁的小老头，他甚至 不敢把手松开1会儿，以便扭过身子拔腿逃走。

“你先别动，让我下去，怎么样？"他说，“干不干？。可是那人 还在死命挣扎，.杰生只好腾岀一只手,朝他头上捶了一拳。这一 拳打得笨笨拙拙，匆匆忙忙，不算太重，可是对方已经一下子雌 倒下去，倒在一大堆锅碗**96**盆之间，发出了好一阵磬铃喉嗤的响 声。杰生气喘吁吁地俯身在他的上面，谛听着・接着他铸过身子

匆匆朝车㈱外蹌去。跑到车门口，他抑制住自己,放慢了速度爬 下蹬梯，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变成了 一种哈哧、哈哧、 哈哧的声音，他站住了想让自己气儿出得顺当些,一面眼光朝这 边那边扫来扫去。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他背后传来,他赶紧 扭过头去,看见那小老头趟趟起趣,火冒三丈地从车厢口过道里 蹦跳下来，手里高高的举着一把生锈的斧子。

他赶紧抓住那把斧子，并不感到受到了打击,却知道自己是 在往后欢倒，心想原来事情就要这样结束了,他相信自已快要死 了,这时候不知什么东西在他的后脑勺上沉沉地撞击了一下，他 想老头儿怎么能打我这个地方呢？也许是方才他就给了我一下 子吧，他想，只不过我这会儿才感觉到就是了，他又想快点儿吧。 快点儿昭。赶快把这件事了结了吧，可是接着，他心头又涌起了 一股忿忿外平的求生的强烈欲望，他就奋力挣扎,耳朵里还能听 见老头儿用沙哑的嗓子哭喊咒骂的声音。

这时有人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他还在挣扎，但他们抓住了 他,他就不动了。

“我血流得多吗?”他说，“我后脑勺上。流血没有?”他还在 说个不停，却推到正被人急急地推着往外走，听到老头那尖细愤 怒的声音在他后面逐渐消失。“快看我的头呀,”他说，等一等， 我一»

"再等个啥/揪住他的那人说,：“那只小黄蜂会叢死你的。 快走你的吧。你没有受伤。”

"他打了我，”杰生说。'我有没有流血?”

“快走你的了那人说。他'带领杰生绕过车站的拐角，来到空 荡荡的月台上，那儿停着一节捷运平板车，月台边一块空地上 呆呆板板地长满着青草，四周呆呆板板地機着一圈花，当中树着

一块装了龟灯的广吿牌.上面写道/用你的vb好好看看莫 特生。”在本该画上人的眼珠子的地方安了一只电灯泡。那个人 松开了他。

“听着，”他说，“你快离开这儿，再别回来。你想干什么？要 自杀吗〃

“我方才是想找两个人，杰生说。'我不过是跟他打听他们 在哪儿，

“你找什么人?”

“找一个姑娘，杰生说。“还有一个男的。昨天在杰弗生他 打着一条红领带。他是你们这个戏班子里的。他们俩抢走了我 的钱

“哦，”那人说。“原来就是你，可不。好吧，他们不在这儿， “我料想他们也不会在这儿，”杰生说.他靠在墙上,用手摸 了一把后脑勺，然后看看自己的手心。'我还以为我在流血呢 他说,“我以为他用那把斧子打中我了。”

\*是你的后脑勺撞在铁轨上了，”那人说。“你还是走吧。他 们不在这儿了 .

“好吧。他也说他们不在这丿2我还以为他是骗我呢。”

“你以为我也在骗你吗? ”那人说，

“不，”杰生说。《我知道他们不在这儿。”

“我吿诉他叫他滚，两个都一起给我滚，”那人说。“我不允 许我的戏班子里出这样的事,我的戏班于可是规规矩矩的，我 们的演员都是规规矩矩的正派人曜

“是的尸杰生说。“你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吧?”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在我的戏班子里,谁也不许搞出 这样的花样来•你是她的——哥哥吗广

“不，我有事儿」

“你有啥了不起的事儿?”

他们又嘀噴咕咕起来，还嘻嘻哈哈的笑.

“我给两块钱/杰生说。“谁去都成了

“我也走不开,”第一个小伙子说。

“那奸，”杰生说。“走你们的吧/

他在车子里坐了一阵子。他听见一只大钟敲了一下，也不 知是几点半，接着穿着星期天和复活节衣服的人开始经过了。 有几个人走过时还瞧了瞧他，瞧这个坐在小汽车驾驶盘前一声 也不吭的人，他那无形的生命有如一只破袜子那样，线头正在一 点点松开来。过了一会儿有个穿工装裤的黑人走了过来。

'是你要去杰弗生吗?”他说。

'是的，”杰生说。“你想要多少钱?”

“四块钱建

'给你两块了

“四块，少了不去疽坐在车子里的那位一声不吭。他连看也 不看那黑人一眼。黑人又说,“你到底要不要?”

'好吧，'杰生说，“上车吧。”

他挪到一边去，让那黑人接过驾驶盘。杰生闭上了眼睛。 我回到杰弗生后可得用点药治1治了，他喃哺自语，一面使自己 尽量适应车子的顏簸。我回去后可得用点药了。他们往前驶 去,穿过一条条街，街上的人们正安详地走进家门去享用星期天 的午餐。接着他们一宜开出了镇子。他在想他的头疼。他没有想 家，在家里，班和勒斯特正坐在厨房桌子边吃冷卷。某种东西 -—在每一种经常性的罪恶中，灾难与威胁是根本不存在的 ——使他得以忘记杰弗生，仿佛它仅仅是他以前见过的某一个- 小镇,而不是他必须在那儿重新过他那老一套的生活的地方。 班和勒斯特吃完怜餐后，迪尔西把他们支了出去。“你尽力 使他安安静静地呆到四点钟。到那时匚**P.**也该回来了了

“好咧，您娜，'勒斯特说。他们走出去了 **Q**迪尔西自己吃了 饭，把厨房收拾干净。她然后来到楼梯口，谛听了 一会**JL,**可是 听不见什么声音。她又回来，穿过厨房，走出通院子的门，站停 在台阶上。**9WL**也没有班和勒斯特的影子，可是她站在那儿时 她听到从地窖的方向又传来一阵发闷的铮繊声。她来到弛窖门 口，朝下面张望，又看见了早上那一幕的重演。

"那人也是这么干的，勒斯特说。他带着尚有一丝希望的 沮丧神情打量着那把一动不动的锯子。“我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东 西来敲它，”他说。

“在下面地窖里你是怎么也找不到的,”迪尔西说。“你把他 带出来，带到太阳底下来。地这么潮，你们俩都会得肺炎的了

她伫立着，看他们穿过院子去到棚栏边的一丛雪松那里。这 以后，她往自己的小木屋走去。

“好了，别又开始哼哼了』勒斯特说，“你今天给我惹的麻 烦已经够多的了，这儿有一张吊床，是把一块块桶板插在编织 的绳网里做成的。勒斯特躺在吊床上，班却呆呆地、毫无目的地 朝前走去。他又开始哼哼了。“行了，快别出声了,”勒斯特说， “我可真的要抽你啦：他痢回到吊床上。班站住不动了，可是勒 斯特仍能听见他在哼哼。“你到底给我住嘴不住嘴?”勒斯特说。 他爬下吊床，循声赶过去，看见班蹲在一个小土墩的前面。土墩 的左右方都埋着一只蓝玻璃的小瓶，这种瓶子以前是用来放毒 药的。一只瓶子里插着一根枯萎的吉姆生草。班蹲在它前面， 呻吟着，发出一种拖长的、含糊不清的声音。他一边哼博，一边在

四下茫然地寻找着什么。他终于找来了一根小树枝，把它插在另 外的那个小瓶子里，你干吗不给我住嘴？”勒斯特说”你是要我 给你来点真格儿的，好让你想不哭也办不到,是吗?好，我干脆给 你来这一手。”他跪了下来，一把拔起瓶子往身后一藏。班止住 了呻吟声。他蹲在那里,察看方才埋瓶子的那个小坑，吸进了一 大口气，正准备大哭，这时勒斯特把瓶子重新拿了出来丁别叫！” 他压低了声音嘶嘶地说「瞧你敢喊出一下声来!你敢不敢。瓶子 就在这里。看见啦？给。你呆在这里总是要叫的。走吧，咱们 去看看他们开始打球没有疽他拽住班的胳膊，把他推起来，两人 来到栅栏跟前，肩并肩地站在那儿，透过密密的一层还未开花的 忍冬，朝牧场上望去。

“瞧，”勒斯特说，“有几个人走过来了。看见了吗？”

他们瞧着那四个打球的把球打到小草坪上，打进小洞，接着 走到开球处重新开球。班一边看一边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有 一个打球的喊道，.

“球在这里,开弟。把球棒袋拿过来，

''别吵，班吉：勒斯待说，可班还是把住了榭栏，蹒精跚明地 小跑着，一边用嘶哑、绝望的声音哭喊着.那人打了一下球，創 前走去。班亦步亦趋地跟着，直到栅栏拐了一个直角，他就只好 紧抓住了栅栏，瞧着那人一点点远去了 °

“你给我住璟行不行?”勒斯特说，“你快给我住嘴行不行?” 他摇晃班的胳膊。班攥紧了栅栏，不停地吸声嚎叫。“你住嘴不 住携？ ”勒斯特说，'到底住瑪不住嘴？ ”班呆呆地透过柵栏朝外张 望。“那好吧/勒斯特说，“我给个理由让你叫。。他扭过头朝屋 子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便轻声地说,“凯蒂**1**你现在吼吧。凯 蒂！凯蒂！凯蒂『

-分钟之后，透过班一声戸拖长的叫唤，勒斯特听到了迪尔 西的叫声攧拉住班的胳膊，把班拖到院子另一头迪尔西的面前。

“我早就跟您说过他不肯安静，”勒斯特说。

“你这坏蛋『迪尔西说，“你把他怎么样啦?”

“我啥也没干呀。我早就跟您说了，只要人家一打球，他就 来劲儿了了

“你们上这儿来，迪尔西说。•不哭了，班吉。好了，不哭了， 可是他还是不样停。他们急急地穿过院子，来到小木屋，走了 进去。“快跑去把那只拖鞋拿来,”迪尔西说。■只是别吵醒卡罗 琳小姐，听见没有。要是她说什么，你就说是我在看着他呢。 好，去吧，这件事你总不至于办糟吧，我想。”勒斯特走了出去。迪 尔西把班领到床边，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抱住他，一前~后地 摇着，用裙子迪擦干他那淌口水的嘴。“好啦，不哭了，她说,抚 摸着他的头「不哭了。有迪尔西在看着你呢。”可他还是在慢腾 腾地、可怜巴巴地干嚎着**I**那真是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 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勒斯特回来了，拿来了一只白缎子的 拖鞋。这只拖鞋如今已发黄、脆裂了，弄脏了。他们把它放在班 的手里，他就暂时收住了声音。可是他仍然在哼哼，过不多久，他 的声音又大起来了。

“你看能找得**5IT.P.**吗尸迪尔西说。

“他昨儿个说今天要上圣约翰堂去。说好四点钟回来的。” 迪尔西抚摸着班的头，一前一后地摇晃他。

“要这么久，耶稣啊，”她说"要这么久丁

“我也会赶那牺马车的，姥姥，”勒斯特说。

“你会把你们俩都摔死的,”迪尔西说。"你是要淘气才想赶 车的。我知道你聪明是够聪明的。可我就是对你不放心。不哭

了，好了，”她说。“不哭了。不哭了

"不，我不会出事的，”勒斯特说。"我和**T・P•—**起起过车。” 迪尔西抱着班摇来揺去。“卡罗琳小姐说，要是你没法让他安静, 她就要起床下楼自己来哄他了。”

“别哭了,宝贝儿，'迪尔西说，一边摸摸班的脑袋，勒斯特, 好孩子，”她说/你能不能听姥姥的活,当心点儿赶马车?”

“可以啊，您哪，”勒斯特说。“我赶车跟**T・P.—**样好了

迪尔西抚摸着班的头，前后摇晃着。“我已经尽了心了了她 说，“主是知道的。那你去套车吧,”飽说，一边站了起来。勒斯 特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班捏着那只拖鞋在哭喊。“快别哭了。 勒斯特去赶马车来带你上墓地去。咱们也不必多事去取你的便 帽了，”她说。她走到屋角用花布布隔开的一个小间那里，取来 那顶她戴过的毡帽。“咱们家有一阵比现在还倒霉呢，这事也不 用瞒人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是主的孩子。我也快要做主 的孩子了，赞美耶稣。哪，戴上吧。”她把毡帽扣在他头上，又给 他扣上外套的钮扣。他还在不住地哼哭。她把他手里的拖鞋拿 掉，放在一边,接着他们走了出去。这时勒斯特赶了一匹拖着辆 破玻歪至的马车的老白马来了。

“你会小心的吧，勒斯特?〉她说。

“没错儿，姥姥，”勒斯特说。她扶班坐进后面的座位。他刚 才不哭了，可是现在又开始在哼哼唧唧了。

“他是要他的花呢，”勒斯特说L等着，我去给他摘一支。”

“你先别动/迪尔西说。她走上去拉住马儿口勒边的一根绳 子。■好,快去给他摘吧。”勒斯特飞奔着绕过屋角，朝花园跑去° 他回来时只拿着一支水仙花。

,这支是断了的，”迪尔西说，“干吗你不给他摘支好一点

正苦役队是一定要进的，不过不等苦役队来找你,我就先把你送 进去了

“好咧，您即勒斯特说。“打起精神来，'小王后

他在“小王后”宽阔的背上甩了甩缓绳，那辆马车晃了 1下， 往前走了。

“当心啊,勒斯特/迪尔西说,

“走哟，老马**1”**勒斯特说。他又甩了甩缄绳.在一阵隐隐约 约的隆隆声中/小王后”慢腾腾地走下车道，拐上大街,来到这 里以后，勒斯特催迫它走一种不断慢腾腾地往下摔跤似的向前 挪的步姿。

班现在不再哼哼了。他坐在后座正当中，端端正正地举着 那支经过修整的花，他的目光宁静安详、难以描摹。正对着他的 是勒斯特那颗象子弹般的头，在大房子看不见之前，这颗脑袋老 是扭过来朝后面张望。这以后，勒斯特让马车在路边停下，他跳 下来，从树篱上折下一根枝条，班呢，眼睁睁地看着他丁小王后” 低下了头在啃喰地上的青草，勒斯将登上马车，把它的脑袋拉 起来，催它继续前进。然后勒斯特支也双肘，高举树枝和缰绳，屁 股一颠一颠的，跟“小王后”疏疏落落的蹄声和腹内发出的风琴 般的低音金緒合不上拍。一辆辆汽车以及行人从他们身边经过； 他们还遇到了1群半大不小的黑小伙儿。

“嗨，勒斯特。你上那儿啊，勒斯特？是去埋骨头的地方吧?”

“嘻，”勒斯将说，口你们不也都在往埋骨头的地方走吗。打起 精神来，我的大象曜

他们接近广场了，那儿有一尊南方联盟士兵的石像，在那只 饱经风霜的大理石的手掌下，他那双空无眼珠的眼睛在瞪视着 前方。勒斯特更来劲儿了，他往麻木不仁的“小王后”身上狠狠地

抽了一下，商时朝广场上醫了一眼L杰生先生的汽车在这儿昵/ 他说，同时眼角里也扫到了走过来的另一伙黑人。“让那些黑小 子看看■咱的气派，班吉，”他说，“你说怎么样?”他扭过头去一 望。班端坐着，用里紧紧地攥着那支花，眼光茫茫然的案无反应。 勒斯特又抽了 '小王后”一下,驶到纪念碑前,把马头呼的朝左边 拐去。

起先，班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上，仿佛是一片空白。接着, 他大声地叫起来。①一声紧接一声，声音越来越响，而且简直 不留喘气的间隙。声音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惊愕，而且也有恐 怖、優惊，是-种没有外形、不可言状的痛苦**j**它只是一种声音，于 是勒斯特眼珠乱转，有一瞬间眼眶里全部是眼白。“老天爷呀， 他说，"别叫了，别叫了！好老天**1”**他扭回身去，用树枝抽了“小 王后'一下。树枝断了，他把它扔掉，这时班的声音越来越大，越 来越高，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勒斯特干脆身体前俯，勒紧 缰绳，这时杰生边跳边跑地穿过广场,踩上了马车的蹬级。

他手背一挥，把勒斯特推到一边去，一把抓住缰绳，把它一 收一放，又把.缰绳弯进一段，用它来抽“小王后，的屁股。他抽了 一下又一下，它一颠一顺地飞跑起来，这时班的吼叫声还在他们 耳边直响，他就驾尊马让它从纪念碑的右面拐弯e这以后他朝 勒斯特头上揍了**-io**

“你怎么这么傻，让班吉从左边走? ”他说。他弯过身去打班，

1. 据喀尔文•布朗的《福克纳的南寺词汇》—书解释，南方每一个县城都有一 座南方联盟纪念碑。福克纳的故乡奥克斯福的那座是一个南方联盟士兵 的離像，座落在法院前的广场上。小说中，班吉每星期坐T,P.赶的马车 上基地去'都从離像右边拐弯。这一次勒斯特驾车从離缺左面转弯，故而 引起班的情绪激动。

把班的花茎又弄折了。'闭端他说摆给我闭嘴!”他勒住“小王 后，跳下车来。％快带了他滚回去。要是你再带他走出大门，瞧 我不宰了你产

“是，老爷广勒斯特说。他拿起缰绳用它的一端抽打“小王 后七“走呀！走府，快点儿！班吉，看在老天的面上，别叫了【”

班的声音吼了又吼。“小王后”又移动了，得得的蹄声又均 匀地响了起来，班马上就不叫了。勒斯特很快地扭过头来看了 一眼，又接着赶路了。那支折断的花套拉在班的拳头上,建筑物 的飞檐和门面再次从左到右平稳地滑到后面去，这时，班的蓝色 的眼瞻又地茫然与安详的了；电杆、树木、窗子，门廊和招牌，每 样东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了.

康普生家t 1699年一1945年

伊凯摩塔勃一个被废**SB**的亚美利加王。他被他的义兄 称为纣**Homme**①有时又称为**“de Ehomme®** ”）。这位'义兄乃 是法王册封的一位。骑士二他若是降生得早一点，准能成为拿 破仑庵下那批名声煩赫的大环蛋——也就是说那些元帅一组 成的灿烂星座里一颗最灼亮的明星。这位义兄就这样把契卡索 族③的一种头衔简简单单地译成“人”，而伊凯摩塔勃也不是一 个没有头脑的傻瓜，他对人的性格——包括他自己的性格在 内——有颇为透彻的识别能力，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把这名字英 浴化，变成了 **“Doom**④”。他从自己广袤的疆域中赏给一个苏 格兰逃亡者的孙子整整一平方英里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处女地, 这块土地象一张牌桌的四只角那样方方正正，当时还都覆被着 原始森林.因为那还是一八三三年以前的事，当时命运之星正在 陨落,而密西西比州的杰弗生镇不过是一排杂乱无章的用泥巴 堵缝的圆木乎房，这房子既是那位管理契卡索人的小官儿的官

1. 法语:人。
2. 法语:人的。
3. 」淺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原来居住在今密西西比州北部，**1832**年迁至 '于第安入居留地\*\*（在俄克拉何马州）。
4. 英语:厄运。

邸，又是他的贸易货栈。上面说的那个苏格兰逃亡者既然把自己 的命运与另一位遭到废融的国王的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賭搏, 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一场权利。伊凯摩塔勃慷慨大 度所得到的报答是可以安全地向蜜荒的西部进发，步行去骑马 去都行，由他和他的子民自己决定，不过要是猗马去，也只能骑 契卡索人自己的小马。他们去的地方不久之后被人们称为俄克 拉何马，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儿地底下蕴藏得有石油。

杰克逊① 1个手持利剑的“伟大的白人父亲”，这是一 个身经百战的决斗者，一头爱争吵的老狮子，瘦削、凶狠、污秽、结 实而又坚韧。他把国家的福利置于白宫的利盎之上，又把他新建 立的政党的健全看得比二者都高。在这三者之上的并不是他妻 子的名誉•而是“荣誉必须加以维护”这一原则，至于所维护的究 竟是否荣誉廷倒是先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的确受到了维护。) 他在瓦西镇金色的印第安帐篷里亲手批准、盖上火漆印并副署 了一个文件，当时他也不知道划归印第安人的土地地底下有石 油,其结果是日后有一天，那些失去土地者的无家可归的后裔将 醉得人事不省昏昏沉沉四仰八叉地躺在漆得通红的特制的尸车 与救火车上，行驶在尘土飞扬的、指定作为他们尸骨埋葬处的地 方・

I

下面这些是康普生家的人**7**

昆丁•麦克拉昌 格拉斯哥一个印刷工人的儿子，从小

是孤儿，由住在佩思高地的母亲的家属抚养大。他从柯洛顿荒

① 指安徳鲁•杰克逊(1767-1845),曾任矣国第七届总统,

加了一个旨在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从美利坚合众国分离出去 归并给西班牙的阴谋组织，领导该组织的是一个姓威尔金生的 熟人（此人在才具、魅力、智慧与能力方面都相当突出）。当幻想 破灭时（世界上也只有1个姓康普生的学校教师才看不出这一 天必然会到来）,这一回轮到他逃跑了，在那些阴谋者中,他恰恰 又成了唯1常要逃亡出国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阴谋分裂的政 府要制裁他、惩罚他,而是因为他以前的同伙为了求得自身的安 全把他看成了眼中钉。他并没有被驱逐出境，他平时就常常说 自己没有祖国，他之被放逐，不是因为他叛国，而是因为他阴谋 叛国时事情做得太张扬、太招揺，往往还没有找到地方可搭下一 座桥,便大喊大叫地把刚过的那一座桥给拆了。因此，策划把他 从肯塔基、从美国，如果逮住了他的话也许从地球上驱逐岀去的 既非宪兵司令，也非民政机构.而是他昔日一起搞阴谋的同伙。 于是他便黃夜仓促出逃了，而且还遵循他的家庭传统，带走了他 的儿子、那把老宽刀和那条花格呢褶子。

杰生•利库格斯 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満腹牢骚出口伤人 的不屈不挠的木腿人，这个演子说不定心里仍然认为还是当一 名古典语文的敎师更合自己的身份.也许是出于木腿父亲给他 起的摩意名字①的压力的驱使，一八一一年的某一天，这位杰 生•利库格斯带了两把精制的手枪和一只扁瘪的马裕袜，坐上 一匹腰细腿粗的母马，走在纳齐斯古道②上。他胯下的这匹马跑

1. 这个名字由两个希腊人的名字组成。杰生是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英 雄。利库格斯是古希腊一位有名的法律制定者。
2. 从田纳西州购什维尔通到密西西比州纳齐斯的一条小路，途经之处泰半 为契卡索人的衆居地。

头两弗隆①路绝对不消半分钟，再跑两弗隆路也不会太慢，可是 曲再长些就不敢保险了。不过，有这点儿能耐倒也够了，因为杰 生•利库格斯来到奥卡托拔（此处迟至一八六O年仍被称为老 杰弗生镇）的契卡索人管理处之后，便不再往前行进了。不到六个 月，他成了管理员的助理，不到一年,他又成了管理员的合伙人, 名义上虽然还是助理，其实已是贸易货栈一如今巳变成一家 颇为殷实的字号了一的半个水家了。他的货栈里堆满了他用 那匹母马与伊凯摩塔勃的子弟赛马时豪来的各种物件。每次比 赛，他，康普生，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赛程限制在四分之一英里之 内，至多也不超过三弗隆，翌年，那匹小母马成了伊凯摩塔勃的 财产,可康普生却得到了螯整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日后，这块地方 几乎占着杰弗生镇的正中心。当时,土地上还覆盖着原始森林， 二十年后也仍然有树木，但是那时与其说这是一片森林,不如说 是一个公园。这里有奴隶住的小木屋，有马厩,有菜园，有规规整 整的草坪、林荫路和亭台楼阁，这些都是营造那座有石柱门廊的 大宅的同一位建筑师设计的，种种装备都是用轮船从法国与新 奥尔良运来的。到了一八四。年，这块土地仍然完整无缺。（这时 候，它不仅仅开始被一个名叫杰弗生的白人小村落所包围，而且 眼肴要成为一个纯粹属于白人的县份的一部分。因为几年之内， 伊凯摩塔勃的子孙与同族都将离开此地，留下来的那些印第安 人也不再当战士与猎人，而是学着当白人一当得过旦过的农 夫，或者当分散在各处的一片片“庄园”——他们居然也用了这 样的名称一的主人，拥有一些得过且过的黑奴。这些印第安人 比白人脏一些，懒一些,也更残忍一些——后来，终于连蛮子血

①一弗隨为八分之一英里或201.167米.

统的痕迹也几乎看不见了，只是偶尔能在运棉花的大车上某个 黑人的鼻子上可以窥见,能在锯木厂的某个白种工人、某个设陷 阱捕获猎物的人或某个机车伙夫的鼻子上可以窥见。）当时，这 块土地被人们祢为“康普生领地。从这时候起，它象是有资格嗑 育出亲王、,政治家，将军与主教了。在柯洛顿，卡罗来纳与肯塔 基,康普生家的人都是一无所有的贱民，这下子他们可以翻身了。 嗣后，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州长之宅”，因为不久之后，这里真的 嚙育出，或者至少可以说产生出了一个州长一名字还是叫昆 **T** •麦克拉昌，为了纪念柯洛顿来的那个祖父——后来（一八六 亠年），又出现了 一位捋军，但是这地方仍然被叫作'老州长之宅”。 （这么称呼象是得到全镇全县事先一致同意的，好象即使那时 候，大家早已知道老州长是最后一位干什么都不会失败的康普 生了，当然，、长寿与自杀这两件事不在此例。话说陆军准将杰 生•利库格斯二世于一八六二年在希洛打输了一仗，一八六四 年在雷萨加又输了一仗，虽伝这次输得不算太惨。到了一八六 六年他开始把**5S**今为止仍然完整无缺的那一平方英里土地中的 一块抵押给一个从新英格兰来的暴发户。当时老镇区已被北军 的史密斯将準一把火夷为平地，新的小镇区一往后去这里的 主要居民就不是康普生家的后代，而是那些姓斯诺普斯的了 亠一已经开始朝这一平方英里土地挤逼，后来更是一点点把它 黍食舂并，而那位常败将军只得把下半辈子的四十年工夫用在 零敲碎打地招地逐块卖掉上,以免抵押出去的土地被人籍没。这 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一九OO年的有一天，准将在塔拉哈契河床 渔猎野营地的一张行军床上安静地死去，壮士的暮年基本上都 是在这打猎营地度过的。

如今，连老州长也被人遗忘了 ■那一平方英里土地中剩下的

一小块现在筒简单単地被人们称作“康普生家”一当年的草坪 与林荫路上长满了野草，大宅已经好久没有上漆,廊柱亦已纷纷 剥落，在这里，杰生三世整天坐着，陪伴着他的是一壶威士忌酒 与几本到处乱放的卷了角的破旧的贺拉斯、李维和卡图卢斯① 的集子,他一面喝酒,一面据说在为已经作古与依然健在的镇民 撰写尖酸刻薄的颂诗。（杰生三世学的是法律，他确乎在镇上广 场边某幢房子的楼上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他那积满尘士 的档案柜里埋就着本县最古老的世家——贺尔斯顿家，塞德潘 家、格莱尼尔家、布钱普家和柯菲尔德家——的材料，这些材料 在堆积如山的诉讼旧档案筑成的迷宫里颜色变得亠年比一年更 加暗淡:唉，谁知道他父亲那颗永远不服老的心里是怎么梦想的 呢，老人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三种身分中的第三种身分一第一 种身分是做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的儿子，第二种是当驰骋沙 场能征惯战的军人，第三种是扮演一个得天独厚的假丹尼尔, 布恩加鲁宾逊•克咎梭②的角色。父亲当时并没有返老还童，因 为他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童年一他准是希望这间律师办公室 能成为再次逋向州长官邸与旧日荣光的一个过厅。）康普生家如 今只剩下了宅子、菜园、东倒西歪的马厩与一所佣人住的木屋，现 在由迪尔西一家住着。家中最后的一块地产就是在杰生三世手 里卖掉的,卖给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他需要现钱，好让他的女 儿凯丹斯在二九一。年四月里体体面面地举行婚礼，也为了使 他的儿子昆丁能在哈佛完成一年的学业，然后，在当年的六月，结 束自己的生命。到了一九二八年，这个地方已经被人称为“康普

①这三个都是古罗马的拉丁语作家。 ® ♦傷宾遊源流记\*中的主人公.

*S57*

生旧家”了，其实这家人仍然住在这里。这一年春日的一个黄昏. 老州长那个注定要沉沦的没有父姓的十七岁的玄外孙女偷走了 她最后一个神志正常的男长辈（她的算舅杰生四世）密藏的一笔 钱，顺着水落管子①爬下楼来，与一个随旅行剧团流动的摊贩私 奔出走。再往后去，虽然康普生家的任何痕迹巳经荡然无存，入 们仍然把这地方叫“康普生旧家。等守寡的老母亲死后,杰生四 世对迪尔西不再有任何顾忌，径自把那白痴弟弟班吉明送进了 ■杰克逊的州立精神病院，把祖宅卖给了乡人,此人把它改成了膳 宿公富，专门接待陪审员和牲口贩子，等到后来这家公寓（紧接 着还有那家高尔夫俱乐部）关了门，那块地上密密实实地盖满了 ―排排私人匆匆忙忙盖起的半城市式的乎房时，那一平方英里 土地倒仍然是完整无缺的。即使到这时候，人们仍旧称它为“康 普生**I**日家七

康普生家还有这些人，

昆丁三世 他倒不是爱他妹妹的肉体，而是爱康普生家 的荣誉观念，这种荣誉，如今却决定于他妹妹那脆弱的、朝不保 夕的贞操，其獲岌可危的程度，不下于一只置放在受过训练的海 豹鼻子顶端的地球仪。他也不喜欢乱伦，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可 是长老会那套万劫不复的天谴的说教却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寻 思,靠了这种手段，不用麻烦上帝，他自己就可以把妹妹和自己 打入地狱，在那里，他就可以永远监护着她，让她在永恒的烈火 中保持白壁无瑕。不过，他最爱的还是死亡，他只爱死亡，一面

***①*** 在小说中是梨树，下句中的摊販在小说中是戏子。附录在事实和年代方 商有些地方与正文不一致,因为作者写于不同时期所致，下不一一注明。

始他。(也许她那次精心策划与安排的结婚的确起了这样的作 用。〉她怀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有了两个月身孕。当时还不知 道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她便为之起名为昆丁,这是为了纪念 她的哥菊，因为他们——她和她哥哥——都知道，他活着实际上 已和死去一样。她嫁给了——那是在一九一。年 个条件 极好的印第安纳州的背年，这是头年夏天她与母亲去弗兰区• 里克度假时认识的。一九一一年，她被此人离异。一九二。年，嫁 给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一个电影界小巨头。一九二五年，双 方在陽西哥协议低离。一九四。年，随着德军占领巴黎她杳无 音信了。当时她风韵犹存，也许还很有钱,因为她看上去比她实 际年龄四十八岁至少年轻十五岁。这以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消 息，只除了杰弗生的一个妇女，此人是县立图书馆的管理员，是 位老小贿，个子小小的象只耗子，皮肤的颜色也象耗子，是凯丹 斯••康普生在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她后半辈子的时间都消磨在 这些事上［给一本本《琥珀》①整整齐齐地包上1本正经的封皮， 把《玉尔根》②与《汤姆•琼斯》③放在偏僻处的书架上，免得让 初、高中的学生拿到，其实这些孩子连脚尖不用踮就能拿到，可 她自己在裁的时候却非用只木箱垫高不可。一九四三年，整整一 个星期，她象是心烦意乱，瀕近精神崩溃，.来图书馆的人发现她 老是匆匆忙忙地关上办公桌抽屉,转动钥匙把它锁上。(因此，那 些家庭主妇们，那些银行家、医生和律师的太太，其中有几个也是

1. 四十年代很流行的一本历史言情小説，里面有色情描写。
2. 美国作畝凯员尔(James Branch Cabell, 1879 —1958)所写的一本幻

想小说,里面有些色情描写。 -

® -英国作家亨利•斐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1)所著的一部小 说，写後非當坦白.

那所中学那一班的同学，她们下午上图书馆来挟着用孟菲斯与 杰克逊出的报纸严严实实包住的《琥珀》与桑恩•史密斯①的作 品，免得别人看见她们借的是什么书，她们相信老小姐马上要病 倒，甚至于要精神失常了。〉一天下午三点来钟，她关上图书馆的 门，把它锁上了，把手提包挟紧在腋下，一向苍白的脸上，由于决 心要干什么事，出现了两滩潮红的晕斑。她走进那家供应农业生 产工具的商店，过去杰生四世在这里当伙计，如今他是老板了, 他做的是道进卖出棉花的生意。老小姐大踏步穿过那个黑乎乎、 从来只有男人进去的洞窟般的店堂,——这里，地上堆着、墙上 挂着、天花板上吊若犁作、耙片、绳圈、挽链、车杠和颈辗，还有腌 肉、蹩脚皮鞋、马用麻布、面粉、糖浆等等东西,都是黑幽幽的，因 为店里的这些货物与其说是展出还不如说是储藏。那些向密西 西比州农民(至少可以说是向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农民)提供农具 用品以便从收成中分成的人，在丰收确实在望并且可以估产之 前，是不愿提醒农民他们有些什么需要的,他们仅仅向农民提供 他们特别要求的少不了的东西。话说这位老小姐继续往里走,一 直走到店堂深处杰生的特殊领地里，这是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 角落，里面摆着许多货架和分成许多小格的柜子,放着插在铁签 上的轧花机收据、账簿和棉花样品，上面都积满了尘土与绒毛。 这儿有一股混杂的臭味，那是干酪、煤油、马具润滑油以及那只大 铁炉发出来的，铁炉上粘着的一口 口嚼后吐出的烟草渣，敢情都 有一百年历史了。老小姐来到那只又高又长、台面往里倾斜的 柜台前，杰生就站在柜台后面，老小姐不再聊那些穿工装裤的男

① 桑恩•史密斯(Thorn。Smith, 1892-1934),^国峨作家。常以倚，支 筮调写色情成亭・ 人看了，在她走进来时他们就停止了聊天,甚至连嘴里的烟草也 停住不嚼了。老小姐横下几乎使自己昏厥过去的决心，打开手提 包,从里面摸出一样东西，把它摊开放在柜台上。杰生低下头来 看的时候，她直打哆嗦,呼吸急促——那是一张图片，一张彩色 照片，显然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画报上勇下来的一是那种炫 示奢华,金段与阳光的照片——背景是嘎纳之类的旅游胜地，可 以渴到有山峦、棕桐树、柏树和海滩，还有一辆马力很大的镀幣 的高级敞篷跑车。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没有戴帽子，头上系一条 高贵的头巾，身上穿一件海豹皮大衣，那张脸竟让人看不出有多 大的年纪，只觉得艳丽、冷漠、镇静，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站 在她身边的是个潇洒、瘦削的中年男子，军服上点缀着德国参谋 部捋军的勋表和頓章。——这个老鼠模样、老鼠颜色的老小姐正 在为了自己的書莽，轻率而发抖、发愣，她的眼睛越过彩色照片 期那个没有子育的老单身汉看去，在他身上一个古老的世家将 吿结束，这个家族的男子自尊心都很强，都很骄檢,即使在他们 的入格已不能保持完整，骄傲也基本上变成虚荣心与自我怜悯 的时候，这个世家始自那位逃离故土的流亡者，他除了自己的一 条命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可是他始终拒绝承认失败**3**然后是那个 把自己的生命与令名当了两次赌注的人，他连输两次也仍然不 肯承认失败**3**接着是那位完全靠了一匹只能跑四分之一英里的 聪明的小马豪得一片采邑的人，他总算给穷得一无所有的父亲 和祖父报了仇雪了耻，再往下是那位精明强干的州长与英姿飒 爽的将军，尽管这一介武夫在率领勇敢豪侠的好儿郎打仗时败 了阵，但至少是豁出命来干的;再往后便是那位饱读诗书的酒徒 了,他卖者最后一块祖产并非为了买醉，而是为了让他的一个后 商能得到他心目中生活的最好机会，

“这是凯蒂**V**那个图书馆馆员情声说道。“咱们一定得拯救 **ar**

■是凯特④，没销，”杰生说.接着他大笑起来。他站在那里 对着那张照片大笑,对着那张冷漠、艳丽的脸大笑，由于一星期 来在办公桌抽躍与手提包里取进取出，这张图片连帯图上的这 张脸都有点发皱和卷曲了。图书馆员很清楚他为什么要笑。一 九一一年凯丹斯被丈夫抛弃带了女娃娃回家,放下娃娃，搭下一 班火车离开杰弗生,再也没有回来，从那时起,三十二年以来，老 小姐除了叫.他康普生先生以外，再没用别的称呼叫过他②。而且 打从一九二八年小昆丁爬下水落管子随那摊贩私奔以来，她再 没与杰生说过一句活。看出杰生心术不正的，除了黑人厨娘迪 尔西，还有这位图书馆员，她光凭了自己的本能，觉察出杰生反 正是利用了孩子的存在与私生女身份在钳制孩子的母亲，不仅 让她一辈子不能回杰弗生，而且使自己成了独一无二的终身不 变的财务管理人，掌握了她每月寄给孩子的席养费。

“本生「她喊道。“我们必须拯救她！杰生！杰生广一她 仍然在喊，可是杰生已经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照片，往柜台外她 脸上扔去。

“那是凯丹斯?”他说。“别逗了。这个域子连三十岁都不到。 咱们那位现在都有五十了。”

于是第二天图书馆仍然大门紧锁，而那天下午三点钟，我们 的老小姐尽管腿脚酸疼、筋疲力尽，却仍然精神亢奋，那只手提 包依旧紫紫地挟在腋下，她岌进了孟菲斯黑人区一个整洁的小 院，登上一所整洁的小屋子的台阶，按响门铃。门开了, 一个与

1. 凯特(Gad),凯蒂的简称。
2. 意思是有意跟他統远，显示自己的蔑鼠

她年纪相仿的黑妇人平静地探出头来瞧着她。'你是弗洛尼，对 不对? ”图书馆员说. “你不记得我啦——我叫梅利莎,米克，是 从杰弗生一”

“记得的，”那黑女人说丁进来吧。你是要见妈妈。”于是她 走了进去，那是一间老黑人住的洁净然而东西塞得满坑满谷的 卧室，里面有一股子老人、老太太、老黑人的气味,那个黑老婆子 本人就坐在壁炉前一把摇椅里，虽然是六月，这里还微微地闷着 一堆火——这个过去身最高大的女人穿了件干干净净的裾色的 印花布衣服,头上缠的头巾也是纤尘不染，.她那双眼睛巳经模糊 首花，显然没有多少视力了——图书馆员把那张卷了角的剪报 放在那双黑色的手里，这双手倒仍然很柔软、细巧，好象她三十 岁、二十岁甚至十七岁时的一样，黑人妇女的手都是很经老的・

“这是凯蒂广图书馆员避.“正是她！迪尔西！迪尔西！”

“他说什么来着广黑老太太问道。图书馆员一听就知道她话 里的“他•指的是谁，老小姐倒也不感到意外，那黑老婆子不仅料 到她（图书馆员）会明白自己所说的“他”指谁，而且还马上猜出 她已经把图片拿去给杰生看了。

“你还猜不岀来他会*怎么说*吗？”她大声嚷道。“他了解到她 处境不好时就会说这是她，即使我拿不出照片给他看他也会那 么说。可是一等他知道有人，不管是谁，即使仅仅是我一个人， 想去拯救她，他就改口说那不是他了.可是这的确是她！你看 呀!”

'你聃我的眼睛，”黑老太太说。“我怎么能看清照片呢?”

“叫弗洛尼来广图书馆员喊道。“她会认出来的！ ”可是黑老 太太已经在把剪报照原来的折痕仔仔细细地叠起来了，她把纸 片递还给图书馆员.

•我的眼睛不中用了，■她说物“我看不见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六点钟的时候她在人头攒动的长途 汽车终点站挤来挤去，那只包挟在一只胳膊底下.，来回票撕剰的 那一半捏在另一只手里.她被每天周期性的乘车高峰的人群挤 上了喧闹的站台。措车的人里只有少数是中年平民，绝大多数 都是兵士和氷手，他们不是去度假、去送死便是去找那些没有 家的年轻女人，那是他们的伴侣.这些女的两年来如果运气好 就在火车卧车与旅馆里过夜，要是运气不好，就只好在坐铺、长 逾汽车、车站，旅馆门厅、公共休息室里对付一宿。她们仅仅偶尔 在慈善机关的病房里让學种呱呱坠地以及被警察局拘留时滞留 几天，别的日子她们总是不断地兼程赶路。老小姐好不容易挤 上了车，她个子比谁都小.因此她基本上是脚不着地，直到后来 总算有人〈是个穿卡其军服的蜀人，她看不出是怎样的一个人因 为她早已眼沮汪汪了）从座位上站起来,1把将她抱起来，按在 歯边的1个座位上。她仍然在不出声地哭泣，但是心情好了一 些,已经在望着窗外往后飞掠的街景**T**。过了一会，汽车把城市 抛在后面，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回到家中了，可以平平安安地在 杰弗生镇生活下去，尽管那儿也有种种不可理喻的激情、混乱、 哀伤、愤怒与失望，可是在那儿，六点钟一到，你就可以用一幅布 把这种种生活蒙起来。即使是一个小孩也可以用他那双力气不 大的手把这包东西放回到那只安静，永恒的架子上去，放回到它 那些毫无特色的同类物品当中去，然后转动钥匙把它锁在贮藏 室里，让自己可以安度没有梦的物整一夜。对了她想，一面不出 声地哭泣着就是这么回事她①不要看这张照片她知道不管这是

①指迪尔西.

不是凯藻反正凯蒂并不需要别人的拯救她①已经再也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的了因为现在她能丢失的都已经是不值 得丢失的东西了 ..

杰生四世.从在柯洛顿之前的祖祖辈辈算起，他是康晋 生家第1个心智健全的人，并且由于他是个没有后裔的光棍，因 而也是最后的一个。他性格里有讲逻辑与理性而变有自制的― 面，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个古老的斯多囑派传统的哲学家**1**他完全 不把上帝这样那样的教诲看在眼里，考虑的仅仅是警察会怎么 说。他暗中敬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绐他做饭的黑女人，从他生 下时起她就是他的天敌，从一九一一年那一天起更是成为他的 死敌，当时她也是光凭着自己的洞察力，觉察出杰生反正是拿小 外甥女的私生女身份作把柄，在对孩子的妈妈敲榨勒索。杰生不 仅与康普生家划清界线独善其身,而且也独树一虬与斯诺普斯 家族②争雄斗法，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康普生和沙多里斯这些 古老的世家衰微以来，斯诺普斯家就逐渐在这个小镇占了上风。 《可是促成这拝的事的并不是斯诺普斯家的人，而是杰生自己， 因为等他母亲一死——那个外甥女巳经溜下水落管子跑了，因 此迪尔西也失去了这两根可以用来对付杰生的大棒——他马上 就把白痴弟弟这期担子扔给了州政府，自己从老宅搬出去，把 一度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隔成一个个他称为公腐的小房间，后来 干脆把整个宅子卖给一个乡下人，此人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膳宿

①.州凯株

@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的一家穷白入，他们利用南北战争后的形 势,使自己成为暴发户。他们的故事主要见之于“斯诺普斯”三部曲，即■村 子心940)、《小後、(1957)与♦大宅 >(1959).

公寓。）不过嬰这样做也并不困难，因为在他潛来，除了他自己之 外，全镇、全世界、全人类都是康普生①，反正都是完全无法信 赖的人，至于为什么，那是不言自明的。家中变卖牧场的钱都让 姐姐办了婚事，让哥班上哈佛交了学费，他只好从做店伙挣来的 微薄工资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弛省下一笔钱，让宣己进了孟菲 斯的一所学校，学会了签定棉花的档级，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买 卖。在他那位喉酒如命的父亲故世后,他靠这项买卖，挑起了摇 摇欲坠的祖宅里这摇揺欲坠的家庭的全副担子,他看在母亲的 份上继续供养白痴射弟，牺牲了一个三十岁的単身汉有权并理 应也有必要享受的一切欢乐，使母亲的生活不:至有太大的变 化。他之所以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爱母亲，仅仅是因为（一个心 智健全的人往往如此）他惧怕那个黑人厨娘，他没法赶她走，他 甚至试过停发她每周的工资，即使这样她也不走。不过尽管有以 上所说的种种情况，他还是设法积下了近三千块钱（外甥女把钱 偷走的那天晚上他报警时说是**2840.50**元），都是些抠抠索索硬 省下来令人心酸的分币和毛票。他不把这钱存迸银行，因为在 他眼里银行家也都是些康普生，而是把它藏在卧室一只锁上的 楓柜的抽屉里.卧室的床从来都是他自己铀的，床单也是自己 换的，房门除了他进去出来那片刻也总是锁上的。有一回他的白 痴弟弟想拦截一个在大门口经过的小女孩，他借此机会不禀明 母亲就使自己当了这白痴的监护人，而且在母亲连白痴有没有 出家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让弟弟作了去势手术•:这样,一九三 三年等他母亲一死，他就可以不但永远地摆脱掉弟弟和祖宅，也

①在小说正文中,康普生太太经常说康普生一家都是瓶点奇觀,无法信跳的。 K有杰生一人象她自己，象她娘家姓巴斯康的人.

摆脱了那个黑人厨娘。他搬到他那家存有棉花账本与样品的农 具店楼上的一套办公室里去住，他把这儿改成了一冋带厨房和 浴室的卧室.每到周末，人们可以看到有个女人在这里进进出 出,她胖胖大大的，相貌平常，脾气和顺，老是笑眯眯的。她头发 黄褐色，年纪已经不轻，戴一顶花哨的宽边圆帽，天冷时总穿一 件充皮大衣。人们总在星期六晚上看见这两位，这中年的棉花 商和这个妇女——镇上干脆管她叫,杰生的孟菲斯朋友” 起在当地的电影院里看电影，在星期天早上又看见他们从食品 店里买回一纸包一纸包的面包、鸡蛋、橘子和汤菜繼头，登上楼 禅，倒很有点家庭气氛、惧内气氛和正式夫妻的气氛，一直到星 期天黄昏，长途汽车又把她带回孟菲斯去。他现在总算是解放 了，自由了。他总是说鄭一八六五年，亚伯•林肯从康普生J家 手里解放了黑鬼.一九三三年，杰生•康普生从黑鬼手里解放 了康普生一家/

班吉明 生下来的时候跟着舅舅（他母亲只有这么一个 弟弟〉的名字叫，当时的名字是毛菜。（这个舅舅长得挺英俊，但 是很浅薄，又爱吹，是个无业的单身汉.他几乎是向谁都借钱， 连迪尔西这个黑女人的钱他也借。他把借到的钱寒进口袋，一 边把手往外抽一边向她解释说:在他看来，她等于是他姐姫家中 的一员，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来，她的风度气派简直就是一 位天生的贵妇人•）到最后，连孩子的母亲也终于相信这孩子的 确不大正常，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给孩子改名时，孩子的哥哥 昆丁就给他重新起名为班吉明（班吉明，我们被卖到埃及去的最 小的孩子）。他爱三样东西，那片为了给凯丹斯办婚事、给昆丁交 哈佛学费而卖掉的牧场、他的姐姐凯丹斯还有火光。这三拌东西

他都没有失去，因为他并不记得姐姐，仅仅是感到自己若有所 失**I**火光麻，现在的炉火里仍然跳动着他昏昏欲睡时所见到的亮 光‘至于牧场，卖掉以后反倒比以前更有趣了，现在他与**T.P.**不 仅可以无休无止地随着人们的活动（他根本不管那是人们在抡 高尔夫球棒）在柵栏后面跑来跑去，史.已还诃以带领他们到野 草荆棘丛去,，在这里一些白色的阅圆的东西会突然出现在**T.P.** 的手里，■当你把它们朝地板、廉房墙壁或水泥人行道上扔去时, 它们会抗衡甚至制服万有引力和所有别的亘古不变的定律一 当然，这一套班吉是连听恭没有听说过的。一九一三年,他被作 了去势手术。一九三三年，被送进杰克逊的州立精神病院。即使 这时候，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正如他不记得姐姐一样, 他也不记得那片牧场了,仅仅是感到自己若有所失。至于炉火， 它仍然是他昏昏欲睡时所见到的亮光。 ；

昆丁 最后的一个。凯蒂的女儿。出生前九个月就失去 了父亲，生下来便没有姓氏，从卵子分裂决定性别的那一刻起便 注定将没有合法的丈夫。十七岁那年，在主耶锹复活一千八百 九十五年周年纪念日①的前一天，她从中午时被房场锁上了门 的房间窗子里爬出来，拉住水落管子，身子一悠，攀住舅舅那个 锁上没人的寝室的窗子，打碎插験的窗子的玻璃，爬了进去，用 舅勇的扱火棍撬开锁住的抽屉，取走了钱（数目也不是**2840.50** 元，而是近七千元，这件事使杰生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以至在那 天晚上以及以后五年中每当他想起这件事的那一刻，他都相信 他真的会事先毫无迹象地突然暴毙，就象中了子弹或挨了雷殛

® 诚6年4月8日，因为据,圣卷嚨耶稣是三十三岁时被处死并廈活的.

一样**3**因为虽然他给抢走的数目不仅仅是三千元，而是近七千元 之多，可他却有苦难言，没法跟任何人说**3**因为他被抢走的是七 千元而不是仅仅三千元，但他不但不能听到别人——当然是那 些跟他一样倒霉的、姐姐不规矩连外甥女也不规矩的男人一 说一句公道话,一别人的同情他倒芽不需要——而且,他甚至 都没法上警察局去报案，由于他失去了不属于他的四千元，连那 属于他的三千元他也要不回来了，那四千元不仅是他外甥女的 合法财产，是过去十六年她母亲寄来的贍养费的一部分,而且从 法律上说，是根本不存在的**3**作为监护人和委托管理人，为了满足 保证人的要求,他每年都要向地区乎街法院递交一份年度报吿, 在这些报吿里他早就正式宣称这些钱已经用去了**3**因此他给抢 走的不仅有他吞没的不义之财，而且也有他省吃俭用节余下来 的钱，再说抢走他钱的竟然就是他的受害者，他被抢走的不仅有 他冒了蹲监狱的危险弄到手的四千元,而且还有他自我克制、自 我牺牲，将近二十年来一角两角地省下来的三千元，更何况抢劫 者不仅是他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一个毛丫头，她一下子抄去了他 的老本，没有计划，也并非预谋，在她播抽屉的时候甚至都不知 道里面有多少钱，也不在乎里面有多少钱,现在，他甚至都没法 到警察那里去请求帮助.他一直是对警察很尊重的，从来不去麻 烦他们，多年来老老实实地交纳税款，.使他们过着一种寄生的、 虐待狂的懒散生活］.不仅如此，他也不敢自己去追捕那个姑娘， 生伯万一捉住了她，她会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说出来，因此他惟 一的出路就是做一个自我安慰的梦，在事情发生后的两年，三年 甚至四年里，他本应早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了，可是他常常半夜在 床上辗转反侧，盗汗不已;他梦见自己猛古丁地捉住了她，在黑 暗中跳出来扑在她的身上，乘她还没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不给她

开口说话的机会就立时把她杀了）。小昆丁敢走了焼，在尊黑中 順着那条水落管子爬下来，跟一个摊贩逃跑了，而这个摊贩是犯 过重.婚罪被判过刑的。从此，她杳无音信，不管她于的是什么营 生,反正不会坐了 1辆镀铭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回来］不管她拍 了怎么样的照片，反正上面不会有参谋部的将军。

这就是康普生一家的故事。还有一些不是康普生家的人。他 们是黑人】

**T.P.** 他在孟菲斯城比尔街上溜溜达达,穿的是芝加哥 和纽约血汗工厂的老板们特地为他这号人制作的漂亮、鲜艳、俗 气、咄咄逼人的衣服。

弗洛尼 她嫁给亍一个在火车卧车里当差的侍者，搬到 圣路易去住了，后来又搬回到孟菲斯。她把母亲接来在这里安 了家，因为她母亲无论如何不愿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勒斯特一个十四岁的小伙子。他不仅能够把一个年纪 是他两倍、个头是他三倍的白痴照顾好，保证他的安全，而且还 能不断地给他解闷。

迪尔西

他们①艰辛地活着。

①指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黑人°

号：10188-48?

定价：1.55 71

